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花间集新注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花间集叙

武德军节度判官欧阳炯 撰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烧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注】

镂玉句——镂（lòu 漏）：雕到。《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琼（qióng 穷）：美玉。《说文》：“琼，亦玉也。”《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经》中还有“琼瑶”、“琼华”、“琼玖”、“琼莹”、“琼英”、“琼瑰”等词，都是美玉之名。《毛传》：“琼，玉之美者。”

拟化句——拟：摹仿。化工：造化之工，指大自然创造化育万物的功力。迥（jiǒng 炯）：远，引申为差别很大，作程度副词用有“很”、“异常”的意思。

是以句——是以：因此，连词。云谣：即《白云谣》，古歌谣名。据《穆天子传》，周穆王西游时，乙丑那天，在瑶池上向西王母劝酒，西王母为穆王唱歌谣道：“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金母：即西王母。古代将“五行”（木火土金水）、“五方”（东南中西北）、“五音”（角徵宫商羽）等相配，以木配东，其余类推，金就配西，《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角，木也，位在东方。”西王母位于西方，所以称“金母”。《太平广记》：“两王母与东王公共理二气，男子得道，名隶木公；女子得道，名隶金母。”

挹霞句——挹（yì 艺）：酌、舀。《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霞醴：仙家的美酒。醴（lǐ 里），指甜酒。

白雪——古代名曲。《文选·对楚王问》，宋玉回答楚玉时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鸾歌——这里指优美动听的音乐。鸾（luán 銮）：鸟名，属凤凰类，五彩而多青色。《艺文类聚·鸟类》：“凡象凤者有五，多赤色者凤，多青色者鸾，多黄色者鹇，多紫色者 多白色者鹄。”

响遏句——遏（è 厄）：阻止。行云：飘动的云彩。《列子·问汤》：“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而反，终身不敢言归。”这里用这一典故是指歌声悠扬动人。

凤律——音乐的调型。《汉书·律历志》：“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生之，是为律本。”古代的律和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律，本来是指用来定调的竹管，古称“筒”（tóng 同），古人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筒，吹出高度不同的十二个标准音，这就叫“十二

律”，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D、E、F、G、A、B等调。古书上常说“六律”，就包括阴阳各六的十二律。音，主要是指音阶，相当于现代的1、2、3、4、5、6、7等音。

杨柳句——杨柳：古乐府中的曲名，即《折杨柳》，或《杨柳枝》，到隋代变为宫词。梁朝简文帝《折杨柳》：“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白居易《杨柳枝词》：“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大堤：古乐府中曲名，即《大堤曲》。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收有《大堤》、《大堤曲》、《大堤行》三调名，作者自梁简文帝以下共六家。此处用“杨柳”、“大堤”指代乐府中的名曲。

芙蓉句——芙蓉：《古诗十九首》之六：“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曲渚：梁朝何逊《送韦司马别》头四首为“送别临曲渚，征人慕前侣。离言虽欲繁，离思终无绪。”这里是用“芙蓉”、“曲渚”来指代古诗中的名篇。

三千句——玳瑁(dài mào 代冒)，或写作毒冒、瑇瑁；爬行动物，形状像龟，甲壳黄褐色，有黑斑，极光润，可做妆饰品。簪：别在发髻上的妆饰品。据《史记·春申君传》，赵国的平原君，派使者见楚国的春申君，春申君让使者住在上等房舍里。使者想在楚国面前夸耀一番，就把瑇瑁妆饰在刀剑之上，室内也用珠玉装饰起来，然后请春申君来做客。春申君让自己的三千多食客，去见赵使者，其中上等客人都穿着珠玉妆饰的鞋子。赵使者见了，自愧不如楚富有。“三千玳瑁之簪”就是用此典故，表示豪门相互斗富。

数十句——珊瑚：海中的动物名，多群体相结而成树枝状，所以容易被误认为是植物。它的骨骼色泽艳丽，可供妆饰玩赏之用。据《晋书·石崇传》，石崇与贵戚王恺争富，武帝每帮助王恺，曾以珊瑚树赐给王恺，高约二尺。王恺把它拿到石崇那里去显示，石崇用铁如意将它敲碎；又令左右拿出了高三四尺的珊瑚树六七株，像王恺那样高的珊瑚树不计其数。王恺对之，恍然若失。“数十珊瑚之树”就是用这一典故，也是表示豪门竞富之意。

绮筵——富丽豪华的坐席。古人席地而坐，把铺在底下的叫筵，设在上面的叫席，筵长而席短。作为合成词，泛指席位。

绣幌——彩绣的帷幔，这里指华美的闺房。

花笺——徐陵《玉台新咏序》：“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笺(jiān 尖)：供题诗词或写信用的纸页。

文抽——文思，即文章的构思。抽：抽绎，引出头绪，引申为思绪。

纤纤——形容柔和细嫩。

拍按句——拍按：依节拍而敲击。檀：檀木，这里指檀木制成的拍板。

宫体——南朝梁代的一种侧艳诗体。《梁书·简文帝本纪》：“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扇北里句——扇：名词作动词用，扇起，有扩散的意思。北里：泛指市井游冶的地方。唐孙内翰著有《北里志》一卷，专记当时生活在北里的妓女生活。收入《古今说海》中。北里又称平康里，在长安城北，故称北里。娟风：指歌妓们的演唱风习。

言之不文——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谓语言不加修饰。此处指语言不合雅正。

秀而不实——语出《论语·子罕》，朱熹注：“吐华曰秀”。此处指文

章华而不实。

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签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

【注】

有唐——唐代。有：古代常作名词词头。

率土之滨——整个国土。《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毛传》：“率，循；滨，涯。”孔颖达疏：“言率土之滨，举其四方所至之内，见其广也。”

香径——有花草的小道。

越艳——古代越国的美女西施，这里泛指甫国美貌的女子。

明皇——唐玄宗。

应制——应诏，唐宋人诗题中称“应制”，是指受皇帝之命而作，又称应制体。

清平乐词——词牌名，《词律》于《清平乐》下注：“与清平调无涉。”《清平乐词》是长短句，不是“云想衣裳花想容”为首句的《清平调》三首。

金签集——温庭筠所作词集，为词家最早的专集之一，今佚。

迩来——那时以来。

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婣娟，休唱莲舟之引。

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叙。

【注】

弘基——赵崇祚之字。《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九十九卷云：“《花间集》十卷，后蜀赵崇祚编，崇祚字宏基，事孟昶为卫尉少卿，而不详其里贯，《十国春秋》亦无传。”

拾翠——收拾翠鸟的羽毛。曹植《洛神赋》：“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这里比喻拾集新词。

织绡句——比喻编辑精妙的词集。《博物志》：“蚊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时出人家卖绢。”《述异记》：“南海出蛟绡纱，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服，入水不濡。”

独殊句——指编辑词中佳作独具功夫。机杼：织机上的杼抽。《诗经·小雅·大东》：“大东大东，杼柚其空”。朱熹注：“杼，持纬者；柚，受经者。”

时延佳论——时常引述好的评论。延：接引。

诗客曲子词——唐五代时，词的名称不一，或称曲子词，或今曲子，曲子，乐府，诗余，长短句等。曲子词前加“诗人”二字，表示与民间的鄙俗曲词不同。孙光宪《北梦琐言》：“晋相和凝，少时好为曲子词，布干汴洛，泊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

五百首——有些集子实收四百九十八首，如毛本，将皇甫松《采莲子》二首并为一首。将孙光宪《竹枝》二首并为一首，皆误。

以炯句——以：因。炯：欧阳炯自称，预：通“与”。

辱请句——辱请：谦语。命题：为集子取名。意思是他人请我命题。

仍为叙引——仍：与“乃”通，就。为：作。叙引：叙言、引言。

郢人——郢：地名，战国时楚国的国都，今湖北省江陵北边。郢人，指歌唱《阳春白雪》曲子的歌手人。

庶使句——庶：副词，期望。西园：汉代禁苑名。后来泛指游乐之处。

用资句——资：供。羽盖：富豪人家的仪仗之类。

南国句——南国：南朝，特指梁陈宫中。婵娟：泛指美貌的女子。孟郊《婵娟篇》：“花娟婵，泛春泉；竹娟婵，笼晓烟；妓娟娟，不长妍，月娟娟，真可怜。”

休唱句——莲舟之引：即《采莲曲》，乐府中曲调名，自梁武帝以下君臣作者颇多，为旧时流行曲调。此处不说“采莲”，而说“莲舟”，是为了与上句“羽盖”对偶。引：曲子。陈子昂《观竞渡表》：“采鹧莲歌，乍起吴江之引；青龙桂楫，时呕越女之风。”这句话是承上文而来，即有了“花间”新声，可以不唱“采莲”旧曲了。

广政：后蜀主孟昶的年号。广政三年即公元940年。

凡 例

一、《花间集》古无注释本。明代汤显祖曾对其中某些词写过零星的评语，万历庚申年（1620）刊为汤评朱墨本，这便是对《花间集》加评语的第一个本子。明天启甲子年（1624），钟人杰刊印《花间集》，自题“笺校”，其实既未笺，也未校，只不过在少数词后，加了一二句意义不大的评语。近代有华连圃的《花间集注》，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其中对有些词作了较全面的诠释。于同一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其中汇录了有关词人的本事及学者们对某些词的评语。此二书对阅读和研究《花间集》是有所帮助的，但毕竟成书于往昔，在内容和形式上，均难满足当前读者的需要。

在党中央关于整理古籍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对《花间集》进行了重新注释和评析，编成了这本《花间集新注》，以飨读者。

二、《花间集》版本至多，本书是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简化字本为底本而加以注释的，对该本中的讹误处，我们参照其他版本，已作了校改。

三、本书对每首词的注释，一般分〔注〕、〔析〕两项列出。初版原有校记，今已删去，以节省篇幅。

注的内容，主要是对较难懂的字词句进行注解，便于一般读者阅读。为了加深对某一词语的理解，我们还引用了一些诗文和典故，多为唐五代以前的。对有些句子，我们还作了串讲。对某些词句，可作不同的解释时，我们只取其较善者，有时也将另一说列出，以资比较。

析的内容，主要是对这首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等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评介，有时也援引一些前人和专家的评语，以资参考。

四、本书对《花间集》中十八个词人，作了简要的评介，各附于其作品之前。

前 言

《花间集》，共十卷，后蜀赵崇祚编。书中收录了从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到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的词作五百首。我国早期的著名词家温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大多赖以保存下来。它是研究我国词学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

《花间集》中的词作，大部分是写男女艳情、悲欢离合、旅愁闺怨、伤春惜时的。它的题材狭窄已是无须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一千多年前的古人，没有用其文学作品去反映阶级矛盾和其他重大的社会主题，去表现高歌猛进和冲锋陷阵的昂扬斗志，就简单地加以否定。我们只能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题材狭窄的原因，了解这些作品本身的实际意义和美学价值。

花间词作产生的背景，是唐帝国从衰弱走向灭亡，五代十国分裂混乱的年代。唐自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差不多已是半独立的状态，“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内地方镇，也多仿效。到黄巢起义后，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利用过方镇的兵力，于是这些地头蛇的力量便日益加强，并趁机抢夺农民革命的果实。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了，而唐朝的权力也进一步落入方镇手中。这些方镇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以图王图霸。一统的大唐帝国，已是分崩离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花间词人中的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就是生活在这干戈骚扰之世。即使是生活在前蜀和后蜀的词人薛昭蕴、魏承斑、欧阳炯、鹿虔宸、顾夔等，虽在西南天府，也只是相对的安定些罢了。而况五代中原云扰，社会的衰微景象，也是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影响他们的。这些词人虽然都没有用词这种文学形式，正面地去反映这个时代的面貌，但这样的时代，对词人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及文学创作，无疑是有极大的影响的。这正像经济繁荣、政治统一、国力强盛的初盛唐，提高了诗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诗人们建树功勋的种种幻想的道理一样，晚唐五代衰败的社会，使词人们的感情趋于沉静、颓丧，他们的词也就比较注重于个人生活情趣的表现，多写闺阁情怀和离愁别绪了。

盛唐时期，都市和商业的蓬勃发展，新兴乐曲广泛流行，为适应社会和音乐的需要，词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首先在民间应运而生，敦煌曲子词的发现，提供了这方面的最可靠的证明。曲子词一般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它比后来的文人词的内容要广泛一些，但多数还是以爱情、相思之类为题材的，这对文人词，特别是花间词影响很大。中唐时期，如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作词，只是受到民间词的启示，偶然兴到，染指尝试。到晚唐，作者渐多，而这时的词又成了官僚、地主、豪商、巨贾在秦楼楚馆、歌台舞榭中纵情享乐的专利品了。作为花间派鼻祖的温庭筠，就是适应了这种社会的需要，而“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这样填出来的词，多是给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去歌唱的，故其内容自然偏向于温香软玉的一面。温庭筠以后，这种词风日益繁盛，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对这一文学现象，作了客观的概括：“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

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的作者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学氛围里，他们是很难摆脱“绸缪婉转之度”而“一洗罗绮香泽之态”的，当然更谈不上去抵制这种香风艳雨的侵蚀了。

还有两点与花间词的内容紧密相关的，就是某些社会风气与词体本身的原因。

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唐代，文人们的生活情趣大都不很严肃，他们放荡而不守礼法，以狎游畅饮为乐事（这些我们都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因此，他们与歌妓、舞妓以及一般妓女的关系甚为密切。王昌龄等人有旗亭观妓听唱的美谈，《唐代丛书》中记载了许多文人赋诗赠妓的佳话。这种现象到中晚唐更盛，“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国史补》），“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杜牧《感怀》）。文人们的这种风气，是一定会在他们的笔下表现出来的。而表现风流艳事，抒发个人情怀的形式，莫过于在樽前月下浅唱低吟的词了。诗当然也可以用来表现文人的生活情趣，但诗究竟是历史悠久的“旧家世阀”，六艺之首，为我国正统的文学形式，马虎不得。而词兴起的时间还不很长，不必像诗那样讲究身份，许多在诗里很难出口、有失尊严的事，不妨在词里描述，所以，摹写风流绮艳便成了词的专业。本来文人诗中，也有描写爱情的篇章，但大都较为含蓄庄重，不像词中写得那样恣放柔媚。这只要读读温庭筠、韦庄以及宋初文人的诗和词，就可以发现爱情这一题材，差不多都从古体诗乔迁到近体诗里，并又从近体诗中转移到词里了。加上词本身句式长短变化，语调轻重缓急，音韵疏密相间，特别适宜于表达婉转柔媚、细腻缠绵的感情。这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

二

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这话对于《花间集》也是适合的。《花间集》中的词，多数是写离开亲人的愁思、对所爱之人的想念、分别时的依恋情怀等，这些词无论是词人主观的感受，或是客观的描写，都是具体的，合于当时情理的，它从一些侧面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某种社会生活。词人生活在那个“不如意事常八九”的封建社会，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共同愿望。词人们从相思、离别的角度，表达了对春天、对生命、对爱情的热爱与珍惜，对生活、对人生、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即使是有些低沉、感伤的作品，如韦庄的《菩萨蛮》：“劝君今夜须沉醉”之类，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只看成纯粹的醉生梦死、流连光景之作，而应该从“半为枕前人，半为花间酒”（孙光宪：《生查子》）的表面现象中，体察出时代的阴影。

当然，在《花间集》中，还有某些庸俗、消极，或者是毫无真情实感的无聊之作，那是我们应该完全摒弃的。如欧阳炯《浣溪沙》，描写了男女的欢合、狎昵；和凝的《小重山》为偏安一隅的小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还有多数作者的《女冠子》一类，庸俗地赞赏美人等等。这些东西，华而不实，品格低下，实属封建糟粕，应予批判。但是，这些词在集中的数量极少，

不过百分之二三，瑕不掩瑜，不过是一斛米珠的几颗稗子罢了。

《花间集》中也还有一些词表现的是另外一些方面的内容，虽为数不多，但内容较为深刻丰富，值得我们重视，而且这些词对后来词的境界的扩大，题材的开拓，是有很大影响的。如薛昭蕴的《浣溪沙》：

倾国倾城恨有馀，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
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

这首词是凭吊古迹之作。前片写昔日荣华欢乐，后片写眼前的冷落衰败，在今昔对照中，将世异时移委婉写出，隐含吊古伤今之情，无限苍凉感喟。还有毛熙震的《后庭花·莺啼燕语芳菲节》、鹿虔扈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牛峤的《江城子·鹧鸪飞起郡城东》、孙光宪的《后庭花·石城依旧空江国》等，都属这一类词。

又如：毛文锡的《甘州遍》：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
破蕃奚。凤皇诏下，步步蹀丹梯。

这首词就是边塞词，生动地描绘了边塞荒寒景象。还有温庭筠的《蕃女怨·碛南沙上惊飞起》、牛峤的《定西番·紫塞月明千里》、孙光宪的《酒泉子·空碛无边》等，也都是这类的塞下曲。

再如：欧阳炯的《南乡子》：

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日暮江亭春水绿，鸳鸯浴，
水远山长看不足。

李珣的《南乡子》：

归路近，扣舷歌。呆真珠处水风多。曲岸小桥山月过。烟深锁，
豆蔻花垂千万朵。

这是写景纪俗之词。欧阳炯的另外七首《南乡子》和李珣的另外九首《南乡子》以及皇甫松的《梦江南·兰烬落》、孙光宪的《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等，都写尽了南国风物，异乡情态，真切生动，朴而不俚。

此外，还有的词写处士心怀，深藏着身世之感的，如顾夐的一首《渔歌子》、孙光宪的两首《渔歌子》以及李珣的四首《渔歌子》；有的词是旅途抒怀，如张泌的《浣溪沙·马上凝情》；有的词是给狂少画相的，如张泌的《浣溪沙·晚逐香车》；有的词则是市场即景，如张泌的《浣溪沙·小市东门》；也有的词是咏物寄情的，如牛峤的《梦江南》二首；还有的词则表达了词人对受凌辱的女子的同情，如牛峤的《杨柳枝》。

从以上所举数端可以看出，在五彩斑斓的花间锦绣丛中，有这些感慨淋漓、清新娟秀的好作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对《花间集》的评价，历来都有分歧。例如清代常州

派词人张惠言，为了抬高《花间集》的地位，采取了封建经学家惯用的手法，硬说花间词有什么寄托寓意，牵强于君臣朝野，附会于风雅楚骚，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算千古不朽的上品；而另有些人却又只是就事论事，只见花间词中的美人花草，而不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研究其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从某些角度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和美学意义，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取消了它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以上倾向虽二，实质则一，即把所谓的“政治内容”（主要指题材的政治成分）来作为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看来，某些形而上学的文艺观，其渊源是相当深长的。

三

花间词可以说是纯抒情词。情，在文学作品中既属于内容的范畴，也与作品的艺术性相联系。表达什么样的情，是属于作品的思想内容的范围；而情是否表达得充分以及它是如何表现的，则是艺术性的问题了。花间词人大都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段，他们能将曲折复杂、蟠结在心灵深处的种种微妙情思，运用多种艺术方法倾吐出来。

善于客观地描绘事物，让思想情感完全寓于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之中，这是其一。温庭筠的词差不多全是这样。叶嘉莹先生在《嘉陵论词丛稿》中说得好：“无论其所写者为室内之景物，室外之景物，或者为人之动作，人之装饰，甚至为人之感情，读之皆但觉如一幅画图，极冷静，极精美，而无丝毫个人主观之悲喜爱恶流露于其间。”如《菩萨蛮》第七首与第八首：

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明镜照新妆，鬓轻双脸长。
画楼相望久，栏外垂丝柳。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

牡丹花谢莺歌歇，绿杨满院中庭月。相忆梦难成，背窗灯半明。
翠钿金压脸，寂寞香闺掩。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

第一首词写女主人公妆扮后的形象以及妆成后的活动和心理；第二首词写外界环境和女主人公在此环境中的感受和表情，都是客观描述，而前一首的“恩妇望人归来”和后一首的“因怀人而通宵难眠”的“倾向性”，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的（见恩格斯的《致玛·哈克奈斯》）。这种情在景中的表达手法，细腻而含蓄，耐人寻味。

善于根据实际的自然环境，生活的具体内容，相应地描绘出各种不同的生活画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是其二。如顾夔的《河传》中有两首：

燕飏，晴景，小窗屏暖，鸳鸯交颈。菱花掩却翠鬟欹，慵整，海棠帘外影。绣帷香断金，无消息，心事空相忆。倚东风，春正浓，愁红，泪痕衣上重。

曲槛，春晚，碧流纹细，绿杨丝软。露花鲜，杏枝繁，莺啭，野芜平似剪。直是人间到天上，堪游赏，醉眼疑屏障，对池塘，惜韶光，断肠，为花须尽狂。

前首写春闺怀人，后首写游人赏春，两首的生活内容不同，所描绘的画面也带着不同的感情色彩，前首中，也描绘了明媚的春色：燕儿双飞，鸳鸯交颈，这些既是引起闺妇春愁的外界物象，又是作为她闺房寂寞的反衬。接着用她的行为刻画她的内心世界，掩却菱镜，懒整容妆，以示“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意。“海棠帘外影”一句。既实写，又虚拟，意思双关，有女如“海棠倩影”的暗示。下片把情景交错写出：由于所爱之人无消息，故心思缠绕，绣帷断香，空余相思。在浓艳的春色中，红色却成了一派愁色，这是她主观的感受。结尾一句，倾诉苦衷，可谓“流不尽的泪”呵。全词用了交错多变的韵脚，使人深感曲折委婉，回肠荡气。后首因没有春怨的情绪，所以全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春景图：弯曲的雕栏，碧色的春水，柳绿花红，黄莺歌唱，野草平铺，境界明丽开阔。赏春人的心怀也是坦然畅快的。他感到自己如进天国，在被烟景迷惑的朦胧醉眼中，周遭仿佛是万紫千红的屏障，他此时只觉得韶光可爱，为此兴奋到了极点。最后一句“为花须尽狂”，出语奇峭，振起全阙，言尽而意不穷。这里的“花”，既是自然界的春花良景，也是赏春人意念中的美好人事。这两首词，如两个形象鲜明的电影镜头，把我们带进了不同的艺术境界之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种追求光明舒畅的感情油然而生。《花间集》中像这类不同的画面和情趣的作品，还可以举出一些，如李珣的十首《南乡子》，可说是十幅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画，从中我们看到了远客临野渡，游女戏彩舫，钓翁羡鱼美，越女骑象背等等生动的、充满着生活气息的艺术图景。

善于截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的场面和侧影，抒发从现实生活中触发出的某种短暂的感受，这是其三。如牛峤的《西溪子》与牛希济的《生查子》：

捍拨双盘金凤，蝉鬓玉钗摇动。画堂前，人不语，弦解语。弹到昭君怨处，翠愁，不抬头。

春山烟欲收，天淡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这两首都是只有五十四个字的小词。但我们读后并无枯寂之感，这是因为词人是选取生活中最典型的场面来表达思想的。前一首用琵琶女弹奏乐曲的一瞬，揭示了她内心深藏着的无限幽怨；后一首则是以离别时的一霎那，把难以言状的婉转缠绵之情，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

善于通过主人公的一举手、一投足，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及其情态，这是其四。如韦庄的《归国遥》二首：

春欲暮，满地落花红带雨。惆怅玉笼鹦鹉，单栖无伴侣。
南望去程何许，问花花不语。早晚得同归去，恨无双翠羽。

金翡翠，为我南飞传我意。罨画桥边春水，几年花下醉。
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罗幕绣帏鸳被，旧欢如梦里。

这两首词都是写丈夫外出，少妇自叹青春独处。对这一主题，词人是通

过对主人公细微的心理活动的刻划来表现的，从语言中豁露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行动中反映人物的心理状态。第一首的女主人公因看到鸚鵡无伴而感到自己的孤独寂寞，于是产生了怀念丈夫的极细致的心理变化，十分真切感人。第二首是由看到南飞的翡翠鸟而出现的心理状态，精细地刻划了女主人公旧欢如梦、泪珠难寄的失望与惆怅的心情。

花间词多以“含蓄为佳”，但也善作直朴坦率的“决绝语”，这是其五。如韦庄的《恩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妄拟将身嫁与一生休，
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这首词毫无隐蔽地描绘了一个少女对少男的大胆追求。少女的形象天真烂漫，活泼鲜明，充实丰满，逗人喜爱。就是“深美闳约”的温庭筠的词中，也有《南乡子·手里金鸚鵡》这样的篇章。孙光宪的《谒金门·留不得》也是这一类的词。

即使是内容押昵之词，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不是毫无可取的。如顾夔的《甘州子》：

一炉龙麝锦帷旁，屏掩映，烛荧煌。禁楼刁斗喜初长。罗荐绣鸳鸯。山
枕上，私语口脂香。

这是写一对情侣初眠的情景：锦帷旁麝烟袅袅，烛光闪烁，外面传来了初更的刁斗声。这些客观景物，被作者用一“喜”字，使之与主人公的感情联结起来。“罗荐鸳鸯”，既是实写，又是他俩恩爱的象征。结尾一句，善于抓住最有特征的感受，表达了他们的柔情蜜意，百般恩爱。这是一首艳词，但笔墨却蕴藉清丽，比起现代某些作者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写，倒是文雅含蓄得多。

四

提到花间词的风格特点，人们就会说它是婉转隐约的，是我国词坛上婉约派的先声。不过，如果对花间词咀嚼寻味一番，就会发现这婉约之中也还有一些差异。

温庭筠、韦庄是花间词人的代表，他们两人的词风就有明显不同。前人论及花间词时，常常是把温、韦并提的：

“画屏金鸚鵡”，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

王国维：《人间词话》

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世以温韦并称，然温浓而韦淡，各极其妙，固未可轩轻焉。

顾宪融：《词论》

温庭筠“密而隐”，韦庄“疏而显”。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

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他们的不同风格特征。总括前人的论述，可以说是温“密”韦“疏”、温“隐”韦“显”、温“浓”韦“淡”。

所谓温“密”韦“疏”，是指谋篇布局而言的。温庭筠的词，布局细密，画面一个接一个，使人应接不暇。它们之间省去了物象的某些外部联系，也极少用虚词之类。一些事情的发展变化，也不明白说出。他的十四首《菩萨蛮》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试看这组词的第二首：

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整首词句与句之间的表面联系被省略了，特别是上片的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看不出事情的进程。它只是事物的一组横断面，描摹了同时出现的若干情景，而事物纵的发展却不十分明显，这倒很有些像现代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初读时就极难寻找出其间的脉络，把握不住词人要表达的意思，只有细细玩索，才能领略到女主人公的怀人之情。这一主题不是通过人物的有次序的活动表现的，只把它包含在罗列的各种事物与现象之中，让读者去发掘、理解。如果把这首词作为“仕女图”来看的话，那么词的上片是背景，下片才是人物。而上片的前两句是室内的陈设，后两句则是室外的景况。这两句看似没有人物，更难找到感情的所在，但细加品味，“惹梦”则暗点出了人物，也微透出了思绪。“惹”是逗引撩拨之意，深含柔情蜜意，逗撩出了什么梦呢？也略去了，但可想而知，在鸳鸯锦褥中做的梦，无疑是怀人了。“江上”二句，是梦醒后所见的室外一片清丽之色，这与室内女主人公的凄寂情怀正和谐统二起来。下片人物也像似与上片隔断，但细寻而线索俱在。作者着力描摹女主人公的美好妆束，乃是因为女主人公正当妙龄，故才有“暖香惹梦”。韶华过隙，深闺遥怨的情怀，也就在这依艳的形象中透出来了。真是“通篇如褥绣繁弦，惑人耳目，悲愁深隐，几似无迹可求”（俞平伯：《读词偶得》）。这便是温词布局绵密的特征。

韦庄的词则不是这样。他的词，句与句之间跳跃性不大，着重于事物纵的发展，进程井然有序，布局上显得疏朗清楚，表现的情绪也容易体察。也以他的一首《菩萨蛮》为例：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这首词一看就明白，纯是以白描手法写江南游乐。全词分三层，分片而意不断。首二句从人们的赞叹中泛写江南够人留连，紧接着四句，写江南风物人情之美，既是补足“江南好”的，又是末一层的充足理由，最后一层写想法，这想法是以上描写的必然结论。先后脉络十分明晰，感情发展自然合理。这与温庭筠的词显然有别。当然，温庭筠的词中也有写得比较疏朗的，如《更漏子·玉炉香》等，但这样的词不多，正像韦庄词中也有极少布局绵密的一样。

韦庄词的结构虽然比较疏朗，但也绝不是散乱、平直的，而是逐层地向纵深发展。如《浣溪沙》：“惆怅梦余山月斜”和“夜夜相思更漏残”两首，是写对所钟情女子的怀念。第一首是写相思而成梦，梦后惆怅又想其人，中间用“小楼高阁谢娘家”垫出一笔，既是梦中所见之境，又实为玉容所居之地。第二首写相思不寐的活动，词人又用“想君思我锦衾寒”一句推进一层，似直而纤，曲处能达，写得情致婉变缠绵。韦庄就是善于在疏朗的布局里，运用回环的章法，淡远的笔调，将悲喜错杂的真情，迤迤写出，格外清丽透彻。

所谓温“隐”韦“显”是从描写手法上来讲的。温庭筠惯于在词中连接不断地用借代、暗喻、反衬、侧面烘托、词序变换等表现手法，使本来已经够含蓄的思想，更加隐晦。如《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鸂鶒。

这首词的第一句连用两个借代，使人根本不以为是写屏风。第二句又连用“鬓云”、“腮雪”两个暗喻，且词序又变换了，不说“雪腮”而说“腮雪”。第五句的“花”又是指人；不说照人，而说照花，其意双关。最后，又把新贴在罗襦上的金鸂鶒与绣罗襦分开写，这样愈转愈曲，愈曲愈深，使词意十分迷离恍惚。女主人公的心绪只在一个“懒”字和一个“迟”字中，隐约暗示着，结句的“双双”一词，又巧妙曲折地反衬出女子的孤独。整首词只不过写女子从床上到床下，从梳洗到妆成，从而表现少妇之思，闺阁之怨。写得相当细腻隐曲，婉约含蓄，其意境若明若昧，仿佛轻纱笼罩，夜月朦胧。

韦庄的词，一般都比较显露，往往直吐衷肠。虽然他也用借代、暗喻、反衬之类的表现手法，但他一般不像温庭筠那样接连不断地运用，而是以白描运笔，直叙深意。读其词很少有隐晦曲折的感觉。《菩萨蛮》五首全是这样。

韦庄的词是“显”，但显而不浅，词达意婉，别有韵味，使人玩索不尽。张炎曾说：“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词源》卷下）这正道出了韦庄词显而不浅的特色。

所谓温“浓”韦“淡”是指语言色彩来讲的。温庭筠的词，辞藻浓艳，精雕细琢。他常常是把一些很难捉摸的微小意思，包含在金玉锦绣、凤凰翡翠之类错彩镂金的字眼儿里。如“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鸂鶒”，只是形容了罗襦上的花绣；“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也只是写了一个金钗。他的六十几首词中，到处是鸳鸯、凤凰、玉钗、金鸂鶒、金鸂鶒之类的绮靡绚丽、

金碧炫人的辞句；鬓云、香腮、芙蓉面、杨柳眉一类诱人的句子。此外像烟月、香雾、微雨、晚霞等，也是他常用的。“他的词是将锦绣、金玉等富丽的字面凑成功的彩缎”（伊馥：《花间词人研究》）。

韦庄的词不像温庭筠的词那样浓艳，而是清俊流利的，如《应天长》：

别来半岁音书绝，一寸离肠千万结。难相见，易相别，又见玉楼花似雪。
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月。想得此时情切，泪沾红袖颧。

词是写别后的相思之情，全用自然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单纯明净，形象如画，淡中有深长的浓郁之味。他的五十几首词，绝大部分如脱口而出，真切自然，确实是“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金粟词话》）。

韦庄的词虽“淡”，但淡而不“乏”，婉变幽怨，寄寓闲雅之中，辞愈质朴而情愈真切。如《女冠子》二首，老老实实地把心中的感情说出，淡而不隔，语语如在目前，可说是再朴素明快不过了。然辞谈情切，深沉执著，感人的效果异常强烈。当然，韦词中也有一些艳丽的句子，但他不是堆金积玉的，也无斧凿痕。这完全是为了突出诗人所喜爱的主人公的缘故。所以在浓中又能透出一股清淡之气。

温庭筠词的“密”、“隐”、“浓”，韦庄词的“疏”、“显”、“淡”，既是他们两人风格的相异之处，也代表了花间词人的两种主要不同风格。接近温庭筠词风的有牛峤、顾夔、魏承斑、阎选、毛熙震；接近韦庄词风的有皇甫松、薛昭蕴、牛希济、孙光宪、李珣、鹿虔扈；介于二者之间的有欧阳炯、和凝、尹鹗、张泌、毛文锡。这只不过也是就主要倾向而言罢了。

五

《花间集》在我国韵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它保存了我国早期词人的大部分作品，对词这种艺术形式的巩固、成熟，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它对发展词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词发展到宋代，呈现了万紫千红、千峰竞秀的盛况，而花间词对宋词的影响也最大。尤其是北宋前期，当时的词人们将花间词奉为词的正宗，谓之“本色词”。他们除了受南唐词的影响外，更多的是承袭了花间词的，内容和形式都没有多大变化。

在内容方面，写相思离别也是北宋初期词的主要倾向，这是一目了然的。就是“穷塞主”范仲淹的苍凉悲壮的边塞词，也是可以在《花间集》中找到渊源。请对比一下毛文锡的《甘州遍》上阕与范仲淹的《渔家傲》上阕：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两词何其相似。还有，在前面提到的《花间集》中那些内容比较深刻、丰富的词，对宋词写身世之感、家国之恨，也不无影响。

艺术形式方面，花间词对宋词乃至以后的词的影响那就更大了。

北宋初年的词多为小令，这与花间词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词的意境、字句方面，也可以看到前后因袭的痕迹。如范仲淹《苏幕遮》中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与张泌的《河传》中的“渺莽云水，惆怅暮帆，去程迢递。夕阳芳草，千里万里，雁声无限起”；晏几道的《鹧鸪天》中的“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与孙光宪的《浣溪沙》中的“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晏几道《临江仙》中的“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与张泌的《浣溪沙》中的“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等等，都有某些共通之处。柳永的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在花间词中，也有许多处影子：“窗外晓莺残月”（魏承斑：《渔歌子》），“帘外晓莺残月”（温庭筠：《更漏子》），“细雨晓莺残月”（温庭筠《定西番》），“惆怅晓莺残月”（韦庄《荷叶杯》）等。女词人李清照写的一首《小重山》词，第一句“春到长门春草青”，就与薛昭蕴的《小重山》的第一句完全相同。以上这些，决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受影响的自然流露。

此外，花间词人在创造词调方面，也是卓有贡献的。《花间集》中共有词牌七十七种，一百二十余体。其较长者如薛昭蕴的《离别难》，长八十七字；最短的是温庭筠的《南歌子》，二十三字。这些词调，有一些是唐教坊曲中有的，但那只是一些空名，而在《花间集》中，我们却见到了它的内容。还有一些词调，是对民间曲子调的加工的结果。花间词人多通音律，其中也有不少的“自度腔”，这是他们的创造，这就丰富了词的形式，特别在句法的变换、格律的组合、韵位的安排等方面，给宋代以及以后的人开拓了一些新路。

至于花间词人的风格，影响则更为深远了。历来评论家评词，都标举婉约、豪放两大派别，婉约派词的源头就在花间词，这也是大家公认的。虽然近二三十年来，我们有重豪放、轻婉约的倾向，但婉约的风格，总是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从历史上看，婉约派的队伍，也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壮大，后继者绵绵不绝。北宋时代，除苏轼外，全是婉约派的，其实，苏轼也写了一些婉约的词作；南宋词坛，婉约派也还是主流。钱鸿瑛先生的《婉约词散论》一文，对此作了详备的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花间集》以它特有的思想内容，从生活的某些侧面，给人们以真挚、善良而美好的艺术享受；以它独具的艺术风格，如潺潺不尽的溪流，灌溉着神州千年词苑；以它丰富多采的表现形式，给祖国诗坛点缀了斑斓绚丽的花饰。就是在海外，它也有一定的影响。今天，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琳琅满目的文艺主库里，古人留下的遗产总不会那么纯洁、完美，需要我们去清查、整理，只要我们坚持“批判继承”的正确方针，历史地、审慎地去对待它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花间集》也必然同其他优秀的文学遗产一样，乃是很值得阅读和研究的。

沈祥源 傅生文

序

胡国瑞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词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词作为一种文体的正式成立。即从表面看来，其收集作家之众多，作品之丰富，调式之纷繁，至足蔚为大观，使人目光眩乱，感叹新奇；而其对后代这一文体的影响之重大深远，则是不可估量的。过去许多词论家认为《花间集》为“倚声填词之祖”，或云“长短句之宗”，并一致概略地道出了它在词的发展史上的地位及作用。

从词的发展方面看来，除了作为“花间”总的倾向的、表达男女悲欢之情的婉约艳丽的词风外，其他各种题材和风格的词，也在这里萌发出它们的幼苗或嫩芽，呈现出特异的姿貌。以雄肆的辞气直抒人生实感，一般追源于李煜，而鹿虔扈的《临江仙》，比起李煜的那些悲痛亡国之作，大约要早半个世纪。试看这首作品：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本词当是哀痛前蜀而作。词中以大片荒凉的故宫景象的描写，抒发其亡国之痛，形象较之“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大为丰富，情意更为深沉。与这种情调相近的，如薛昭蕴的一首《浣溪沙》：

倾国倾城恨有馀，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
吴主山阿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

其情辞之深婉而易于感人，直可与李白、刘禹锡的苏台及金陵怀古之作相当。所不同的，它蒙上浓厚的“花间”气习，不是诗人的感慨，而是美人的悲伤。另外还有欧阳炯的《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早已是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的先声了。

边塞战争生活，是唐代诗人普遍歌咏的主题，也不可能不被纳入词中。这在敦煌民间词中可以见到，而韦应物、戴叔伦的两首《调笑令》“胡马胡马”及“边草边草”，便是词的早期这类主题的高唱。在《花间集》中，毛文锡一首《甘州遍》，颇能展示出一幅塞上风云的图景：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
破蕃溪，凤皇诏下，步步蹀丹梯。

另外还有牛峤的《定西蕃》：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
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

陈善：《扞風新話》

边塞的气象，征人的归思，谱出一派悲凄壮阔情调，直与李益的《从军北征》、《夜上受降城闻笛》等七绝异曲同工。由此想到，被称为“穷塞主”的范仲淹的《渔家傲》，仍是其前人这类词作的嗣响。不过范从深厚学养及实地生活发出，使之成为这类主题歌咏的胜场。而毛文锡及牛峤这两首词的出现，可喜地具备了词的这个方面的主题。

与边塞主题相关的，也是唐代诗人笔下极常见的，乃是出征家人的闺思。如牛峤的《更漏子》三首，及毛文锡的《醉花间》，其中有云：“何处轮台声怨”（《更漏子》），“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醉花间》），抒情的性质至为显然，不过因描写闺阁的辞藻过于浓密，把念远的情思掩盖得轻微了些。而温庭筠的一首《蕃女怨》写得较为明切：

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玉连环，金簇箭，年年征战。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

词的绝大部分写边庭景象，只在最后两句落到思妇所在的境地，点明题意，于是前面边地一切，俱成思妇意想中之事，把两地时节景物相对展示出来，则思妇系念征人的情意之深可以想见。

唐代诗人集中可常见到的“宫怨”在“花间”词人笔下出现也是很自然的。如韦庄的《小重山》：

一闭昭阳春又春，夜寒宫漏永，梦君恩。卧思陈事暗销魂。罗衣湿，红袂有啼痕。歌吹隔重阁，绕庭芳草绿，倚长门。万般惆怅向谁论。颀情立，宫殿欲黄昏。

词的首句点明主人公的身份，以下接着写她的处境及感情活动，以至在环境刺激下，无可奈何以至绝望的情态，于是一位愁肠万转的宫廷妇女形象，婉转低回纸上，似可呼之出来。此外还有薛昭蕴的《小重山》二首，同样是歌咏“长门”情事的。

在“花间”词中，还有一种令人感到新鲜的内容，乃是对于及第放榜盛况的描写，韦庄有二首，薛昭蕴有三首，调名俱为《喜迁莺》，即取“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意，也恰合苦寒士人一旦致身青云的喜悦心情。下录他们的各一首：

街鼓动，禁城开，天上探人回。凤衔金榜出门来，平地一声雷。
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

韦庄：《喜迁莺》第二首

金门晓，玉京春，骏马骤轻尘。桦烟深处白衫新，认得化龙身。
九陌喧，千户启，满袖桂香风细。杏园双宴曲江滨，自此占芳辰。

薛昭蕴：《喜迁莺》第三首

二词俱尽致地描绘出京城放榜时的一片喧腾的社会气氛，及登第青春风得意的情态。五首词中对于情节气氛的描写渲染，近似小说家的口吻手法，不嫌详尽率露，乃是词自身具有通俗性的本色。

《花间集》中，还有部分作品，使人感到一种特异的新鲜气息和清美光辉的，是李珣的《渔歌子》四首，以及他和欧阳炯的《南乡子》共十八首。

《渔歌子》四首是继张志和《渔父》五首之后，描写那种放纵于大自然中的渔人生活情趣。词的语言清淡，情思旷远，在《花间集》中呈现出一种迥异的风貌。其中有云：“不见人间荣辱”，“名利不将心挂”，又云：“书满架”，“鼓清琴”，可见词中所写，不是一般渔人，而是不求荣利隐于渔钓的作者的自己影像。后来写出一组《好事近》，抒写这类生活情调的朱敦儒，已远在二百年后了。李珣和欧阳炯的《南乡子》十八首，共同形成一幅长卷的南国风情画。展开这幅画卷，使人俨如陶醉在迷人的南国乡土里，到处是一片红翠欲滴的卉木，忘机自适的珍禽异兽，天真活泼的粤乡少女，酿发出浓郁的南国风土情味。下面各选录一二首，略当一窗：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带香游女隈伴笑，争窈窕，
竞折团荷遮晚照。

李珣：《南乡子》十首之四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
骑象背人先过水。

李珣：《南乡子》第十首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
树底纤纤出素手。

欧阳炯：《南乡子》八首之六

上举《花间》词中展示的内容和风格的许多方面，虽然在整体中为数尚微，但它们给后代词家的启示总是可贵的。而从“花间”树立起来的作为词的总的倾向的婉约词风，一直是风靡北宋词坛的，尽管东坡以其才学气度，别启词境，独开宗风，并未能转移当时的词风。温飞卿的严妆和韦端己的淡妆（周济语意），乃是“花间”并崎双峰，而北宋词人大致斟酌温、韦之间，其词丽而不密，疏而不淡，张子野、秦少游足为代表。试举张先的两首：

蘋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时陇月低。烟霏霏，风凄凄，
重倚朱门听马嘶，寒鸥相对飞。

《相思令》

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罗幌掩，绣帘垂。彩笺书，红粉泪，两心知。
人不见，燕空归，负佳期。香烬冷，枕闲欹。月方明，花淡薄，惹相思。

《三字令》

这类作品，辞藻清丽，情思深婉，置之《花间集》中，为是上乘。在《张子野词》中还可看到很多，不仅一二首而已。再看秦观的小令：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画堂春》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浣溪沙》

设色布境，俱极清丽，而一种轻淡的哀怨之情，虚极无聊之感，俱似轻烟般从景物中缕缕散出，非常耐人寻味，这乃是“花间”词人的艺术高境。秦观的许多著名长调如《满庭芳》之“小抹微云”及“晚色云开”，《望海潮》之“梅英疏淡”，以及《八六子》等，情辞婉丽，俱源于“花间”，不过衍小令为长调，故气势疏朗，如花之苞蕊绽开，更觉丰神鲜华清美。陈廷焯曾说：“秦少游……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中肯地道出了秦词与花间的源流演变关系。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转述陆游之言说：“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说《花间集》的“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确符实际，但这一事理仍是“可晓”的。词当初本出自民间，人民绝少礼教束缚，即赋予词以自由活泼的性格。及文人从事此体创作，亦无所依傍，自可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加以晚唐文学崇尚辞藻，酒边花下，发为歌唱，尤觉谐适，故使人感到“精采绝艳，难与并能”。陆游的《花间集跋》说：“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已经约略地道出了其中的消息。虽“花间”词的内容，大致不外男女悲欢离合之情，而其表现方法及所呈现姿貌之繁富，乃使读者玩索不尽。如温庭筠的《菩萨蛮》十四章，俨如十四幅“闺思”图画，从不同的境地、时间、气象、景物写来，各自构成极为生动、新鲜而蓄意深曲的人物情貌，令人“直如身履其地，眼见其人”。十四章中，绝无重复之象，其运思用笔之精巧，俱堪称绝诣，启后代词人无限艺术法门。而在辞采鲜丽的物象描绘中，却蕴含无限人的情思，自然溢于言外，亲切可感。如云：“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由前之“懒起”、“梳洗迟”写来，则触目惊心，物双人单之情，不言可喻。又云：“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一种自怜自惜，美人迟暮之惧，溢于言表。又云：“花落月明残，锦衾知晓寒”，

其人好景良宵伤心不眠之情，可以想见。又云：“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宛然如见其人长夜相思困慵之情状。这类作品，语言之外，蕴蓄的情意无限丰腴深厚，耐人寻味，前人曾有称道“花间”为“高古”或“简古”，正是指的这种艺术造诣，也是后代词人所极意追求的。其他如造境设色之美，写照传神之妙，均为后代词人提供了缤纷炫烂的范本，在后代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花间”的影响。

《花间集》无论从词的发展史上或艺术创造方面言，都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确是祖国文学遗产中一串光华灿烂明珠，值得整理研究。《花间集》的注释工作，前此曾先后有人作过一些，但还可继续致力，互相补充，使这部最早的词的总集，更多地为读者所理解欣赏。沈祥源、傅生文二同志，系武汉大学毕业的七八届研究生，沈君研究中国古代汉语，傅君研究唐代诗歌，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各以所长，共相切磋，合力注释《花间集》，正可相得益彰，为读者作出良好的贡献。我衷心为他们辛勤努力取得这一成果而感到高兴，并祝愿他们继续献出新的优美果实。

花间集卷一

温庭筠 五十首

温庭筠（约公元818年—约公元870年），本名岐，一名庭云，字飞卿，太原（今山西阳曲附近）人。才思敏捷，每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成，时人号为“温八叉”。由于他傲视权贵而失意场屋，以致屡试不第。只做过隋县尉、方城尉和国子助教，所以《花间集》称他是“温助教”。

在文学史上，温庭筠是活动在诗衰词兴的交替时期。他的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他的词则与韦庄并列，号为“温韦”。在词的发展史上，温庭筠可说是词坛上的一位开山大师。现存词具在《花间集》、《金奁集》和《全唐诗》中。

温庭筠的词，内容多写闺情，辞藻浓艳，结构绵密，词旨隐曲，前人对他的词有许多评价，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温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张惠言在《词选序》中也说“其言深美闳约”；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则说其所作“有以丽密胜者，有以清雅胜者”。

菩萨蛮

其一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注】

小山句——小山：屏风上绘的山景。金：金色的曙光。明灭：日光浮动，忽明忽暗，闪烁不定。又解：小山谓发形高耸，金谓头上妆饰品。又《夏盛选本》解：唐代女子画眉，有一种叫“小山眉”，隔夜的眉黛有深浅，好像山峰重叠。唐代的妇女喜欢在额上涂上黄色，叫做“额黄”，隔了一夜，黄色有明有暗，所以说“金明灭”。

鬓云句——鬓云：形容鬓发细柔乌黑。度：飘度，这里形容头发蓬乱，丝丝袅袅，半掩着面容，如飞飘之状。腮：面庞。雪：白嫩，或指敷粉。

蛾眉——或作娥眉，扬雄《方言》：“娥，好也，秦晋之间好而轻者谓之娥。”

枚乘《七发》：“皓齿娥眉。”

弄妆——打扮、妆饰。

照花句——照镜戴花，前后各置一镜，方能瞻后影。花：头上的妆饰品。

花面句——双镜之中，花朵与人面交相辉映，更显得人面如花。

新帖句——帖：贴金，用金线绣好花样，再贴缝在衣服上。襦：短上衣。古乐府诗《陌上桑》：“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双双句——指罗襦上有金线绣成的双双鹧鸪。鹧鸪(zhèg 这姑)：鸟名。

《本草纲目·禽部》：“鹧鸪性畏霜露，夜栖以木叶蔽身，多对啼，今俗谓其鸣曰‘行不得也哥哥’。”其形如鸪，头顶紫红色，背灰色，嘴红，腹带黄色，脚红色，外形较美观。

【析】

温词为《花间集》之首，此词又为温词之首，足见其为典型的花间之作。

词中首句写了室内的晓景：屏风中金光时明时暗，在重重叠叠的山景间浮动。第二句写闺妇初醒而尚未起床，散乱如云的鬓发。在如雪的面庞上飘动。三、四句写她起床后的行动：懒洋洋地打扮，慢吞吞地梳洗。着一“懒”字和“迟”字，其惆怅倦怠之情，生动可睹。五、六句承上写妆扮的具体情形，她簪花时，置放双镜，是那么细致、讲究，花容与人面交相辉映，更觉人面如花，愈增艳丽。既然前面写了“懒”和“迟”，而此处又写她这样“细致”、“认真”地打扮，这正是她内心矛盾的真实反映，因情人不在而懒起迟妆，但少妇的爱美本能又促使她细致地妆扮。最后两句写她更换新衣时，忽见衣上有双双鹧鸪，不禁更添了一段新愁。

通篇写闺怨之情，但又含而不露。本词采用了仄韵和平韵交错变换的调式来表现，使曲折细腻的思想感情与语音形式完美的结合起来了。“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两句，不仅平仄合于律句，且巧妙地安排了五个响亮的去声字：“照”、“后”、“镜”、“面”、“映”，置于换头之处，咏唱时，就更显得跌宕飞动、顿挫抑扬了。

其二

水精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注】

水精——水晶石，可作妆饰品，一般透明无色，但也有因含物质成分不同而呈现灰、黑、黄、紫等色。

暖香句——这里说鸳鸯锦被中，既香且暖，最易引人入梦境。惹（r）：逗引，撩起。《花间集》词中用“惹”字共25处，多为此意。鸳鸯：水鸟名，常成对共游，羽毛美丽，故人们常用鸳鸯来比喻匹偶。《文选·古诗十九首》：“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锦：锦缎，此处指锦被。

江上句——写初春将晓时的景色：细柳如烟，残月朦胧，鸿雁北飞。

藕丝句——衣裙染为藕丝色，像秋日蓝天之浅色。藕丝：青白色，这里借代为衣裙。李贺《天上谣》：“粉霞红绶藕丝裙。”

人胜句——意思是剪成参差不齐的彩胜戴在头上。人胜：即彩胜、花胜。《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这里是指头上的妆饰品。李商隐《人日诗》：“镂金作胜传荆俗，剪采为人起晋风。”参差剪：剪成长短不一的样子。

隔香红——分戴鲜花。因花分戴于两鬓，所以用“隔”字。隔：分开。香红：鲜花。

玉钗句——钗（ch i），古时妇女的首饰，常以金玉制成。白居易《长恨歌》：“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头上风：指头上所饰花胜之类，随步迎风而微微颤动。

【析】

这首词是写怀人之情，与前首一样，没有明白说出，需要细致体会。

上片的一、二句，是写室内的陈设，接着两句是写室外的景象。室内是水精帘、玻璃枕之类晶莹澄彻的器物，构成一派清明的环境；而暖香的鸳鸯锦，却又唤起人一种极华丽的意象。“江上”二句，境界更为开阔：残月朦胧，江天一色，柳丝如烟，并点以飞雁，景象由前面的华艳转为清丽。背景虽只是罗列了一些现象，但人物的思绪已微微透出。“暖香惹梦”的“惹”字，与前首的“度”字一样，极为生动传神。“惹”出什么梦呢？词人没有明写，但在鸳鸯锦被之中所做的梦，自然是怀人的春梦了；同时，鸳鸯也反衬了女主人公的孤独。这两句把孤单之情织进华丽的画面中，别有情趣。“江上”二句，实为她梦醒之后，所见室外的一派清丽之色，这正好与她凄寂的情怀相融合。

下片写女主人公梦醒后的形象。“藕丝”句状其服饰之色，“人胜”句写其首饰之丽。最后两句，使女主人公的神情全出，簪花如画，在和风骀荡之中，微微颤动。

上下两片，似乎是没有联系，但细寻而脉络具在其中，正因为年轻美丽，才有“暖香惹梦”；“玻璃枕”、“暖香”与“玉钗”、“香红”前后映照，极为浓丽。俞平伯说：“通篇如缣绣繁弦，感人耳目，悲愁深隐，几似无迹可求。”（见《读词偶得》）

其三

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

【注】

蕊黄句——蕊黄：额黄，因色如花蕊，故也称蕊黄。六朝时，妇女打扮时，额间涂黄，唐五代时，还存此习。无限：没有界限，言黄色已模糊不清了。山额：旧称眉为远山眉，眉上额间故称山额。或曰，额间的高处。

宿妆句——写隔着纱窗所见的情形。宿妆：指隔夜的妆饰。

牡丹——花名，暮春开放。

股——钗的组成部分，如羽。《长恨歌》：“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蝶双舞——钗头饰双蝶形，颤动时如飞舞状。

心事二句——意思是面对明月下的花枝，心中的隐曲又有谁知呢？

【析】

这首写相见恨迟，相别怨速的情景。词的一、二句写闺中人的形象：虽是旧妆，但还可见额间点黄的痕迹，隔着纱窗还可以看得见她的笑意已消失了，略带愁容。“相见”二句，补充刻画她“隐笑”的原因：她与其所爱者相见在牡丹花开之时，即暮春时节，暗喻相见之晚；“暂来还别离”点明共处时间之短，离去匆匆。一个“隐”字，深藏着无限情致，将其沉浸于幸福的回忆转为怨恨相聚短暂的那一刹那的神情，淋漓写出。

下片“翠钗”二句，乍看只是写了妆饰的双蝶金钗，但在闺中人眼里，却大有人不如物的感慨，这与第一首见到“双双金鸂鶒”一样，隐含着对人

情冷寂的喟叹！最后两句，总揽全章：她此时的心情，有谁知道呢？特别是对着那默默无语的窗外明月和满树花朵，她的幽怨便更可知了。

全词融情于景，给人以玩索无尽的情趣。

其四

翠翘金缕欢 ，水纹细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

【注】

翠翘句——描写 的外形。翠翘：鸟尾上翠色的长毛。金缕：金色的花纹。 （x chì西敕）：水鸟名，又称谿鹑，形如鸳鸯，头有缨，尾羽上翘如船舵，俗名紫鸳鸯。

水纹句——写双双 ，游于春池碧水上，泛起细细的波纹。

池上二句——写雨后初晴，梨花满枝。海棠梨：即棠梨，落叶乔木，一般开白花，这里说“红满枝”，是一种艺术的粉饰。又解，即海棠花。

笑靥——靥（yè夜）：俗称酒窝儿。曹植《洛神赋》：“靥辅承权。”

烟草句——烟草：轻烟细草。粘（nián年或 zhān沾）：粘连，这里形容蝴蝶紧紧地附着在轻烟细草上。

青琐句——青琐：古代门上的雕花妆饰。杜甫《秋兴八首》之五：“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周祈《名义考》：“青琐，即今之门有亮隔者，刻镂为连琐文也，以青涂之，故曰青琐。”芳菲：花草芬芳繁茂。

玉关——玉门关，今甘肃省敦煌西北，唐时西边重镇。唐五代闺情诗词，写妇人思念久戍边疆的征夫，常用“玉门”、“玉关”这个词，泛指边远的国土。李白诗有“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之句。

【析】

这首词为怀旧思远之作。

上片追叙往日欢会的情景：用 在平静的春水中嬉戏起兴，以喻两情的和谐融洽；又用雨后池上海棠花的红艳满枝，来烘托欢乐的气氛。

紧接着下片开头“绣衫遮笑靥”一句，点出了女主人公的美丽娇羞情态。“烟草粘飞蝶”承前启后，烟笼芳草，飞蝶双双，既关合前面的春日幽会，是虚写；又是后两句“青琐对芳菲”的伏笔，是实写。最后二句揭出本意，芳菲景物依然，而人则音讯稀疏，一种怀旧念远的幽怨情绪，溢于纸上。

其五

杏花含露团香雪，绿杨陌上多离别。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玉钩寨翠幕，妆浅旧眉薄。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

【注】

杏花句——写杏花含着露水，仿佛凝聚的团团雪花。团：凝聚，动词。香雪：如雪花带香。

绿杨句——有绿柳的陌上，自古多为离别之处。

灯在——灯还亮着。

觉来——醒来。

玉钩句——玉钩：精美的帐钩。寨（qi n 千）：扯挂。翠幕：翠色帷幕。

妆浅句——妆浅：早上未试新妆。旧眉薄：原来画的眉色已经淡薄。

春梦二句——正留连着梦境，不禁临镜而自怜，觉得鬓发也稀疏了。蝉鬓：鬓分两侧，梳成如蝉之两翼。《古今注》：“魏文帝宫人莫琼树始制为蝉鬓，望之缥缈如蝉翼然。”

【析】

这首词也是写闺阁怀人。

首二句点明梦中再现的离别之时的情景：正是杏花带露开放，陌上杨柳依依的芳菲季节。以美景烘托离情，深含不忍之意，一个“多”字，已微露哀怨，那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已孕在其中。“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是紧接上两句而来，因别而忆，因忆而成梦，这两句就是一梦醒来的镜头：以往在一起的时候，华灯相照，情意缠绵，而今所用的灯还在，月色也还是那样的朦胧，大有物在人去，人去室空之感，而晓莺的啼叫更加恼人，增加了无穷的惆怅。

下片从主人公的行动中，显示了她的迷离恍惚、百无聊赖的情态。过片二句，写女主人公晨起之象，接上片的梦醒写起，人虽起床，挂起帷幕，但因夫君远出，故也无心梳妆打扮了。末二句是写晨妆之象。这两句是倒叙，意思是对镜一看，觉得自己消瘦了许多；再想到昨宵春梦，更频添相思之情。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指出：“末两句十字皆阳声字（鼻韵尾字），可见温词声韵之响亮。”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末二句凄凉哀怨，真有难言之苦。”两家从不同的角度评论了末二句，都很精当。8

其六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注】

玉楼——建筑精美的楼阁。

袅娜（ni onuó 鸟挪）——柔软细长的样子。

门外二句——追忆昔日相别的情景。萋萋：草木茂盛的样子。嘶：马鸣。

画罗句——罗帏上绘绣着金色的翡翠鸟。翡翠（f icuì 匪脆）：鸟名，生活在水边；毛为蓝色和绿色，异常鲜艳，可做妆饰品。《埤雅》：“翠鸟或谓翡翠，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香烛句——蜡烛燃而流泪。香烛：一种含有香料的蜡烛。销：销融、烧燃。

子规——即杜鹃。《埤雅》：“杜鹃一曰子规，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凡始鸣皆北向，啼苦则倒悬于树枝。”白居易《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析】

这首词抒写女主人公夜间长久相忆之情。

首二句以明月杨柳为外感因素，笼罩全篇，鲜明地表达了相忆之深，怀念之切。每当明月高挂在玉楼的时候，女主人公总是深深地怀念起远在他乡的丈夫；而当春风杨柳之时，则更为感伤。词中将主人公因相思而无力的感觉，外射到柳丝上，此即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颜色”。接着二句，承相忆而来，追叙分别时的情景。“门外草萋萋”，既是分别时的具体环境，又是用春草随处生长来比喻深长的离恨别愁。“送君闻马嘶”，是伫立远送的形象。行者渐渐远了，看不见了，而送者还呆立在那里远望，好像还听见了行者的马叫声。这与上句的萋萋芳草，组合成了一幅离恨绵绵的图画。

下片又转入描写眼前的情事。“画罗”二句是写室内景象的凄寂。“画罗金翡翠”只是室内环境的展示，而“香烛销成泪”一句，则笔墨凝重，既有显示长夜时间进程的作用，又有女主人公内心的无言表白，与开头“长相忆”相呼应。末二句是美人迟暮之意：鸟啼花落，残梦迷离，是“长相忆”的又一表现形式。唐圭璋先生在《唐宋词简释》中说这首词“通体景真情真，浑厚流转”，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也说此词“清绮有味”。

其七

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明镜照新妆，鬓轻双脸长。画楼相望久，栏外垂丝柳。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

【注】

凤凰句——衣上用金线绣成相对的凤凰图案。盘：盘错，这里是盘绣在衣上，动词。金缕：金丝线。

牡丹句——这句说闺中人妆成后，如牡丹经雨，更为艳丽。

明镜二句——写新妆后照镜自怜，觉得鬓薄脸瘦，形容憔悴。

画楼——饰有彩画的楼阁。

音信句——写所念之人音信不来，而社日前，双燕却又飞回，有“燕来人不来”之意。社：社日，是古代祭神的日子。《荆楚岁时记》：“社日，四邻并结宗会社，宰牲牢，为屋子树下，先祭神，然后享其胙。”这里的社是指春社。燕又称社燕，春社前来，秋社后去，是一种候鸟。

【析】

这首词写思妇画楼望归。

上片首二句写女主人公精心妆扮后的形象：第一句从服饰写其美丽，身上穿着用金线绣成的凤凰双飞的衣裳；第二句从情态写其娇艳，用比喻手法写女主人公像牡丹花经过夜间微雨洗濯过后一样明丽，“明镜”二句写思妇的微妙情态。或许是她自己的揣测，或许是从旁处听到了什么传闻，她估计自己所怀念的人可能快回来了，才着意地妆扮一番。妆成后，还恐有所不适，又对着明镜反复地照看，便觉得自己消瘦了，这消瘦的原因自然是为离愁别绪所缠绕。“新妆”，说明因爱人不在，平时也极少临镜盛妆了。

下片写她妆成后的活动和心情。“画楼”二句，写女主人公妆后登楼远望归人，她望了很久，还不见爱人归来，而只见栏杆之外柳丝低垂，这是通

过对她活动的描写来表露其心情。结尾二句，补足余意，直写惆怅和失望：不仅未见人归来，连确切的音信也不曾有过。但是，春季社日之前，双双燕子，却是那么按时而来，真是人不如燕，丝丝哀怨，已寓于此。

其八

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相忆梦难成，背窗灯半明。翠钿金压脸，寂寞香闺掩。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

【注】

牡丹二句——写暮春时的花月景色。莺：鸣禽类，体小，鸣声清脆，宛转如歌，故称“莺歌”。

相忆二句——意思是由于相思之切，难以入梦，眼前唯见窗背面的灯光摇摇晃晃，半明半暗，更觉孤凄。《花间集》中，用“背”字24处，多数是“背靠”、“背面”之意；但有时也可作“闭”、“掩”之类的动词解，如张泌的《浣溪沙》“绣屏愁背一灯斜”，毛熙震《菩萨蛮》“小窗灯影背”等。

翠钿句——写闺中人的头饰。翠钿（diàn 佃）：用翡翠石或珠玉金银等制成的形如花朵的首饰。白居易《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金压脸：金玉饰物遮住了脸，形容头饰富丽。

人远二句——想到远去的爱人，泪珠纵横。阑干：交错纵横的样子。《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析】

这首词写因怀人而彻夜不眠。

上片首二句写外界环境：牡丹花开过了，莺啼声听不见了，时已暮春，杨柳满院，月到中天，正是午夜时分。这里既写了时间，又写了空间。这些都是女主人公的外感因素。“相忆”两句，点明在这暮春良宵之时，她伤怀念远的情状。因离别而相忆，辗转反侧，难以入梦，坐起沉思。室内半明半暗的灯光，既是“梦难成”的见证，又是当时凄寂环境的象征。

下片深入一层，写她在此情此景中的感受。因为“寂寞香闺掩”这样孤独、寂寥，所以，过去用来妆饰的翠钿之类，现在也感到是多余的，只好任它遮着脸。末二句是发自内心的感叹：多少个不眠之夜呵，人远天涯，独守空闺，泪流满面，凄凉孤寂，现又到了燕飞春残的时候！这不仅与首二句的时节相呼应，而且把女主人公深感逝水年华，稍纵即逝的痛楚情绪，曲折地表现出来。这正如《白雨斋词话》所说“领略孤眠滋味，逐句逐字，凄凄恻恻”。

其九

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

【注】

满宫二句——见明月、梨花而念及故人。宫：《经典释文》：“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这里的宫，即一般住宅之意，非指皇宫。关山：泛指途中的山山水水，原意是关塞和山岳。

金雁二句——见金雁双飞，不禁涕泪沾衣。此处金雁，指闺人看见绣衣上的双雁。又：刘贡父《中山诗话》：“金雁，箏柱也。”言见箏柱而思远方之人。

小园二句——小园芳草正绿，春光正浓；家住在越溪之僻静处，更易触景生情。越溪：古代越国美女西施浣纱之处，这里有以西施之美相比况的意思。曲：弯曲之处。

杨柳二句——见柳色依浓含情，燕已归来而所念之人却不归。依依：柔弱摇曳之貌。《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析】

温庭筠词的女主人公大都是闺阁妇人，这首词独写民间女子，写她怀念情人的情景。

上片从高处、远处写来。首句写室内月光通明，暗示出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女主人公走到窗前一望，月光下，梨花盛开，分外明亮，室内室外，一派洁白，境界是凄清的。再举目远眺，关山重重，挡住视线，而她的情人就在看不见的万里关山之外。“金雁”二句，紧承上句，由远写到近，正因为人我相距万里，看不到，呼不应，所以思念之情尤其急切，以至于一夜接着一夜的不能入睡，有时，只好绣着金雁双飞的衣裳，而相思的泪痕，沾满了绣衣。

下片则从近处着墨，“小园”二句，为女主人公的自我介绍，也是她对远隔万里的情人的呼唤：你知道吗？我们家溪水边的小园，春草又绿了，你怎么还不回呢？末二句又由近及远，“杨柳色依依”是外界景物，“燕归君不归”是外界景物而引起的慨叹：门外杨柳，又像情人离去时那样依依含情，燕子飞去又飞回了，可是所念之人还不见回还。以物而反衬人，感情真挚。

其十

宝函钿雀金 ，沉香阁上吴山碧。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

【注】

宝函句——写闺妇起床不久，枕套上还留有首饰。宝函：华美的枕套。金 ：钿雀、金 均为枕头上的妆饰。

沉香句——在沉香阁上看见了吴山碧色，春意盎然。沉香阁：泛指华贵的楼阁。李白《清平调》之三：“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吴山：泛指江苏浙江一带的山丘。白居易《长相思》：“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驿——古代供传递公文的人和来往官员住宿换马之所，又称“驿站”。

鸾镜二句——意思是每日对鸾镜，饰花枝，此中情意，又有谁知呢？又，可解释为：相思之情无人理解，只有眼前的妆镜和花枝知道，“枝”与“知”是谐音双关。鸾镜：范泰《鸾鸟诗序》：“鬪（jì计）宾王获彩鸾鸟，欲其

鸣而不能致。夫人曰：‘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可悬镜以映之。’王从其言，鸾睹影悲鸣，哀响中宵，一奋而绝。”以后，人们就称镜子为“鸾镜”。

【析】

这首词也是写离别相思之情。

首句写女主人公初起，但未明说，只用华美的枕头旁边留有金钗作暗示，这是温庭筠惯用的手法。次句写她起床后登楼远望，吴山碧翠。这两句看来只写了单纯的物象，其实这为后面写情安排了必不可少的铺垫。“杨柳”二句，是望中之景：杨柳如丝，驿桥隐隐，细雨纷纷，是一幅充满了离恨的画面。这杨柳如丝，春雨朦胧的景象，正如她往年与情人在驿桥边离别的情景一样。一个“又”字，使人如梦初醒，不禁缠绵往复。

换头二句，紧接春景写来：在楼上看见岸边春草萋萋，想起情人远出不归，连一点信息都不能传到她所居住的画楼里来。结尾二句用委婉、曲折的笔墨，写出了她的怨情。鸾镜与花枝，本为无情之物，但她每对明镜，簪花涂脂，从镜中看到自己如花的容貌，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青春易逝，春花易残，于是，相思之情便更深切，可此情又有谁知呢？恐怕只有每天伴着自己的鸾镜和花枝吧！这两句情感是回旋的，由镜与花而联想到己，由己又推及到镜与花。真是千回百转，回肠荡气。

其十一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

【注】

轻絮——喻杨花。又称柳絮、柳棉。

一霎（shà 沙）——时间短促，一阵子。

雨后二句——雨后又出现了西下的夕阳，杏花被雨打风吹而显得零落稀疏。却：又，再。

无言二句——默默无语，睡意犹存的脸上显得气色匀和秀美；枕屏上所绘的山景因天色黄昏而暗淡了。匀：匀称、均衡，引申为适中调和。杜甫《丽人行》：“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掩：遮掩，这里指枕前屏风上的山景已被物影遮掩。

【析】

这首词写女主人公黄昏时的惆怅。

上片写女主人公午睡醒来时周遭的自然景物。这是人物的背景：清明时节，满园柳絮平铺，过了一会，下起了如丝细雨，但很快雨过天晴，斜阳照映着园林，雨后杏花显得格外娇艳。在这画幅背景中，已略略透露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这雨声她是“愁闻”的，而娇艳清香的杏花，在她的眼里，却带上了冷落的色彩，这是她自己感情外射的结果，是她在黄昏时刻孤独、冷落的反映。上片的暮春晚景，虽是那样光润欲滴，但这景物本身所具有的衰暮性质以及这一片空虚寂寞的景象，早已形成了使人物黯然销魂的气氛。

下片写人物睡起寂寞无聊的情态：“无言”二句写午睡初醒时的一瞬，

绣枕与屏山掩映，女主人公颜色匀和。“无言”与上片的“愁闻”、“零落”相照映，极言其孤寂，最后二句写时间混到黄昏，她十分空虚，独倚闺门，心绪迷茫，百无聊赖。

其十二

夜来皓月才当午，重帘悄悄无人语。深处麝烟长，卧时留薄妆。当年还自惜，征事那堪忆。花露月明残。锦衾知晓寒。

【注】

皓月皓洁的明月。当午：正当中天；孙绰《游天台山赋》：“尔乃羲和亭午。”重帘：帘幕重重，说明闺深。

麝烟——加有麝香的香炷，点燃时芳香弥漫。

薄妆——淡妆。

锦衾丝织品所制成的被褥。衾(qin)：被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析】

这首词写女主人公长夜难度的景况。

上片“夜来”两句，写夜景清凄：皓月当空，重帘悄悄，一个“才”字，显示了女主人公从初夜至午夜，都不曾入睡，深感夜长难熬，时间进展缓慢，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只是半夜呢？“深处”二句，承上而来，“深处”照应“重帘”，“麝烟长”照应“才当午”。因为她不能入睡，很可能也没有燃灯，室内一切都是暗淡的，只有麝香亮着一点星火，冒着一缕青烟，如长夜之悠悠。“卧时留薄妆”，点出了女主人公的形态，从而转入下片对往事的追忆。

下片头二句似有“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意思，“那堪忆”也不是说不去回忆，而是说回忆当年的丽质丰姿，就更感今天“薄妆”的悲哀。这也是上片“皓月当午”、“重帘悄悄”、“麝烟长”那种最易引人进入深沉回忆的境界的效果。

“花落”二句既写明月自午夜至晓的漫长时间进程，又自然地表现了女主人公的缕缕哀愁。“花落月明残”是她身世的自况，“锦衾知晓寒”是她处境的概括，寒夜孤独，锦衾能知。叶嘉莹《嘉陵论词丛稿》说：“无限哀怨尽在不言中矣！”《栩庄漫记》评曰：“菩萨蛮十四首（指温词）中，全首无生硬字句而复饶绮怨者，当推‘南园满地’、‘夜来皓月’二首。余有佳句而无章，非全璧也。”

其十三

雨晴夜合玲珑日，万枝香袅红丝拂。闲梦忆金堂，满庭萱草长。绣帘垂，眉黛远山绿。春水渡溪桥，凭栏魂欲消。

【注】

雨晴句——雨后天晴，夜合花开得最烂漫的时节。夜合：夜合花，又称“合昏”，俗谓马缨花。周处《风土记》：“合昏，槿也，华晨舒而昏合。”

因此花早晨开放而黄昏闭合，所以称“夜合花”，玲珑：精美，这里指花开正盛时。

香袅——香气流动。红丝：指花片下坠。拂：飘动。

闲梦二句——写梦入金堂，见萱草满庭，令人乐而忘忧。金堂：华丽的厅堂。萱草：又写成“蕙草”或“谖草”。《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传》：“谖草令人忘忧。”朱熹注：“谖草合欢，食之令人忘忧者。”

(lāshà 录漱)——下垂的穗子，流苏一类的妆饰物。

眉黛——画眉用黛色，称“眉黛”。白居易《新柳》诗：“须教碧玉羞眉黛。”据《西京杂记》说：司马相如妻卓文君姣好，脸际常若芙蓉，眉黛如望远山，时人效画“远山眉”。后来谓女子眉美为“远山眉”。

魂欲销——魂魄像离开了躯体，形容神情恍惚，不能自主。销：失散。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析】

这首词写女主人公白日闲梦，梦后销魂之情。

开头二句，写在雨后阳光明媚之中，无数朵红色的合欢花低垂着，美如雕玉；微风吹过，香气飘动，花瓣流红。“拂”字，将花谢花飞的景象写活了。这二句兴起男女爱情。女主人公在这静谧的环境中午睡了，做着美好的梦。醒后回味梦中之事：到了华丽的居所，还见到萱草满庭，这是一种令人忘忧的草。这里用草与开头的花相关合。

但梦还是梦，回忆毕竟还是回忆，都不能真正充实她的现实生活；她隔着垂有流苏的绣帘在沉思，那带愁意的眉头像一抹碧绿的远山；接着她又情不自禁地凭栏眺望，一江春水，从溪桥下缓缓流过，触景生情，她深感自己的美妙年华，也如春水一样缓缓流逝，不禁情思茫然。

其十四

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帘月上玲玩影。山枕隐浓妆，绿檀金凤凰。两蛾愁黛浅，故国吴宫远。春恨正关情，画楼残点声。

【注】

竹风句——从竹丛中吹来的轻风，使庭阶更清冷。除：廊阶，台阶。张衡《东京赋》：“登自东除。”

珠帘句——月上珠帘，显影精美。玲珑(línglóng 零龙)：精巧细致。

山枕句——闺妇凭倚着山枕，她的浓妆已经淡薄。山枕：枕形边高中凹，如山形，故称“山枕”。隐：藏，这里是隐没的意思，卧时浓妆已模糊不清了。又：“隐”，作“倚凭”讲，《孟子·公孙丑》：“隐几而卧。”赵歧注：“隐，倚也。”

这里说闺妇倚凭在枕头上，亦通。

绿檀句——绿色的檀香枕，饰以金色凤凰。

两蛾句——两眉带愁，黛色浅薄了。

故国句——借西施之口喻自己怀念故国之情。吴宫：此春秋时吴国的王宫，在今江苏苏州一带。

残点声——漏壶计时的滴水之声。残：将尽；漏尽更残，即天将晓时。漏壶是古代计时的器具，铜制成，分播水、受水两部，播水壶分二至四层，均有小孔，可以漏水，最后流入受水壶，受水壶中有立箭标，标上分一百刻，箭随蓄水上升，露水的多少从刻度可见，用以表示时间。诗词中多用“刻漏”、“漏点”、“更漏”、“漏声”等。

【析】

这是一首宫怨词。

上片写一种清凉的境界：竹影森森，凉风萧飒，庭阶变得寒冷，人自然也感到了一阵寒意，这是写景而寓人的别致写法。“珠帘月影”，是写明朗的月光从珠帘外射进来，投抹层层影子。在这月影清幽的晚上，浓妆的宫女凭枕闲卧。“绿檀金凤凰”是补足“浓妆”的，以见其环境华丽。

下片头两句为倒置，只因想到自己的家园与吴宫相距很远，所以两眉带愁，浅著黛粉。清张惠言《词选》说此处“略露寓意”，寓什么呢？这里暗用西施思越，而不堪吴宫幽禁的典故，以寄寓作者对现实的处境不满。末二句是更深一层的境界：女主人公独居画楼，通宵不眠，外面传来画楼的残漏声，天又将明，在这春天慢慢的消逝之中，她的愁怨更深了。《白雨斋词话》说：“春恨二语是两层，言春恨正自关情，况又独居画楼而闻残点之声乎？”

更漏子

其一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注】

柳丝三句——写春景：雨细花开柳丝长，雨点声声。漏声：一般指漏壶滴水声，此处是指雨点之声。迢递（tiáodì 条弟）：形容悠长，这里指雨点声连续不断。

惊塞雁三句——写春雨打叶之声，使塞雁惊，城乌起，唯画屏金鹧鸪不为所动。塞雁：塞外南归之雁。城乌：城头栖宿的乌鹊。金鹧鸪：用金彩绘画在屏风上的鹧鸪。

香雾三句——芳香的薄雾，透过重重帘幕，使闺妇更加惆怅。谢家：泛指美丽的少妇之家。据《唐音癸签》载，李太尉德裕有美妾谢秋娘，太尉以华屋贮之，眷之甚隆；德裕后镇浙江，为悼亡妓谢秋娘，用炀帝所作《望江南》词，撰《谢秋娘曲》。以后，诗词多用“谢娘”，“谢家”，“秋娘”，泛指妓女，妓馆和美妾。又：六朝已有“谢娘”之称。如《玉台新咏》中有徐悱妇《摘同心支子寄谢娘因附此诗》，故以“谢娘”为谢秋娘之说，恐非。

红烛三句——掩住烛光，垂下绣帘，将入睡，但睡梦中仍然思念郎君，可他哪能知道？

【析】

这是一首女子怀念情人的词作。

上片六句两层。前三句就气象和花树来写女主人公的感受：春雨蒙蒙，柳条丝丝，细雨飘洒，在花木之上，积水渐多，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在宁静的夜晚，听起来好像铜壶的滴漏声。这已写出女主人公在宁静中的不宁静；岂只不宁静，这漏滴之声，简直使她心烦意乱了。故紧接着第二层感受就更为激烈，偶尔听到一两声遥天的雁唳，城上的乌啼，她内心尤为惊异，莫不是漏声惊起了塞雁、城乌。甚至她还觉得画屏上的金鹧鸪，这无生命的东西，此刻也被惊起，要破屏而飞去了。这纯是女主人公在外界刺激下的一些主观感受，化呆为活，假物言人，以显示女主人的心绪不宁，夜不能寐的情状。

《白雨斋词话》说：“惊塞雁三句，此言苦者自苦，乐者自乐。”意思是“塞雁”、“城乌”被惊而飞，当为苦；而“金鹧鸪”在屏上安然不动，当为乐。

《栩庄漫记》评：“全词意境尚佳，惜画屏金鹧鸪一句强植其间，文理均因而扞格矣！”二者说法均未尽善，可资参考。“画屏”一句，是女主人公听到乌、雁之声，同类连及到室内，而见屏上鹧鸪，并无什么深邃寓意。在结构上，为下片写内景作了铺垫。

下片承“画屏金鹧鸪”一气贯下，直写女主人公所居室内的情景：薄雾透过帘幕，使闺人更加惆怅。在红烛斜照，绣帘低垂的华丽洞房里，只有以睡梦来排遣这种闺怨的痛苦。但她又转念一想：梦毕竟是梦，就是梦见了她所怀念的人，而被念者又哪能知道呢？一个“长”字，足见怀念的幽深，梦境的委曲。其柔情缱绻，婉丽入微，正如叶嘉莹《嘉陵论词丛稿》中说：“怨

而不怒，无限低徊。”

其二

星斗稀，钟鼓歇，帘外晓莺残月。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虚阁上，倚栏望，还似去年惆怅。春欲暮，思无穷，旧欢如梦中。

【注】

兰露——兰草上的露珠。

虚阁——空阁。惆怅（chóuchàng 愁唱）：伤感失意。

【析】

这首写少妇晨起登阁，望远怀人。

上片写清晨景象，看上去像是纯客观的描绘，实则是女主人公的主观感受。星稀鼓歇，晓莺残月，是一种清晨景象。“兰露重”三句，是用众多的事物写晨景，兰花带露，柳枝摇曳，落花满地，加重了早晨的色彩，同时也暗示了春残欲暮。在这清丽的物色中，已蕴含着人情的冷寂。

下片展示了女主人公在这清丽的环境中的思想和行动：在空虚的楼阁上倚栏眺望，望她远行的爱人归来，但还是如去年一样，人未归而空留惆怅。

“还似”二字，足见相别之久，怀念之深。“春欲暮”三句，揭示了她思绪重重的心理状态。春天快过去了，人生的青春时光也会渐渐消逝，爱人到底何时来归？他现在情况可好？无穷无尽的思绪缠绕着她，每每想到往日团聚的欢乐，如同在梦中一般。

《白雨斋词话》说：“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此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即上章苦乐之意。颠倒言出，纯是风人章法，特改换面目，人自不觉耳。”此论未免牵强。

其三

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

【注】

金雀三句——追叙相见时闺妇的形象。金雀钗：首饰，即金爵钗，又叫凤头钗。《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红粉面：面涂脂粉。暂：短。

知我意三句——君知我意，我感君爱，两情相合，上天可鉴，所以说“此情须问天”。怜：爱。须：要。应璩《与满公琰书》：“适有事务，须自经营。”

香作穗三句——香烧结成灰烬，蜡烛流着泪，依旧像两人的心意。穗（suì 岁）：原为禾麦之实，后将用丝线等结扎成而下垂的妆饰品也称为“穗子”。这里是指香燃烧后下坠的残灰。韩偓诗：“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山枕腻三句——枕头上沾满油垢，锦缎被褥寒冷，醒来天已将晓。山枕：见温词《菩萨蛮》“其十四”中“山枕”注。锦衾：锦缎缝制的被子。更漏：

见温词《更漏子》“其一”中“漏声”注。

【析】

这首词写少女对负心情人的怨恨。

上片回忆与情人初次幽会的场面。“金雀钗”二句，写她当时的打扮和表情：以“金雀钗”表示她妆饰华美，以“红粉面”表示她美丽含羞。“花里”是幽会的地点，环境与心情是统一的。所谓“暂时”，写出她陶醉于爱情的感受，再长的时间在情人感觉上都是短暂的。“知我意”三句，直表衷肠：你是知道我对你的一片深情的，我也被你给我的爱情而感动，当时，我们相互作了山盟海誓，上天可以为我们作证。

下片写少女对负心人的怨恨：“香作穗”三句，用精妙的比喻，刻画了少女发现情人是辜负了她的一片真情后的内心活动：她与情郎分别很久了，但情人连一点消息也没送来，其心可能如香穗一般成了死灰，根本没有爱的火光了；而少女的忧伤怀念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有日日夜夜如红烛流泪。“香穗”与“蜡泪”对举成文，可见负心之可恨，痴情之可怜。结尾三句，是写她被辜负后的痛苦情状：她病倒了，躺在床上，华美的枕头已污垢了，锦衾也不能给她带来温暖，痛苦折磨着她，不觉更深漏残，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呵！全词对被辜负者曲折痛苦的遭遇和爱悔交加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委婉动人。

其四

相见稀，相忆久，眉浅淡烟如柳。垂翠幕，结同心，侍郎熏绣衾。城上月，白如雪，蝉鬓美人愁绝。宫树暗，鹊桥横，玉签初报明。

【注】

眉浅句——写眉黛色已淡薄，如烟中之柳。

垂翠幕三句——垂下翠色帘幕，结下相爱之心，精心侍奉郎君，以香料熏绣花被子。

城上三句——月夜触景生情，美人愁思至极。蝉鬓：见温词《菩萨蛮》“其五”中注。绝：极。

宫树三句——院内树影昏暗，天空鹊桥横现，报更的人已传签报晓。鹊桥：传说七夕那夜，牛郎织女相会，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风俗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此处指天河。天河位置移动，表明夜间时光不早，玉签：用来报时的器具。《陈书·世祖纪》：“每鸡人司漏传更签于殿，乃令送者必报签于阶石之上，令然有声。”报明：报天明。

【析】

这首词写思妇怀远人。

上片写相忆成梦：前三句写离多聚少，相忆深且久，并用“眉浅”如同淡色青烟，来具体地描绘相忆之人的憔悴面容，形象清晰可睹。后三句以“垂翠幕”转入梦境：在翠幕遮掩下，结下鸳鸯比翼的心愿，接着进入两情融融的境界，“侍郎熏绣衾”。

下片写梦醒愁极。“城上月，白如雪”，是梦初醒时所见：这里只有如

雪的月亮，高挂城头，梦中人不知何处？“蝉鬓美人愁绝”，直写女主人公的无限愁悲。结尾三句，把闺中人的愁容化入树暗、桥横、玉签报晓的景象中，婉丽入微，汤显祖评曰：“口头语，平衍不俗，亦是填词当家。”

其五

背江楼，临海月，城上角声呜咽。堤柳动，岛烟昏，两行征雁分。京口路，归帆渡，正是芳菲欲度。银烛尽，玉绳低，一声村落鸡。

【注】

背江楼三句——背靠江楼，目眺海月，耳闻城头画角之声呜咽。海月：海上明月。角声：画角的声音。画角是古代军中的乐器之一，用来司号令、整军容。《弦管记》：“胡角有双角，即今画角。”据说角上绘有五彩，分长鸣（双角）和中鸣之别，长鸣慢声激昂，中鸣尤其悲切。李贺《雁门太守行》：“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堤柳动三句——堤上柳枝摇曳，岛上暮烟昏暗，远去的鸿雁分成两行。征雁：远飞的雁群。

京口路三句——京口路途中，归舟停泊的渡口上，正是暮春时节，远行的人是否将要启程了？京口：今江苏镇江。芳菲：泛指春天景色。

银烛尽三句——银烛燃尽，玉绳星已下落，忽听村落里，鸡鸣声声，天色将晓。玉绳：星名。在北斗星的第五星北边，共两星。张衡《西京赋》：“上飞闕而仰眺，正睹瑶光与玉绳。”

【析】

这首词的写法比较特别，则思妇和远人并写的。

上片写思妇远望，从夜到晓。前三句写思妇背靠江楼，目眺海月初生，耳听城上角声呜咽；后三句中，堤柳拂动是近景，烟岛朦胧是中景，两行征雁是远景，时间和景物分明，层次井然，这虽是写景，而思妇望归人的情意已灌注其中。

下片是写远人欲归，是变换镜头的写法，从另一方面着手，来升华思妇的感情。以“路”、“渡”显示远人欲归的心意，日夜兼程，“正是芳菲欲度”，点明时已春暮，良辰难再。最后三句亦写从夜至晓，是远人所见所闻，显示了旅途的广阔和清凄，更衬托了行人的“归心似箭”：村落鸡啼，而自己还羁旅在外，怎不急切？

其六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注】

玉炉香三句——写画堂中静景。玉炉：形容香炉精美。偏：单单、偏偏，副词。秋思：秋日的愁思。

眉翠薄三句——写闺妇的形象。眉间翠色已淡薄，鬓发已散乱，秋夜正

长，衾枕凄寒。衾枕：被子和枕头，这里指代床上用物。

梧桐树三句——梧桐叶落，三更雨打，全不理睬闺妇的离别之情，正在苦处。不道：不顾、不管。王昌龄《送姚司法归吴》：“但令意远扁舟近，不道沧江百丈深。”

一叶叶三句——写思妇彻夜未眠，梧桐片片飘落，夜雨点点滴滴，她都听得清清楚楚，直到天明。

【析】

这首词写秋思离情，长夜不眠。

上片写长夜秋思。前三句以香烟蜡泪，寂寞画堂的室内气氛，烘托出秋思萦怀的愁苦心情，“秋思”是上片的关键，而着一“偏”字，极为精妙，使无情的红蜡变得分外有情，红蜡也像不忍看这满怀愁思的画堂中人，陪着女主人伤心滴泪了。后三句紧接秋思，转出女主人公的形象，展示她长夜不寐的秋思苦况：“眉薄”、“鬓残”，是睡卧长时，辗转反侧的情状，“夜长”是感觉的体验，上片的收束处，点出秋思是因为孤独，虽淡淡写出，但情景凄冷，深沉哀怨都含蕴其中。

下片以浅明流利的笔触，用秋夜的典型环境，描摹离情的苦味。彻夜难寐之状附着于夜雨梧桐之景。用“不道”画龙点睛，把景物与人物联系起来，充分表达女主人公的愁苦心情。梧桐雨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无所谓“道”与“不道”，而主人公因为夜长难忍，借物言情，主观感到它们是故意扰乱她的心绪，触动她的离愁别恨，极为自然地把夜间窗外之景与窗内之情融合在一起。末尾三句继续写她的感觉：桐叶飘零，雨声晰沥，阵阵吹进胸扉，滴滴落在心上，是心声，也是泪水；而一“空”字，尤现动中之静，烘托了环境的寂寥。但一夜无眠却终未说破，显得含蓄、深沉而真挚。

归国遥

其一

香玉，翠凤宝钗垂。钿筐交胜金粟，越罗春水绿。
画堂照帘残烛，梦馀更漏促。谢娘无限心曲，晓屏山断续。

【注】

香玉泛指头上精美的首饰。

翠凤二句——具体写首饰。意思是翠凤饰成钗头的宝钗，下垂着穗子；还有钿筐、金粟和交错的彩胜戴在头上。宝钗、钿筐、彩胜、金粟，都是首饰的种类。金粟：桂花也称金粟，因花蕊如金粟点缀枝头，这里的金粟，是指妆饰品的形象如金粟状。交胜：彩胜在头上交错戴着。：见温词《菩萨蛮》“其十三”注。

越罗句——衣用越罗制成，其色如春水碧绿。越罗：古越国（苏杭一带）之地所产罗绸，轻薄美观。

画堂二句——精美的厅堂还燃着残烛，烛光透过帘幕，夜深人静了。梦醒后，更觉更漏声迫促。

谢娘二句——谢娘无限伤心，日光初照，屏风上山景时隐时现。谢娘：见前温词《更漏子》“其一”中“谢家”注。心曲——内心的深处，后来常指心中的委曲之事或难言之情。这里是伤心的意思。

【析】

这首词写美女的情态。

上片香玉、翠凤、宝钗、钿筐、金粟、越罗，均写服饰华丽，琳琅满目，交相辉映，以烘托女子的艳美。

下片写烛残夜尽，美人梦余之后无可名状的心情和屏风上明灭断续的山川。

这首词除了堆积词藻之外，情景都无特色，实属温词中的下品。

其二

双脸，小凤战篋金飏艳。舞衣无力风敛，藕丝秋色染。
锦帐绣帷斜掩，露珠清晓簟，粉心黄蕊花靥，黛眉山两点。

【注】

双脸二句——写头面形象。双脸：两鬓。篋（bì）：梳头的工具，比梳子齿密。小凤战篋：精细的彩凤绘在篋子之上。战篋，即篋子，疑是如篋子形的首饰。《花间集》“战篋”连用二次，均见温词中，双音词。飏（zhān展）：风吹飘动。金飏艳：金光闪闪，艳丽耀眼。全句的意思是：面容美丽，饰有彩凤的小篋子别在头上，闪着金光。

舞衣二句——写穿着。因风停息而浅蓝色的舞衣下垂，显得无力，敛：收敛，引申为停歇。藕丝：颜色之一，见前温词《菩萨蛮》“其二”注。秋色：浅蓝色。

绣帷——绣花帷幕。

露珠句——窗外树上有了露珠，簟席便益觉清凉。温庭筠诗《瑶瑟怨》：“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清：使簟席清凉，形容词使动用法。

粉心二句——写面饰。戴着红心黄蕊色的花靥，眉间涂的黛色如两条远山，花靥（yè 夜）：妇女面上的妆饰物。明杨慎《丹铅录》：“唐韦固妻少为盗所刃，伤靥，以翠掩之。女妆遂有靥饰。”又唐段成式《西阳杂俎》：“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花间集》中，“翠靥”、“花靥”、“金靥”、“金靥子”、“星靥”均指此种妆饰。

【析】

这首也是写美女形象的。

上片小凤、战篋、舞衣、秋色，都是描写女子的妆束。

下片写她的室内陈设和面饰，突出其华艳。

此首与上首一样，正如李冰若先生所指出：“除堆积丽字外，情境俱属下劣。”

酒泉子

其一

花映柳条，闲向绿萍池上。凭栏干，窥细浪，雨萧萧。近来音信两疏索，洞房空寂寞。掩银屏，垂翠箔，度春宵。

【注】

花映二句——花柳相映，正是好景，谁知风吹花落，坠于池上绿色浮萍中。

凭栏干三句——所见远景。凭：倚。萧萧：形容细雨连绵。

近来二句——近来没有远方信息，洞房之中更觉寂寞。疏索（sh 疏）：稀疏冷落。两疏索指双方都未得到音信。洞房：幽深的闺房。庚信《小园赋》：“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地；绿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

掩银屏三句——银色屏风遮掩，翠色竹帘下垂，苦度春夜。箔（bó 伯）：竹帘子。《新唐书·卢怀慎传》：“门不施箔。”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五引《西京杂记》曰：“汉诸陵寝，皆以竹为帘，为水文及龙凤象。”又“昭阳殿织珠为帘，风至则鸣，如金玉珠玑。”所以也称“珠帘”或“珠箔”。

【析】

这首词写女子春日怀远。

上片写她池上闲望，用“花映柳条”领起，“雨萧萧”作结，两句都是写景，前句明丽，后句暗淡，以喻好景不常，美人迟暮。中间三句写女主人公的行动，关键在一“闲”字，以示她凭栏窥浪，全不觉得赏心悦目，纯属百无聊赖。

下片写深闺怀远。“近来”二句是写她的境遇和感受，音信疏索是心情寂寞的原因。洞房寂寞而修饰以“空”字，足以体现其无比遗憾的心绪，与前片的“闲”字相应。最后三句紧承“疏索”、“寂寞”，写女主人公掩屏垂帘，苦度春宵。全词用她的行动来表现了她的内心世界：空虚寂寞，无限惆怅。

其二

日映纱窗，金鸭小屏山碧。故乡春，烟蔼隔，背兰釭。宿妆惆怅倚高阁，千里云影薄。草初齐，花又落，燕双双。

【注】

金鸭——香炉的形状，多用铜制成，内燃香料，用以熏香气。《邺中记》“石季龙冬月为复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意思是香炉用金银雕刻而成。最有名的香炉是铜制博山香炉。《西京杂记》：“丁媛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怪兽，皆自然能动。”

故乡春三句——故乡已是春天，但云烟相隔；香灯熄灭，闺人乡情无限。烟霭（a 矮）：云烟，这里指室内烟雾。背：这里有闭灭之意。兰釭（g ng 刚）：焚兰香膏油的灯。《楚辞·招魂》：“兰膏明烛，华灯错些。”膏，

油脂。古时在燃料中渗以香料，焚时有香气喷出。

宿妆句——意思是带着隔夜的旧妆而凭倚高楼，心情惆怅。

草初齐三句——草刚刚铺遍郊野，花却零落了，燕子来往双飞。

【析】

这首词写一个女子怀乡的心曲。

上片写她在室内怀乡。头两句写晨光透过纱窗，照亮了室内的香炉和屏风上的群山。“碧”字用于句末，分量特重，意脉自局下句“故乡春”相连，由屏山碧翠，联想到故乡的山水也是一派春色，怀乡之情，自在其中。“烟蔼”二句接“金鸭”而写，意思是兰灯已灭，室内的香烟还弥漫着，眼前如隔雾蔼。这就造成了一种迷茫的愁思境界。

下片紧接上片而来，写她思乡的焦渴心情，质朴但露，“宿妆”二句写她未曾梳妆就登高眺望故乡，而所见到的是千里云影，“薄”是因遥远而显得模糊。近看则是芳草平铺，花落燕飞的暮春景色。在这景色中，女主人公惆怅的感情，已不待多言了。

其三

楚女不归，楼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风又起，杏花稀。

玉钗斜簪云鬢髻，裙上金缕凤。八行书，千里梦，雁南飞。

【注】

楚女——泛指南国女子。

楼枕句——写楼阁坐落在小河春水之畔。枕：坐落。

斜簪——斜别着，插着。“簪”作动词用，如“簪花”，即“插花”。

云鬢——古时常常用云形容妇女之发，鬢称“云鬢”，髻称“云髻”。刘禹锡《赠李司空妓》诗：“高髻云鬢宫样妆。”

金缕凤——金线绣成的凤鸟图形。

八行书——指信札，古信笺每页八行。《寰宇记》：“益州旧贡薛涛十色笺，短狭才容八行。”孟浩然《登万岁楼》诗：“今朝偶见同袍友，却喜家书寄八行。”

【析】

这首词是写男子怀念女子，在温词中是少有的。

上片写日夜怀念。“楚女不归”是长久思念之后的深情叹息。“楼枕”四句是写男子所在的客观环境。“枕”字极为生动，既是春水傍楼的实写，又是男主人公枕上长忆，梦随流水的虚拟。“月孤明”中的“孤”字，更是传神之笔。明月自古至今，只是一轮，无所谓“孤”不“孤”，而况月为自然界的无情之物，何生孤独之感？看似无理，实则绝妙；这些都是男子对水、风、花、月等周遭环境的感受，突出了他内心的孤独和冷落。

过片两句，是男主人公仍然沉浸在对楚女的追忆之中，眼前幻化出她美丽动人的形象。末三句写南飞的鸿雁，声声啼叫，打断了他的遐想；他自然地联想到请南飞的鸿雁给楚女带去书信，以抒千里遥想之情。全首“纤词丽语，转折自如，能品也”（汤显祖评语）。

其四

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泪痕新，金缕旧，断离肠。
一双娇燕语雕梁，还是去年时节。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

【注】

罗带二句罗带引来芳香，还系着相别时所赠的红豆。惹：引，这里有带来之意。红豆：又名相思子，生于岭南，果实为荚，种子大如豌豆，色鲜红，有黑色斑点，可供妆饰和药用。《古今诗话》：“相思子圆而红。昔有人歿于边，其妻思之，哭于树下而卒，因以名之。”王维《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泪痕新三句——泪痕日日流，所以“新”；金缕花饰已无心收拾，所以“旧”；离别之情痛苦，所以断。

绿阴浓三句——写春景。绿阴浓郁，芳草幽邃，柳絮狂飞。歇(xi 些)：深邃，这里形容幽深的草丛。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歇欻幽霭，云复霏。”又解：歇，泄也，谓气泄无余也，即芳草长势极盛，已停止生长。

【析】

这首词也是写别情，清新可喜，文意流畅。

上片直吐衷肠。首二句写别后余香犹在，红豆长系，以表不忘；末三句写相思之情，“泪痕新”写别情深切，“金缕旧”写别时长久，“断离肠”写相思痛苦。

下片写眼前景，以景托情。“一双娇燕语雕梁”，既是对往年此时两情融洽的怀恋，又是眼前景色的实录，暗喻着自己的孤寂；犹言双燕呢喃依旧，而人却天各一方。结尾三句是暮春的景象，将别恨寄寓在这“草歇花狂”中，言虽尽而意无穷。

定西番

其一

汉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
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

【注】

汉使句——追述汉朝使节往年的离别。汉使：指张骞。《汉书·张春传》：“骞以郎应募，使月，出陇西，凡西域之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诸国，先后皆定。”张骞死后，西域人常怀念。这里是借对张骞的怀念，以表边疆人民怀念朝廷使节之情。

攀弱柳——攀折细柳枝表示赠别。《三辅黄图》：“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

折寒梅——折梅花赠远人。《荆州记》：“宋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并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一枝春”指一枝春梅。

上高台——征夫游子，常登高台，遥望故乡。《乐府诗集·临高台》解题：“齐谢朓千里常思归，但言临望伤情而已。”

千里二句——千里之外，玉门关一带还是春雪纷飞，雁已来而人未见来。羌笛二句——闻羌笛一声，愁思欲绝，月下独徘徊。羌笛：笛名。《风俗通》：“汉武帝时丘仲作笛，其后又有羌笛。”羌笛出于羌族，今甘肃一带，始为三孔、后有五孔，可吹五音。又：《初学记·乐部》：“风俗通曰：‘笛，汉武帝时丘仲所作也。’按，宋玉有笛赋，玉在汉前，恐此说非也。又马融长笛赋云，近代双笛从羌起。”

【析】

这首词是就题发挥，写西域人对张骞的怀念。

上片写了张骞离别西域时国内地的一个镜头。用折柳、赠梅、送至高台这些传统的形式，表示了西域人民对张骞的怀念。“折柳”、“赠梅”未必实有其事。“上高台”表示依依惜别之状。首句有“昔年”一词，表示是在追叙。

下片转到现实中来，用“玉关”、“春雪”、“雁飞”、“笛声”，突出塞外的地理环境。“雁来人不来”，语浅情深，可见盼望之殷切。结尾用月影徘徊、羌笛悠悠来加深怀念的气氛。

其二

海燕欲飞调羽。萱草绿，杏花红，隔帘拢。
双鬓翠霞金缕，一枝春艳浓。楼上月明三五，琐窗中。

【注】

海燕句——燕子将要起飞时，先理一理它的羽毛。海燕：燕子。古以燕子从海上来，故称。

萱草三句——萱草碧绿，杏花绯红，都在帘栊之外。萱草：见温词《菩萨蛮》“其十三”注。杏花：次于梅而开，五瓣，色白带红，似梅花而稍大，果实可食。帘栊：有帘之窗。《说文解字》段注：“与栊，皆言横直为窗棂，通明。”即窗户格子。

双鬟二句——双鬟戴着碧霞色的玉石和金丝制成的首饰，看去好像春天里一朵盛开的鲜花。

楼上二句——楼上正是十五明月高照之时，琐窗中之人，浓妆对圆月，别有情思。

【析】

这首词写新妆初罢的少女形象。

开头一句用海燕初飞兴起少女新妆，给人一种轻盈明丽的感觉。接着用“萱草绿”，“杏花红”二句，刻画少女新妆时的美好环境，烘托了少女开朗而欢快的情绪，使之活动于草绿花红的画面中，为下片突出人物衬托了背景。

下片写妆后的少女形象。“双鬟翠霞金缕”，突出妆饰的艳丽；“一枝春艳浓”，以比喻少女如花，与李白《清平调》“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意境相似。后二句，将少女置于月圆之夜。这时，少女的情怀，并未写出，她究竟有何感触呢？给了读者以思索的余地。然而，“琐窗中”三字，岂不是透露出淡淡的清凄之感么？

其三

细雨晓莺春晚。人似玉，柳如眉，正相思。罗幕翠帘初卷，镜中花一枝。肠断塞门消息，雁来稀。

【注】

罗幕二句——写美人初起，帘幕初卷，对镜自照，美如花枝。

肠断二句——飞雁不传塞外征人的信息，思念之情，使人肠断。塞门：塞外关口。颜延年《赭白马赋》：“简伟塞门，献状绛阙。”李善注：“塞，紫塞也。有关，故曰门。”崔豹《古今注》：“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肠断：表示极度悲切。《世说新语·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

【析】

这首词写少妇对征人的怀念。

上片是泛写晚春景色和人物形象，把春景与人面自然地结合起来。“柳如眉”，既写了春柳，又写了人面。“正相思”，表现了在暮春环境中人物的活动。

下片转入具体刻画。帘幕初卷，美人初起。以应“晓莺”。晓妆对镜，如花一枝，以应“人似玉”。“肠断”二句，以应“相思”，结构紧凑，浑然一体。

杨柳枝

其一

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春风伴舞腰。正是玉人肠绝处，一渠春水赤栏桥。

【注】

宜春苑——秦宫名。《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又《三辅黄图》：“宜春宫本秦离宫，在长安城东南，杜县东，近下杜，又有宜春下苑。在京城东南隅。”庾信《春赋》：“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著春衣。”唐代改建为曲江，今陕西长安县南。

闲袅句写杨柳细柔，迎风轻舞，与舞女的细腰相媲美。闲：闲适。袅（ni o 鸟）：同“嫋”，形容细长柔软的样子。

正是句——美人见景生情，柳色依旧，人事已非，不禁愁肠欲绝。玉人：这里指宫女。《晋书·卫玠传》：“玠总角羊车过市，见者皆以为玉人。”

赤栏桥——桥名，疑在宜春苑附近。这里写美人自伤，见一溪春水，潺潺流过赤栏桥下，更添悱恻之情。据《通典》记载，隋开皇三年筑京城，引香积渠水，自赤栏桥经第五桥西北入城。

【析】

这首词是借咏柳来表现舞女感物自伤的。或咏杨柳本身，或借咏人事，写得流利晓畅，摇曳生姿，情致缠绵。清词人郑文焯在《大鹤山人词论》中说：“飞卿《杨柳枝》八首，终为宋诗中振绝之境，苏黄不能到也。唐人以余力为词，而骨气奇高，文藻温丽。”这首词正是如此。

“宜春苑外”和“闲袅春风”两句，一“外”一“闲”，将舞女的被遗弃巧妙地渗透到咏柳的词句中，即现在虽是春风习习，柳条婆婆，可是已不复在宜春苑内翩翩起舞了，而只能是柳条舞腰，寂寞相对！这两句是从侧面写的。“正是玉人”和“一渠春水”两句，是正面深入，直接抒写舞女的愁怀：面对春风杨柳，舞女不禁感物自伤了。特别是这赤栏桥边，碧柳夹道，依依可怜；赤栏桥下，春水潺潺，则使人更为伤情。词的节奏舒缓，《栩庄漫记》评道：“风神旖旎，得题之之神。”

其二

南内墙东御路旁，须知春色柳丝黄。杏花未肯无情思，何事行人最断肠？

【注】

南内——天子的宫禁叫“大内”，简称“内”。据《旧唐书·玄宗纪》载，“兴庆宫”在“隆庆坊”，本玄宗故宅，在“东内”之南，故名“南内”。白居易《长恨歌》：“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御路：皇宫内的道路。

须知句——要想知道春色，须看柳丝颜色是否嫩黄。

杏花二句——意思是杏花也不愿做无情的草木，含情默默；为何行人却着意于柳，见之而引起极度的思念呢？何事：何用、何须。陶潜《饮酒》诗

之二：“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

【析】

这首词写的是春柳杏花之中，行人伤别。

“南内墙东”一句，暗切杨柳；“须知春色”句，明写柳色，似从李白诗句“春从柳上归”和“柳色黄金嫩”化出，为后两句张本。“杏花未肯无情思”，用杏花与柳枝对比，推进一层，说明杏花亦能含情。“何事行人最断肠？”是写行人在杏花柳色之中，而最引人伤别的，还是柳枝，这就把柳色春思更推进了一层。最后一句用疑问语气，又未直接写柳，但柳的艺术魅力，已在其中了。

其三

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

【注】

苏小——苏小小，南齐时钱塘一带的名妓，才盖群士，容貌绝美，其家门前多柳。

鲜毵句——描写细柳如金线，轻轻地拂着平桥。毵毵（s n s n 三三）：形容细长的样子。

朱门——富豪人家的大门，常漆朱红色，据《晋书·麴允传》载：允，金城人，与游氏世为豪族，西洲为之语曰：“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析】

这首词将婀娜多姿的柳丝，写得生动形象。“万条”，言其多；“金线”，言其细。用一“拂”字，将柳丝写活，静中有动。“黄莺不语”、“深闭朱门”、言环境幽静；“东风起”、“伴舞腰”，又写柳枝动态，使人把舞女的纤腰与柳枝的细柔联系起来，更感到柳枝婀娜可爱。

其四

金缕毵毵碧瓦沟，六宫眉黛惹香愁。晚来更带龙池雨，半拂栏于半入楼。

【注】

金缕句意思是金色的柳丝与碧绿的瓦槽交相辉映。金缕：指柳条。碧瓦沟：屋上碧绿的琉璃瓦槽。

六宫句——宫女们见了柳枝而引起了春愁。六宫：古代天子立六宫。《周礼》：“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郑玄注：“六宫者，前一宫，后五宫也，三者，后一宫，三夫人一宫，九嫔一宫，二十七世妇一宫，八十一御妻一宫，凡百二十人。”眉黛：同粉黛，指代妇女。古时妇女以黛色（青黑色的颜料）画眉。《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龙池——池塘名，在唐玄宗故宅。玄宗故宅在隆庆坊，宅中有井，井溢

成池，中宗时，井上常有龙云呈祥，所以称“龙池”。唐沈佺期有《龙池篇》诗，专咏此事。这里是说宫中的细柳，受到了龙池雨的滋润。

【析】

这首词写宫女望柳自伤。

首句写宫女所在的环境，金黄柳丝与碧瓦沟交相辉映，点出柳条，为后面张本。次句写环境中的人物，用“六宫”，可见非一二人；用“眉黛”，可见此辈年轻、娟秀。一“愁”字，份量甚重，是一篇之主。一“惹”字，将自然柳色与宫女愁思联结起来，“惹香愁”三字，含情深邃，句意翻腾，愁思无限，三、四两句又着墨于柳，形象地交待了“愁”的原由。傍晚，柳丝在微风细雨的沐浴之下，仿佛带着皇帝的恩泽，故意娇宠多情，拂栏入楼。而长期被幽禁在深宫里的少女们。见此景岂不自伤？

其五

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堤。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

【注】

馆娃——春秋时吴国宫名。据《越绝书》载，吴王于研石山置馆娃宫。传说西施至吴，吴王夫差筑此宫以住西施。左思《吴都赋》：“幸乎馆娃之宫。”此宫旧址在今江苏省吴县西南灵岩山上。《吴郡志》：研石山一曰灵岩山，上有吴馆娃宫、琴台等。

邺城——三国时魏都，今河北省临漳县，曹操曾筑铜雀台在此。

远映句——写远方柳影与征帆相映，近处柳丝轻拂长堤。

系得句——写柳丝牵系着公子们迫切的归心。意思是见柳而引起乡愁。

系：连结，拴着。王孙：贵族的后裔，泛指富贵人家的子弟。刘安《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又：杜甫《哀王孙》：“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古时也表示对青年人的敬称，《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不关芳草句——意思是见芳草也会引起思归之情，今见柳枝，同样也产生思归之情，不必与芳草有关。

【析】

这首词写柳条给思妇的感受。

“馆娃”句写柳所在之地，“远映”句是思妇所见，“馆娃”和“邺城”，都是与美女有关的地方。西施曾居于馆娃宫中；邺城有铜雀台，杜牧《赤壁》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曹操姬妾歌女，都住在此地。这里用这两个地名，也含有思妇以美人自况之意。越觉己美，春思愈切，于是举目眺望，所见只是远近垂柳，拂堤映帆。由征帆而想起远去的征人。“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二句，是思妇由柳条而产生的奇异想象：芳草可以使游子怀乡，柳条虽不是芳草，然而它也像芳草一样碧绿，而且还有袅袅长丝，它足以牵住远游的人儿，使他思归更切。《栩庄漫记》评曰：“声情绵邈，系字甚佳。”

其六

两两黄鹂色似金，袅枝啼露动芳音。春来幸自长如线，可惜牵缠荡子心。

【注】

黄鹂——黄莺，色黄而艳，嘴淡红，鸣声悦耳。《诗经·周南·葛覃》：“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陆玑疏云：“黄鸟，幽州人谓之黄莺，一名仓庚，一名黄，齐人谓之搏黍。”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袅枝句——写黄鹂在柳荫晨露中婉转啼鸣。袅枝：柳枝柔细摇曳。芳音：形容啼声优美清脆。

春来二句——春日，杨柳本身就条条如长线，可喜的是它还能牵缠住游子的归心。幸自：本自。韩愈《楸树》诗：“幸自枝条能树立，可烦萝蔓作交加。”可惜：可爱、可喜，赞叹之辞。意思是荡子之心难牵缠，可喜那条条柳丝，还能将此心系住，使之思归。荡子：久游在外而忘返之人。《古诗十九首》：“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析】

这首词是写少妇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开头两句写双双黄鹂鸣叫于带露的柳枝之间，这既是少妇所见所闻的实况，又有起兴的作用，因景生情，产生了对久游在外的丈夫的怀念。后两句的写法与上首一样，少妇的思绪由柳丝扩展开去，想象柳丝一条条如长线，也许能将游荡忘返的人心牵住，使他回到自己的身边来。设想奇妙，堪可玩索。

其七

御柳如丝映九重，凤凰窗映绣芙蓉。景阳楼畔千条路，一面新妆待晓风。

【注】

御柳——皇宫中的柳树。

九重——指皇宫，极言其深远。《楚辞·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

凤凰句——雕有凤凰的花窗与绣有荷花的窗帘相映生辉。芙蓉：荷花。《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景阳二句——写宫内楼边的条条道路上，柳枝千丝万缕，一抹青色，好像美丽的宫女们新妆一样清丽，迎接着晨风的吹拂。景阳楼：宫内钟楼。据《南齐书》载，齐武帝以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宫人闻钟声早起妆饰。

【析】

这首词写皇宫柳色如着新妆。

“御柳如丝”句，写了一幅广阔的春柳画面：“凤凰窗映”句，绘出了富丽堂皇的宫室。“景阳楼畔”句，又将场面拉开：“一面新妆”句，将柳

枝比拟成如美丽的宫女们着上新妆一样，一派春色，迎风飘舞。短短四句，开阖有致。

其八

织锦机边莺语频，停梭垂泪忆征人。塞门三月犹萧索，纵有垂杨未觉春。

【注】

织锦句——写一边织锦，一边听到黄莺连连啼叫的声音。

梭——织机上的梭子。

征人——远征的人。

塞门二句写塞外苦寒，三月还如冬天一般，景物萧瑟，即使有垂杨树，也感觉不到春天的气息。塞门：见温词《定西番》“其三”注。

【析】

这是一首劳动妇女的怀远之词，在温词中是极少见的。

第一句点出人物：织妇；时间：春天；地点：室内织机边。第二句直接写织妇“垂泪忆征人”。三、四句进一步刻画思妇忆征人的细腻而曲折的心理状态：她见到关内已是春意盎然，自然也想到丈夫所在之处，也一定是春光大好，丈夫也会想到她；但是她又怀疑了，丈夫是在塞外苦寒之地，阳春三月，那里还是万象萧索，只怕杨柳都生长不了；转而又想，即使有了杨柳，也不会像内地这样，变得绿叶青枝，丈夫又哪里能察觉到春天来了呢？这正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意，翻而用之，情意真挚，读来感人甚深。

汤显祖评曰：“《杨柳枝》唐自刘禹锡、白乐天而下，凡数十首。然惟咏史咏物，比讽隐含，方能各极其妙。……此中三五卒章，直堪方驾刘白。”

南歌子

其一

手里金鸂鶒，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注】

手里二句——手里玩弄着金鸂鶒，胸前绣着凤凰花纹，这是写富贵公子的形象。又解：这二句，一指小针线，一指大针线，小件拿在手里，所以说“手里金鸂鶒”；大件绷在架子上，俗称“绷子”，占言“绣床”，人坐在前，约齐胸，所以说“胸前绣凤凰”，和下面“作鸳鸯”对照，结出本意。这是写女子的形象。

偷眼句——偷偷地用眼去打量。形相(xiàng 象)：察看、打量，唐代俗语。曹唐《小游仙诗》：“万树琪花千圃药，心知不敢一形相”。

不如二句意思是不如就这样嫁与他，做一对鸳鸯。从：任从，随意。与：给，后省宾语“他”。

【析】

胡国瑞先生在《论温庭筠词的艺术风格》一文中说：“《南歌子》七首，前后一贯，写一对青年男女从追慕而相思而欢合而又相思……辞藻仍极艳丽，但仍使读者感到新鲜活泼，乃是其中表现的男女感情非常坦率鲜明。”

这第一首是写女子的心愿。

首二句用“鸂鶒”和“凤凰”对举，刻画女主人公所见到的少年的风流形象，同时引起下文“作鸳鸯”的愿望。“偷眼暗形相”是写女子的行为，一“偷”一“暗”又一“相”，使她的大胆而又略带羞涩的表情跃然纸上。

“不如从嫁与，作鸳鸯”，是她偷打量了少年后的思想活动，直率、深情，韵味隽永。温词富丽婉转，然亦有以直快见长者。正如清谭献《评词辨》中云：“尽头语，单调中重笔，五代后绝响。”

其二

似带如丝柳，团酥握雪花。帘卷玉钩斜，九衢尘欲暮，逐香车。

【注】

似带句——意思是女子的腰，好像柳一样苗条。据《南歌子》首句一般的语法结构，“似带”、“如丝”都是形容柳的，即像带子像丝线一般的垂柳。这里以柳代女子之腰。

团酥句——写女子的手脸白嫩，如雪如酥。酥：凝固的油脂，形容丰润柔嫩。握雪花：形容手上也着脂粉，如握雪花之洁白。

帘卷句——玉钩斜挂卷帘。

九衢二句——意思是繁华的道路口来来往往的车马，灰尘弥漫。时临暮色，男子的心，还留连着那辆华丽的车子。衢(qú 渠)：四通八达的道路口。

《尔雅》：“四达谓之衢。”香车：华贵的车马。卢照邻《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七香车就是多种香料涂饰的华贵车子。

【析】

这首词是写男子对女子的追慕。

“似带如丝”，“团酥雪花”，是男子所见到的女子的美丽形象，即形如柳丝轻盈婀娜，色如雪花丰润光洁。“帘卷玉钩斜”等三句，写男子对女子的倾慕之情：他见到女子乘坐着华丽的车子，车帘卷起，玉钩斜悬，在繁华的道路上驶过，他留连忘归，时近暮色，他的心，还追逐着远去的香车。短短五句，写尽了缠绵缝缕之情。

其三

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终日两相思，为君憔悴尽，百花时。

【注】

堕句——意思是低梳 堕髻。 堕：发髻所梳的形状。古乐府《陌上桑》：“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倭堕，即“堕”，又写作“ ”。顾况《宜城放琴客歌》：“头髻 手爪长。”

连娟句——画着纤细的连娟眉。连娟：又写作“联娟”，弯曲细长的样子。宋玉《神女赋》：“眉联娟以娥扬兮，朱唇的其若丹。”李善注：“联娟，微曲貌。”

【析】

这首词写女子对男子的思念。

头两句以“低髻”、“细眉”勾画出女主人公姣好的形象。“终日两相思”，直写她俩的相思之情，用了“两”字，暗示男方亦有情。后两句写百花时，因思君而憔悴不堪，以花貌与容貌对举，造语功深。《白雨斋词话》评：“低徊欲绝。”

其四

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倚枕覆鸳衾，隔帘莺百啭，感君心。

【注】

脸上句——脸上被金霞照映，光辉灿烂。金霞：指帐中的妆饰物所放射出

的光彩。《赵飞燕外传》：“真腊夷献万年蛤，帝以赐后，后以蛤装玉成金霞，帐中常苦满月。”细：指闪光点点。

眉间句——垂至眉间的翠钿因光照而显得更碧。或解：头上翠钿深插垂至眉间。

倚枕句靠着枕头盖上了鸳鸯绣被。

【析】

这首词续写女子对男子的相思。

开头两句写女子卧于金帐中的神情，平淡闲适，通过对面部的刻画表现

出来。“倚枕覆鸳衾”，写女主人公倚枕独眠。“隔帘”二句，说明时已暮春，黄莺百啭，这就引起了女主人公的惜春怀春之情，更感念情人的深情厚意。从“覆鸳衾”到“莺百啭”，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恐此期间，相思正苦。

其五

扑蕊添黄子，呵花满翠鬟。鸳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对芳颜。

【注】

扑蕊句——取花蕊之色而饰容貌。蕊（ruì）：花蕊。黄子：指面妆饰，古妇女额间点黄。见温词《菩萨蛮》“其三”注。又，古妇女面也用上的花靛饰之。

呵花句——吹花后把花满戴于发髻之上。呵花：用口吹花朵，写戴花的动作，翠鬟：头发所梳的形状。翠，形容发色光润青黑。

鸳枕句——鸳鸯绣枕与枕前屏风上的山色相辉映。

月明句——正是十五月圆之夜，月色格外明朗。

对芳颜——意思是男子欣赏着姑娘美丽的容颜。

【析】

这首词写男女双方幽会的情景。

开头两句写女子着意妆饰，表现了她准备欢会时喜悦的心情。后三句是对相会时的具体描写，文笔简洁，含而不露。

其六

转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花里暗相招，忆君肠欲断，恨春宵。

【注】

转盼句——写眼光流盼如秋波般清澈、闪耀。转盼：目光左右地扫视。

娉婷（píngtíng 兵亭）：形容姿态秀美。辛延年《羽林郎》：“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后来多用于妇女。

暗相招——偷偷地相互打招呼，这里指幽会。

【析】

这首词写欢会分别后，男子对女子的思念。

开头三句是写男子对幸福欢会的追忆。“转盼”二句，是他追忆中的女子的美丽形象；“花里”一句是追忆中欢会的地点。这三句纯是以女方的倩影衬托男子的情思。后二句直抒相思情深，春宵难遣。

其七

懒拂鸳鸯枕，休缝翡翠裙。罗帐罢炉熏，近来心更切，为思君。

【注】

懒拂三句懒得走抹拭鸳鸯枕上的灰尘，也不去缀缝裂开了的翡翠裙，罗帐里也不再燃香炉熏杏。翡翠裙：绣有翡翠鸟的裙子，与第一句“鸳鸯枕”对文。罢：停止。熏：古时围炉燃香料，熏烤衣服和被帐等物，取其香暖。

【析】

这首词写女子对男子的相思。

开头三句用“懒拂”、“休缝”、“罢熏”说明女主人公无心料理枕帐裙饰等琐事，从而充分表现她那相思时的无聊情绪。后二句是对前三句的补充，人明原因；也是更进一层地直抒思念之情。

这一组壤《南歌子》词正如陆游所秤：“语重工妙，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李冰若在《棚庄漫记》中也说这七首词“有《菩萨蛮》之缔艳，而无其堆砌。天机云锦，同其工丽”。

河渚神

其一

河上望丛祠，庙前春雨来时。楚山无限鸟飞迟，兰棹空伤别离。何处杜鹃啼不歇？艳红开尽如血。蝉鬓美人愁绝，百花芳草佳节。

【注】

丛祠——树丛中的古祠，《史记·陈涉世家》：“令吴广之次近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

楚山二句——楚地山岭连绵无尽、飞鸟徘徊；在船上见景生情，空有离别之痛。棹：同耀，船桨。这里以“桨”代船，兰棹指用兰香木所造的船，泛指精美的船。

蝉鬓二句——美人蝉鬓更薄，愁苦到了极点，而自然界却正是百花争艳、芳草如茵的最佳时节。

【析】

这首词写女子伤别。

上片立足于“望”，着眼于“别”。“河上”点明女主人公所在船上。“丛祠”以下，皆为望中所见，也渗透望中所感：春雨蒙蒙，正好巧妙带出离别时的迷茫心境；江天寥阔，楚山有情，鸟似恋春而迟飞，这实在也是离人情怀的曲折表达、感情的外射；“兰棹”句更为婉转深透，见船而联想到郎君的远离。而棹从水中举起，水珠滴下，也有如惜别的眼泪，更修饰以“空”字，无情有理，进入一层，看似痴想，实则深厚，不言人情而人情自见。

下片紧接上片的一个“伤”字，纵笔驰骋，远扬开去。开始二句借物寄怨。杜鹃的啼叫声是“不如归去”，杜鹃花开，夫君应该返回。而现实是他偏偏离去了，这正好反衬出离情的痛楚。思路回环，笔情跳脱，并用“不歇”状声，“如血”烘色，更使哀情激越，如泣如诉。末二句用人美、时美，反衬伤时、伤怀。

其二

孤庙对寒潮，西陵风雨萧萧。谢娘惆怅倚兰桡，泪流玉箸千条。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回首两情萧索，离魂何处飘泊？

【注】

孤庙句——孤庙迎着阵阵寒冷的江涛。

西陵——峡名，今湖北宜昌县西北，又名夷陵，为长江三峡之一。《水经注》：“江水又东，径西陵峡，山水纡曲，绝壁或千丈许，林木高茂，猿鸣至清，山谷传响，冷冷不绝。”这里是指孤庙所在地。

兰桡（ráo 饶）——划船的桨。《淮南子·主术》：“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楚辞·九歌·湘君》：“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这里是指船边。“兰桡”形容船精美芳香。

玉箸（zhù 助）——或写成“玉筯”。箸是筷子，这里是指眼泪，形容泪珠

下流，一条条如“玉箸”。冯贽《记事珠》：“鲛人之泪，圆者成明珠，长者成玉箸。”李白《闺情诗》：“玉箸日夜流，双双落朱颜。”

暮天句——黄昏时，怀着愁绪，听《思归乐》。思归乐：这里指杜鹃啼声。杜鹃鸟叫声，近似“不如归去”，所以有“思归乐”之名。元稹《思归乐》诗：“山中思归乐，尽作思归鸣。”白居易《和思归乐》诗：“山中独栖鸟，夜半声嚶嚶，似道思归乐，行人掩泣听。”又解：《思归乐》为曲调名，又称《思归引》，《文选·石季伦思归引序》：“困于人间烦黷，常思归而永叹，寻览乐篇有《思归引》，倘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

山郭——“郭”本为外城，即城外加筑的一道城墙。《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这里是指山的边缘。《汉书·食货志下》：“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其中“郭”即边缘的意思。

回首句——回想被思者和思者，由于离别，音息难通，好像情意疏淡了。萧索：缺乏生气，这里有冷淡的意思。

离魂句——指所念之人离别后，不知飘泊到何处？离魂：指离别之人的魂魄，与“别魂”意相同。江淹《别赋》：“知离梦之踟躅，意别魂之飞扬。”

【析】

这首词也是写女子伤别的。

上片开头二句，刻画了她伤别时的特殊环境：西陵孤庙、风雨潇潇、寒流无尽，中间着一“对”字，言其地别无他物，显示出环境空旷、寂寥、冷落，渲染出一种愁苦的气氛。“谢娘”二句具体刻画女主人公倚舟怀人的伤痛之情。泪流千条，极言其凄怆。

过片二句写女子所闻、所见、所感：所闻为杜鹃思归之鸣，愈增离人日暮愁思；所见早梅已放，香满山郭，好景已不为己所留，以乐景写离愁，倍觉伤怀，且“早梅”又暗与前面“寒”字合；所感则为离恨而已。末二句双起单承，用“萧索”突出思者与被思者的情状，十分痛惜。这是她的推想：是不是因为离别后，音信难通，而使情感冷淡了呢？心上的人如今又飘泊到何处了呢？末尾以问语出现，推进一层，表现了思念之切，也突出了女主人公此刻茫然无依的心绪。

其三

铜鼓赛神来，满庭幡盖徘徊。水村江浦过风雷，楚山如画烟开。离别樽声空萧索，玉容惆怅妆薄。青麦燕飞落落，卷帘愁对珠阁。

【注】

铜鼓二句——铜鼓敲响，赛会迎神来了；满庭院的旌旗羽盖来回飘扬。

铜鼓：古代南边少数民族的乐器，如坐墩，中空，满鼓皆有细花纹，四角有小蟾蜍，两人抬着走，击之声如鼗鼓。《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在交趾（今越南一带）得骆越铜鼓。赛神：赛神会，又称“赛会”。唐代风俗，在神诞生之日，具备仪仗、金鼓、杂戏等，迎神出庙，周游街巷。幡（fan 番）：一种窄长的旗子，垂直悬挂。盖：荷盖，像伞一样的仪仗器物。这两句写赛会的热闹场面。

水村二句——水村里、江边上，好像风行雷过，楚山烟雾消散，清丽如

画。

浦：水滨。风雷：形容迎神之车马声如风雷震荡。

橹声——离别时船桨击水的声音。橹（lǔ）：大船桨，用人摇动而拨水，使船前进。

青麦两句——麦色青绿，燕子自由地飞来飞去，女主人公在珠阁之上，卷起帘幕，愁对春景。青麦：麦青时节，约夏历三月。落落：形容燕子飞行悠然自在的样子。珠阁：华丽的楼阁。“卷帘愁对珠阁”应理解为在珠楼中卷帘愁对帘外春色。

【析】

这首词是写别易会难的怨艾。

上片初看是写赛神会的盛况：山村江浦，铜鼓声声，幡盖阵阵，车驰风雷，何等热闹。赛会一过，烟开云散，楚山历历，何等空寂。这虽只是就题写来，而却别有深意：以赛会的两个场面，喻神之来去自由，反衬出人别易会难，去而不归。可以说这几句是从旁以横笔铺写的。

下片则是中锋纵笔，抒写人情。“离别”句是追忆兰舟送别的苦况：橹声似也因惜别而萧索，衬托别情难耐；“玉容”句写女主人公因离别而惆怅消瘦。末二句写她深感聚首不易，后会难期，怀远之时，卷帘只有空阁相对！而暮春三月，麦草青青，紫燕双飞，更使她触景伤怀，倍增其怨。《栩庄漫记》评道：“上半阙颇有《楚辞·九歌》风味，‘楚山’一语最妙。”

女冠子

其一

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

【注】

含娇二句——带着娇态，含着微笑，隔夜的翠眉已薄，脸上的胭脂已淡，而仍然显得美丽。宿翠残红：指脸上的残妆，未重新打扮。窈窕（yōu tiǎo 咬挑）：形容女子文静而美丽。《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有形容少年美貌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寒玉二句——晶莹的玉簪寒如秋水，帷幕的轻纱如卷碧烟。“簪”、“卷”，都是动词。

雪胸句——在鸾镜中，微露如雪的胸脯。鸾镜：见温词《菩萨蛮》“其十”注。

琪树句——女主人如亭亭玉立的琪树，在凤楼之前。琪树：仙家的玉树。李绅《诗序》：“琪树垂条如弱柳，一年绿，二年碧，三年红。”《竹林诗评》：“邱迟之作，如琪树玲珑，金枝布护。”凤楼：泛指华丽的楼阁。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这里是指仙家所居之楼。

寄语句——指女方寄言给自己的伴侣，劝之早日求道成仙。寄语：传信。青娥：扬雄《方言》：“秦谓好曰娥。”“青娥”指美丽的少女。江淹《水上神女赋》：“青娥羞艳。”

【析】

这首词完全只着意于女道士的容貌刻画，结尾二句写其心愿，都无深意。

其二

霞帔云发，钿镜仙容似雪，画愁眉。遮语回轻扇，含羞下绣帷。玉楼相望久，花洞恨来迟。早晚乘鸾去，莫相遗。

【注】

霞帔三句——彩霞般的披肩，云一般的鬓发，镶金的镜子里，出现了她如雪洁净的容貌，她对镜正画着略带愁意的蛾眉。霞披：彩色的披肩。钿镜：用金片妆饰的镜子。

遮语二句——写女主人含羞的姿态，回转轻扇遮着面说话，含着羞涩放下锦绣帷幕。

玉楼二句——写女主人望女伴早日来到。花洞：百花遍开的仙洞。意思是站在玉楼上盼女伴已久，恨女伴来迟。

早晚二句——写女主人的愿望：自己迟早总要乘鸾而去，希望女友不要遗弃。鸾：仙人所乘坐的鸾凤之类。据《集仙录》载，天使降时，鸾鹤千万，

众仙毕集，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

【析】

这一首与前一首一样，也是写女道士的，全是铺陈外貌妆束，无可取之处。

玉蝴蝶

秋风凄切伤离，行客未归时。塞外草先衰，江南雁到迟。
芙蓉凋嫩脸，杨柳堕新眉。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

【注】

秋风二句——秋风飒飒，景物凄凉，使人感伤离别，想到远去的亲人还未回返。

塞外二句——边塞的草木早已枯黄，而鸿雁南飞，为何到迟？雁到迟：语意双关，有“雁书”到迟之意。

芙蓉二句——如荷花一样美丽的面容已显凋谢之意，如柳叶一样的黛眉已枯萎斜坠。芙蓉：荷花。堕：下落。这里指眉色淡如枯柳。

【析】

这首词写闺人秋日怀远。

上片开头二句，一写往日离别，一写今日望归，双起单承。而秋风则是共同的典型环境，由“伤离”而“未归”，其间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出语看似平淡，而词情酸楚，韵调悲凄，后二句全由“未归时”展开，写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塞外”句一笔宕开，设想远人所在的地域状貌，“江南”句由远及近，由“塞外”而“雁”，由“雁”而连及远人的书信，线条明晰，思远情致描摹深透，一种细腻之情洋溢字里行间。“草先衰”，“雁到迟”，足见地远天遥。上片在时间与空间上回环跳跃，把殷切怀人的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过片句写女主人公的形象：嫩脸憔悴，如荷花凋落，愁眉懒画，皆因行客未归，结尾二句，总揽全章，纵笔写情：草木凋落的秋天，本来就使人悲凉，在思妇看来则更增愁情，而这种伤心的境况又有谁知道呢？语语沉痛，字字泪珠，以歌当哭，哀思无限。《白雨斋词话》评：“塞外十字，抵多少《秋声赋》。”又评：“飞卿词‘此情谁得知’、‘梦长君不知’、‘断肠谁得知’，三押‘知’字，皆妙。”

花间集卷二

温庭筠 十六首

清平乐

其一

上阳春晚，宫女愁蛾浅。新岁清平思同辇，怎奈长安路远？
凤帐鸳被徒熏，寂寞花锁千门。竟把黄金买赋，为妾将上明君。

【注】

上阳——唐代宫名，今洛阳市境内。《新唐书·地理志·元河南志》：“东都上阳宫，在禁苑之东，东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

宫女句——暮春时节，宫女们带愁的蛾眉黛色已淡薄。

新岁句——新的一年来到，正是太平日子，宫女们都盼望着能与皇帝同车游览。清平：世道太平。辇（niǎn 碾）：古时用人力拉的车子，后多用来指皇帝坐的车。《通典·礼典》：“夏后氏末代制辇，秦为人君之乘，汉因之。”《一切经音义》：“古者卿大夫亦乘辇，自汉以来，天子乘之。”

怎奈句——无可奈何，长安离上阳路程遥远。怎奈：怎能奈何，没有办法的意思。长安：唐代君王所住之地，京都。这里说“长安路远”，含意是君王与宫女们的关系疏远。

凤帐句——绣有凤彩的罗帐，绣有鸳鸯的锦被熏香也是枉然。徒：空，白白地。

寂寞句——花枝封住了重门，门内无限寂寞。锁：封闭住。

竟把二句——争着把黄金去买辞赋，请为她呈送给英明的君王。黄金买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序》：“汉武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幸。”这里用此典故，表示宫女的愁苦以及她们的愿望。

【析】

这首词是写宫怨。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的荒淫，成千成万的青年女子被幽禁在皇宫之中，消磨了宝贵的青春和人生。宫怨词无论从哪个角度写来，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宫女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不满，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这首词的上片是写宫女春晚愁容，以及新的一年给她带来的新的希望和失望。

下片写她孤独、寂寞的环境，纯是以物寄怨。鸳被徒熏，宫门重重，花感寂寞，人何以堪！“竟把”句写其最后的希望与挣扎，饱含着泪水。

其二

洛阳愁绝，杨柳花飘雪。终日行人恣攀折，桥下水流呜咽。
上马争劝离觞，南浦莺声断肠。愁杀平原年少，回首挥泪千行。

【注】

洛阳二句——春暮之时，洛阳城内，杨花柳絮如雪飞舞，少年见景生情，愁思至极。

终日句——来往行人，从早到晚，都有随意攀折柳枝的，以资赠别。

马上二句——在将行时，争着劝酒，表示送别之意；南浦传来了莺啼声，听了更加伤心。觞（shāng 伤）：酒杯。离觞是离别时所用的酒器。南浦（pǔ 谱）：泛指送别之地。浦是水边的意思。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愁杀二句——由于离别而使少年十分悲伤，他依依不舍，回首相顾，泪流纵横。愁杀：说明愁到极点。平原：古地名，战国时赵国的都邑，今山东平原县。

【析】

这首词写平原年少，霸陵惜别。

上片“洛阳愁绝”一句，点明地点，立出主脑。“杨柳花飘雪”一句则交待时节，烘托环境，春残时暮，物候感人。后两句补写愁绝之由，是因为终日行人折柳送别，更用呜咽流水渲染离愁的气氛。

下片写惜别留饮。“马上”言别在即刻，“争劝离觞”言情深意厚。“南浦”言已分别，“莺声断肠”言离情痛楚。最后点出主人公不忍离去之状，与“愁绝”相应。

通篇用“花飘雪”、“水流呜咽”、“莺声断肠”、“挥泪千行”这些具体可感的形象，把不可捉摸的离愁，完全写出，感人至深。《白雨斋词话》评：“上半阙最见风骨，下半阙微逊。”

遐方怨

其一

凭绣槛，解罗帷。未得君书，断肠，潇湘春雁飞。不知征马几时归？海棠花谢也，雨霏霏。

【注】

潇湘——两条水名。《山海经》“潇水，源出九巖山，湘水，源出海阳山。至零陵合流而于洞庭也。”

春雁（ydn 燕）——春日雁往北去。梁刘孝绰《赋得始归雁》诗：“洞庭春水绿，衡阳旅雁归；差池高复下，欲向龙门飞。”这里是说雁飞来又飞去了，而征人却至今未归。

征马——以“征马”概括“征人”。

海棠二句——暮春之时，海棠花谢，细雨连绵。

【析】

这首词写女子春日凭栏怀人。

起二句一“凭”一“解”，连续两个动词，写出女主人公有所怀而心绪不宁。“未得君书”为凭栏解帷之由。“断肠”二字，一气直下，也是凭栏时所见所感：潇湘春雁，按时归去，人不如鸟，归期渺茫。最后以景结情，将无限遐思，织入海棠花谢雨蒙蒙之中，神致宛然，饶有情味。语句也比较朴质。

其二

花半坼，雨初晴。未卷珠帘，梦残，惆怅闻晓莺。宿妆眉浅粉山横。约鬟鸳镜里，绣罗轻。

【注】

坼（che 撤）——裂开。这里指花朵半开。

珠帘——用珠玉所饰的帘子。《初学记·器物部》：“戴明宝历朝宠幸，家累千金，大儿骄淫，为五彩珠帘，明宝不能禁。”又《汉武帝故事》：“上起神屋，以白珠为帘箔，耿渭押之，象牙为箴。”

宿妆句——隔宿的妆淡了，眉黛浅了，眉深如望远山，眉浅则如望“粉山”。

约鬟句——对着镜子束发。约：束，动词。鬟：头发的形状。李贺《美人梳头歌》：“香鬟堕髻半沉檀。”

绣罗——绣花罗裙。

【析】

这首词只是写一妇人梦后无名的惆怅。

开头四句写女主人公在小雨初晴、花将绽朵的早晨，珠帘未卷，而被晓莺惊醒。后三句写她醒后及临镜梳妆的形象。词多意少，味同嚼蜡。

诉衷情

莺语，花舞，春昼午，雨霏微。金带枕，宫锦，凤凰帷。柳弱蝶交飞。
依依，辽阳音信稀，梦中归。

【注】

莺语句——意思是，莺啼叫，花飞舞，正是春天中午时。

霏微（fēi wēi 菲围）——细雨弥漫的样子。

金带枕——以金带妆饰的枕头。曹植《洛神赋》李善注：“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

宫锦——皇宫中所用锦绸之类，这里指床上用的被垫均用宫锦所制，言其富丽。

凤凰帷——绣有凤凰的帷帐。

辽阳——今辽宁省辽河以东，当时是边防要地，征戍之人所居。崔道融《春闺诗》：“辽阳在何处？莫望寄征袍。”沈佺期《古意》诗：“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梦中归——梦中见到征夫归来。

【析】

这首是写思妇对征夫的怀念。

开头两句平列四种景物，显示春昼、莺啼、花飞、雨洒的环境，接着用“金带枕、宫锦、凤凰帷”三种饰物突出女主人公室内华美的陈设，上片景物和饰物之间没有承接的关系，又没有感情的融注，使人只觉得是丽辞的堆积，后四句却比较好。以蝴蝶依依双飞，兴起自己的孤独，触发对征夫的怀念。“辽阳”点明所忆的是征夫，“音信稀”是现实，“梦中归”是无可奈何的想象。

思帝乡

花花，满枝红似霞。罗袖画帘肠断，卓香车。回面共人闲语，战篋金凤斜。惟有阮郎春尽，不归家。

【注】

花花——言花朵繁多，即花花朵朵之意。

罗袖句——女子穿着罗衣，面对画帘，思念情人肠欲断。

卓香车——立在散发芬芳的车上。卓：站立。香车：古代车乘求其精美，常用优质木材造成，饰以珠玉，涂以香料。《初学记·器物部》：“三云辇，七香车。”

战篋句——饰有金凤花纹的战篋斜簪于发际。

阮郎——泛指心爱的男子。据《神仙传》和《续齐谐记》载，汉明帝水平时，刻县有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采药，迷失道路，忽见山头有一颗桃树，共取食之，下山，得到涧水，又饮之。行至山后，见有一杯随水流出，上有胡麻饭屑。二人过水行一里左右，又越过一山，出大溪，见二女容颜绝妙，唤刘、阮二人姓名，好像旧时相识，并问：“郎等来何晚也！”因邀还家，床帐帷幔，非世所有。又有数仙客，拿三五个桃来，说：“来庆女婿。”各出乐器作乐，二人就于女家住宿，行夫妻之礼，住了半年，天气和暖，常如春二、三月。常闻百鸟啼鸣，求归心切。女子说：“罪根未灭，使君等如此。”于是送刘、阮从山洞口去。到家，乡里怪异，经查寻，世上已是他们第七代子孙。二人于是又想回返女家，寻山路，不获，迷归。至太康八年，还不知二人下落。以后诗词中就常用“刘阮”、“刘郎”、“阮郎”来指久去不归的心爱男子。

【析】

这首词写妇人春怨。

“花花，满枝红似霞”写春景烂熳绚丽。三、四两句写妇人于画帘之内，伤怀已极，故立车遣愁。后四句摄取对话的特写镜头：回头闲聊，神态绰约；“唯有”二句，是妇人之言，实为衷曲，揭出“肠断”之由。

梦江南

其一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注】

极——顶端。这里是指怨恨的终点就在“天涯”。天涯，这里指代远在天边的爱人。

山月二句——山、月、水、风不了解思妇的感情，而让眼前的落花纷飞。

【析】

这首词写思妇恨远。

开头两句作急切语，以“天涯”指代远离不归的人，于“恨”之前修饰以“千万”，可见其恨远之深长。后三句就眼前之景写离恨之情：山月、水风、碧云，本是客观的事物，无所谓“知”与“不知”，而女主人公却把它们作为埋怨的对象，以为是山月不解人事而故意窥人；水风不理怨情而将落花飘于眼前；暮云悠悠，更牵动了她无休无止的离恨。这全是用景象表现、衬托人物的心理，蕴藉含蓄，情意不尽。正如胡国瑞先生在《论温庭筠词的艺术风格》一文中所说的：“似清淡的水墨画，避去其所习用的一切浓丽辞藻，只轻轻勾画几笔，而人物的神情状态宛然纸上。”

其二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注】

斜晖句——夕阳西斜，余晖忽隐忽现，含情脉脉；流水东去，悠悠自乐。脉脉（mòmò 默默）：形容含情而不用很明显的方式表达时的状态。悠悠（yuyuy 幽幽）：形容从容不迫，悠然自得的样子。

白蘋洲——长满了蘋草的小洲。蘋（pín 贫）：水草，叶浮水面，夏秋开小白花，所以称“白蘋”。赵微明《思归》诗：“犹疑望可见，日日上高楼，惟见分手处，白蘋满芳洲。”又：《唐宋词选注》以“蘋”为“浮萍”，《诗经·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朱熹注：“蘋，水上浮萍也，江东人谓之蘋。”洲：江中的小陆地，白蘋洲本有实地。《白香山诗集》补遗卷上《送刘郎中赴任苏州》诗，汪立名注引《太平寰宇记》：“白洲在湖州蘋溪之东南，去洲一里。洲上有鲁公颜真卿芳菲亭，内有梁太守柳惲诗《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蘋，日暮江南春。’因以为名。”这里的“白蘋洲”，不必实指此地，而泛指水中小洲。

【析】

这首词写女子终日盼远人归来的一片痴情。作者全以素描的手法，勾画了一幅完整的艺术画面。

起首二句，用“梳洗罢”、“独倚”两个连续的动作，表现她急切盼归

人的情绪。“独”字是其孤寂的写照，“江楼”点出地点。后面三句，从“江楼”前着笔，也是“望”中之景。江楼前景物万千，而女主人公只看到了“帆”、“斜晖”、“水”、“白蘋洲”，这是与她的思想感情紧密相连的。离人去时是从江上乘船，他回来也定然会乘船的，故她只是细细辨认过来的帆船。“千帆”喻其在江楼所数船之多，所认船之细，所盼之切，所望之久。“皆不是”饱含着失望与哀怨。七字之中，跌宕转折，曲尽情意，渗透了希望喜悦与忧伤的感情。结尾二句，实处写景，虚处传神，景与情合，生动贴切，将思妇缠绵、凄清怅望之情合盘托出。恰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所评：“绝不着力而款款深深，低徊不尽，是亦谪仙才也。吾安得不服古人？”

河传

其一

江畔，相唤，晓妆鲜。仙景个女采莲，请君莫向那岸边。少年，好花新满船。红袖摇曳逐风暖，垂玉腕，肠向柳丝断。浦南归，浦北归？莫知。晚来人已稀。

【注】

江畔三句——江边采莲女相唤，其晓妆鲜艳。

仙景二句——美景中来了个采莲女，请你莫要向那岸边。这两句是船夫的所见和说话，意思是希望漂亮的采莲女，不要往少年所在的岸边去游玩。

仙景：风景幽美如仙境。个女：一个少女。

少年二句——那边满插鲜花的船上，乘坐着一个少年。这两句是女子所见。

红袖三句——采莲女的红袖迎着暖风摇曳飘动，采莲时垂下如玉的手腕，她的心已飞向少年所在的柳荫之处。柳丝：指少年停留之处。肠断在这里是指感情深切、盼望急切。

浦南归三句——这是采莲女见少年后的感情变化，已被情绪所迷，不辨归宿，即想：从南浦回家？还是从北浦回家？主意难定。又解：指采莲女不见少年，猜想：“他是从南浦去了呢？还是从北浦去了呢？不知道。”

晚来句——已近傍晚，人越来越少了。

【析】

这首词写采莲女对少年的倾慕。

上片开头四句勾勒江南清晨中的采莲少女，景美，人更美。“江畔、相唤”四字写尽江南采莲女天真烂漫、嬉笑相招的情态。后三句笔锋转至少年，为船夫指引之词。两层之间，似断实联。

下片头三句笔墨又落到采莲女，重彩点染她们于和风吹拂、柳丝荡漾之中红袖摇曳、玉腕戏波的动人形象，并巧妙点出采莲女对少年的倾慕，“肠”指女方，“柳丝”指男方，“肠断”中用“向柳丝”三字隔断，用法别致。结尾二句写采莲女对少年可望而不可即的失意心情。“浦南”，“浦北”是女子的自度之词，见其魂牵梦绕，不知所归，直到天晚人稀的恍惚状态。

其二

具一湖上，闲望，雨萧萧。烟浦花桥路遥，谢娘翠蛾愁不消。终朝，梦魂迷晚潮。荡子天涯归掉远，春已晚，营语空肠断。若那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

【注】

湖上三句——谢娘所见湖上景色。萧萧：或写作“潇潇”，形容刮风下雨的状态。

烟浦二句——望着烟雾笼罩的湖边花桥，更觉路途遥远，谢娘此刻愁绪

萦绕，翠眉紧蹙。谢娘：泛指思妇。见温词《更漏子》“其一”注，翠蛾：翠眉。

荡子三句——离家之人远在天涯，将要回来的船离此地是这么遥远呵！春已暮，听莺语声声，使思妇空断肠。归棹：归舟，以棹代船。

若耶三句——在若耶溪西畔的柳堤上，思妇盼郎归，可是却听不到郎的马叫声。若耶溪：水名，今浙江绍兴县南，传说西施曾在此处浣纱。此言“若耶溪”，是以西施之美自喻。

【析】

这首词写游春女子对情人的思念。

上片，“湖上”是游春之处，“望”为一篇之主干，而冠以“闲”字，足见女子并无心游春，只不过借景遣愁而已。“雨萧萧”三句是望中之景：烟雨蒙蒙，柳浦花桥，一片迷离。“路遥”一词带出望中之情，既是景的结束，又是后三句的起始，且为下片张本，真是天衣无缝之笔，转换自然。“谢娘”三句是女主人公望中的神态，愁思与带雨的晚潮混在一起，如幻如梦，没完没了。

下片顶承“路遥”，写情人远在天涯，归期难测，辜负春光，莺语断肠，怨人及物。结尾写女主人公所居之地，也是与情人分别之处，景物依旧，千里人遥，连马嘶声也听不到，只有堤柳如丝，无限凄然。

其三

同伴，相唤，杏花稀。梦里每愁依违，仙客一去燕已飞。不归，泪痕空满衣。天际云鸟引晴远，春已晚，烟霭渡南苑。雪梅香，柳带长，小娘，转令人意伤。

【注】

依违——原意是形容声音忽离忽合。曹植《七启》：“飞声激尘，依违厉响。”这里是指人的离合，重在离。仙客：古人指某些特异的动植物。这里是指“鹤”，相传仙人多骑鹤，所以称之为“仙客”，或称“仙禽”。

天际三句——见云鸟飞于天际，越感晴空辽远。春已暮，烟云中渡过南苑。云鸟：云间飞鸟。引晴远：使人觉得晴空宽阔辽远。“晴”与“情”谐音，是双关语，“引晴远”含有将感情引到远方之意。

【析】

这首词写女子对情人的怀恋。

上片从与同伴的谈话中表达相思之情。前三句写在杏花凋落的时刻，同伴相招，互诉心曲。后四句为女主人公的独白：她在梦里都十分担心相聚又散，这是想象；而现实是情人远行，如鹤去，如燕飞，音讯不归，聚首谈何容易，只有空留泪痕沾衣，可见想念情切。

下片写由念而怨，自怨自伤，恨己不如鸟，高翔远引，追随情人！春晚烟深，梅香柳长，一春已过，情人不归，令人神伤！

《河传》三首，句式长短错落，转韵频繁，促节繁音，结构起伏，曲尽情意。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评说：“《河传》一调，最难合拍。飞卿振

其蒙，五代而后，便成绝响。”这是很有道理的。通篇句断而意不断，展转相连，融成一片，既有完美的意象，又有活泼的节奏美。

番女怨

其一

万枝香雪开已遍，细雨双燕。钿蝉筝、金雀扇，画梁相见。雁门消息不归来，又飞回。

【注】

香雪——指春天白色的花朵，杏花或梨花均可。《花间集》中用“香雪”一词共五处，三处是指花如白雪，如：温词中“万枝香雪开已遍”，《菩萨蛮》“杏花含露团香雪”，毛熙震《菩萨蛮》“梨花满院飘香雪”，两处是指女子白肤如雪：张泌《满宫花》“娇艳轻盈香雪腻”，魏承斑《渔歌子》“蛟绡雾縠笼香雪”。

钿蝉筝三句——言双燕飞于画梁之上，又见到了女主人的钿筝金扇。

钿蝉筝：筝上用金片作蝉妆饰。金雀扇：绘有金雀的扇子。

雁门——指雁门关。《山海经》：“雁门，雁飞出于其间。”旧址在山西省代县西北雁门山上。《代州志》：唐置关于绝顶，两山夹峙，形势雄险，自古为戍守重地。这里泛指西北边塞。消息：指远征夫君的音信。

【析】

这首词写女子触景伤怀。

女子在杏花开放的日子里，于细雨中看到旧时双燕又嬉戏于梁间，于是想到她远征在边塞的丈夫，是在这个时候离家的，现在燕子飞回，而征人一点消息都没有。“钿蝉”两句意在突出女主人公的青春美丽，加强怀念之情。

其二

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香。

【注】

碛（qì 弃）——水中沙滩，此处指沙漠。

玉连环——《战国策·齐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以玉连环。”这里是指征人的用具，如铁链之类的东西。

金镞箭——征人所用武器之一。

锦屏——有彩画的屏风。

【析】

这首词写征人忆家，在温庭筠词中是比较有特色的。

开头两句写边塞环境：沙漠千里，大雪狂飘，塞雁惊飞。“玉连环”二句写征人的装束，可见征战之苦，战情之急。“年年”承上启下，因战情紧，故“年年征战”；因征战苦，故年年、日日忆家。结末二句，纵笔远扬，推进一层，不说自己忆家，而为女子着想，因离恨而画楼冷落，锦屏寂寞，又想象家中的杏花开放。可谓曲尽人情。

荷叶杯

其一

一点露珠凝冷，波影。满池塘，绿茎红艳两相乱。肠断，水风凉。

【注】

凝冷——凝聚着清冷。

绿茎句——绿色的枝干，红色的花朵，杂在一处，月色下分辨不清。这里指荷池晓景。

肠断——这里是魂断之意，形容神情入迷。

【析】

这首词写破晓时的荷塘景色。

前四句写波光荷影，露珠滴滴，绿茎红花，缭乱其间，清丽可爱。后两句写情，面对清凉的水风，神情悠然。《栩庄漫记》评道：“全词实写处多，而以肠断二字融景入情，是以俱化空灵。”

其二

镜水夜来秋月，如雪。采莲时，小娘红粉对寒浪。惆怅，正思惟。

【注】

镜水二句——秋月照水，水平如镜，月光如雪。

小娘句——少女红润的粉面映照着碧色的寒水。红粉：红粉面。寒浪：形容池水清冷明澈。

【析】

这首词写月夜采莲女的惆怅。

波平如镜，秋月如雪，采莲女子面对寒浪，产生了惆怅之情。这里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天地，她的惆怅，是因为感到采莲辛苦劳碌？还是觉青春虚度？或者是别有情怀？

其三

楚女欲归南浦，朝雨。湿愁红，小船摇曳入花里。波起，隔西风。

【注】

楚女——泛指南国女子。

南浦——泛指送别之地。浦（p 普）：水边，岸边。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湿愁红——红指荷花，即雨湿带愁的荷花。

隔西风——小船已去远，隔风相望，所以说“隔西风”。

【析】

这首词是写少女驾舟归去的一霎那所引起的淡淡哀愁。

这哀愁是岸上送者的哀愁，也是少女的哀愁，只是送者并未出场，却从行者眼里写出。首二句点明主人、情事、地点、环境。特别用雨湿花红烘托气氛。花红无所谓愁与不愁，但在朝雨归去的离人眼里，却带上了愁的轻纱。小船驶入花丛，本是极美的境界，只是风起波掀，人又远去，无影无踪，倩影留在眼前，哀愁注满心田。

胡国瑞先生在《论温庭筠词的艺术风格》一文中评这两首词说：“曲调节拍短促，而韵律转换频数，这类词调形式与五、七言诗大异其趣，确足令人一新耳目。”他还说：“虽整体如此短小，作者却能以少许断续的线条，绘成一幅饶有情趣的人物小景。”

皇甫松，生卒未详，字子奇，自号“檀栾子”。新安（今浙江建德附近）人。行事也不可考，只知是皇甫湜之子、牛僧孺之甥，未曾入仕。

他的词措词闲雅秀丽，特具爽朗之致，难入侧艳一流。李冰若的《栩庄漫记》对皇甫松的词作了极为恰当的评价，说他的词“秀雅在骨”，如“初日芙蓉春月柳，庶几与韦相同工”。

天仙子

其一

晴野鹭鸶飞一只，水荇花发秋江碧。刘郎此日别天仙，登绮席。泪珠滴，十二晚峰高历历。

【注】

鹭鸶——鸟名，体长一尺许，羽色纯白，嘴长而尖，颈细长，头部后端有白色长羽毛，背胸部有蓑毛饰羽，捕食鱼类，又称“白鹭”。杜甫《绝句》“一行白鹭上青天”即指此。

水荇（hóng 红）——植物名，“蓑”或作“荇”，又称“荇草”、“游龙”、“石龙”，高五六尺，叶大，茎叶带红色，秋日开花，红色或白色。又解：水荇谓之荇菜，其茎中空，又谓“空心菜”。

刘郎二句——刘郎那日与天仙告别后，登上了人间的坐席。刘郎：指刘晨，这里泛指所爱之士。见温词《思帝乡》中“阮郎”注。绮席：富丽的席坐，这里指由仙境回到人间。天仙：指天台山神女，刘晨、阮肇所遇者。

十二峰——巫山以上，群峰连绵，其尤突出者有十二峰。李端《巫山高》：“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明陈耀文《天中记》曰：巫山十二峰为望霞、翠屏、朝云、松峦、集仙、聚鹤、净坛、上升、起云、飞凤、登龙、圣泉。古对十二峰名称说法不一致，元刘壎《隐居通议》据《蜀江图》所列名，多独秀、笔峰、盘龙、仙人，而无朝云、净坛、上升、圣泉。历历：形容物象清清楚楚。

【析】

这首词是就题发挥，咏刘郎在天台山遇神女的事，但只截取了离别的一个场面。

首二句用“晴空”、“碧江”、“花发”渲染离别的环境，用“鹭鸶飞一只”起兴，引入刘郎别天仙的咏叹。末二句写别情。“十二晚峰高历历”一句以景结情，融情于景，凄寂无限。《白雨斋词话》评：“飞一只便妙，结笔得远韵。”

其二

踯躅花开红照水，鹧鸪飞绕青山嘴。行人经岁始归来，千万里。错相倚，懊恼天仙应有以。

【注】

踯躅花——植物名，四、五月开红花，漏斗状，形似杜鹃花，又称“红踯躅”、“山石榴”、“映山红”等名。

青山嘴——山口。

错相倚——言天仙错依靠了人间的刘晨，不能白头偕老。倚：依靠。

懊恼句——即天仙烦恼懊悔是有原因的。懊恼（ào nǎo 奥恼）：心中懊悔烦恼。以：因，缘由。

【析】

这首词与前一首一样，也是就题发挥。不同的是，此首写天人相隔，恼恨全同。

花开照水写环境，以“鹧鸪飞绕青山咀”写刘阮经岁而归人间的依依之情。最后不写刘阮恼恨不能复返，却从天仙懊恨人神千里之遥，不复再见，更觉深透一层。《白雨斋词话》评：“无一字不警快可喜。”

浪淘沙

其一

滩头细草接疏林，浪恶罾船半欲沉。宿鹭眠鸥飞旧浦，去年沙嘴是江心。

【注】

罾船渔人之船。罾（zeng 增）：一种甲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鱼网。

宿鹭眠鸥——指浦上栖歇的水鸟。鹭：白鹭，见皇甫松词《天仙子》注。

鸥：（u 欧）水鸟，捕食鱼类，头大，嘴扁平，翼长而尖，羽毛多白色，又称“沙鸥”。

沙嘴江口处积沙所造成的小洲。

【析】

这首词从自然景物中写时事的盛衰之感。

开头两句写滩头林草相接，江中渔船沉浮的客观环境，为后两句生发开去作了准备。第三句是过渡，写一个极细的镜头：鸥鹭犹恋旧地，可是时过境异，旧地难寻了，由此道出最后一句寓有哲理的句子：“去年沙嘴是江心”！形象地说明沧海桑田，倏忽变迁的深刻道理，汤显祖在评《花间集》中说：“桑田沧海，一语道破，红颜变为白发，美少年化为鸡皮老翁，感慨系之矣。”

其二

蛮歌豆蔻北人愁，蒲雨杉风野艇秋。浪起鸂鶒眠不得，寒沙细细入江流。

【注】

蛮歌句南方人唱豆蔻歌北方人听了发愁。蛮：泛指南方的人。豆蔻（kòu 扣）：植物名，多年生草木，高一丈许，夏日开花，黄白色，产于岭南，果实芳香，可作药。豆蔻花含苞待放时称含胎花，古人常以此来指代美丽的少女。杜牧《赠别二首》之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这里是指南方边人以咏豆蔻为歌。北人：北方人。

蒲雨句——蒲草丛中，杉树林里，风雨潇潇，小船在秋江里荡漾。蒲（pú 仆）：植物名，多年生草本，生池沼中，高五六尺，叶可作席、扇，又称香蒲。杉（sh 沙）：常绿乔木，树干高而直，叶子细小针状，果实球形。蒲雨杉风：蒲丛杉林被风雨笼罩。艇：小舟。《释名·释船》：“二百斛以下曰艇，艇，挺也，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乘行者也。”鸂鶒（jī o j ng 交京）：一种水鸟，或作“交精”，头颈皆赤褐色，体上面多白，胸背有疏松之毛，曰蓑毛，杂有绿色，喙长脚高，产于我国南部，又名“赤头鹭”、“菱鸡”。

【析】

这首词言在此而意在彼，隐含各人处境不同，欢戚也不一样。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说：“此首也有受谗畏讥之意，寄托遥深”。这是很有见地的。

首句在慨叹之中，深藏着对人生的切身体验。以下三句，撇开欢歌而写

自愁。这一“愁”是用一个深秋寒夜、蒲雨杉风、江流细细的环境来表现的。“浪起鸂鶒眠不得”是主人公愁思的外射，不言己愁而愁自出。结尾一句，潜藏着人生的无限慨叹，事物之变，如细沙暗流。

杨柳枝

其一

春入行宫映翠微，玄宗侍女舞烟丝。如今柳向空城绿，玉笛何人更把吹？

【注】

行宫——皇帝出行时所住宿的处所。白居易《长恨歌》：“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

翠微——原意指山岚。这里是说林木茂密的青翠色。

玄宗——唐玄宗李隆基，迷于声色，其统治时期政治黑暗，社会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发生了安史之乱，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国家衰败。

侍女——侍奉玄宗的宫女们。

舞烟丝——指宫女舞腰袅娜，如烟柳之丝。

更把吹——再把玉笛吹。

【析】

这首词借咏梨园歌舞，寄寓了对唐玄宗行乐的幽讽。

首句从题写来：春到行宫，杨柳碧翠。第二句逆写玄宗在时，梨园弟子，舞腰袅娜，如烟柳柔条。这两句关题写情，现在过去，双管齐下。第三句再转到写现实，杨柳依旧，而满城皆空，远非昔日。“空城”二字，含蕴特深，充满了深沉的低徊慨叹。最后笔锋直指唐明皇，当年他吹《杨柳枝》调的玉笛尚在，而人已无影无迹了。神完气足，在婉转的吟咏中，深含讽谕之意。

其二

烂熯春归水国时，吴王宫殿柳丝垂。黄莺长叫空闺畔，西子无因更得知。

【注】

烂熯——万紫千红的景象。水国：水乡，指吴越一带，水网湖泊地区。

吴王宫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宫殿。即馆娃宫，旧地在江苏省吴县西南灵岩寺一带。

西子——西施。春秋时越国美女。据《吴越春秋》载，西施是苕萝山卖薪者之女，越王勾践为吴国所败，退守会稽，知吴王夫差好色，欲献美女以乱其政，得西施与郑旦二人。于是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乃令范蠡献之，吴王大悦，果迷惑忘政，后被越所灭。《越绝书》：“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析】

这首词咏西施，寄寓了作者对她深切的同情。

首二句是一层，写江南水国，春光烂熯，吴宫垂柳，依稀旧时。把西施入吴的历史故事，纳入了形象的词句中。后二句又是一层，从西施所住过的空闺着笔，听到凄清的黄莺的啼声。而这声音，西子却没法听到了。怀古之

情，怜爱之心，豁然露出。

摘得新

其一

酌一卮，须教玉笛吹。锦筵红蜡烛，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

【注】

酌一卮——饮上一杯酒。酌（zhuó 浊）：饮。卮（zhī 知）：古代饮酒的器皿。

须教句——须让玉笛吹奏乐曲伴饮。

锦筵——指富丽的筵席。

繁红——指开得烂熳的各种鲜花。

【析】

这首词写及时行乐，但也带着时代的阴影。

首言以声乐佐酒，次言佳肴良宵。“莫来迟”为全词之主。结束用花红不常，一夜风雨，总要凋落作比，以喻时不待我，好景难留，莫使落红遍地，一树空枝，徒有惆怅。及时行乐的后面深藏着隐痛。况周颐在《餐樱馆词话》中就说过，这首词“语淡而沈痛欲绝”。

其二

摘得新，枝枝叶叶春。管弦兼美酒，最关人。平生都得几十度，展香茵。

【注】

管弦二句——音乐加上美酒，最能诱人激情。管弦：以乐器代音乐声。兼：并有。关人：关系到人的情怀，与“关情”同意。

平生二句——一生能有几十回，得到这样铺展芳香垫席的好时机。茵（yīn 因）：垫子，褥子。这二句话的意思是：在春日芳草如茵的时节，对酒听曲，一生难得几回。

【析】

这首词与前一首词所写的内容完全一样，深感良辰难再，须得及时行乐。

梦江南

其一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

【注】

兰烬落——兰烛所烧的灯花下落。烬（jìn 近）：灯烛燃烧后的残灰。

屏上句——由于烛光将灭，所以屏风上的美人蕉颜色转暗。

闲梦——悠然而进入梦境。

人语句——在驿站的小桥边相互倾诉衷肠。

【析】

这首词写对江南的留恋。

起笔写烛烬夜深，室内昏暗，就是美丽的画屏也模糊不清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主人公进入了梦乡：江南梅熟，夜船吹笛，风雨潇潇，桥边人语。梦境逼真，风情如绘，皆由对江南留恋所致。全词情味深长，色彩清丽，充满诗情画意，堪称佳作。

其二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注】

帘旌（jīng 精）——窗帘上端的妆饰。“旌”的本义是旗帜中的一种，这里指帘额一类的妆饰品。

秣陵——金陵，今南京市。

笙（shēng 生）——古代的一种管乐器，用若干根竹管联排成环形，吹出不同的音阶。古代常用“笙歌”泛指奏乐歌唱。

【析】

这首词也是用写梦境来追忆江南往事。

开头二句写主人公久久未能入睡，虽是早寝于楼，但直到残月西斜，还无睡意。“下帘旌”三字把不眠的情况全然写出。不眠则多思，有所思则有所梦。“梦见”以下皆写梦境：江城桃花怒放，柳絮纷飞，他所留恋的姑娘独坐于花柳之下而吹笙。美景欢情，笔调轻灵。

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说：“这两首纯以赋体铺叙，一往俊爽。”

采莲子

其一

菡萏香莲十顷陂，举棹，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注】

菡萏（hàndàn 翰淡）——荷花。《诗经·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朱熹注：“菡萏，荷华也。”

陂（b i 杯）：水池。《说文解字》“陂”字下段玉裁注曰：“陂得训池者，陂言其外之障，池言其中所蓄之水，故曰‘叔度汪汪，若干顷陂’，即谓千顷池也。”这里“十顷陂”即言“十顷池”。

举棹——此处“举棹”与下面的“举棹”、“年少”，均无实际意思，是采莲歌中的“和声”，如今人唱号子时“嘿嗨”、“哟嗨”之类。刘永济先生在《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中指出：“此二首中之‘举棹’、‘年少’，皆和声也。采莲时，女伴甚多，一人唱‘菡萏香莲十顷陂’一句，余人齐唱‘举棹’和之。”

鸭儿——船家所喂养的小鸭。

【析】

这首词写出了采莲女子的活泼嬉戏情态。

首写荷花满陂，香闻十里的背景以及采莲女子贪玩而忘了采莲的情景。后二句是一个特写镜头，也是“贪戏”的进一步形象写照，欢笑之声可闻，活泼之状可见。汤显祖评道：“人情中语，体贴工致，不减睹面见之。”

其二

船动湖光滟滟秋举棹，贪看年少信船流年少。无端隔水抛莲子举棹。遥被人知半日羞年少。

【注】

滟滟（yànyàn 燕燕）——湖水荡漾闪烁。

信——任，听船自由流动。

无端——无由、无故地。

【析】

这首词写采莲女子大胆而娇羞的神态。

第一句写出在波光荡漾的湖面上活跃着一群采莲姑娘。第二句一个“信”字，一个“贪”字，既见少年之可爱，又见采莲女的思慕之心。第三句用“抛莲子”的动作，写出采莲女子对少年一往情深。最后一句转折，活现出少女的娇羞之态。况周颐《餐樱庑词话》评：“写出闺娃稚憨情态，匪夷所思，是何笔妙乃尔！”

韦庄 二十二首

韦庄（约公元836年—公元910年），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五十九岁才中进士，曾任校书郎、左补阙等职。后入蜀为王建赏识，任掌书记。王建称帝，韦庄为相。

韦庄出身于没落贵族，屡试不第，浪迹江南，于干戈骚屑之中渡过了大半生。

韦庄的词，虽也是以女人相思为中心，但风格与温庭筠迥异。他善于以清新明白的语言，婉变细腻的文笔写离愁别绪，而又能灌注自己的真情实感，故格外感人。花间一派诚然创始于温庭筠，而实由韦庄才门庭昌大，他的清丽隽逸、温馥可喜的作风，启发了当时的大小词人，并开蜀中文字隆盛的先声。这就是韦庄与温庭筠并提，而又高于温庭筠的地方。实属花间派中最有成就的词人。

前人对韦庄的词的评论中，有许多精到之处。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韦端己词似纤而直，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也说他“尤能运密入疏，寓浓于淡，花间群贤，殆鲜其匹”。

浣溪沙

其一

清晓妆成寒食天，柳球斜袅间花钿，卷帘直出画堂前。
指点牡丹初绽朵，日高犹自凭朱栏，含颦不语恨春残。

【注】

清晓——清晨。

寒食——古时节令名，在农历清明前一或二日，《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

柳球——妇女头上的一种妆饰品。间（jiàn见）：相隔、相间，动词。

初绽（zhàn占）——刚刚开放。绽：裂开。

含颦（pín频）——含着愁意。皱眉忧愁的样子。

【析】

这首词写女子杯春。

上片开始用“清晓妆成”点明了时间和人物的身份。“柳球”句，明为写物，实则写人，女子的婀娜情态隐约可见。紧接着直到下片用了一连串的动作：“卷帘”、“直出”、“指点”、“凭朱栏”、“含颦”等显示她对春天的热爱与珍惜。“卷帘”句见其爱春心切；“指点”句见其赏春的喜悦；“日高”句见其爱春之情深，由此结出“含颦”句，“恨春残”全由惜春，真切感人。“春残”照应首句的“寒食天”，收拢全章。

其二

欲上秋千四体慵，拟教人送又心忪，画堂帘幕月明风。此夜有情谁不极？

隔墙梨雪又玲珑，玉容憔悴惹微红。

【注】

秋千——游戏之一种，以彩绳系索悬于架上，女子坐板用手推送于空处，来回荡摇。据《古今艺术图》载，秋千本山戎之戏，齐桓公北伐，始传中国。字亦作“秋千”，楚俗谓“施钩”。苏轼《春宵》：“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慵（yōng 雍）——困倦无力。

拟教句——打算教人来推又心中害怕。拟（nǐ 你）：打算。忪（zhōng 中）：惊惧。

谁不极——谁人不心切。极：心迫急。

梨雪——梨花如雪。

玲珑——纯洁晶莹的样子。

憔悴（qiáocuì 桥翠）——形容人面瘦弱，精神不振。

惹——引出，这里是带着的意思。

【析】

这首词写一荡秋千女子的残春伤感。

上片开头两句铺写女主人公想荡秋千，但觉无力，想教人送而又不放心的怦怦不安的心情。“画堂”句点明这时的地点：“画堂”前；环境：“月明风”，由此开出下片。

过片“此夜”顶承“月明风”，明写女子的感慨：良辰美景，谁不尽情享受？随之，思路又转移到物象上——“隔墙梨雪又玲珑”。看似与上句脱节，实则意脉不断。以梨花开得洁白透亮，显示花繁春残，加强了“此夜有情”句的份量。最后用女子的憔悴微红面容，表现其微弱的感伤情味。

其三

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窗纱，小楼高阁谢娘家。暗想玉容何所似？
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

【注】

背窗纱——掩闭着窗纱。

谢娘家——所恋女方之家，见温庭筠词《更漏子》“其一”中注。

簇（cù 促）——聚集一团。

【析】

这首词写一青年对所钟情的女子的怀念。

上片起笔“惆怅梦馀”四字，刻画了他因思念而成梦，梦醒后又惆怅的心理变化。“山月”以下是梦后室外、室内的环境。这环境与梦后的心情是一致的。“小楼”句既是梦中之境，又为玉容所居之地。

下片“暗想”句，补足“小楼”句意，领起下片，写梦后又想象其人，一问提起，两句作答，“一枝”二句刻画女子，形象鲜明，以物比人，妙于形容。

其四

绿树藏莺莺正啼，柳丝斜拂白铜堤，弄珠江上草萋萋。
日暮饮归何处客？绣鞍骢马一声嘶，满身兰麝醉如泥。

【注】

白铜堤——原为乐府曲名，写为《白铜堤》或《襄阳踏铜蹄》。据《隋书·音乐志》载，梁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识者言白铜蹄谓马也，白金色也。及义师之兴，买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弦管。李白《襄阳歌》：“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堤》。”这里的“白铜堤”，不是指乐曲，而是泛指堤岸。因“鞮”、“蹄”与“堤”同音，故借用。

弄珠江——泛指江流。《韩诗外传》：“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佩两珠，交甫目而挑之，二女解佩赠之。”

草萋萋——形容春草茂密青翠。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古人常用芳草萋萋来烘托离情别绪。

饮归——宴饮后归去。

骢马——青白色的马。

【析】

这首词写襄阳醉客。

上片写环境，白铜堤畔，弄珠江上，柳丝斜拂，春草萋萋，黄莺啼叫，一派清丽之景。

下片写日暮一客，烂醉如泥，马鸣而归。

其五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米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注】

更漏残——夜已将尽。

咫尺句——画堂不过咫尺，但深远好像海一般。咫（zh 指）：古代称八寸为咫，折合今六寸二分二厘。咫尺形容距离很短。

忆来句——想念时只有把往日所寄的信札看。旧书：指往日的信札。

【析】

这首词写一青年对女子的相思之情。

上片开头两句直吐衷肠，把因长久相思而辗转难眠、日夜凭栏遥望的思想活动，细致写出。“伤心”是这两句的感情焦点，不眠伤心，凭栏也伤心。第三句透过一层，放开一笔，不想自己如何想念对方，而由己推人，代人念己，深得杜甫“今夜鄜州月”之法，语弥淡而情弥深。

下片三句，说出本事。主人公与女子相隔很近，但只是不能自由往来，画堂深幽，有咫尺天涯之叹。“咫尺”与“深似海”对照成文，极言其情愫难通。“忆来”二句，既写现在，又盼望将来。现在音问难达，以至于看旧日书信也是莫大的安慰；“携手入长安”虽不可期，但誓约永在，两情不忘。汤显祖评：“‘想君’、‘忆来’二句，皆意中意，言外言也。水中着盐，甘苦自知。”

菩萨蛮

其一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注】

红楼——富豪家的楼阁。白居易《秦中吟》：“红楼富家女。”

别夜——离别之夜。

堪——忍受。

香灯句——香灯照着半卷的罗帐。流苏帐：妆饰着彩须花缕的帐子。王维《扶南曲》：“翠羽流苏帐。”

琵琶二句——用翠羽金钗拨弹琵琶，宛如黄莺歌唱。又解：金翠羽为琵琶上绘有金翠色鸟形的妆饰。

劝我二句——劝我早日归家，绿窗中尚有如花之人等待着。

【析】

这首词是回忆年轻时离开家，到江南漫游和妻子分别时的情形。

上片突出清晓临别。开头一句直抒情怀，且用“红楼”、“夜”点明地点、时间。次句是“红楼”内的景物描写，“灯”、“帐”是夜晚最突出的事物，这样点景，把离别的气氛渲染得格外凄寂，且是“半卷流苏”，含蓄写出离别双方彻夜未眠。三、四句写随着时间的进展，离别就在眼前，“残月”句是分别时一瞬的自然景况，“美人”句是写分别时一瞬的人物表情，并于这残月在天、妻子含泪送别的场面中，体现了夫妻感情的温柔融洽。感情愈深，分别则愈难堪。

下片写客地思归。“琵琶”句是主人公对妻子形象的回忆，这形象是用妻子弹琵琶的一瞬来表现的，声情并茂；结尾两句，不说自己想念妻子，而写自己没有忘记分别时妻子的含泪叮咛，情致特别深厚。唐圭璋先生在《唐宋词简释》中对此作了十分精到的评述：“前事历历，思之惨痛，而欲归之心，亦愈迫切。”

其二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注】

只合——只应该。

碧于天——比蓝天更澄碧。

炉边二句——酒炉边的女子像月亮那样明媚可爱，双腕洁白如雪。炉：酒炉。这里暗甲卓文君当炉卖酒的典故，比喻女子美丽多情。《史记·司马相如传》：“而令文君当炉。”卓文君，西汉临邛人，卓王孙之女，有文学

修养，司马相如饮于卓氏家，文君新寡，相如以琴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尽卖己车骑，开设酒店，文君当炉沽酒，相如则做杂务。皓腕：洁白的手臂。双雪：双腕如雪白。

【析】

这首词是追忆初到江南时的心情。

上片用白描的手法写江南春景，清朗明媚。“人人”二句是对江南的赞叹，同时也隐含着一种忧郁的伤感。“只合”二字，感情繁复，无限凄怆：人人都说江南好，游人也只能老于江南了，实非心甘情愿，只是由于丧乱、飘泊，有家难归而已。“春水”二句是对“江南好”的具体描绘，十个字活画出江南水乡风貌。

下片开头二句也由“江南好”而来，前写江南风物之美，这里写人物之美。末二句也是强作欢快语，无限的乡愁自在其中，只是家乡乱离残破，目击伤心而并未写出。然泪溢中肠，隐曲难言。全词分三层、分片处而意不断。

《白雨斋词话》评：“端己《菩萨蛮》‘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又‘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归国谣》云：‘别后知相忆，泪珠难远寄’；《应天长》云：‘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皆留蜀后思君之辞。时中原鼎沸，欲归不得，端己人品未为高，然其情亦可哀矣！”

其三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注】

红袖——指代少女。梁简文帝《采莲赋》：“素腕举，红袖长。”这里指青楼中妓女之类。

金屈曲——屏风的折叠处反射着金光。

花丛——指代游冶处的艳丽境界。

花枝——比喻所钟爱的女子。

【析】

这首词也是追忆词人于翩翩少年之时，在江南冶游生活，反映了封建时代文人学士的某些生活侧面，表现了他们的一些消极情趣，不过，我们更应该从词的表面看到一些内涵。唐圭璋先生在《唐宋词简释》中所说：“语虽决绝，而意实伤痛。”张惠言《词选》评：“上云‘未老莫还乡’，犹冀老而还乡也。其后朱温篡成，中原愈乱，遂决劝进之志。故曰‘如今却忆江南乐’，又曰‘白头誓不归’，则此词之作，其在相蜀时乎！”《栩庄漫记》云：“端己此二首自是佳词，其妙处如芙蓉出水，自然秀艳。按韦曾二度至江南，此或在中和时作，与入蜀后无关，张氏《词选》好为附会，其言不足据也。”

其四

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注】

樽前——酒席前。樽(zūn 尊)：古代盛酒器具。《淮南子》：“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设樽耶，过者斟酌，各得其宜。”

须愁句——应愁时光短促。漏：刻漏，指代时间。

莫诉——不要推辞。

呵呵(hu hu 嘎嘎)——笑声。这里是指“得过且过”，勉强作乐。

【析】

这首词借主人劝酒，抒写了词人心中的难言的隐痛。

词表现了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这也是社会现实与词人自身遭遇的反映。满腔悲愤，故作达语。

其五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

【注】

洛阳——古称东都，今河南洛阳县境内。

魏王堤——在洛阳县南魏王池上，为当地名胜。唐代洛水流过洛阳皇城端门，经尚善、旌善二坊之北，向南流注成池，唐太宗将此池赐给魏王泰，故名魏王池，池边有堤与洛水相隔，故名魏王堤。堤上多柳。白居易《魏王堤》诗：“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

【析】

这首词是词人异乡为客的一种想象之辞，也是代他在洛阳的年轻妻子写的一首怀念词人的词章。

全词从春日触景生情写出。上片由春光好而思及游子长期不归，“洛阳才子”，原指西汉贾谊，这里借来作妻对夫的爱称。又用魏王堤上柳色如烟的景象和思妇的茫然心境融合在一起，含蓄耐读。

下片以桃花春水，鸳鸯对浴，衬出妻子的孤独。末二句以残晖中思妇凝愁带恨的形象，突出她对丈夫的怀念，体现她情感忠贞笃厚。

对于韦庄的五首《菩萨蛮》，历来索解纷纭。我们则认为这五首词是他暮年在蜀的作品，可以看成一组完整的组词。“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就表明时间已经过去很长，而现在的年龄也相当老大了。并且也意味着词不是在江南写的，身在江南，怎么能说“如今却忆江南乐”呢？同样，“洛阳才子他乡老”也说明了词不是在洛阳写的。而只能是暮年在蜀时写的。

第一首回忆他从前离开洛阳到江南漫游和妻子分别时的情形，表现了夫妻感情的融洽深厚；第二首是回忆过去到了江南后，因留连“春水碧于天”

的江南风光，又醉心于“皓腕凝双雪”的江南佳丽，对妻子的感情产生了变化，忘记了临别时妻子所寄予的厚望；第三首回忆那时自己正是翩翩年少，在江南浪迹花丛，对妻子的感情更加淡漠，决心老死江南；第四首是写这组词时的具体环境和心情。词人在异乡——蜀地作客，妻子去世，爱妾被夺，非常苦闷，就在这种特定的境况中，想起了前三首所写的往事，产生了无限的内疚，而借友人劝酒，故作达语；第五首写得更加婉转曲折，是回忆作客江南时，妻子对他是何等怀念！是代妻子写的一首思夫的词章，表现了妻子对浪荡江南的丈夫感情的忠贞笃厚，非常曲折地表达了词人对从前辜负了妻子的追悔。

这组词充满了惜别、忘怀、追悔等复杂的沉痛心理，感情是比较真实深刻的，是唐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一幅形象图画。

归国谣

其一

春欲暮，满地落花红带雨。惆怅玉笼鹦鹉，单栖无伴侣。
南望去程何许？问花花不语。早晚得同归去，恨无双翠羽。

【注】

红带雨——落花夹杂着雨点。

鹦鹉——供玩赏的鸟，羽毛美丽，有白、赤、黄、绿等色，舌肉质而柔软，气管部有特别构造，故能模仿人说话。古诗文中，多出现此鸟名。单栖：独处。

何许——何处。李白《杨叛儿》诗：“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

早晚——何时，哪一天。令狐楚《远别离》诗：“春来消息断，早晚是归时？”《花间集》中用“早晚”一词共三处，均为“何时”之意。如温庭筠《女冠子》“早晚乘鸾去”，顾夔《虞美人》“早晚别三清”及此处。

双翠羽——双翅。又解：翠羽指“青鸟”，《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汉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侠侍王母旁。”兹后，诗文中常以“青鸟”来作为传信之鸟。

【析】

这首词写思妇独宿的孤苦。

上片“春欲暮”交待时间，“满地”句用写景加重了暮春的色彩，同时又使女主人公兴起迟暮之感是极为自然的。三、四句，“惆怅”直贯而下。“玉笼鹦鹉，单栖无伴侣”是女主人公所见，是她对鹦鹉的同情，也是自怜，是其孤苦生活的曲折写照。

下片是她在孤苦生活中产生的对远行丈夫的想念心情。“南望”二句，问而不答，相怨于花，无理有情。“早晚”二句，想象合理，情痴情真。

其二

金翡翠，为我南飞传我意：罨画桥边春水，几年花下醉？
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罗幕绣帷鸳被，旧欢如梦

【注】

金翡翠——原为鸟名，称翡翠。李时珍《本草纲目》：“《尔雅》谓之鹇，出交、广、南越诸地，饮啄水侧，穴居，生子亦巢于水，似鱼狗稍大，或云前身翡，后身翠，或曰雄为翡，其色多赤；雌为翠，其色多青。”这里是指传信的青鸟。

罨（y n 眼）画——画家称彩色画为“罨画”。

相愧（kèi 溃）——相互感到惭愧。“相”，这里偏重于己方，有自感惭愧之意。

【析】

这首词写女子对远行丈夫的思念。

上片开头二句以南飞的翡翠鸟起兴，并与鸟对言，托鸟传意，这全由极度思念所致。“罨画”二句，对景怀人：罨画桥边，春水依旧，曾几何时，人远千里。

下片写她与丈夫分别后的许多难言之痛，以泪珠难寄来表达这种心理，出语新淡而情特深。末二句睹物怀人，梦里旧欢，现实新愁，一笔写出。

其三

春欲晚，戏蝶游蜂花烂熳。日落谢家池馆，柳丝金缕断。
睡觉绿鬟风乱，画屏云雨散。闲倚博山长叹，泪流沾皓腕。

【注】

谢家池馆——即谢娘家之意，见温词《更漏子》“其一”中注。这里是指妓女家。

金缕断——指柳丝被行人折断用以赠别。金缕：形容柳条细柔。

风乱——纷乱。如风吹散的意思。

云雨——本意是山中的云雾之气。宋玉《高唐赋序》：“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游于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而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所以，后人常用“云雨”来表示男女欢合，有时也用“高唐”、“巫山”、“阳台”等，表示这一意思。“画屏云雨散”，是指在画屏掩蔽下，男女欢情已经消散。

博山——香炉。宋吕大防《考古图》：“博山香炉者，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润气蒸香，像海之四环，故名之。”《花间集》中，“博山”一词共出现五次，皆指香炉。

【析】

这首词写女主人公因离别而伤心。

上片写离别。“春欲晚”是离别的时间，“戏蝶”句是对“春欲晚”的具体描绘，反衬在此时离别的难堪。“日落谢家池馆”，是离别的地点和时刻，“柳丝”句点明送别。

下片写别后伤心。首二句写女主人公早起的神态，已将良辰已逝的苦痛心情寓于其中。末二句写其遥思远人，泪流沾腕，是对其伤心的刻画。

应天长

其一

绿槐阴里黄莺语，深院无人春昼午。画帘垂，金凤舞，寂寞绣屏香一炷。
碧天云，无定处，空有梦魂来去。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

【注】

春昼午——春季白天正午的时候。

金凤舞——指画帘上绘的金凤凰，经风吹动，宛如起舞。

一炷香——指一支点燃着的香。炷（zhù 住）：量词。

碧天云——这里用以比喻所怀念的人。

空有句——人未归来，只在梦境中见看来去，所以用“空有”二字。“来去”，意偏重在“来”字。

绿窗——华丽的窗户。唐冯贽《南部烟花记》：“隋文帝为蔡容华作潇湘绿绮窗、上饰黄金芙蓉花，琉璃网户，文杏为梁，雕刻飞走，动值千金。”
信：相信，这里有君能否理解和体贴我的意思。

【析】

这首词写女子怀人。

上片全是写景。“绿槐”二句是室外之景，境界宁静；“画帘”三句是室内之景，境界幽绝。这些看似客观描写，而却是女主人公的感受，于宁静、幽绝之中可见女子的孤独。

下片以夜色表达女子的相思。“碧天云”既是所见的夜色，又暗指她所怀的漂流在外的人。“夜夜”句用风雨摇窗，深夜梦醒的典型环境，表达她对远人的深沉眷恋。末句是哀切的呼唤。叶嘉莹在《嘉陵论词丛稿》中评道：“恳挚深厚，真乃直入人心，无所抗拒，且不仅直入人心，更且盘旋郁结，久久而不能去。”

其二

别来半岁音书绝，一寸离肠千万结。难相见，易相别，又是玉楼花似雪。
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月。想得此时情切，泪沾红袖黦。

【注】

一寸句——那怕一寸短短的离肠也郁结着千愁万绪。“一”、“千”、“万”都是虚数，并非实指，“一”言其短，“千”、“万”言其多。

花似雪——梨花如雪。

烟月——指月色朦胧。

黦（yuè 月）——黑黄色，这里是指红袖上泪痕点点。《丹铅总录》：韦庄《应天长》词云：“泪沾红袖黦”，“黦”字义与“浼”（wè 卧，油污弄脏了衣物）同，而字则读如浼字入声，始得其叶；然《说文》、《玉篇》均无“黦”字，惟元词中“马骤黦，人语喧”，北音作平，转作入声正叶。《升庵外集》：黦，黑而有文也。此字文中罕用，惟《花间集》韦庄及毛熙震词中见之；《栩

庄漫记》：此字亦见于《风土记》“梅雨沾衣服皆败黦”，音郁，字一作“ ”。未知所本。日本青山宏的《花间集索引》一书中，将此字读 yè（叶），列二条：毛熙震《后庭花》“画梁尘黦”。韦庄《应天长》“泪沾红袖黦”。

【析】

这首词写别后相思。

上片“别来”一句写别离时间半年而书信全无，故尤思念。“一寸”句写国思念而痛苦的情状，“一寸”何其小，“千万”何其多，“思念”这一无形的、抽象的东西，通过千万结的寸寸离肠，表现得具体可感了。“难相见，易相别”一句，很容易使人想起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但李句舒缓，韦词急促，读来如倾如诉。“又是”句，以景触情，倍增伤怀。

下片，“暗相思，无处说”，似直而纤，含义有三：一是相思无地方可以诉说；二是本不想说，但闷在心中更难受，还是说出来，说出来又无人理会，则更增相思；三是这种相思是用语言表达不了的。“无处说”将相思、烦恼、零乱的心情合盘托出。“惆怅”三句，由现实到回忆，再又回到现实，凄苦之情自见。

这首词直接倾吐真情，毫无掩饰。语虽浅直，而情实郁结。

荷叶杯

其一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闲掩翠屏金凤，残梦，罗幕画堂空。碧天无路信难通，惆怅旧房栊。

【注】

绝代佳人——当代独一无二的美人。这里指当年花下相见的女子。

倾国——形容女子容貌绝美，使国人为之倾倒。《古诗源》选李延年歌一首：“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愁黛——带愁绪的眉毛。见温词《菩萨蛮》“其十三”中注。

思惟——相思。

房栊——房里窗户。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怀恋。

上片写花下怀旧。起二句写佳人一去，倩影全无，往年是花下相约，现在是在再也不能相见了。痛楚之情，溢于言表。“一双”句是因思念而在眼前幻化出的美丽女子的形象，又由她的美丽想到她也因离别而痛苦。“不忍”句收束上片，不是真的不去想她了，而是想后十分伤心，反倒觉得不该想的。纯是无可奈何之辞。

下片写室内相思。“闲掩”三句紧接上片，写因思念成梦，梦醒堂空。结末二句进一步写梦后惆怅，旧居徘徊，睹物怀人，碧天茫茫，无路可通的情怀。《白雨斋词话》评：“‘不忍更思维’五字，凄然欲绝。姬独何人，能不断肠乎！”

其二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注】

水堂——临近水池的堂屋。

相期——相约会。李白《月下独酌》：“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音尘——消息。隔音尘，即音信断绝。

因——缘由，这里指机会。

【析】

这首词也是写男子对女子的忆念。

上片追叙与情人初次相见倾心的情景。“记得”二字，直贯而下。“深夜”是相会的时刻；“水堂西面”的“花下”是相会的地点；“画帘垂”映照深夜人静，“携手”句写两情相投。

下片是痛苦的画面，写他与女子的分别。“晓莺残月”状离别的凄清环境。“从此”以下，为别后情状：人各一方，音信断绝，无由相见。

据杨佖《古今词话》记载说，韦庄有宠姬，姿质艳丽，兼擅词翰，被蜀主王建夺去，于是作《荷叶杯》、《小重山》等词，词流入禁宫，姬闻之不食而死。据夏承焘《韦端己年谱》考定庄留蜀时，年已七十左右，故杨说不足信。但不管这种记载的真实可靠性如何，这儿首词倒确实是写得语淡而悲，情意深长的。

清平乐

其一

春愁南陌，故国音书隔。细雨霏霏梨花白，燕拂画帘金额。
尽日相望王孙，尘满衣上泪痕。谁向桥边吹笛？驻马西望销魂。

【注】

南陌——南郊，主人公思乡时所在地。

故国——故乡。

燕拂句——燕子轻盈地从画帘的金额上掠过。金额：用金彩妆饰的门扁，在帘的上面，故称“帘额”。

尽日——整日。

驻马——停住马。

【析】

这首词写游子怀乡。

上片由“春愁”领起。细雨霏霏，梨花盛开，燕拂画帘，是“春”的写照；“故国音书隔”是愁的原由。

下片即由“春愁”生发开去。写在外飘泊的王孙，整日怀归，遥望故乡。“尘满衣上泪痕”是“尽日相望”的结果。这二句写出游子颠沛之状，这也是作者的自况。“谁向桥边吹笛”，是虚写一笔，使人想起李白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诗句。最后用“驻马西望销魂”作结，笛声感人，乡情无限。

其二

野花芳草，寂寞关山道。柳吐金丝莺语早，惆怅香闺暗老！
罗带悔结同心，独凭朱栏思深。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

【注】

暗老——时光流逝，不知不觉人已衰老。

罗带句——懊悔当年用罗带打结，表示双方爱慕之心。见温词《更漏子》“其四”中注。

风触鸣琴——风触动琴而使之鸣。“鸣”，使动用法。

【析】

这首词写思妇伤情。

这首词的结构比较特殊，写了两层意思。第一层写思妇凭栏思深：上片直到下片头两句，是所思的具体内容。野花盛开，芳草萋萋，柳吐金丝，莺声不断，是写暮春之景，以时暮衬托出“香闺暗老”，而况关山道上，消息全无，使人惆怅，憔悴苍老，产生了“悔结同心”的轻怨。第二层是由思深而成梦，梦后而伤情。梦境略去了，梦后也只是用“斜月”、“风触鸣琴”这一富有寓意的图画表现的，有声有色，耐人咀嚼。

其三

何处游女？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窈地绣罗金缕。
妆成不整金钿，含羞待月秋千。住在绿槐阴里，门临春水桥边。

【注】

游女——指郊游的女子。《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朱熹注：“江汉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如大堤之曲可见也。”

蜀国句——四川一带多云雨。云雨：这里是双关语，表面指自然界云雨，实指男女欢合游冶之事，见韦词《归国遥》“其三”中注。

云解句——游女们如含情之云，如知语的花。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唐玄宗于秋八月，在太液池与贵戚欢宴，池中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左右皆叹羨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怎）如我解语花？”后多用“解语花”比喻美人。

窈地句——绣罗裙、金丝带，垂曳着地。窈（sù 苏）：勃窈，原意是缓行的样子。司马相如《子虚赋》：“嫫嫫勃窈，上乎金堤。”颜师古注：“嫫嫫、勃窈，谓行于丛薄之间也。”胡绍英说：“嫫嫫”、“勃窈”，皆谓缓行之貌。这里的“窈地”，是拖扫于地之意。

金钿——头上妆饰品。

【析】

这首词写蜀地女子的美丽多情。语言清丽，造型柔美，充满了诗情画意。末二句把人带进了意境之中，留连难舍。

其四

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门外马嘶郎欲别，正是落花时节。
妆成不画蛾眉，含愁独倚金扉。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

【注】

落花时节——指暮春。

金扉（f i 非）——装饰华丽的门扉。扉，门扇。

去路二句——在郎离去的路上，不必扫掉他留下的香尘；扫掉了就意味着郎走后将迟迟不归。李白《长干行》：“门前旧行迹，——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意思与此相似。

【析】

这首词写女子送丈夫远行。

上片写送别，“莺啼残月”与后面的“落花时节”，既有显示分别时的环境的作用，又可与“绣阁香灯灭”组成离别时两人终宵不眠，难舍难分的画面。

下片用具体可感的形象，表达女子对丈夫的依恋与忠贞。“不画蛾眉”，“香尘莫扫”，这是女子的表白。女为悦己者容，人还未去，就盼快回，是

极富有生活的真实感的。汤显祖评道：“情与时会，倍觉其惨。”

望远行

欲别无言倚画屏，含恨暗伤情。谢家庭树锦鸡鸣，残月落边城。人欲别，马频嘶，绿槐千里长堤。出门芳草路萋萋，云雨别来易东西。不忍别君后，却入旧香闺。

【注】

锦鸡——公鸡。或指山鸡。

马频嘶——马连续嘶叫。

却入——又进到。却：还、又，副词。刘禹锡《竹枝》：“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析】

这首词写女子清晨送别的凄怆悱恻之情。

上片写女子临别时的情状：无言倚屏，含恨伤情。“残月”、“鸣鸡”，既是分别的时刻，又有渲染分别时的凄清气氛的作用。

下片先写马嘶人去，只留下绿槐长堤、芳草萋萋；后写女子的感叹，云飞雨散，别易会难，不忍回房，免得空闺伤人。全词情感真切，末二句语浅意深，多情之人，都有此种感觉。

谒金门

其一

春漏促，金烬暗挑残烛。一夜帘前风撼竹，梦魂相断续。
有个娇娆如玉，夜夜绣屏孤宿，闲抱琵琶寻旧曲，远山眉黛绿。

【注】

春漏促——春夜滴漏声急促。

金烬——灯烛燃后的余灰。

娇娆——形容美丽妩媚。这里指代美女。

寻旧曲——寻求往日与情人共赏的曲调。

远山句——眉黛如远山翠绿。《西京杂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

【析】

这首词抒写了女子的孤独哀怨。

上片写女子春宵不眠，是通过她的感受表达的。因为夜深，又不能入睡，所以感到特别寂静；因为静也就感到漏壶的滴声特别响。特别是“促”字，份量相当重，它不是指时间过得快，而是表达女主人公的不安和烦躁。“金烬”句，从女主人公的行动中显示了她长夜不眠。灯暗了又挑，挑了又暗，直到烛残火烬。她的行动是无聊的，情绪是纷乱的。“一夜”二句情景合写。诗人将女子的孤独难眠之状，织入断断续续的竹声之中，把帘前风响与魂牵梦绕交融在一起，韵致无穷。

下片点出女子的状态和表情。“有个”二句是上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娇娆”是借代，以见女子的美丽。然而这样艳美的人儿，都是“夜夜绣屏孤宿”。一个“孤”字，不单是“孤独”，而是上片女子复杂心绪的凝结。这两句从女主人公外表的“美”与她处境的“孤”的矛盾中，显示了她内心的怨情。“闲抱”句是上片“金烬暗挑”行动的持续，是上句“孤宿”的进一步刻画，突现了她的凄凉。以往可能是高高兴兴地弹奏，而现在只是无聊地抱起了旧日的琵琶。“寻旧曲”也是对过去欢乐时刻的回忆，并想借回忆来冲淡眼下的孤独与凄凉，但回忆也解脱不了困境，而只能更增加孤苦。“远山眉黛绿”一句结尾，以貌写情，女主人公的愁容怨态跃然纸上。

其二

空相忆，无计得传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识，寄书何处觅？
新睡觉来无力，不忍把伊书迹。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

【注】

无计——没有办法。

寄书句——意思是本想请嫦娥代为传书，但因不相识，而无处寻找她。

觉（jué决）——醒。

把伊书迹——把她的手迹看。把：拿。伊：她，代词，指所怀者。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怀想。

上片是直吐衷肠。看似平常的“相忆”二字，前面修饰以“空”字，就显得极不平常，既见男子对女子怀想已久，又见无可奈何之情。“无计得传消息”为“空”字补充了更深一层意思。“天上嫦娥人不识”又深一层，表明他的情人可望而不可及，如月中嫦娥。但月中嫦娥到底有谁认识呢？设想奇特而又合理，并由此曲转出“寄书何处觅”！人不相识，书信就难传到，她也无法寻找书信，从对方着想，尤为深切，上片平白写来，层层推进，曲转自然。

下片换头二句写“空相忆”的情状。百无聊赖，虽然说不忍看她的书信，实则是已看了更增相思。结尾两句，放开人事而写景，以景结情，融情于景，春光将尽，落花满院，芳草凄碧，与无限相思合二而一，不言情而情自现。

江城子

其一

恩重娇多情易伤，漏更长，解鸳鸯。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缓揭绣衾抽皓腕，移凤枕，枕潘郎。

【注】

解鸳鸯——解开绣有鸳鸯的衣裳。

口脂——口红，唇上胭脂。

凤枕——绣有凤凰图案的枕头。

潘郎——本指潘岳。据《晋书·潘岳传》载：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也。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举秀才。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后来，就用“潘郎”，泛指少年俊美的男子。

【析】

这首词是写男女的欢合之情。是《花间集》中比较妖冶顽艳的作品。全词从女方的口中说出，抒情、叙事融为一体，流畅自然，语句明快。

其二

髻鬟狼籍黛眉长，出兰房，别檀郎。角声呜咽，星斗渐微茫。露冷月残人未起，留不住，泪千行。

【注】

狼籍——或作“狼籍”，散乱不整的样子。《史记·滑稽列传》：“履舄交错，杯盘狼籍。”《通俗编》引《苏氏演义》云：“狼籍草而卧，去则灭乱，故凡物之纵横散乱者谓之狼籍。”

兰房——香闺绣阁。

檀郎——潘岳小名为檀奴，所以妇女称自己所欢者为檀郎。又解：檀有香之意，檀郎是对所爱者的美称。清褚人获《坚瓠集》：“诗词中多用檀郎字，檀喻其香也。”

微茫——稀疏而模糊。

【析】

这首词写男女欢会后的离别。

开头三句写得很平庸。后几句写得倒比较清丽。角声呜咽，星斗微茫，露冷月残，这是晓别光景，与主人公因离别而伤心落泪融成一片。

河传

其一

何处？烟雨，隋堤春暮，柳色葱茏。画桡金缕，翠旗高飏香风，水光融。青娥殿脚春妆媚，轻云里，绰约司花妓。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

【注】

隋堤——隋炀帝开运河时沿河道所筑之堤。据唐韩偓《开河记》载：隋大业年间，开汴河，筑堤自大梁至灌口，龙舟所过，香闻百里。炀帝诏造大船，泛江沿淮而下，于是吴越间取民间女，年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每船用彩缆十条，每条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与羊相间而行牵之。《河传》为开河时传唱曲。

葱茏——草木茂盛苍翠的样子。

画桡（rao 饶）——画有花彩的船桨。

金缕——船桨上垂的金丝穗子。

飏（zhan 詹）——风吹物动，这里有迎风招展之意。《花间集》中，用“飏”字凡七处，均有“飘动”之意。

青娥——少女，见温词《女冠子》“其一”中注。

绰约——美丽轻盈之态。《庄子·逍遥游》：“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司花妓：管花的姑娘，隋炀帝曾命袁宝儿作司花女。司：主管。

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一带。宫阙：古代皇官门上两边有楼的叫阙，后称帝王所居的宫殿为宫阙。

迷楼——隋宫名。据唐韩偓《迷楼记》载：炀帝诏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户，上下金碧。人误入者，虽终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旧址在今江都县西北。

【析】

这首词写隋炀帝乘船沿运河南游之事。在客观的描述中隐含着幽讽。

上片写隋炀帝在暮春烟雨蒙蒙之中出游，金柳画桡，翠旗迎风，水光相接的景况。

下片前三句写其荒淫，后三句写“江都”现实的清冷，繁华已逝，空余宫阙楼阁。结尾只用“古今愁”三字露出贬意。《白雨斋词话》评道：“《浣花集》中，此词最有骨，苍凉。”

其二

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玉鞭金勒，寻胜驰骤轻尘，惜良晨。翠娥争劝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归时烟里，钟鼓正是黄昏，暗销魂。

【注】

锦城——又称锦官城，因织锦出名，旧址在四川成都市南。李白《蜀道

难》：“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狂杀游人——意思是春景使游人喜极若狂。

寻胜——与寻芳意同。

驰骤轻尘——马驰扬起细尘。骤（zhou 昼）：马快跑。

翠娥——指当炉卖酒的姑娘。

临邛——古代县名，今四川省邛崃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曾在此处卖酒。见韦词《菩萨蛮》“其二”中注。

暗销魂——暗然伤神。

【析】

这首词写锦城晚春胜游。

上片开头三句写锦城晚春风和日暖，满城花开的繁华景象。后几句写游人的狂态；玉鞭指胜，金勒驰尘，全是一幅闹嚷喧腾的图画。后一句轻轻点出游人轻狂的原因：“惜良辰”，同时也用以承上起下。

下面为闹市中的一个恬静场面，别具情味。酒舍前柳丝拂面，女店主美丽殷勤。末三句写一天寻胜归来，黄昏钟鼓，暮烟弥漫，热闹换来了凄清，倩影又惹人怀想，一种无名的伤感油然而生。《蕙风词话》评：“‘归时烟里’三句，尤极融景入情之妙。”

其三

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花深柳暗，时节正是清明，雨初晴。玉鞭魂断烟霞路，莺莺语，一望巫山雨。香尘隐映，遥见翠槛红楼，黛眉愁。

【注】

锦浦——锦江边。

玉鞭——借代乘车骑马的人。

巫山雨——即巫山云雨，这里指游乐之处。见韦词《清平乐》“其三”注。

香尘隐映——尘土飞扬，景物时隐时现。

翠槛红楼——翠色栏干，红色楼阁。

【析】

这首词写锦江春女的郊游。

上片交待了时、地、人、事，写了游女服饰之美。还描绘了“花深柳暗”的清明时节景象。绘景明丽，人景相称。

下片写游女所见所思：她因“烟霞路”、“莺莺语”、“巫山雨”而触景伤情，魂断郊外。她遥望那隔着尘土飞扬的“翠槛红楼”、想到那寂寞孤独的生活，自然愁上眉梢，合情不语。

天仙子

其一

怅望前回梦里期，看花不语苦寻思，露桃花里小腰肢。眉眼细，鬓云垂，唯有多情宋玉知。

【注】

怅(chang 畅)望——怅然想望。杜甫《咏怀古迹》之二：“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期——约会。

露桃——蜜桃，承雨露而生。唐高蟾《上高侍郎》诗：“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又解：露桃为生于露井之上的桃树。王昌龄《春宫怨》：“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杜牧《题桃花夫人庙》：“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

宋玉——战国楚辞赋家，或称屈原弟子，事顷襄王。在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描写美丽女子的笔墨。如《神女赋》：“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娥扬兮，朱唇的其若丹。”又《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这里以宋玉自喻，意思是自己和宋玉一样能识别和怜爱美女。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留念。

首句七字写了心境、现在、过去和将来。“怅望”是现在的情绪；

115“前回”是过去与女方的欢爱，“梦里期”是一种希望，即使不能有现实的欢会，在梦里能重温一遍也是安慰。言辞恳切，情意深长。“看花”是怅望的进一步刻画，表面是在看花，实则是在怀人。“露挑”三句，是主人公所怀念的女子的形象素描。最后，以宋玉自喻，表示自己最能了解对方，当然，也希望对方知道自己，出言朴质，情致深厚。

其二

深夜归来长酩酊，扶入流苏犹未醒，醺醺酒气麝兰和。惊睡觉，笑呵呵，长道人生能几何？！

【注】

酩酊(míngdīng 名上声顶)：形容大醉。《晋书·山简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流苏——帐上下垂的彩须或彩穗之类，这里借代为帐子。

醺醺——醉酒者的酒气。

麝兰——麝香与兰香。

【析】

这首词是写贵公子的醉态，流露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消极思想。但也曲折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给文人们心灵上所留下的创伤。

其三

蟾彩霜华夜不分，天外鸿声枕上闻，绣衾香冷懒重薰。人寂寂，叶纷纷，才睡依前梦见君。

【注】

蟾（chan 婵）彩——月光。古时传说月中有蟾蜍（癞蛤蟆），所以常以蟾指代月亮。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皎洁轻冰，对蟾光而写镜。”

霜华——霜花，霜露凝结如雪花状。白居易《长恨歌》：“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析】

这首词是写思妇秋思。

首二句为思妇所感所闻。月色皎洁，霜华雪白，夜空大地浑然一色，连很远的鸿雁声也听得见，境界清婉，女主人公的不眠之状可见。第三句一“冷”一“懒”，写出了女主人公的孤寂情怀。“人寂寂”与“夜纷纷”对仗成文，以动写静，加深了怀人的气氛。最后一句，十分逼真，刚合上眼睛就像以前那样梦见了情人，可见想念之深。

全首倒装，写梦醒后所见、所闻、所思。

其四

梦觉云屏依旧空，杜鹃声咽隔帘栊，玉郎薄倖去无踪。一日日，恨重重，泪界莲腮两线红。

【注】

云屏——屏风，用云母镶嵌的画屏。

玉郎——形容男子美貌，爱称。

薄倖（xing 幸）——负心、薄情。社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泪界——泪水双流所印下的两条红线。界，有“印”的意思，此处作动词用。《雨村词话》：“词用‘界’字，始于韦端己《天仙子》‘泪界莲腮两线红’，宋子京《蝶恋花》效之云：‘泪落燕支，界破蜂黄浅’，遂成名句。”

【析】

这首词写被弃女子的怨恨。

首先梦见前事，无比欢乐，而梦醒后只有云屏依旧，一片空寂。“杜鹃”句语意双关，既写梦醒之后，帘外杜鹃声的凄切，平添伤感；同时又以杜鹃声的多情反衬玉郎的薄情，一去杳无信息，大有人不如物之感。结尾造语夸

张，遣辞精细，直写怨恨，与日俱增，泪流满面。

况周颐评道：“韦词运密入疏，寓浓于淡，如《天仙子》‘蟾彩霜华’、‘梦觉云屏’二首及《浣溪沙》、《谒金门》、《清平乐》诸词，非徒以丽句擅长也。”

其五

金似衣裳玉似身，眼如秋水鬓如云，霞裙月帔一群群。来洞口，望烟分，刘阮不归春日曛。

【注】

金似句——金如所穿的衣裳色彩，玉像她的肤色一样光洁。

霞裙月帔——均为古时妇女服装。古时后妃、贵妇穿的帔肩，绣花卉，长及膝，色彩鲜艳。这里用霞、月形容裙、帔的美丽，明洁。又解：裙、帔上面分别织着朝霞、月华的图绘。

刘阮——刘晨、阮肇二人，此泛指所念之人。见温词《思帝乡》中注。

曛——日光和芳香袭人。又解为暖和。

【析】

这首词只是就题发挥，写天仙等待刘郎之事。

前面写天仙的形象，后写终日洞口望归。

汤显祖评韦庄这五首《天仙子》时说：“以上四首均佳，卒章何率意乃尔，岂强弩之末，江淹才尽耶？”而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指出：“此首正合题目，唐五代词词意即用本题者多有之，似非强弩之末也。”这似有一定道理。此词虽无深意，但形象柔美，群仙翩翩，两“似”两“如”，俊俏如睹，江郎何尝才尽？

喜迁莺

其一

人汹汹，鼓冬冬，襟袖五更风。大罗天上月朦胧，骑马上虚空。香满衣，云满路，鸾凤绕身飞舞。霓旌绛节一群群，引见玉华君。

【注】

汹汹——人声鼎沸，声势盛大。

五更——天刚亮时，古代此刻朝君。

大罗天——省作“大罗”，道家认为是最高的一层天。据《西阳杂俎》卷二载：道家三界诸天数，三界外曰四入境，为常融、玉隆、梵度、贾奕四天；四人天外曰三清，即大赤、禹余、清微；三清上曰大罗。唐王维《送王尊师归蜀中拜扫》

诗：“大罗天上神仙客，濯锦江头花柳春。”这里是指代朝廷。

鸾凤句——形容身上衣著华美，绣有鸾凤彩画的衣衫迎风起舞。

霓旌绛节——彩色的旌旗一队队如天上虹霓，绛红色的仪仗一排排如彩霞呈现。霓(ní 尼)：大气中有时跟虹同时出现的一种彩色光带。旌(jīng 京)：

古代的一种旗子，旗杆顶上用五色羽毛做妆饰。绛(jiàng 酱)：暗红色。节：仪仗的一种。《史记·秦始皇本纪》：“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张守节《正义》曰：“旄节者，编旄为之，以像竹节。”

玉华君——天帝。这里指皇帝。又解：玉华为仙女名，这里指皇后。

【析】

这首词也是就题发挥，写科举考试获胜者所受到的特殊待遇。

上片言朝君王，下片拜皇后。极写其盛况和喜悦之情。

其二

街鼓动，禁城开，天上探人回。凤衔金榜出云来，平地一声雷。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

【注】

禁城——皇城。古代与皇帝有关的处所常加“禁”字，如“禁中”（皇帝所居地）、“禁省”（与“禁中”同义）、“禁苑”（天子游猎之地）、“禁军”（保卫京都和天子的军队）、“禁闼”（天子居所之门）等。

天上句——写从朝廷应试而归。天上：指朝廷。探人：疑作探春。《天宝遗事》：“都人士女，正月半，乘车跨马，于郊野之中，开探春之宴。”探春指应科举考试。

凤衔句——凤鸟衔着金榜从云彩中出来，比喻天子授金榜。金榜：应试中第的名单。据《太平广记》载：崔绍病，梦到冥司，见金银铁三榜，金榜悉列将相名；其次银榜；州县小官，并是铁榜。唐郑谷《赠杨夔》诗：“看取年年金榜上，几人才气似扬雄。”

莺已迁三句——莺已飞迁，龙已化成，一夜间满城车马。写中举之人的欢快情景。莺迁：比喻中举。《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其中无“莺”字，后《禽经》中有“莺鸣嚶嚶”之语，唐人省试亦有莺出谷诗，于是后人谓由困而亨、由卑而高为“莺迁”。元好问《与宗秀才》诗：“莺迁高树音容改。”龙化：也是比喻中举。《三秦记》：“江海鱼集龙门下，登者化龙，不登点额暴腮。”龙门，在山西河津县西北，陕西韩城东北，分跨黄河两岸。俗谓中举为“鲤鱼跳龙门”。

簇（cu 醋）——聚集。

神仙——指美女。

鹤冲天——比喻登科中举的人。

【析】

这首词写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后，放榜日的盛况和举子们得意的神态。这两首词，场面热烈，龙舞凤翔，一派升平气象，实为粉饰现实之作。汤显祖评：“读《张道陵传》，每恨白日鬼话，便头痛欲睡。二词亦复类此。”而《栩庄漫记》则曰：“韦相此词所咏，虽涉神仙。究指及第而言，未得以鬼话目之。”其实，汤之谓“鬼话”，并非指“神仙”事。

思帝乡

其一

云髻坠，凤钗垂，髻坠钗垂无力，枕函欹。翡翠屏深月落，漏依依。说尽人间天上，两心知。

【注】

枕函——枕套。

欹（q 欺）——或作“欹”，倾斜。

漏依依——刻漏声慢悠悠而有节。

人间天上——表示誓约之辞已说尽，双方心中都能理解。《长恨歌》：“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析】

这首词写女子相思难眠。

开头两句写明主人公髻偏、钗垂，无力凭枕的情思。已暗示了她心思重重。“翡翠”二句是写女子在漏长更深、月落屏暗之时，整夜辗转难眠的苦况。最后两句，说出事由。“说尽”二字，直贯而下，谓其恋恋不忘，两心至死不渝。

其二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注】

陌上——道路之上。陌（mò 莫）：田间东西方向的道路，这里泛指道路。

年少——少年人。

足风流——够气派、潇洒。

一生休——这一辈子也就算了，意思是一生就满足了。

【析】

这首词写一个少女的青春的热情和她对少男的大胆追求。

词的一开头用“杏花吹满头”写出了春光明丽、少女欢快的场面。以下由景转情，情由景生，翩翩少年，使她无限爱慕！最后写出她的誓言，用“无情弃，不能羞”加重这爱的力量，这首词虽是少女单方面的一见钟情，然一个天真烂漫、活泼大胆的形象却异常鲜明，逗人喜爱，她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心理，是那样的炽热感人。贺裳评此词是“决绝语而妙”（《皱水轩词筌》），李若冰也认为这首词是“爽隽如读北朝乐府‘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诸作。”

诉衷情

其一

烛烬香残帘半卷，梦初惊。花欲谢，深夜，月胧明。何处按歌声？轻轻，舞衣尘暗生，负春情。

【注】

烛烬香残——烛和香都已燃尽成灰，夜色已深。

按歌声——按拍奏乐而歌。按：依节拍弹奏，动词。

舞衣二句——意思是舞女久未作舞，有负大好春光，表示了对舞女的惋惜之心。

【析】

这首词写被遗弃的舞女的哀怨。

词的开头写了舞女所处的孤寂环境，从环境中可体察她的心情。词意是十分明确的，但表达得比较曲折。词人没有按一般的顺序来写，而是先写在烛烬香残的深夜，梦被惊破，才半卷珠帘，然后才写在“月胧明”的深夜，传来阵阵歌舞声，这才把前面的原因毫不费力地写出。并巧妙地逗出“轻轻”以下的缕缕哀怨，只是似直而曲，密处能疏；同时，除第一句外，句句押韵，且中间换押“谢”、“夜”的韵，音韵错落，谐婉有致。

其二

碧沼红芳烟雨静，倚兰桡。垂玉佩，交带，袅纤腰。鸳梦隔星桥，迢迢，越罗香暗销，坠花翘。

123

【注】

碧沼句——绿池红花，烟雨茫茫，一派寂静。沼（zhao 找）：水池。芳：花朵。

兰桡（rao 饶）——用木兰树所做的船桨，这里借代华美的船，以部分代整体。

交带——束结彩带。温庭筠《三洲词》：“李娘十六春绿发，画带双花为君结。”

袅纤腰——袅娜的细腰。袅（niao 鸟）：细柔轻盈，形容词。

鸳梦——鸳鸯梦，指男女春恋之梦。

星桥——天河上的鹊桥。李商隐《七夕》诗：“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雀飞回。”这里的意思是梦中也是互相分离。

越罗——指用越地所产丝绸而制的衣裙。

花翘——鸟尾状的首饰。与“翠翘金雀”、“花胜”均为头上妆饰品。

【析】

这首词写一女子对情人的思念。

首句渲染春日气氛，为后文张本。以下用女子的服饰、行动和心情表达她对情人的思念：玉佩、彩带尽都垂散，罗衣香消、花翘斜坠，腰肢瘦损，这种失意之态，是对情人思念的结果。而“碧沼红芳烟雨静”，则是引起她思念的外界环境。“鸳梦隔星桥”，情内难见，就是在梦中相会也不容易，也像隔着迢迢“星桥”。“推进一层，愁情更深，如煎如熬，不能自持。

上行杯

其一

芳草灞陵春岸。柳烟深，满楼弦管。一曲离声肠寸断。今日送君千万，红缕玉盘金缕盏。须劝，珍重意，莫辞满。

【注】

灞陵——或作霸陵，在陕西长安东郊，为汉文帝的陵墓，附近有霸桥，汉唐人送客远行，常在此处折柳道别。班固《西都赋》：“南望杜陵，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李善注：“汉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长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阳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五陵”指后面五个陵。李白《忆秦娥》：“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弦管——借代为音乐声。“弦管”又可称“丝竹”，古代弦乐器多以丝为弦，管乐器多以竹为管。

千万——指去程遥远，千里万里之外。又解：“千万”指情深意厚，千番嘱咐，万般叮咛。

红缕——形容玉盘所盛菜肴的色红，细如丝。

金缕盏——刻有花纹的金杯。盏(zhǎn 展)：小杯子。《方言》：“盏，杯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或曰盏。”

须劝三句——意思是极力劝酒，珍惜送别之情意，不必推辞酒满杯。此处，他本将“须劝珍重意”作为一句，按文意和音韵，应将“须劝”点断，“万”、“盏”、“劝”、“满”四字为韵脚，“万”、“劝”属去声愿韵，“盏”属上声产韵，“满”属上声愿韵，均为《词林正韵》第七部的字，诗词中，上去二声可以通押。

【析】

这首词写与情人灞陵相别。上片是从景言情。时间是春天，地点是灞陵楼头，“芳草”、“柳烟”，是呈现的迷茫景象，也最能惹起人的愁绪，在这样的环境里相别，更显得别情凄切，所以有管弦而不忍听，只觉声声断肠；对金杯而不能饮，滴滴伤心。

词的下片，推进一层，代女方劝酒。“今日”以下，设想真切，送行时的和泪相劝，将行时的肠断凄楚，是一幅生动的离别图。《白雨斋词话》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同此凄艳。”

其二

白马玉鞭金辔。少年郎，离别容易。迢递去程千万里。

惆怅异乡云水，满酌一杯劝和泪。须愧，珍重意，莫辞醉。

【注】

玉鞭金辔——形容马鞭辔鞍精美。辔(pèi 佩)：驾驭牲口用的嚼子和缰绳。

迢递(tiáodi 条弟)——形容路途遥远。

劝和泪——含泪而劝酒，为押韵而“和泪”后置，意为“和泪劝”。

须愧三句——受到如此深情相送而内心应有愧，为珍重情意，不必怕喝醉。他本均将“须愧珍重意”作为一句，按文意和音韵应将“须愧”点断。“水”、“泪”、“愧”、“醉”四字为韵脚。“水”属旨韵，“泪”、“愧”、“醉”属至韵，同为《词林正韵》第三部的字，上去二声可通押。

【析】

这一首词与前一首一样，都是写别情。只是上一首是灞陵楼头劝酒；这一首是马上饯行；前一首是双方活动；这一首纯表女子衷肠；前一首双方感情深挚，这一首的少年郎却轻别离。结尾都用了“珍重意”，但前首表现为依依不舍，后首则是劝戒之辞，希望男子珍重她的情意，远行后不要忘记她。

女冠子

其一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注】

佯（yang 羊）低面——假装着低下脸。

敛眉——皱眉头。敛（lian 脸）：蹙。

【析】

这首词写女子追忆与情人的相别，以及别后相思。

上片追忆去年今日与情人临别时的情事。明点“四月十七”，以示永记不忘，怀念真切；“忍泪”写分别时的状貌，形象如绘。

下片写自从别后的相思苦况。“不知”二句，呼应自然，顺理成章，把魂断梦绕、蕴藏在心头的相思，形象而明白地表现出来，含韵无穷。结末二句是萦系在心灵深处的感情的集中爆发，极言其相思之苦。

这首词也可以看成是男子的回忆。刘永济先生《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评道：“此二首（包括后一首）乃追念其宠姬之词。前首是回忆临别时情事，后首则梦中相见之情事也。明言‘四月十七’者，姬人被夺之日，不能忘也。”

其二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注】

桃花面——据孟棻《本事诗·情感》载：唐诗人崔护尝于清明独游长安城南，见一庄居，有女子独倚小桃柯伫立，而意殊厚。来岁清明，崔又往寻之，刚门扃无人，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遂以“桃花面”来表示所思念的美女。

柳叶眉——如柳叶之细眉，这里以“眉”借代为“面”，亦是“低面”的意思。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相思而成梦，梦后而悲的情况。

在写法上这首词打破了词的界限。以“昨夜”领起，“分明”言其记得真切，全由相思所至。“语多时”到“欲去又依依”是叙梦境，状人写情，历历如绘，情感缠绵。羞喜不定，依依不舍的复杂情态，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两句，照应开头，写梦后而悲，“凝重而沉痛”（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刘永济先生说这两首词“写来甚工细，而出语却自然”（《唐五代两宋

词简析》)。确实是脉络分明，层次清楚，深衷浅貌，语短情长。

更漏子钟鼓寒，楼阁暝，月照古桐金井。深院闭，小庭空，落花香露红。
烟柳重，春雾薄，灯背水窗高阁。闲倚户，暗沾衣，待郎郎不归。

【注】

暝（míng 明）——光暗淡。

古桐——老桐。

金井——井上设备富丽。

灯背——意思是掩灯。

水窗——临水池之窗。

【析】

这首词写女子终夜等待情人的情景。

上片写夜间小庭楼阁的景色。楼阁晦暗，钟鼓声寒，院门紧闭，小庭空荡，梧桐孤影，露花凋落，这是一幅凄冷的春夜图。

下片继续按时间的推移描写凌晨春雾弥漫。最后才点出人物和情事。“灯背”二句，既写出人居高搂水阁，又从“倚”字看出长时间的等待情人而未眠。结末二句直写心情和原由。《白雨斋词话》评：“落花五字，凄绝秀绝。结笔楚楚可怜。”

酒泉子

月落星沉，楼上美人春睡。绿云倾，金枕腻，画屏深。
子规啼破相思梦，曙色东方才动。柳烟轻，花露重，思难任。

【注】

绿云——形容女子的头发多而细柔光润。杜牧《阿房宫赋》：“绿云扰扰，梳晓鬟也。”

金枕腻——枕头华丽光滑。

子规——即杜鹃。

相思梦——指思念爱慕之人的梦。

难任——难以忍受。任（ren 认）：担负，动词。曹植《杂诗》：“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

【析】

这首词与温庭筠的词境界相似，写美人相思。纯从客观景物出发，内容单薄，只写了从夜至晓，美人春睡而已。但语言流畅清丽，不似温词浓艳。

木兰花

独上小楼春欲暮，愁望玉关芳草路。消息断，不逢人，却敛细眉归绣户。
坐看落花空叹息，罗袂湿斑红泪滴。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

【注】

玉关——玉门关，这里泛指征人所在的远方。

袂（mèi 妹）——衣袖。

红泪——泪从涂有胭脂的面上洒下，故为“红泪”。又解，指血泪。据王嘉《拾遗记》载：薛灵芸是魏文帝所爱的美人，原为良家女子，被文帝选入六宫。灵芸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及至京师，泪凝为血。以后，文学作品中常把女子悲哭的泪水称为“红泪”。

【析】

这首词写思妇对征人的怀念。

上片写小楼远望。一个“独”字写出她上楼并非为了赏心，而是怀念远人的表现；第二句写出所望的地点是“玉关”，以显示征人去地之远。“芳草路”虚实相生，有芳草萋萋，王孙不归的感叹。“消息”三句是“愁望”后的行动，表现了无可奈何的伤感。

下片写空闺叹息：望落花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潸然泪下，罗衣湿透。结末二句，是女主人公的特殊心理活动：千山万水与征人相隔遥望，但自己却未去过。妙在“不曾行”三字，她归怨于不曾行千山万水，故梦魂难觅。翻腾一笔，声哀情苦。

小重山

一闭昭阳春又春。夜寒宫漏永，梦君恩。卧思陈事暗消魂。罗衣湿，红袖有啼痕。歌吹隔重阍。绕庭芳草绿，倚长门。万般惆怅向谁论？凝情立，宫殿欲黄昏。

【注】

昭阳——本汉代宫名，此借指王建之宫。

春又春——过了一春又一春。

宫漏——古时宫中的铜壶滴漏计时。

永——长，慢悠悠。

陈事——往事。

红袖——红袖。

歌吹——歌唱弹吹，泛指音乐之声。

重阍(hun 昏)——宫门。屈原《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阍阖而望予。”阍，本指管理宫门开闭之卒隶，后引申为宫门。“重阍”，言门有多层，故深远难入。

长门——汉代宫名，汉武帝陈皇后失宠之后，退居长门。司马相如《长门赋》，专写陈皇后失宠后的苦痛。见韦词《菩萨蛮》“其二”中注。

【析】

这首词传说也是为宠姬而作，是代姬人写的一首宫怨词。

上片首言一入深宫，与世隔绝，幽禁得愈久愈严，心则愈渴望自由与幸福。“梦君恩”以下是对过去爱情的怀恋。

下片再转一层，以他人隔重门的歌舞欢乐，反衬自己的凄苦，并以景托情，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与环境的描写统一起来，把主人公深闭宫中，旧怀难忘，空倚长门的无限怅望之情，化入芳草碧萋，宫殿黄昏的苍茫景色之中，含蓄不尽，韵味无穷。

薛昭蕴(生卒不详)，字澄州，唐直臣薛存诚的后裔，保逊之子，河东(今山西永济附近)人。仕蜀官至侍郎。孙光宪的《北梦锁言》记他的性格“恃才傲物”，“每入朝省”，“旁若无人”。

他的词风格浑朴，《浣溪沙》为其代表作。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论其词“雅近韦相，清绮精艳，亦足出人头地”。

浣溪沙

其一

红蓼渡头秋正雨，印沙鸥迹自成行，整鬟飘袖野风香。
不语含颦深浦里，几回愁煞棹船郎，燕归帆尽水茫茫。

【注】

蓼（li 了）——一年生草本植物，多生于水中，味苦，可作药用。

愁煞（shà 啥）——愁极了。

棹（zhào 赵）船郎——船夫。

帆尽——船已远去，不见帆影。以“帆”借代船。

【析】

这首词概写水乡秋色风情。

词分三层：第一层是开头二句，勾画了渡头秋雨、红蓼一片，水边沙上，鸥迹成行的水乡秋景。第二层是“整鬟”二句，是秋景中的一个特写镜头：少女停舟于深浦之中，不语含颦，清风拂袖，整鬟飘香。着墨不多，而人物明晰可爱。第三层是最后两句：写棹船郎对少女的怀想，并用“燕归帆尽水茫茫”这一饶有余味的画面结尾，既合水乡秋景，又关棹船郎的依恋与茫然心情，景情俱佳。

其二

钿匣菱花锦带垂，静临兰槛卸头时，约鬟低珥算归期。
茂苑草青湘渚阔，梦余空有漏依依，二年终日损芳菲。

【注】

钿匣——镜盒。

菱花——菱花镜。据《赵飞燕外传》载：飞燕始加大号婕妤，奏上三十六物以贺，有七尺菱花镜一奁。后世故谓镜为“菱花”。

兰槛——木兰木做的栏干。

卸头——卸妆。

约鬟句——束挽鬟髻，低垂珥瑯，计算着所思之人的归期。珥（r 耳）：珥瑯，用珠玉所制的耳环等妆饰物。

损芳菲——意思是损毁春色，喻青春日渐逝去。

【析】

这首词写一女子盼望人归。

上片写女主人公入睡前临镜卸妆，暗暗计算情人的归期。

下片三句三层：“茂苑”句是梦境，以“茂”、“青”、“阔”状景并喻其欢乐；“梦余”句是梦后惆怅，只有漏声增怨；“二年”句，总言与情人分别之久，终日思念，芳容憔悴。

其三

粉上依稀泪痕，郡庭花落欲黄昏，远情深恨与谁论？
记得去年寒食日，延秋门外卓金轮，日斜人散暗消魂。

【注】

郡庭——泛指富贵之家的庭院。

延秋门——唐代宫廷的门名。据《长安志》载：禁苑中宫廷凡二十四所，西面二门，南曰“延秋门”，北曰“元武门”。杜甫《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卓金轮——停立着精美的车子。卓：立。金轮：指代车子。

【析】

这首词写女子的相思。

上片首言女子的伤心，次句从时节环境描摹她的这一情怀，第三句写流泪伤心的原因，是所怀人极其遥远，深恨不能向他倾诉。

下片追叙去年一见钟情。“寒食日”是相遇的时间；“延秋门”是相遇的地点；“日斜人散暗消魂”写其欢会后离去的伤心神情。

其四

握手河桥柳似金；蜂须轻惹百花心，蕙风兰思寄清琴。
意满便同春水满，情深还似酒杯深，楚烟湘月两沉沉。

【注】

蕙风兰思——形容美人的思绪和风度。蕙：香草名。《离骚》：“岂维纫夫蕙茝。”兰：亦香草。《离骚》：“纫秋兰以为佩。”

寄清琴——将情思寄于清越的琴声之中。

楚烟湘月——回忆往日游宴时的意境幽静、凄迷。

【析】

这首词写男女的欢会与分别。

上片先从分别写起，河桥垂柳，蜂惹百花，喻其分别时的留念，并兴起相见之迟，相别之速。“蕙风”句是从弦管之间写女子的风度、情怀。

下片写临流饯别，以春水之满状心意之满足，以酒杯之深喻感情厚挚，用语自然而深婉。末句以景结情，楚烟湘水，皆已寂寞，纯是分别时的感情外射。

其五

帘下三间出寺墙，满街垂柳绿阴长，嫩红轻翠间浓妆。瞥地见时犹可可，
却来闲处暗思量，如令情事隔仙乡。

【注】

寺——从汉代以来，三公所居谓之府，九卿所居谓之寺。《汉书·元帝纪》：“地震于陇西郡，……坏败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古时，凡府庭所在都称为“寺”，这里是庭院的意思。寺墙，就是院墙。

嫩红句——在嫩红轻翠的美丽环境里，现出了一个打扮艳冶的女子。

瞥地——用眼一扫而过。

犹可可——还不在意。可可：未着意。这里的意思是猛然见她时还未引起注意。又解：“可可”为赞许之辞，可以，不错。

仙乡——缥缈之境。这里的意思是再也无缘相会，仿佛仙境与人间相隔。

【析】

这首词写见到一女子后的短暂思想。

上片是相遇的环境，明媚闲静。

下片写这女子的美丽，开始还不引人注目，后来回想起来，越想越起追慕之情，然而，后悔已莫及，女子不知到何处去了，如隔仙境，难以再见。

其六

江馆清秋缆客船，故人相送夜开筵，麝烟兰焰簇花钿。
正是断魂迷楚雨，不堪离恨咽湘弦，月高霜白水连天。

【注】

江馆句——江畔馆舍，客船待发，此时正值清爽的秋日。缆：缆绳，这里作动词用。

麝烟句——麝香薰烟，兰灯放焰，花钿簇簇，一派欢歌。

【析】

这首词写江馆相别。

上片起首句开出题旨，地点是“江馆”，时节是“清秋”，“缆客船”是停舟待发，言相别。接着写故人设宴相送，兰焰明灭，麝烟缭绕、红袖队队，足见离筵之盛。

下片首二句写离人的感受，以烟雨迷蒙喻离魂茫然，以管弦的呜咽状恨别不堪。结束以月明霜白，水天一色的凄清境界，突出了离别的惆怅。李冰若说“有悒悒不尽之意，可谓善于融情入景”（《栩庄漫记》）。

其七

倾国倾城恨有馀，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
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

【注】

姑苏——吴国楼台名，旧址在今江苏苏州。据《吴越春秋》载：越进西施于吴，请退师，吴王得之，筑姑苏台，游宴其上。凝睇——凝聚目光而视。这里是微微斜视而又含情的意思。

雪肌肤——肌肤白嫩、细腻而润滑。《庄子》：“肌肤若冰雪。”郭象注：“冰，古凝字，肌肤若冰雪，即诗所谓肤如凝脂也。”《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所以说“雪”在这里是与“凝脂”同义。

吴主句——吴王夫差的江山已覆没。落日：喻亡国。又解：“空落日”，在落日照耀下显得更空旷，意思是吴王的江山已不复见，只有夕阳西照。

越王句——越王勾践的宫殿，也大半为荒草所掩。

菱蔓（wan 万）——菱角的藤子。

重湖——湖泊相连，一个挨着一个。

【析】

这首词是咏史词。

上片述古。“倾国”句写西施被献送入吴，遗恨不尽。“几多”二句，写西施的不幸遭遇，她不知流了多少怀乡的血泪，也曲指吴王的淫乐。

下片伤今。把吴主山河与惨淡的落日余晖对比，越王宫殿与平芜映衬，最后用重湖藕花作结，在沧桑变故中，寄寓了对唐王朝衰微的慨叹。正如李冰若说：“伯主雄图，美人韵事，世异时移，都成陈迹。三句写尽无限苍凉感喟。此种深厚之笔，非飞卿辈所企及者。”（《栩庄漫记》）

其八

越女淘金春水上，步摇云鬓佩鸣珰，清风江草又清香。不为远山凝翠黛，只应含恨向斜阳，碧挑花谢忆刘郎。

【注】

越女——江浙一带的女子。

步摇——首饰名。以银丝宛转屈曲作花枝，插于髻后，随步辄摇，故称步摇。《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白居易《长恨歌》：“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佩——佩带，作动词用。

鸣珰——用金玉制作的耳珠。《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

渚风句——江渚上春风送来芳草的清香。渚（zh 主）：水中的小块陆地。

凝翠黛——凝眉。

刘郎——泛指心爱的男子。

【析】

这首词写淘金女对情郎的思念。

上片首句点出女主人公春水淘金，次句写其形象之美，三句从侧面写淘金女的风采。

下片“不为”与“只应”相呼应，结尾夕阳西下，春残花落之时，情郎不归，才是她“含恨”、“凝翠”的原因。

喜迁莺

其一

残蟾落，晓钟鸣，羽化觉身轻。乍无春睡有馀醒，杏苑雪初晴。紫陌长，襟袖冷，不是人间风景。回看尘土似前生，休羨谷中莺。

【注】

残蟾——残月。传说月中有蟾蜍，故称月为“蟾”，月宫为“蟾宫”，月光为“蟾光”。

羽化——成仙后身体飞升上天。《南史·褚伯玉传》：“常思遂其高志，成其羽化。”

乍（zhà 炸）——忽然。醒（chéng 成）：喝醉酒后神志不清。

杏苑——杏园，长安东南，曲江之畔。张礼《游城南记》：“杏园与慈恩寺南相值，唐新进士多游宴于此，与芙蓉园皆为秦宜春下苑之地。”

紫陌——禁城中的大道。岑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尘土——尘世，人间。

谷中莺——《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后人常以“莺迁”喻从卑至贵，从贫至富。

【析】

这首词只写了科考胜利者的得意神态。

上片写中举后轻快如醉的感觉。

下片写游宴时的情景，觉得好像不是处在人间。结尾二句是说中举前后一比，如再脱生人世，不必羡慕谷莺之迁，自己也迁升了。全是功名利禄的庸俗格调，读之生厌。

其二

金门晓，玉京春，骏马骤轻尘。桦烟深处白衫新，认得化龙身。九陌喧，千户启，满袖桂香风细。杏园欢宴曲江滨，自此占芳辰。

【注】

金门——汉宫中的门名，即金马门。扬雄《解嘲》：“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

玉京——京都，皇都。

桦烟句——桦烟缭绕，穿着新衫的进士们意气高扬。桦（huà 化）：落叶乔木，皮厚而轻软，可卷蜡为烛。谓之“桦烛”。据《国史补》载：正旦晓漏以前，三司使大金吾以桦烛拥，谓之火城。这里的“桦烟深处”，指朝廷考场。化龙身——鱼化为龙，喻登科中举。

九陌——京城里的大道。《三辅黄图》：“汉长安城中有八街九陌。”

桂香——这里比喻中举。古人称之为“折桂”，因传说月中有桂，故又称“月宫折桂”或“蟾宫折桂”。

曲江——在长安东南。汉为乐游原，汉武帝因秦宜春苑故址，凿而广之，其水曲折，有似广陵之江，故称“曲江”。隋改为芙蓉园，唐更疏凿，周七里，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北有乐游原。都人游赏，中和时最盛。秀才每年登科，皇帝赐宴于曲江之滨。（参见《太平寰宇记·长安》）

【析】

这首词也是写科举考试后胜利者的特殊优厚境遇，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文士们对科举的热恋和追求。他们“一跃龙门。则身价十倍”，忘乎所以之情，毕露无遗。

其三

清明节，雨晴天，得意正当年。马骄泥软锦连乾，香袖半笼鞭。花色融，人竟赏，尽是绣鞍朱鞅。日斜无计更留连，归路草和烟。

【注】

连乾——又写作“连钱”，马的妆饰物。《晋书·王济传》：“尝乘一马，着连乾鞞泥。”梁元帝《紫骝马》诗：“金络铁连钱。”

香袖句——因袖长而鞭被笼住一截，故言“半笼”。

鞅（y ng 央）——马颈上的皮套子，用来套车的轭头之类。

【析】

这首词也是写举子得意的情景，只是写法与前二首有别。描绘了举子们于清明雨后，骑马踏青，花光映人，绿草如茵，写得较为清丽。正如汤显祖评说：“此首独脱套，觉腐气俱消。”

小重山

其一

春到长门春草青。玉阶华露滴，月胧明。东风吹断紫箫声。宫漏促，帘外晓啼莺。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授裙带绕阶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

【注】

长门——汉宫殿名。见温庭筠《清平乐》“其一”注。

华露——花露。

宫漏促——宫中漏壶声点点滴滴，有时间迫促之感。

授（ruó 弱阳平声）——揉搓。

【析】

这首词写宫女春怨。

上片写春晓：长门草青，玉阶露重，月明风轻，漏促莺啼，写得有声有色，清凄动人。

下片点出“长门”人物，“愁起梦难成”，已见一夜不眠，上片全是这人的所见所闻所感。接着写她的愁容：宿妆有泪，罗衣尘生。李冰若说这首词“无新意，笔却流折自如”（《栩庄漫记》）。

其二

秋到长门秋草黄。画梁双燕去，出宫墙。玉箫无复理霓裳。金蝉坠，鸾镜掩休妆。忆昔在昭阳。舞衣红缓带，绣鸳鸯。至今犹惹御炉香。魂梦断，愁听漏更长。

【注】

玉箫——洞箫。古人称精美之事物常以“玉”为定语，如“玉笛”、“玉容”、“玉楼”、“玉食”等。

理——治，这里有演奏之意。

霓裳——指《霓裳羽衣曲》，古乐曲名。《乐府诗集》载：《唐逸史》曰：“罗公远多秘术，尝与玄宗至月宫，仙女数百，皆素练霓衣，舞于广庭，问其曲，曰《霓裳羽衣》，帝默记其音调而还，明日召乐工，依其音调作《霓裳羽衣曲》。”一说曰：“开元二十九年中秋夜，帝与叶法善游月宫，听诸仙奏曲，遂以玉笛接之，曲名《霓裳羽衣》，后传于乐部。”《乐苑》曰：“《霓裳羽衣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郑愚曰：“玄宗至月宫，闻仙乐，及归，但记其半，会敬述进《婆罗门曲》，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敬述所进为曲，而名《霓裳羽衣》也。”白居易《长恨歌》：“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其舞以曲相伴，即《霓裳羽衣曲》，今曲已佚亡。

金蝉——一种首饰。

掩——停、止、闭住。班昭《女诫》：“室人和则谤掩。”

休妆——美好的妆束。休：善、美，此处为形容词。

昭阳——汉代宫殿名。据《三辅黄图》载：汉武帝后宫八区，有昭阳殿。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及其妹昭仪，曾居于昭阳舍，即此殿。

漏更——指滴漏和打更之声。更（g ng 庚）：古代计时单位，将一夜分为五更。

【析】

这首词咏陈皇后失宠之事。

上片写她被遗弃、被幽禁的哀怨。“画梁”句是怨己羡鸟，人不如物；舞衣不理，金蝉坠落、鸾镜懒照，是其失去生活信念的写照。

下片先追忆昭阳受宠，后写现实中魂梦已断，不堪回首。最后写其长夜难度的痛苦。全词表现了对陈皇后的无限同情，其实，也隐含着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同情。

离别难

宝马晓鞚雕鞍，罗帷乍别情难。那堪春景媚，送君千万里，半妆珠翠落，露华寒。红蜡烛，青丝曲，偏能钩引泪阑干。

良夜促，香尘绿，魂欲迷，檀眉半敛愁低。未别，心先咽，欲语情难说出，芳草路东西。摇袖立，春风急，樱花杨柳雨凄凄。

【注】

鞚（bèi 倍）——把鞍辔等套在马上，动词。

罗帷——指闺阁之中。

半妆——妆饰散乱，不完备。据《南史·后妃传》载：梁元帝徐妃以元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去，这里指送行后回来卸下残妆。

露华——露凝结而成雪花状。

青丝曲——弦琴所弹的曲调。

泪阑干——泪纵横。

香尘绿——月光下大地一派浅绿色。

檀眉——香眉。又解：檀为颜色一种，浅红色，形容眉色。

樱花——花名。《蕙风词话》载：中国樱花，不繁而实；日本樱花，繁而不实。薛昭蕴《离别难》云，“樱花杨柳雨凄凄”，此中国樱花也，入词殆自此始。

【析】

这首词写别情。

上片“宝马”写情人备马远行，言将别。这一起句关系全篇。以下则深入写别情。“罗帷”句写两人感情深挚，“那堪”四句，深入一层，春光明媚之时，送人远行，悲痛难忍，在己是无心妆扮，在物则花露寒凝，全由情至。“红烛”以下，为话别的场面，别曲难尽，红烛亦为之落泪。

下片，“良夜”四句，言其相处之短，欲去之速，梦魂迷离，愁眉低垂。“未别”二句写尽分别一瞬间的内心世界。“芳草路东西”写行者，“摇袖立”写送者，用“春风急”状离别之情。这是《花间集》中，字数最多的一首词，写得婉转而流畅，层次井然。情绪真切。汤显祖评道：“咽心之别愈惨，难说之情转迫；平生无泪落，不洒别离间，应是好话。”

相见欢

罗襦绣袂香红，画堂中，细草平沙番马，小屏风。卷罗幕，凭妆阁，思无穷。暮雨轻烟，魂断隔帘枕。

【注】

香红——香，指气味，红，状颜色，即罗裙绣袂芳香而红艳。

细草二句——细草、平沙、番马，都是画在屏风上的景物。贵州简字本将此二句合为一句，今依岷本作“细草平沙番马，小屏风”，则亦可解为室内挂有“细草平沙番马”的画幅，还有数扇“小屏风”。

【析】

这首词纯是一幅仕女图。

上片“罗襦”点出人物，“画堂中”点出室内的屏风及屏风上的画面。

下片开头三句写女子卷帘凭阁。后面虽也写了她思绪无穷、魂断，但不知其所由。不过，从“凭妆阁”的行动看，也许是怀远之愁吧！

醉公子

慢绾青丝发，光研吴绫袜。床上小熏笼，韶州新退红。
叵耐无端处，捻得从头污。恼得眼慵开，问人闲事来。

【注】

绾(wǎn 晚)——绕束成结。

青丝发——如青丝般的头发，言其黑细而光润。

研(yàn 亚)——用石块磨光其他物品，称为“研光”，动词。“研光”为唐代口语。据《开元天宝遗事》载：汝阳王璵戴研光帽打曲，明皇自摘槿花，置之帽上，帽极滑，久而方安。《花间集》汤显祖注：“昔西王母宴群仙，戴研光帽，簪花舞，‘研光’，二字本此。”《玉篇》：“今之布匹及纸，用石碾研光滑者，俗名研光布，研光纸。”

熏笼——熏香取暖的小烘笼。

韶州句——意思是床上的物品为韶红所染，色彩新鲜。韶州：今广东省曲江一带，此地所产红色染料著名，称为“韶红”。退红：粉红色。王建《牡丹》诗：“肉色退红娇。”

叵耐二句——可恶(wù)的是没有原因，就弄脏了全身。叵耐：无可奈何，引申为“可恶”，“讨厌”。叵(p 筐)：不可。耐：通奈。敦煌曲子词《鹊踏枝》：“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无端：无故，说不出原因。捻(niǎn 碾)：用手搓转。从头污：到处都弄脏。

【析】

这首词写出了贵族公子醉生梦死的无聊生活，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点材料。

女冠子

其一

求仙去也，翠钿金篦尽舍，入崖峦。雾卷黄罗帔，云雕白玉冠。野烟溪洞冷，林月石桥寒。静夜松风下，礼天坛。

【注】

翠钿金篦——首饰。

尽舍——全都抛弃。

雾卷二句——意思是黄罗绸的披肩如雾飞卷，白玉冠帽如云彩所饰，将其衣著与云雾配合描写。

礼天坛——登坛拜天，道家的礼仪。

【析】

这首词写女道士求仙，毫无意义。

前三句写女道士“尽舍”人间烟火，“入崖”求仙。接着描绘她求仙的服饰以及“入崖峦”的景象和天坛礼拜的情形，表现了不同人世的冷寂“仙气”。

其二

云罗雾縠，新授明威法篆，降真函。髻绾青丝发，冠抽碧玉簪。往来云过五，去住岛经三。正遇刘郎使，启瑶缄。

【注】

云罗雾縠——写女道士的衣著。縠（hú 弧）：有绉纹的纱。

明威——同“明畏”，表彰善良，惩罚邪恶。《尚书·皋陶谟》：“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法篆——天神所授的符命。篆（lù 录）：道家所画的符篆。

降真函——降下盛宝篆的套盒。

五云——五色彩云。《云笈七签》：“元洲有绝空之宫，在五云之中。”白居易《长恨歌》：“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三岛：据说是仙人所居之地，又称“三神山”。《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刘郎使——刘晨所遣的使者。见温庭筠《思帝乡》中注。

启瑶缄——拆开使者所送来的精美信笺。缄（ji n 尖）：封闭。这里指信的封口处，作“启”的宾语。

【析】

这首词写女道士之事。与前一首有联系，上首写“求仙”，这首写“成仙”。

这首上片写她成仙之后的形象：在外表上她身着云雾般的罗绸，头上发髻高绾，玉簪插冠；在内心她领受了明威法篆，已成正果。

下片先写她来往于神仙境地；后写她遇刘郎使者，而且拆看了情书，客观上讥讽了她求仙的虚假，仍然忘不了人间的儿女之情。

谒金门

春满院，叠损罗衣金线。睡觉水晶帘未卷，檐前双语燕。
斜掩金铺一扇，满地落花千片，早是相思肠欲断，忍教频梦见。

【注】

叠损——罗衣未脱而睡，故折叠而损坏金线。

金铺——门上衔环的装饰物，称为“铺首”，上刻龙蛇诸兽的形状。《汉书·扬雄传》：“排玉户而颺金铺兮。”这里指代门。

【析】

这首词写女子相思。

整首词的脉络在“睡觉”与“梦见”。女主人公因心绪不宁，虽是午睡，也罗衣不解。一觉醒来，衣裳都皱折了，这时，她看到满院春光，或许正是檐前呢喃的双燕打断了她的美梦！这时她起来半掩房门，门外满地落花，这不由得她想起了梦中之事，产生了难堪的凄怆之感。后二句说，正是因相思才伤神的，为什么还偏偏在梦里还梦见他呢？正话反说，尽吐相思之苦。

牛峤（公元850—920年）年，字松卿，一字延峰，陇西（今甘肃陇西南）人。是唐宰相牛僧孺的后裔，乾符五年（公元878年）登进士第四人。历官拾遗、补阙、校书郎，王建镇西川，辟为判官。王建称帝，拜他为给事中。在《花间集》词人中，他与韦庄一样，是由他处入仕进蜀的。

牛峤博学有文，以歌诗著名。其词多描写闺情，大都情感真挚；也有一些如淡雅浅近的民间情歌。尝自言窃慕李贺长歌，举笔辄效之，尤喜制小词。故李冰若说他“大体皆莹艳缛丽，近于飞卿”。

柳枝

其一

解冻风来未上青，解垂罗袖拜卿卿。无端袅娜临官路，舞送行人过一生。

【注】

未上青——指柳枝梢头见嫩绿色。末：末梢，树杪。

解垂句——写柳枝飘荡，如舞袖相拜。这是拟人化的写法。卿卿（qīng qīng 青青）：古代爱称。据《世说新语·惑溺》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

“妇人卿婿，于礼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这里“卿卿”叠用，前一字作动词用，是以“卿”相称之意，后一“卿”字是代词，指“你”，即王安丰。后人变其义，以“卿卿”为亲昵（nì 匿）之称呼。如韩偓《偶见》诗：“小叠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寄卿卿。”此词中“卿卿”亦为亲昵之称。

【析】

这首词名为咏柳，实是写人。

首二句写冬去春来，柳枝绽出鹅黄嫩芽，低垂着如拂袖拜人。后二句在前两句的基础上，为柳发出了深沉的感慨：为什么在人来人往的大道上，迎风飘荡，迎送行人度过自己的一生呢？词人把对风尘女子的同情寄寓在对杨柳的客观描绘之中，神情摇曳，余音不绝。汤显祖评：“《杨枝》、《柳枝》、《杨柳枝》，总以物托兴；前人无甚分析，但极咏物之致；而能抒作者怀，能下读者泪，斯其至矣。‘舞送行人’句，正是使人悲惋。”

其二

吴王宫里色偏深，一簇纤条万缕金。不愤钱塘苏小小，引郎松下结同心。

【注】

吴王宫——此指吴王夫差为西施所造的馆娃宫，今江苏苏州西南灵岩山上有灵岩寺，即其故址。宫中多柳，故言“色偏深”。

不愤——不怨。

苏小小——南齐时钱塘名妓，才倾士类，容华绝世，其家院多柳。

引郎句——言苏小小多情，曾结同心于松柏树下。古乐府《苏小小歌》：“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西陵在钱塘江之西。今浙江嘉兴县西南有苏小小墓。结同心：用锦带制成的连环回文结，表示恩爱之意，又称“同心结”。李贺《苏小小墓》诗：“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此词引用苏小小的故事，意思是柳色与松色同青，柳也是多情之物，而苏小小不在柳下结同心，而引入松下，柳岂不怨乎？然柳却“不怨”，可见柳之情更深厚也。白居易有《杨柳枝》词十首，现录二首与此词意境相似者：“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

馆娃。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

【析】

这首词是借柳咏情。

一、二句写柳色，一簇簇，一条条，如缕如金，形象妩媚。三、四句是借题发挥，写柳色与松色一样，而苏小小偏偏要在松下与郎定情，却不在柳下，对此，一般有情之物都将怪怨苏小小厚此薄彼。而词中的柳却“不愤”，可见柳之宽厚温柔，能对苏小小之情的体谅。从咏柳中，也称道了人的情操。

其三

桥北桥南千万条，恨伊张绪不相饶，金鞮白马临风望，认得张家静婉腰。

【注】

恨伊句——怨那个张绪大风流，与杨柳婀娜之姿媲美而不相让。伊：彼，那个，指示代词。张绪：南朝齐吴郡人，字思曼，齐武帝时，官至国子祭酒。据《南齐书·张绪传》载：绪美风姿，清简寡欲，口不言利，但吐纳风流，听者忘倦。益州献柳数株于武帝，时芳林苑始成，帝以之植于灵和殿前，崇玩赏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这里是说柳怨张绪与己争美而不相让。

金鞮白马——借代少年公子。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鞮，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杨家——南朝梁羊侃家，“杨”当作“羊”。羊侃，梁甫人，好《春秋左传》和孙吴兵法，性豪侈，姬妾侍列，家巨富。

静婉——南朝梁代名舞女。据《南史·羊侃传》载：舞人张净婉，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上舞。“静”当作“净”。这里用此典是说：少年公子临风观柳，见柳枝摇曳起舞，好像见到了羊侃家的舞女张静婉的细腰一般。

【析】

这首词借咏柳写少年郎对美女的追求。

首二句写桥南桥北千万枝柳条，那吐纳风流的姿态与张绪也不相让。尾二句写白马少年迎风凝望着柳枝的婀娜，就想起了他心目中的美人，这也是一种艺术的联想。

其四

狂雪随风扑马飞，惹烟无力被春欺。莫教移入灵和殿，宫女三千又妒伊。

【注】

狂雪——比喻柳絮纷飞如雪。

惹烟句——意思是柳枝缠绕着烟雾，显得娇柔无力，被春风吹得摇曳不定。被春欺：春风吹柳，柳随风摆，所以说“被春欺”。

莫教句——见前首“恨伊张绪”注。

【析】

这首词写柳絮的轻盈。

首句写柳絮如雪，随风飞舞，二句着力刻画柳絮惹烟含情，柔软无力，无比风流蕴藉。三、四两句，以人写物，希望不要把柳移植到灵和殿中，免得其风流惹起三千宫女的嫉妒！这二句似含有词人的身世之感，不愿到那些“是非之地”去。

其五

袅翠笼烟拂暖波，舞裙新染 尘罗。章华台畔隋堤上，傍得春风尔许多。

【注】

袅翠句——翠柳袅娜，绿烟笼罩，拂动在春水之上。

舞裙句——柳枝如新染的 黄色罗裙，翩翩起舞。（qú 曲）尘：或写作“曲尘”，酒曲所生的细菌，色淡黄如尘，故称淡黄色为“曲尘”。《周礼·天官·内司服》鞠衣”注：“黄桑服也，色如鞠尘，像桑叶始生。”古代“鞠”与“ ”通。刘禹锡《杨柳枝》：“凤阙轻遮翡翠帟，龙墀遥望 尘丝。御沟春水相辉映，狂杀长安年少儿。”

章华台——楚灵王所筑之台名。《左传·昭公七年》：“楚子城章华之台，愿以诸侯落之。”旧址于湖北监利县西北，此地多柳。

隋堤——隋场帝开通济渠，沿渠筑堤，堤上植柳。冯贽《南部烟花记》：“炀帝树堤，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

尔许——如许，如此。

【析】

这首词是咏柳的。

“袅翠”刻画柳的形状：翠绿色的柳枝笼罩在烟雾之中，飘拂在清波之上，“舞裙”是描绘柳的色泽，又像淡黄的罗裙在轻轻地飘动。“章台”“隋堤”明点柳，然也藏而不露。“傍得”句总揽全篇，柳枝这样妩媚多姿，迎风摇曳，像是占了无限的春光。

女冠子

其一

绿云高髻，点翠匀红时世，月如眉。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眼看唯恐化，魂荡欲相随。玉趾回娇步，约佳期。

【注】

点翠匀红时世——妆饰入时的意思。

双靥——两个“酒窝”。

玉趾——指女子精美的足履。

【析】

这首词写女子与男子的约会。

全词从男子的眼中写出。上片是男子所见的女子的形象：绿发高髻，点翠匀红，细眉深靥，含笑歌唱，活泼美丽。

下片先写男子的心情，“眼看”句既说得尽，又含蓄近情，把男子对女郎的爱慕深情，通过魂牵梦绕，无所适从的举动表达出来。最后写女子的一个特写镜头：回步依恋，顾盼多情，缠绵无尽，再约佳期。

其二

锦江烟水，卓女烧春浓美，小檀霞。绣带芙蓉帐，金钗芍药花。额黄侵腻发，臂钏透红纱。柳暗莺啼处，认郎家。

【注】

锦江——又名浊锦江，四川境内，岷江的支流。杜甫《登楼》：“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卓女——卓文君，这里泛指美女。

烧春——酒名。李肇《国史补》“酒则有剑南之烧春。”此句用“文君当炉”的典故，状蜀女之美而多情。

小檀霞——指女妆紫红鲜丽，如彩霞一片。檀：紫红色。

芙蓉帐——绣有荷花的罗帐。鲍照《拟行路难》：“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葡萄之锦衾。”白居易《长恨歌》：“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额黄——六朝以来妇女的面饰，涂黄于额间。梁简文帝《两人行》：“同安鬟里拨，巽作额间黄。”

臂钏——手臂上戴的镯子。

【析】

这首词写一女子赴约。

词意不以片分。从“锦江”至“红纱”，皆写女子服饰浓美。最后二句揭出本意。

其三

星冠霞帔，住在蕊珠宫里，佩玎珰。明翠摇蝉翼，纤珪理宿妆。醮坛春草绿，药院杏花香。青鸟传心事，寄刘郎。

【注】

星冠——镶有明珠的闪光的帽子。

霞披——彩霞般的披肩。

蕊珠宫——神仙所居处。杨慎《艺林伐山》卷十：“唐人进士榜必以夜书，书必以淡墨……世传大罗天放榜于蕊珠宫。”

佩玎珰——或写作“佩丁当”，即所佩带的珠玉叮当有声。

明翠——头上的翡翠钗钿。

纤（gu 圭）——喻手纤细而洁白。珪：玉石。

醮（jiào 叫）坛——僧道为禳除灾祟而设的祭神坛。

药院——指仙家的药草院。

青鸟——传信的神鸟。《汉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汉武帝）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夹侍王母旁。”李商隐《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析】

这首词写女道士的生活。

只是最后二句，表达了女冠子的真情，她们也是向往自由、幸福与爱情的。《栩庄漫记》评道：“唐自武后度女尼始，女冠甚众，其中不乏艳迹，如鱼玄机辈，多与文士往来。故唐人诗词咏女冠者类以情事入辞。薛（应为“牛”）氏四词虽题《女冠子》，亦情词也。插入道家语，以为点缀，盖风流若是，岂可与咏高僧同格耶？”

其四

双飞双舞，春昼后园莺语，卷罗帷。锦字书封了，银河雁过迟。鸳鸯排宝帐，豆蔻绣连枝。不语匀珠泪，落花时。

【注】

锦字书——用五彩丝织成的书信。《晋书·窦滔妻苏氏传》：“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又：据武则天《璇玑图序》中说，前秦苻坚时，窦滔镇守襄阳，把宠姬赵阳台带到任上，和妻子苏惠断绝了音讯。蕙织锦为回文，五色交错，纵横八寸，题诗二百多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都成文章，名为《璇玑图》寄给窦滔。后滔览锦字，感其妙绝，乃具车迎苏。“锦字”以后就用来泛指妻子给丈夫的书信。

豆蔻——花名，见皇甫松《浪淘沙》“其二”中注。

【析】

这首词写闺阁怀人，与女道士之事无关。

上片起句是女子卷帙时的所见所闻，也兼有比的作用，重用“双”字，反见女子的孤单，因而有了下文的“锦字书卦了”的行动和“银河雁到迟”的想象。河大水深，情书很难迅速传到，体会入微，足见怀念深切。

下片“鸳鸯”句写帐之华美，并突出鸳鸯、连理枝，又深一层孤单之感，以至夜不能寝。最后二句倒装，见落花而怀人，呼应前面的春昼，时物感人，最伤情怀。

全词一写昼，一写夜，线条清晰。

梦江南

其一

含泥燕，飞到画堂前。占得杏梁安稳处，体轻唯有主人怜，堪羨好因缘。

【注】

占得——占据。

杏梁——用杏树所做的屋梁，泛指优质木材所做的梁柱。

因缘——指双燕美好的结合。

【析】

这首词借物咏怀，表达了女主人公对美满爱情的追求。

开头三句是引子，为后面的感慨作了铺垫。这是单起，下面是双承，由燕得主人的怜爱，而于羡慕之中流露出自伤之情，不如双燕。

这首词也可看作身世之感，蕴藉而有风致。

其二

红绣被，两两间鸳鸯。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全胜薄情郎。

【注】

间（jiàn 见）——隔开，这里有对称之意。

尔——你。

为缘——是因为，连词。

【析】

这首词也是借物咏怀，表达了女主人公对负心情人的怨恨。

开头二句，标出所咏之物，有兴起的作用。接着写女子对鸳鸯的爱慕，用“不是”、“为缘”相呼应，似对非对，突出了鸳鸯两情的笃厚，亲密相伴。最后结出“全胜”的主旨，人不如鸟钟情，可叹可怨，一种被遗弃的愤懑，溢于言表。

全篇先写物态，后写人情，通俗流利。《栩庄漫记》引姜夔评此二词曰：“牛松卿《望江南》词，一咏燕，一咏鸳鸯，是咏物而不滞于物也。词家当法此。”

感恩多

其一

两条红粉泪，多少香闺意。强攀桃李枝，敛愁眉。陌上莺啼蝶舞，柳花飞。柳花飞，愿得郎心，忆家还早归。

【析】

这首词写香闺念远。

上片生动地展现了女子念远的形象。“两条”二句，无限委婉，“红”、“香”对举成文，把不可捉摸的香闺思念，与有色有形的红粉泪珠揉合在一起，表达了女子对丈夫的深挚、长久的眷念之情；又将“两条”与“多少”对比写来，泪只两行，而意无穷无尽，难倾难诉。真是“不必着力，只任意写来，自臻妙境”（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强攀”二句，是写其思念后的举动，正如汤显祖评说：“中有伤心处，借此消遣耳。”消遣不得，反倒愁眉，真是无可奈何。

下片先写“攀”时所见所闻，接着写由“柳花飞”产生的联想：希望丈夫的心不像柳花，随风飘飞不定，而要想家早归才好。层层递进，极为自然贴切。

其二

自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近来情转深，忆鸳衾。几度将书托烟雁，泪盈襟，泪盈襟。礼月求天，愿君知我心。

【注】

南浦——泛指送别之处。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丁香结——紫丁香的花蕾。诗词中多用来比喻愁思凝结不解。李商隐《代赠》诗之一：“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礼月——拜月。礼：拜。马戴《赠道者》诗：“往往龙潭上，焚烟礼斗星。”

【析】

这首词写女子怀人。

上片“自从”二句写别后愁思之重，以“丁香结”作比，喻其愁之难排难遣。“近来”二句写想念之深。

下片“几度”承上，从“将书托烟雁”的角度再写怀人。“泪盈襟”以下，为书中之言：想念流泪，且拜月求天，无非祝愿在外平安，及早回来，还愿丈夫知道她的一片心意。

《栩庄漫记》说：“二词情韵谐婉，纯以白描见长。”

应天长

其一

玉楼春望晴烟灭，舞衫斜卷金条脱。黄鹂娇啭声初歇，杏花飘尽龙山雪。
凤钗低赴节，筵上王孙愁绝。鸳鸯对含罗结，两情深夜月。

【注】

条脱——或写作“调脱”、“跳脱”、“条达”等，手腕上的钏饰。汉繁钦《定情诗》：“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全唐诗话》：宣宗语飞卿曰：“近得一联金步摇，未能属对！”飞卿应声曰：“玉条脱差可拟也。”

龙山——山名，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县东南，又称和龙山或凤凰山，东晋时前燕属地，筑有龙城，立龙翔祠于山上。此处泛指朔方。又解：龙山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山势蜿蜒如龙，故名，即晋孟嘉重九登高落帽之处。

凤钗句——以凤钗轻轻击拍而歌。赴节：按节拍而敲击。白居易《琵琶行》：“钿头云篸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王孙——泛指贵族公子。

愁绝——原义为愁到极点，这里是感情激荡之义。

罗结——罗带结成花结。

【析】

这首词写一舞女。

上片写杏花飘飞、玉楼春暖中的舞女形象。可见其是豪门贵族的玩弄对象。

下片写她对王孙的一片痴情，表现了她对自由、幸福、爱情的追求。

其二

双眉淡薄藏心事，清夜背灯娇又醉。玉钗横，山枕腻，宝帐鸳鸯春睡美。
别经时，无限意，虚道相思憔悴。莫信彩笺书里，赚人肠断字。

【注】

背灯——掩灯。

别经时——别后所经历的一段日子。

虚道——说假话。

赚——诳骗。

【析】

这首词写一被欺骗女子的觉醒，寄予了词人对弱女的同情。

上片写女主人公与男子的欢会。“鸳鸯”，借代用法。

下片，用“别经时，无限意”与“虚道相思憔悴”，“赚人肠断字”对比，指责了男子对女主人公真情的玩弄，“莫信”二字完全写出女主人公的觉醒和对男子的虚情假意的憎恨。《栩庄漫记》引陆游评语：“莫信彩笺书”

里，赚人肠断字，刻细似晚唐。”

更漏子

其一

星渐稀，漏频转，何处轮台声怨？香阁掩，杏花红，月明杨柳风。挑锦字，记情事，惟愿两心相似。收泪语，背灯眠，玉钗横枕边。

【注】

轮台——地名，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米泉县，在乌鲁木齐市东北八十里许。唐代属北庭都护府管辖。《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有轮台县，大历六年置。”《古今词话》：“轮台古迁谪地也，牛峤词‘何处轮台声怨’，中吕宫乐章集有《轮台子》。”唐宋边塞诗同中常见“轮台”一词，如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此处“轮台声怨”即怨戍轮台之声。

挑锦字——用前秦安南将军窦滔之妻苏蕙织绵回文的典故，见牛峤《女冠子》“其四”注。

【析】

这首词写少妇对征人的思念。

上片用“何处”一句，点明事由，其余全写客观环境，用一“怨”字，将景与情统一起来。

下片写女主人公的行为、心理，明写对征夫的思念，语言清丽，情真意切，质朴感人。

其二

春夜阑，更漏促，金烬暗挑残烛。惊梦断，锦屏深，两乡明月心。闺草碧，望归客，还是不知消息。辜负我，悔怜君，告天天不闻。

【注】

夜阑——一夜深。

两乡——两边，两处。

归客——指远行的丈夫。

辜负三句——郎辜负我，我后悔自己太怜爱他，这种心情，向天倾吐，而天何尝有情？可谓爱深怨切，“悔”是假，“怜”是真。

【析】

这首词是写女子春宵怀人。全词从梦断后写来。

上片写梦断后女主人公室内景况：漏残、灯烬、屏深，以及梦断后对月怀人。

下片由明月过渡到室外，转换自然。“闺草”三句，触景怀人；最后三句，明为怨辞，实是想念之深的心理状态。

其三

南浦情，红粉泪，怎奈两人深意。低翠黛，卷征衣，马嘶霜叶飞。招手别，寸肠结，还是去年时节。书托雁，梦归家，觉来江月斜。

【注】

南浦情——离别之情。南浦：泛指离别之地，此处借代指“离别”一事。

寸肠结——形容悲伤，柔肠百结之意。

书托雁——将书信托给鸿雁，《汉书·苏武传》：“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丝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言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者曰：‘武等实在。’……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据此，后人就有“雁传书”之说。

【析】

这首词写女主人公对征人的想念。

全词以逆笔写出，须从后面读起。“书托雁”三句，才是女子现实的境况：白天寄书怀人，夜晚梦其回家，醒来才成为虚幻。只斜月在天，银光洒满江面，这正是去年分别时的情景：以上皆为追叙积闰晓别。“南浦”三句，倾吐别衷，“低翠黛”至“寸肠结”是分别时一瞬间留影，送者低眉，行者卷衣，无声情浓，包含了千言万语。行者远去，只听得见马嘶，只看得见霜叶飘落，以景托情，含蕴深厚！《栩庄漫记》道：“马嘶秋叶飞五字，足抵一幅秋闺晓别图。”

望江怨

东风急，惜别花时手频执，罗帷愁独入。马嘶残雨春芜湿。倚门立，寄语薄情郎：粉香和泪泣。

【注】

手频执——多次执手，表示惜别依依之情。

春芜——春草。

【析】

这首词是女子对薄情郎分别时的寄语。

开头三句写分别时的凄苦。“马嘶”二句写行者远去，送者伫立。最后是女主人公对薄情郎的寄语，意在以痴情感动男子。这写出了封建时代被侮辱的女子的共同心理与命运。

整首词正如《餐樱庞词话》所评，“文情往复”，“节奏紧迫，有急弦促柱之妙”。

菩萨蛮

其一

舞裙香暖金泥凤，画梁语燕惊残梦。门外柳花飞，玉郎犹未归。愁钉红粉泪，眉剪春山翠。何处是辽阳？锦屏春昼长。

【注】

金泥凤——用金粉涂饰的凤凰彩绣。“金泥”，即“泥金”，用金粉和胶汁制成的金色颜料，用于书画彩漆。《开元天宝遗事》：“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

语燕——呢喃作语的燕子。语：动词，作定语用。

玉郎——对夫君的爱称。《初学记·人部》：“卫玠别传曰：玠在韶齿中，乘羊车于洛阳市，举市咸曰，谁家玉人？”又：“汉书曰：陈平美色，汉王曰，平虽丈夫，美如冠玉耳。”

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县一带，这里泛指征戍之地。

【析】

这首词写思妇春日怀念征夫。

上片“舞裙”一句刻画女主人公的服饰之美。“画梁”句写梦醒之由。“门外”二句直至下片，皆写梦醒后所见所想所为。“柳花飞”是所见；由“柳花飞”联想到征人也如柳花漂流在外，“愁匀”二句，是思念所至，无心梳妆；进而又想到征人所在之地，倍增相思，只觉春日漫长难挨。

《栩庄漫记》评：“词意明晰，层次井然。”

其二

柳花飞处莺声急，晴街春色香车立。金凤小帘开，脸波和恨来。今宵求梦想，难到青楼上。赢得一场愁，鸳衾谁并头？

【注】

香车——涂有香料的华丽的车子。

脸波——眼色。

青楼——豪华的楼房。古诗词中常见“青楼”一词，如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指的是富贵人家的楼阁。也有用来指妓院，如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析】

这首词写一男子在大街上偶尔看到车中一美丽女子而产生的爱慕之情。实近浅俗。

其三

玉钗风动春幡急，交枝红杏笼烟泣。楼上望卿卿，窗寒新雨晴。熏炉蒙

翠被，绣帐鸳鸯睡。何处有相知？羞他初画眉。

【注】

春幡——彩胜一类的妆饰品。据《岁时风土记》载，立春之日，士大夫之家，剪彩为小幡，谓之春幡，或悬于家人之头，或缀于花枝之下。“春幡急”指风吹幡旗，飘动急速。

熏炉——翠被蒙盖着熏炉，让熏炉将被烤暖熏香。

何处二句——意思是何处有知心者？只有像张敞那样为妻画眉之人。他：指张敞。张敞是汉代河东平阳人，字子高，早年官太仆丞，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京兆尹、冀州刺史等官。据《汉书·张敞传》载：“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走马过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抚，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甚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

【析】

这首词写一女子的心愿。

上片写女子于雨后伫立楼上窗前的形象：玉钗春幡颤动于微风之中，如红杏笼烟，带露开放。

下片写女子的私愿，这是由翠被鸳鸯引起的：不知什么时候得到情投意合的人？表现了她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

其四

画屏重叠巫阳翠，楚神尚有行云意。朝暮几般心，向他情漫深。风流今古隔，虚作瞿塘客。山月照山花，梦回灯影斜。

【注】

巫阳——指巫山。

楚神——指巫山神女。宋玉《高唐赋序》言楚王梦与神女相会高唐，神女自谓“旦为行云，暮为行雨”。见韦庄《归国遥》“其三”注。这里甲此典故是说，神仙还有儿女之情，何况人世间呢？

漫——徒然，枉然，杜甫《宾至》：“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罗隐《始皇陵》诗：“六国英雄漫多事，到头徐福是男儿。”可见“漫”作“空”、“在”解，副词，也可写作“谩”。

瞿塘——长江三峡之一，在四川奉节县东十三里地。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梦回——梦醒。

【析】

这首词写女子的梦境和梦后的心理活动。

词的梦境并未写明，但由“巫阳”、“楚神”、“行云”、“朝暮”这些词，可知为男女欢合之事。梦后女主人公又认为男子情意不可捉摸，行踪无定，如今，自己不可虚许了瞿塘客，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女子心灵的创伤。最后两句写室内灯影姗姗，室外山月通明，山花灼灼，衬托出女主人孤苦的

处境。

其五

风帘燕舞莺啼柳，妆台约鬓低纤手。钗重髻盘珊，一枝红牡丹。门前行乐客，白马嘶春色。故故坠金鞭，回头应眼穿。

【注】

盘珊（pánshān 磐山）——盘旋环绕。崔豹《古今注》：“长安妇人好为盘桓髻。”髻状如盘，又称“盘髻”。

一枝——言妆成后如牡丹一枝。李白《清平调》：“一技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行乐客——指游冶的男子。

故故——屡屡。杜甫《月》诗：“万里瞿塘峡，春来六上弦。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又：故故犹云特特也。薛能《春日使府寓怀》：“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这里或言男子故意将鞭丢落，以得多睹艳容之机。

【析】

这首词写室外少年对室内少女的爱慕。

上片写少女临台梳妆。风动柳丝，燕舞莺啼是自然环境，“钗重”二句写这环境中女主人公的美丽形象。

下片写少年郎骑马游春，故意将金鞭屡坠的潇洒风姿和传情神态。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写得憨厚别致，情真意切。

其六

绿云鬓上飞金雀，愁眉敛翠春烟薄。香阁掩芙蓉，画屏山几重。窗寒天欲曙，犹结同心苣。啼粉污罗衣，问郎何日归？

【注】

飞金雀——金雀钗在头上颤动如飞。

同心苣——用苇秆扎成的火炬。《后汉书·皇甫嵩传》：“嵩乃约敕军士，皆束苣乘城。”这里是指灯烛的同一条灯芯燃起了两朵灯花。又解：同心苣为菜名，常作为图案织于绸锦之上。沈约《少年新婚诗》：“锦履并花纹，绣带同心苣。”段成式《嘲飞卿诗》：“愁机懒织同心苣，闷绣先描连理枝。”按此，则此句谓闺妇还佩束着“同心苣”，以表思念之情。

啼粉——泪水夹着脂粉流下。污（wū 乌）：或作“汙”，沾染，通“浼”（wè 卧）。

【析】

这首词写空闺念远。

上片开头两句，从“发”、“眉”写女主人公的形象，突出她的“愁”。“香阁”二句写外界对她的感受，空闺独守，唯对画屏重山。

下片“窗寒”二句写她寂寞难耐，一夜不眠的景况。最后两句由前面的“同心筐”想到远行的丈夫，不禁罗衣泪湿，更不知丈夫何时能回。结尾二句写得又娇痴，又苦恼，形态逼真。

其七

玉楼冰簟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帘外辘护声，敛眉含笑惊。柳阴烟漠漠，低鬟蝉钗落。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

【注】

冰簟——凉席。

粉融——粉脂与汗水融在一起。

辘轳(lùlú鹿卢)——本为井上汲水的装置，这里是指车轮滚动的声音。

【析】

这首词写男女欢会的私情。

上片写欢会情景，无比冶艳。

下片写欢会后清晓临别。最后两句是尽情倾吐，狎昵至极。

《金粟词话》评：“牛峤‘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是尽头语，作艳词者，无以复加。”

酒泉子

记得去年，烟暖杏园花正发，雪飘香。江草绿，柳丝长。
钿车纤手卷帘望，眉学春山样。凤奴低袅翠鬟上，落梅妆。

【注】

杏园——古代园名，在今陕西西安市郊大雁塔南。秦时为宜春下苑地。唐时与慈恩寺南北相直，在曲江池西南，为新进士游宴之处。唐刘沧《及第后宴曲江》：“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钿车——有金玉所饰的车子。

眉学句——眉仿佛春山一样。学：仿照。

凤钗句——凤钗斜插在翠鬟上。袅：绕。

落梅妆——古代妇女的一种面部妆饰，又称“梅花妆”或“寿阳妆”。据《太平御览》九七 卷载：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人日卧含章殿檐下，梅花飘落著其额，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因仿之为梅花妆。牛峤《红蔷薇》诗：“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追恋。

上片“记得”一句，领起全章，以下皆为追记之辞。“烟暖”四句写地点、环境。

下片也是紧接“记得”写出，点明追恋的女子及妆扮，引起怀想。

定西番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
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

【注】

紫塞——长城。崔豹《古今注·都邑》：“秦筑长城，上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鲍照《芜城赋》：“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

画角——军中乐器，出自西羌。口细尾大，形如牛角，以竹木或皮革制成，外加彩绘，故称“画角”。杜甫《奉送王信州崙北归》诗：“壤歌唯海甸，画角自山楼。”

【析】

这首词如盛唐的塞下曲。

上片三句的“紫”、“冷”、“寒”，从视觉、触觉与感觉上，把塞外寒苦的生活，淋漓写出。“梦长安”一句写尽思乡之苦。

下片一“望”字紧接上片“梦”字而生，梦醒则望，望而难及，何其深苦。结末用漏残星稀，画角呜咽，渲染荒凉气氛，“雪漫漫”、“天阔”、“月明千里”则又为辽阔的背景中，增加了悲壮的色彩。《栩庄漫记》评：“塞外荒寒，征人梦苦，跃然纸上。”这是十分确切的。

玉楼春

春入横塘摇浅浪，花落小园空惆怅。此情谁信为狂夫？恨翠愁红流枕上。
小玉窗前嗔燕语，红泪滴穿金线缕。雁归不见报郎归，织成锦字封过与。

【注】

横塘——本为地名，六朝吴大帝时，自江口沿淮筑堤，谓之横塘，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此处指较大的水池。

狂夫——指感情狂放、不拘礼法之士。又解：古代妇人称自己丈夫的谦词。《列女传·楚野辩女》：“既有狂夫昭氏在内矣。”这是辩女对郑大夫说的，昭氏是她的丈夫。

恨翠愁红——借代为泪水。

玉窗——修饰精美的窗户。

嗔燕语——对燕子欢叫而生气。嗔(ch n 柳)：怒、生气。沈约《六忆》：“笑时应无比，嗔时更可怜。”

锦字——妻子给丈夫的信。

封过与——《词律》谓“过字恐误”，他本疑“过为迟之误”，均无据。“封过与”是封好了寄与他的意思。“过”，表示已经封好；“与”，给他的意思。

【析】

这首词诉说了被欺骗与被凌辱的女子的怨恨。

上片写从春来到春去花落，都引起女主人公的“恨翠愁红”的哀思，并用“此情”一句，矛头直指“狂夫”。

下片继续写女子窗前伤感，最后在绝望中还生一线希望，她想写封书信寄去，以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也许会使“狂夫”回心转意，早日归来。这种痴情与善良愿望是令人同情的。

汤显祖评：“隽调中时下隽句，隽句中时下隽字，读之甘芳浹齿。”

西溪子

捍拨双盘金凤，蝉鬓玉钗摇动。画堂前，人不语，弦解语。弹到昭君怨处，翠蛾愁，不抬头。

【注】

捍拨——弹拨乐器上的饰物，用来防护琴身，以免弹拨时磨坏其处。据宋叶廷珪《海录碎事·音乐部》载，金捍拨在琵琶面上当弦，或以金涂为饰，所以捍护其拨也。张籍《宫词》：“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

双盘金凤——指琵琶捍拨上所绘的图案。

昭君——王昭君，晋代为避司马昭之讳，改称明君。昭君姓王名嫱，汉元帝宫女，后赐给呼韩单于，出塞和番，临行时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古乐府辞中有《王昭君》，或名《昭君辞》、《昭君叹》，描写昭君出塞之事。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就是咏昭君之事。

【析】

这首词写琵琶女难言的幽怨。

“捍拨”句总写琵琶精美；“蝉鬓”句写琵琶女的艳丽，这两句都是以偏概全的写法。“画堂”二句从侧面写琵琶之声动人。“弦解语”以下，琵琶与人合写，弦能会意解语，像是诉说琵琶女的身世，又以昭君怨为引子，带出琵琶女的幽怨，弦声传愁带恨，人也锁眉低头，使人不知无限怨情是从弦上发出的，还是从人表现出来的？情思幽深，耐人回味。

江城子

其一

鸂鶒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越王宫殿，荡叶藕花中。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蒙蒙。

【注】

鸂鶒(jī oī ng 交精)——水鸟名，鹭鸶的一种，头细身长，身披花纹，颈有白毛，头有红冠，能入水捕鱼，又名“鱼鸂”。

【析】

这首词是吊古伤今之作。

词人的视线从近到远，由上而下。郡东鸂鶒飞起，水天一碧，千里空阔，滩风正起；近处 叶藕花，这正是过去越王时的宫殿。藕宫殿对出，繁华为荒凉代替，深藏沧桑之感。再近处，水楼帘卷，浪涌雪奔，滩风夹雨，蒙蒙而来，以景托情。全词不含悲而神自伤，自饶名贵。

其二

极浦烟消水鸟飞。离筵分首时，送金卮。渡口杨花，狂雪任风吹。日暮天空波浪急，芳草岸，雨如丝。

【注】

极浦——远浦。

分首——分别。

金质(zh 支)——金酒杯。古代盛酒的器皿。《史记·项羽本纪》：“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此处以“金卮”借代为“酒”。

日暮——傍晚。《升庵词话》：“南史王晞诗：‘日暮当归去，鱼鸟见流连。’俗本改暮作暮，浅矣。孟蜀牛峤词云，‘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晞语也。”《栩庄漫记》云：“升庵词品谓暮应为暮，不知所据何本？今传各本则均作日暮矣。愚谓暮字自佳，若作日暮，便不成语。”

【析】

这首词写渡口饯行。

先从渡口烟消鸟飞写起，既是眼前景，又包含分别之意，有兴起的作用。“离筵”二句明点送行。三、四句又拈出“渡口”、“杨花”，以隐喻在生活的道路上奔波，如杨花任风狂吹，饱含对友人的同情。结末放开一笔，写渡口日暮景象，天阔波涌，雨迷芳草，又渗透了分别时的迷茫依念之情。

全词以写景胜，然笔笔带情，字字藏意。

张泌，爵里无考。一说是晚唐诗人张泌；一说是南唐张泌；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又记载了张曙的一首《浣溪沙》与张泌的一首《浣溪沙》只易两个字。这些皆待考。

张泌的词，比较清俊委婉，如《南歌子》、《浣溪沙》等，都表现了温

柔的情趣。况周颐说：“张子澄词，其佳者能蕴藉有韵致，如《浣溪沙》诸阕。又《河传》云‘夕阳芳草，千里万里，雁声无限起’，又云‘斜阳似共春光语’，只是不尽之情，目前之景，却未经人道。”李冰若也评道：“张子澄词介乎温、韦之间，而与韦最近。”

浣溪沙

其一

钿毂香车过柳堤，桦烟分处马频嘶，为他沉醉不成泥。
花满驿亭香露细，杜鹃声断玉蟾低，含情无语倚楼西。

【注】

钿毂(g 古)——金饰的车轮轴承，有眼可插轴的部分。屈原《九歌·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钿毂香车”指华美的车子。

桦烟句——见薛昭蕴《喜迁莺》“其三”中注。

玉蟾——月亮。见韦庄《天仙子》“其三”注。

【析】

这首词写驱车送别。

上片写车过柳堤，马嘶桦烟，人已远去。“为他沉醉不成泥”一句，表现了女子对男子的依恋之情，如“成泥”，岂不是可以不走了吗？

下片头二句写驿亭环境，用以表现女主人公送走情人后“含情无语”的淡淡哀愁。

其二

马上凝情忆旧游，照花淹竹小溪流，钿筝罗幕玉搔头。早是出门长带月，
可堪分袂又经秋，晚风斜日不胜愁。

【注】

凝情——凝聚感情，集中思绪。

钿筝——用金饰的秦筝。筝(zhēng 争)：弹拨乐器，战国时已流行于秦地，故又称“秦筝”，状如琴。

玉搔头——玉簪的一种。《西京杂记》卷二：“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白居易《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长带月——经常戴月出门。

分袂——分别。

经秋——又经一年。

【析】

这首词写旅途抒怀，马上念旧。

上片“马上”一句，总起全篇。“照花”二句追想旧游：小溪流水，浸竹印花，旧游之地，实是清幽可念；玉簪、罗幕、钿筝传情，旧游之人，美丽堪怀。两句之中，将多少往日人、地、情、景，一概写出。

下片写上旅途的现实感慨。“早是”句是对往日经常披星戴月、辛劳奔波的概括。苦多欢少，所以一些旧游的乐事，总难忘怀。“可堪”呼应上片，补写一句，旧游人事，已去一年，而眷恋之情，溢于言表。结尾一句，是当

时马上的实景，秋日晚风，斜阳西下，马上凝情，感今思昔，不胜愁苦，实处皆化空灵。

其三

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
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

【注】

月华——月光，月色。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人间二句——暗用刘晨、阮肇之事，见温庭筠《思帝乡》注。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思念。

上片写主人公独立凝望。室内绣屏残灯，他含愁临阶，所见的是月正中天，露浓香重。境界清幽，而人孤独。

下片是独立所想。“云雨”以示两人情意，“人间无路到仙家”是一别之后，见面实难，无可奈何。“仙家”是对女子居处的美称，与“无路”并提，喻见面之难。最后用“即使到天涯，魂梦也要为之追随”这样执着的语言，表示了两情的坚贞。全词意境幽艳，情意绵绵。

其四

依约残眉理旧黄，翠鬟抛掷一簪长，暖风晴日罢朝妆。
闲折海棠看又捻，玉纤无力惹徐香，此情谁会倚斜阳？

【注】

依约——隐约。

旧黄——残存的额黄（面部妆饰）。

翠鬟句——翠鬟散乱，玉簪下坠，挂于发际，故曰“一簪长”。又解：翠鬟下堕，约一簪长。

罢朝妆——停止了早晨的妆扮。意思是虽良辰好景而懒于梳妆。与《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意思相似。

闲折句——写空虚之情，折了海棠花看了又看，玩了又玩。捻：用手指搓转。

玉纤——玉手，形容女子手细柔。韩偓《咏柳》诗：“玉纤折得遥相赠，便是观音手里时。”

会：理会，了解。

【析】

这首词写一女子终日闲愁。

上片写女子在暖风晴日的早上，残眉懒画，翠鬟不整的倦慵神态。

下片写她整日闲折海棠，纤手拨弄，似赏非赏，斜阳独倚等这些细微的动作，以显示她的愁思不尽。全词突出了女主人公春日困于情网的倦怠神态，入木三分。

其五

翡翠屏开绣幄红，谢娥无力晓妆慵，锦帷鸳被宿香浓。微雨小庭春寂寞，燕飞莺语隔帘拢，杏花凝恨倚东风。

【注】

幄(wò 握)——篷帐，帐幕。

谢娥——泛指美丽女子。

宿香浓——经夜香味尚浓。

杏花——比拟女子。以花拟人，是拟人化的写法。

【析】

这首词与前一首一样，写女子自伤寂寞。

上片写女子所在室内陈设和她的情态：翡翠屏风、腥红绣帘、华丽的帐子、绣有鸳鸯的被褥，这一切都笼罩在浓郁的香气中，这环境是华贵的，生活在这环境中的女主人公自然也就无比美丽了。然而她却是柔弱无力，不整晓妆，已见其内心深处的忧怨。

下片从室外的环境中衬出她的寂寞。春归小院，微雨洒过，燕舞莺歌，帘外欢洽，越发显得帘内寂寞；杏花也是凝愁带怨斜倚于东风之中，这是女主人公情感牵系于物的缘故。这“杏花”也是女主人公的化身。

其六

枕障熏炉隔绣帷，二年终日两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
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

【注】

枕障——古人用屏风围枕，谓之“枕屏”，又称“枕障”。

始应知——才能知，或正可知。始应，副词。

天上句——意思是天上与人间，乃生死之异域，今不知何处去？白居易《长恨歌》：“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析】

这是一首悼爱姬的词章。

上片追叙与女子由相爱到相会。开头一句写女子所居之地；接着两句写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爱恋、相思。“杏花”句表明欢会的环境、地点。下片则转入哀悼。“天上”两句，是带着沉重的哀思发问的：不管是天上、人间，她总是到一个地方去了吧，但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他又十分茫然；这是其一。其二是，他不以为她是死了，而以为她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可见其痴情眷爱。故还时常想她回来，但她是回不了的，只有过去的欢乐经常在梦中以不同的

形式出现，以梦境愈增其悲。最后用黄昏微雨，画帘低垂、人去楼空，加深了哀悼的气氛。

其七

花月香寒悄夜尘，绮筵幽会暗伤神，婵娟依约画屏人。人不见时还暂语，
令才抛后爱微颦，越罗巴锦不胜春。

【注】

悄夜尘——夜色静悄悄。

婵娟(chánjuān 蝉娟)：泛指美貌女子。孟郊《婵娟篇》：“花婵娟，泛春泉；竹婵娟，笼晓烟；妓婵娟，不长妍；月婵娟，真可怜。”

令——即词曲中的令、引、慢、近之类。古时宴会常以歌舞助兴。又解，酒令。

越罗巴锦——越地的罗，巴蜀的锦，都是古时著名的衣料。《初学记·宝器部》：“《丹阳记》曰，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始有之。”蜀有巴山，故称巴蜀。“巴锦”即“蜀锦”。

【析】

这首词写男女的一次幽会。

上片写月夜静静，花香袭人，在宴会上他俩有心，却不能互通情愫，各自暗暗伤神。待到他们幽会了，反复端详，疑是画屏中人。三句写出了环境、会前的焦急，会时的惊喜心情。

下片“人不见”二句写尽女子幽会时的欢快活泼及对欢会的留念之情。最后一句总结下片，说女子的娇羞轻盈不知蕴藏多少春意柔情。

其八

偏戴花冠白玉簪，睡容新起意沉吟，翠钿金缕镇眉心。
小槛日斜风悄悄，隔帘零落杏花阴，断香轻碧锁愁深。

【注】

沉吟——原义是低沉吟诗，这里作“犹疑”、“恍惚”解。

翠钿句——金缕束绕翠钿，插于眉上发际中。镇：安插。

槛——栏杆。小槛：窗外的小栏杆。王勃《滕王阁》诗：“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断香轻碧——指杏花零落后，香销叶绿。

【析】

这首词写女子午睡醒来的神情。

上片写她午睡初起，花冠偏戴、翠钿白玉簪、金缕镇眉，这些表现她“午睡醒来愁未醒”的精神状态。

下片写她起后小槛危立所见所感：日斜风细，隔帘花落、香断阴深，一缕轻怨，从心头掠过。

其九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注】

凤城——京城，帝王所居之城。杜甫《夜》诗：“步蟾倚杖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仇兆鳌注引赵次公曰：“秦穆公女吹箫，凤降其城，因号丹凤城。其后言京城曰凤城。”

斜揭——将东风拟人化，轻轻地揭开帘帷。

慢回句——漫不经心地回眼相顾，含羞带笑。

佯醉——伪装酒醉。

依稀句——好像听到车中女子责怪说：“太狂了！”太狂生：大狂妄了。生，语尾助词，诗词中常用，乃唐宋口语。李白《戏杜甫》诗：“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析】

这首词写一少年的颠狂举动。

上片写傍晚他追逐一个少女的车子进了京城，一阵东风吹来，揭起车帘，车中的娇波笑语使他倾倒。

下片写他单情难达、佯醉随行。他还仿佛听到女子在指责他的颠狂。然而他追慕的心潮，岂能平静？《栩庄漫记》评：“子澄笔下无难达之情，无不尽之境，信手描写，情状如生，所谓冰雪聪明者也。如此词活画出一个狂少年举动来。”

其十

小市东门欲雪天，众中依约见神仙，蕊黄香画贴金蝉。饮散黄昏人草草，
醉容无语立门前，马嘶尘烘一街烟。

【注】

依约——隐约，仿佛。

神仙——指所见之美女。

蕊黄句——写美女妆饰，涂额黄，以香料画抹眉脸，戴上金蝉钗。

蕊黄——额黄之色。金蝉：钗的形状。

草草——忙忙碌碌的样子。《诗经·小雅·巷伯》：“骄人好好，劳人草草。”朱熹注：“草草，忧也。”这里有匆匆忙忙之意。

尘烘——灰尘飞扬。烘：火起貌，这里形容尘土一哄而起。

【析】

这首词写东门小市的景况。

上片，“小市东门”是地点；“欲雪天”是时间。下面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点的闹市即景，而特别点出人群中天仙般的女子，以见街市的

繁华。

下片写黄昏时的街市一瞬。人们散去，醉客无语倚门，马鸣奔驰，一阵尘烟。小市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如电影镜头一样，鲜明地展现在眼前了。

临江仙

烟收湘渚秋江静，蕉花露位愁红。五云双鹤去无踪。几回魂断，凝望向长空。翠竹暗留珠泪怨，闲调宝瑟波中。花鬟月鬓绿云重。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风。

【注】

蕉——美人蕉。

五云句——仙人所乘的五色云彩和双双白鹤，已经去远，无影无踪。

翠竹句——翠竹上留下带怨的珠泪。这里用湘妃的故事。据《述异记》载，舜南巡，葬于苍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泪下沾竹，竹文全成为斑。故称为“斑竹”或“湘妃竹”。

闲调句——在湘江波浪中，湘灵弹起了宝瑟。调：弹奏。《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湘灵即湘妃，即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楚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就是指此。

花鬟句——花如鬟，月如鬟，绿云如发，一层又一层。这是一种艺术的联想，较一般比喻更开阔自由。

【析】

这首词是咏娥皇女英的故事。

上片“烟收”二句用环境烘托悲剧的气氛。紧接三句写二妃离京寻舜帝于水云之乡，形象动人，情意婉转。

下片开头二句写出湘妃竹与湘妃鼓瑟的故事。后三句又以景结情，与开头悲剧呼应。真如汤显祖评“词气委婉，不即不离”；也如李冰若所说，“极缥缈之思，不落凡俗”。

女冠子

露花烟草，寂寞五云三岛，正春深。貌减潜消玉，香残尚惹襟。竹疏虚槛静，松密醮坛阴。何事刘郎去？信沉沉。

【注】

五云三岛：仙家所居之处。五云：青、白、赤、黑、黄五色瑞云。三岛：《史记·封禅书》：“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诸仙人及不死药在焉，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此“三神山”即“三岛”。参见薛昭蕴《女冠子》“其二”中注。

醮坛——道家求神之台，见牛峤《女冠子》“其三”中注。

刘郎——刘晨。这里泛指所念之人。见温庭筠《思帝乡》中注。

【析】

这首词写了女道士的思凡之心。

上片“露花”三句是她所在的地方环境，“貌减”二句写她与情人分别后因思念而憔悴，以余香作为一种安慰，真是可怜可叹！

下片开头二句写其周围清冷阴森，没有一点乐趣，使她更想念情人，最后两句脱口而出，情真意切。

河传

其一

渺莽云水，惆怅暮帆，去程迢递。夕阳芳草千里，万里，雁声无限起。梦魂悄断烟波里，心如醉，相见何处是？锦屏香冷，无睡，被头多少泪！

【注】

渺莽——辽阔而迷茫。

迢递（tiáodì 条弟）——遥远。

悄断——暗暗地结束了。

【析】

这首词写傍晚离情。

上片全是写景，苍茫、空阔、悲凉。只“去程”二字，点出送行，景是送行人所见，渺茫云水，一片空阔，行者已去，暮帆不见，惆怅自生。李冰若说：“起句飒然而来，不亚别恨二赋首语，可谓工于发端。”（《栩庄漫记》）“去程”承“暮帆”，“迢递”接“夕阳”而下，景由情出，苍凉悲咽。

下片全写情，情由景生。烟波紧承上片“云水”，行者从烟波中消失，送者的梦魂也被烟波带去，无限凄然。最后两句是别后的孤苦生涯，只有锦屏香冷、夜夜无眠、泪水沾被了。

其二

红杏，交枝相映，密密蒙蒙。一庭浓艳倚东风，香融，透帘拢。斜阳似共春光语，蝶争舞，更引流莺妒。魂销千片玉樽前，神仙，瑶池醉暮天。

【注】

浓艳——繁茂的鲜花。艳：美丽，这里指花朵。李白《清平调》“一技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香融——香气融入风中。

妒——忌妒，因蝶往往成双而舞，风流翩翩，莺岂不妒？

神仙——意思是好似进入神仙之境。

瑶池句——好像日暮之时，沉醉在瑶池仙境中。瑶池：西王母与穆天子饮宴之处。据《集仙传》载，西王母所居宫阙，在龟山昆仑之圃，阆风之苑，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参见《花间集叙》“唱云谣”注。

【析】

这首词写花前沉醉，惜春惜时。

上片写春天红杏。是从帘内望出，东风中一庭红杏，交枝相映，重重密密，香气四溢。

下片比拟轻巧，斜阳留恋春光，似与其共语；并用蝶莺飞舞，表现动物也尚惜春，人则不待言了，最后写醉卧春光，令人销魂。

酒泉子

其一

春雨打窗，惊梦觉来天气晓。画堂深，红焰小，背兰缸。
酒香喷鼻懒开缸，惆怅更无人共醉。旧巢中，新燕子，语双双。

【注】

红焰——灯焰。

背——这里是熄灭之意。

兰缸（g ng 钢）——以兰膏为油所点燃的灯。

喷鼻——香气喷进鼻中。

缸（g ng 钢）——酒坛子。

【析】

这首词写触景怀人。

上片写主人公春晓梦觉，为打窗雨声惊破。室内灯灭，画堂幽深。这是写环境。

下片写主人公的思想。昨夜酒醉，只是无人相伴。旧巢中一双新燕正在呢喃私语，从侧面写了女主人公的孤独。汤显祖评道：“抚景怀人，如怨如慕，何如《标梅》诸什。”

其二

紫陌青门，三十六宫春色。御沟辇路暗相通，杏园风。阳沽酒宝钗空，
笑指未央归去。插花走马落残红，月明中。

【注】

紫陌——帝都的道路。刘禹锡《元和十年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青门——古长安城门名。据《三辅黄图》载，长安城东出南头一门曰“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这里泛指皇都的城门。

三十六宫——形容宫殿之多。骆宾王《帝京篇》：“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

御沟——亦称“禁沟”，皇城外的护城河。崔颖《相逢行》：“玉户临驰道，朱门近御沟。”又解：皇宫内流水的沟渠。《古今注》：“长安城引终南山水从宫内过，谓之御沟。”

辇路——宫中的车道。

杏园——在长安东南，唐代新中进士游宴之地。见牛峤《酒泉子》中注。

咸阳——战国时秦国京城，秦孝公时所置。

宝钗空——买酒后宝钗玉器甲尽。

未央宫——汉代宫名。《汉书·高帝纪》：“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上见其壮丽，甚怒。”

【析】

这首词写京都胜景。

上片写景，紫陌青门，御沟辇路，满宫杏花春色。

下片写欢情，选取了一少年的洒脱行为作典型，他在明月中沽酒寻花，一副得意之状可掬。确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之意。

生查子

相见稀，喜相见，相见还相远。檀画荔枝红，金蔓蜻蜓软。鱼雁疏，芳信断。花落庭阴晚。可惜玉肌肤，消瘦成慵懒。

【注】

檀画句——用檀色所绘绣的荔枝图案，其色紫红。檀色：画家七十二色中有檀色，即浅赭色。

金蔓句——金丝所制的首饰，如飞舞的蜻蜓状。

鱼雁——借代为书信。鱼：借鱼而传书信，有秘密情书之意。《文选·乐府古辞》：“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雁：亦为传书之物，见牛峤《更漏子》“其三”中注。

【析】

这首词写女子的相思。

上片“相见稀”三句，平淡的语句却道尽离多会少，喜逢怨别的种种心情。“檀画”二句是从女主人公的衣裳和头饰写她的美丽。

下片“鱼雁”二句写与情人别后，音信不通。“花落”三句是伤景怀人的情状。汤显祖评说：“信笔而往，无一浮漫。”

思越人

燕双飞，莺百啭，越波堤下长桥。斗钿花筐金匣恰，舞衣罗薄纤腰。东风淡荡情无力，黛眉愁聚春碧。满地落花无消息，月明肠断空忆。

【注】

越波堤——即“月波堤”，这里泛指河堤。

斗钿花筐——均为妇女的首饰名。

金匣恰——用熨斗烙平。金匣：熨斗。徐《剪刀》诗：“金匣掠平花翡翠，绿窗裁破锦鸳鸯。”意思是用熨斗将衣物烙平。

【析】

这首词写妇人相思。

上片前二句点明时间、地点；后二句写妇人的艳美。

下片前二句从容貌写其愁思，后二句从外界环境写内心的思念。

满宫花

花正芳，楼似绮，寂寞上阳宫里。钢笼金锁睡鸳鸯，帘冷露华珠翠。娇艳轻盈香雪腻，细雨黄莺双起。东风惆怅欲清明，公子桥边沉醉。

【注】

绮（q 起）——有花纹的细绫。这里是形容画楼。

上阳宫——唐代宫名，在东都（洛阳）禁苑之东，遗址在今河南洛阳市。唐玄宗时，杨贵妃得宠，排斥有姿色的宫女，有些宫女在上阳宫里被关闭了几十年，头发都白了。白居易有《上阳白发人》诗，专咏此事。

钿笼——用金箔饰的鸟笼。

露华珠翠——露珠在草上如翠珠粒粒。

香雪腻——香雪借代为女子的皮肤。腻：细腻光润。

【析】

这首词写宫女的寂寥。

上片写上阳宫女，正当妙龄，寂寞倚楼，空对鸳鸯，难耐露重帘冷。

下片写其倚楼所见，雨细莺飞，大有辜负娇艳丽质的感叹。于是产生了后两句叛逆的假想：还不如伴那浪荡的公子，踏青郊外，桥边沉醉！词中透露出对宫女们冷落身世的无限同情。

柳枝

膩粉琼妆透碧纱，雪休夸。金凤搔头坠鬓斜，发交加。
倚着云屏新睡觉，思梦笑。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

【注】

雪休夸——言雪不如人之洁白。形容前文的“膩粉琼妆”。

枕函花—枕套上所绣之花。

有些些——有少许。指枕花隐隐约约出现几朵。些些（xi xi 虾虾）：少许，一点点，作形容词用。如白居易《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能到南园同醉否？笙歌随分有些些。”

【析】

这首词写美人睡态。虽浮艳，但细腻。

上片写美人情态：碧纱轻盈，肌肤胜雪，钗头斜插，鬓云飘散。这是睡美人图。

下片写美人入梦，粉脸呈笑，枕花印腮。她梦中笑什么呢？自然是青春的幸福，爱情的欢乐。全阙浓艳而含蓄，耐人寻味。闺思一般都以“愁态”出现，这首词则以“梦笑”出现，独出心裁，别具一格。

南歌子

其一

柳色遮楼暗，桐花落砌香。画堂开处远风凉。高卷水晶帘额，衬斜阳。

【注】

砌——阶，房屋前的台阶。

水晶帘——用水晶妆饰的帘子。据《汉武帝故事》载，上起神屋，以白珠为帘箔，玳瑁押之，象牙为蔑。又《西京杂记》载，昭阳殿织珠为帘，风至则鸣，如金玉珠玑。这些都是言帘的精美。

帘额——指帘上端的遮匾。

【析】

这首词是一幅清美的景物画。

高楼掩映于绿柳丛中，台阶上飘散着带香的桐花；画堂门开，一阵远风吹进丝丝凉意，傍晚，高卷窗帘，一抹斜阳从树隙中透进来，这是幽静的，给人以柔美的艺术享受。全词如初日芙蓉，清新俊丽。

其二

其岸柳拖烟绿，庭花照日红。数声蜀魄入帘栊。惊断碧窗残梦，画屏空。

【注】

蜀魄——杜鹃。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蜀王杜宇称帝，曰“望帝”，为蜀除水患有功，后禅位，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规鸣，因名子规为杜宇，又为望帝，又传说，望帝因悲亡国之痛，死后魂魄化为杜鹃鸟，鸣声悲切动人。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析】

这首词也以景胜，写情较空泛。

“岸柳”二句最为清疏，柳本是绿色，作者用“拖”字则将岸柳写活，移情于物，别具韵味。下句本是写红日照花，而却说“庭花照日”，极言花之红艳。后三句写杜鹃声惊醒美人残梦，顿觉“画屏空”，这乃是人之空虚的反映。

其三

锦荐红 ，罗衣绣凤凰。绮疏飘雪北风狂。帘幕尽垂无事，郁金香。

【注】

荐——垫席。《楚辞·九叹·逢纷》：“薛荔饰而陆离荐兮。”

——水鸟。见温庭筠《菩萨蛮》“其四”中注。

绮疏——彩花稀疏。绮：本指彩绸，这里喻自然界的万紫千红之景。

郁金香——草名。《唐会要》：“贞观二十一年，伽国献郁金香。”据说此草可以制酒，也可作染料。李白《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里是指室内充满郁金香美酒的香气。

【析】

这首词只写了雪天垂帘饮酒，笔墨浓艳富丽，而情意平淡，无可咀嚼。

江城子

其一

碧栏于外小中庭，雨初晴。晓莺声，飞絮落花，时节近清明。睡起卷帘无一事，匀面了，没心情。

【注】

匀面了——擦脂粉完了。了：时态助词，表示动作已完成。

【析】

据《古今词话》记载，张泌少时与邻浣衣女相善，后女别嫁人，这一首和下一首词都是追叙少年时相爱的情事的。

这一首词是写少女妆罢自怜。词是从对方设想，用流利的词句，抒发了女子的伤春之感。

从“碧栏于外小中庭”至“时节近清明”，是写景，一派清丽；后面几句，写少女睡起后的两个动作，一是卷帘，一是匀面，然而却是“无一事”、“没心情”，实为伤眼前之春，怀心中之人。

其二

了阳回回浣花溪上见卿卿，脸波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簇小蜻蜓。好是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

【注】

浣花溪——在四川成都，一名濯锦江，又称百花潭，杜甫故宅在此。每年四月十九日，蜀人多游宴于此，谓之浣花日，唐名妓薛涛，亦家于溪旁，以溪水造笺，号“浣花笺”。

脸波——眼波。《花间集》中“脸波”一词四见：牛峤《菩萨蛮》“脸波和恨来”，和凝《临江仙》“脸波微送春心”，顾夔《甘州子》“灯背脸波横”与此句，均作“眼波”解。

绿云高绾（wǎn 挽）——把头发盘绕起来打成高髻。

金簇小蜻蜓——金缕结成蜻蜓状的首饰。

【析】

这首词是从男方的角度来写的一次难忘的会见。

首句点明相会的地点，“浣花溪上”，美好的名字，给人以美好的遐想。“脸波明”以下四句，写男子所见女子的动人形象。后几句尤含深意，一问一答，问者含情；答者有意，似笑似嗔，半真半假，天真可爱的形象几笔勾出，耐人咀嚼。

河渚神

古树噪寒鸦，满庭枫叶芦花。昼灯当午隔轻纱，画阁珠帘影斜。门外往来祈赛客，翩翩帆落天涯。回首隔江烟火；渡头三两人家。

【注】

噪（zào 燥）——虫禽的鸣叫。

昼灯——神庙里白天所燃的灯。

祈赛客——先求神而后酬神保佑自己的人。《旧唐书·张嘉贞传》：“先是岳庙有远近祈赛，有钱数百万、嘉贞自以为颂文之功，纳其数万。”赛：报答。《史记·封禅书》：“冬赛祷词”。唐司马贞索引：“赛，谓报神福也。”

【析】

这首词写寺庙祈祀的情景。

别无可取，只开头两句与结尾两句皆可作画景，写出秋天萧瑟的气象与水乡风光。

蝴蝶儿

蝴蝶儿，晚春时。阿娇初着淡黄衣，倚窗学画伊。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无端和泪拭燕脂，惹教双翅垂。

【注】

阿娇——据《汉武帝故事》载，汉陈婴曾孙女名阿娇，其母为武帝姑馆陶长公主。武帝幼时，长公主抱帝于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曰：“欲得。”又指女曰：“阿娇好否？”曰：“若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公主大悦，帝即位，阿娇果立为皇后。后因事废居长门宫，数年卒。此处是对美丽少女的爱称。

伊——他，此处指蝴蝶。

燕脂——胭脂。

惹教句——逗引得蝴蝶垂翅留连。

【析】

这首词写一女子学画蝴蝶。

上片写暮春时节，阿娇窗下画蝶。“初着淡黄衣”，既指女子衣眼色泽，又指所画蝴蝶色彩。

下片写画好后反复端详，似曾相识。“双双”句，一语双关，画上蝴蝶与所见花间蝴蝶合写，天衣无缝。最后两句又进一层，是画后、看后的表现。“无端”实际上是“有端”的：今昔不同，时地各异，少女自怜，禁不住泪下湿画，弄坏蝴蝶，“惹教双翅垂”，蝴蝶也有情了。正如俞平伯先生在《唐宋词选择》中说：“画上的蝴蝶，却处处当作真蝴蝶去写，又关合作画美人的情态。”

毛文锡（生卒不详），字平圭，南阳（今河南省南阳附近）人。他本是唐进士，入蜀后为翰林学士，前蜀水平四年（公元914年）迁枢密院使，进文思殿大学士。通正元年（公元916年）拜司徒，天汉元年（公元917年）贬茂州司马，后又贬荆州司马。随王衍降后唐后，与欧阳炯等人以词翰供奉内廷。

他的词，浅率庸腐居多，或颂圣，或敷衍题意；其中像《醉花间》那样疏朗深婉的词较少。李冰若评说：“文锡词，在花间旧评均列入下品……非不琢饰求工，特情致终欠深厚，又多供奉之作，其庸率也固宜。”

虞美人

其一

鸳鸯对浴银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杨低拂 尘波，蛟丝结网露珠多，滴圆荷。遥思桃叶吴江碧，便是天河隔。锦鳞红鬣影沉沉，相思空有梦相寻，意难任。

【注】

银塘——形容塘水清澈明净。

尘波——写垂柳一派淡黄色的烟波。 尘：见牛峤《柳枝》“其五”中注。

蛟丝——蛛丝。

桃叶——指所怀念之人。《古今乐录》：“桃叶，子敬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子敬”是王献之的字，他的妾叫桃叶，其妾之妹叫桃根。王献之在今江苏南京市秦淮河畔，曾送其妾而作歌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后来，人称此渡口为“桃叶渡”，称此歌为《桃叶歌》。这里说“桃叶吴江碧”，因此渡在古吴地秦淮河畔。用此典的意思是遥思故人旧地。

锦鳞红鬣——指鱼。鬣（liè 猎），通“𩚰”（liè），鱼名，雄鱼带红色，生殖季节色泽鲜艳，生活在淡水中，也叫桃花鱼。又解：鬣为鱼颌边的小鳍。这里“锦鳞红鬣”连用，借代“书信”。

【析】

这首词写男子思念情人。

上片写银塘、蒲草、垂杨、圆荷等，皆为衬笔，意在烘托鸳鸯对浴，引起下片对情人的思念。

下片用“遥思”领起，连用“桃叶渡”、“天河隔”两个典故，点出与情人的难见。接着写书信难通，只有梦里能寻而已，最后以这种相思使人受不了作结，突出怀人之深。

其二

宝檀金缕鸳鸯枕，绶带盘官锦。夕阳低映小窗明，南园绿树语莺莺，梦难成。玉炉香暖频添炷，满地飘轻絮。珠帘不卷度沉烟，庭前闲立画秋千，艳阳天。

【注】

宝檀——此处是指珍贵的檀色。

绶——古代系帷幕或印纽的带子。《周礼·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之事。”郑司农云：“绶，组绶，所以系帷也。”贾公彦疏：“绶者，条也，以此条系连帷幕。”

官锦——原指宫中所织的锦绸，此指五彩帷幕。

频添炷——多次加燃料。炷：此处指参有香料的燃料。

轻絮——指柳絮。

沉烟——沉香所燃之烟，味香。

【析】

这首词写一闺阁女子。

上片开头二句写“枕”、“锦”，暗示她睡了，接着写女子午梦不成，但见夕阳映窗，南园莺语。

下片先写她室内添炷，珠帘不卷，烟轻细细，但见窗外满地杨花，庭前秋千不动，背景是艳阳天。这纯是一幅“仕女图”。全词用语富丽，然情味不多。

酒泉子

绿树春深，燕语莺啼声断续。蕙风飘荡入芳丛，惹残红。
柳丝无力袅烟空，金盏不辞须满酌。海棠花下思朦胧，醉香风。

【注】

蕙风——香风，多指春日之风。蕙（huì 惠）：香草名，又称“蕙草”、“薰草”，俗名“佩兰”。香气如麝茝，古人以为佩带它可以避疫，以产于湖南零陵为最著名，故又称“零陵香”。《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又解：“蕙兰”，也可称“蕙”，叶似草兰而稍瘦长，暮春开花，一茎可开八九朵，香比兰差，颜色也略淡。

芳丛——花丛。

惹残红——吹动残花飘落。

烟空——指柳色如烟，布于晴空。

金盏——精美的酒杯。

【析】

这首词写春不常在，须花下饮酒行乐。词多意少，淡薄无味。

喜迁莺

芳春景，暖晴烟，乔木见莺迁。传枝偎叶语关关，飞过绮丛间。锦翼鲜，金毳软，百啭千娇相唤。碧纱窗晓怕闻声，惊破鸳鸯暖。

【注】

暖晴烟——晴空中浮飘着一些暗淡的烟雾。暖（ài 爱）：暗淡。

传枝——在树枝中穿过。偎叶：依偎着树叶栖息。

关关——鸟叫声，一般指雌雄和鸣。《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绮丛——百花丛中。这里喻树丛。

毳（cuì 脆）——鸟鲁的细毛。《汉书·晁错传》：“鸟兽毳毛，其性能寒。”

鸳鸯暖——指在温暖的鸳鸯被中的美梦。

【析】

这首词从林间黄莺飞舞啼鸣的描绘中，透露了思妇的情怀。全词似从金昌绪的《春怨》化出。金诗曰：“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上片写芳春之时，暖霭的烟雾之中，黄莺和鸣双飞。

下片承上，先刻画黄莺的形与声；最后落笔于碧纱窗内，一“怕”字写出思人之情。

赞成功

海棠未坼，万点深红。香包緘结一重重，似含羞态，邀勒春风。蜂来蝶去，任绕芳丛。昨夜微雨，飘洒庭中。忽闻声滴井边桐，美人惊起，坐听晨钟。快教折取，戴玉珑璁。

【注】

未坼(chè 彻)——没有裂开。坼：分裂。《淮南子·本经训》：“天旱地坼。”这里指花朵绽开。

香包——指未开的花苞。

緘(ji n 尖)——封闭。

邀勒——邀引。勒(lè 仞)：本义是套住马不让其行。此引申为“牵住”、“引来”之义。这里是“拟人化”的写法。

珑璁——金属或玉石等碰击的声音。

【析】

这首词是咏海棠。上片写海棠含苞待放。下片写微雨中的海棠，表达惜花之情。是从“美人”的客观感受中来写的。王国维评曰：“毛词比牛薛诸人殊为不及。叶梦得谓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殊不知流于率露。诸人评庸陋者，必曰，此仿毛之《赞成功》而不及者，其言是也。”可见，毛词语虽富丽浓艳，但缺少真情实感，这首词便是代表。

西溪子

昨日西溪游赏，芳树奇花千样。锁春光，金樽满，听弦管。娇妓舞衫香暖，不觉到斜晖，马驮归。

【注】

锁春光——意思是美好的春色都被藩篱锁在这儿。

弦管——借代弦管奏乐之声。

娇妓——娇美的舞女、歌妓。

马驮（tuó 驼）归——被马背着回家。写宴游醉归。

【析】

这首词写春日西溪游宴，主人公沉醉马驮而归；侧面表现了当时富贵公子的空虚无聊生活。

中兴乐

豆蔻花繁烟艳深，丁香软结同心。翠鬟女，相与共淘金。
红蕉叶里猩猩语，鸳鸯浦，镜中鸾舞。丝雨隔，荔枝阴。

【注】

烟艳深——指花之红光与雾相混，故以“烟”形容之。

丁香句——以丁香花比喻男女的同心相爱。陆龟蒙《丁香》诗：“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

猩猩语——猩猩啼叫。《尔雅·释兽》：“猩猩小而好啼。”据《山海经》载，猩猩人面豕身能言语，今交阯封溪县出猩猩，状如獾，声似小儿啼。此处猩猩指小猴一类，非现代所说之猩猩，古或写作“狨狨”。

鸳鸯浦——鸳鸯常栖息的小洲。

镜中鸾舞——《栩庄漫记》云：“惟‘镜中鸾舞’句凭空插入，殊为减色。”细推文意，疑此句为暗喻写法，即溪水如镜，淘金之翠鬟女活泼嬉戏，其影映入水中，如鸾凤起舞。

【析】

这首词写南方风光，较有情致。

上片写豆蔻花繁，丁香软结，少女相约淘金，情景如绘。

下片芭蕉叶、猩猩语，这更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尤其最后两句写出南方避雨荔枝树下的一个侧影。全阙形象生动鲜明，意境颇佳。

更漏子

春夜阑，春恨切，花外子规啼月。人不见，梦难凭，红纱一点灯。偏怨别，是芳节，庭下丁香千结。宵雾散，晓霞辉，梁间双燕飞。

【注】

夜阑——夜深。

子规——杜鹃。见张泌《南歌子》“其二”注。杜甫《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四月五日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

【析】

这首词写春夜怀人。

上片写春夜不寐，用子规啼和红纱灯作衬笔。

下片写至晓怨深，以“梁间双燕飞”暗喻自己的孤独。《白雨斋词话》评道：“‘红纱一点灯’真妙，我读之不知何故，只是瞠目呆望，不觉失声一哭。我知普天下世人读之，亦无不瞠目呆望失声一哭也！”《栩庄漫记》也说：“文锡词质直寡味，如此首之婉而多怨，绝不概见，应为其压卷之作。”可见，此词确能以情景感人。

接贤宾

香鞞镂檐五花骢，值春景初融。流珠喷沫蹶蹶，汗血流红。
少年公子能乘驭，金镳玉辔珑璁。为惜珊瑚鞭不下，骄生百步千踪。信
穿花，从拂柳，向九陌追风。

【注】

鞞(ji n煎)——衬托马鞍的垫子。《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鞞。”香鞞：精美的鞍鞞。

檐(cha n揜)——原指古时的短便衣和车的帷幕。这里与“鞞”相通，即“鞍鞞”，与“鞞”同义，都是鞍垫一类的东西。

五花骢(c ng聪)——青白色的花马，又称“菊花青马”。

融——调和。指初春时节。

蹶蹶(xièdié谢)——来回走动的样子。又可作“蹶蹶”。

汗血流红——即马汗流下如血。据《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颜师古引应劭注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肩膊出，如血，号一日千里。”“流珠”二句，各本标点不同：岷本、贵州简字本为“流珠喷沫，蹶蹶汗，血流红”。冰本为“流珠喷沫，蹶蹶汗血流红”。《唐五代词》和华本为“流珠喷沫蹶蹶，汗血流红”。据文意，后者为当，本书故从。

镳(bi o彪)——马御口。

珑璁(lóngc ng)——金石相碰击之声，这里是形容精美，做谓语用。

珊瑚鞭——华贵的马鞭。

不下——不打下来。

百步千踪——写马高扬行走之貌。踪：大步跳行。

信穿花——指马在花丛中随意穿过。

从拂柳——指马在柳枝下从容地掠过。从：从容。

向九陌句——在大道上飞奔。九陌：都城中的大道。《三辅黄图》卷二：“汉长安城中有八街九陌。”骆宾王《帝京篇》：“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追风：指马奔跑。

【析】

这首词只咏了宝马。正如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说：“着意刻画而缺生气。”

赞浦子

锦帐添香睡，金炉换夕熏。懒结芙蓉带，慵拖翡翠裙。
正是桃夭柳媚，那堪暮雨朝云？宋玉高唐意，裁琼欲赠君。

【注】

金炉句——金炉换上供夜间熏香的燃料。

慵拖句——由于精神不振，翡翠色的罗裙拖曳于地而行。

那堪——怎堪，这里有“哪能加上”之意，表反诘语气。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那堪，犹云兼之也。与本义之解作不堪者异。”王建《凉州行》：“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宋玉句——见韦庄《清平乐》“其三”注。

裁琼句——取下所佩之玉器想要赠送给所恋之人。裁：裁下，取下来。琼（qióng 穷）：美玉。《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后来就以“赠琼”来表示爱情。

【析】

这首词写美人睡起，若有所怀。全阕笔触细腻繁缛，颇有温庭药之词风；然意境欠深，不如远甚。

甘州遍

其一

春光好，公子爱闲游，足风流。金鞍白马，雕弓宝剑，红缨锦襜出长秋。花蔽膝，玉衔头。寻芳逐胜欢宴，丝竹不曾休。美人唱，揭调是甘州，醉红楼。尧年舜日，乐圣永无忧。

【注】

红缨——红色的冠带。泛指冠帽精美。

锦襜——绵织的围腰。襜(ch n 揅)：这里指衣眼前面所用的遮布之类。《尔雅·释器》“襜”字下郭璞注：“今蔽膝也。”颜师古《急就篇》：“蔽膝者，于衣裳上着之以蔽前也。”《诗经·小雅·采绿》：“终朝采蓝，不盈一襜。”

长秋——泛指游乐之地。“长秋”或作“长楸”，屈原《九章·涉江》：“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朱熹集注：“长楸，所谓故国之乔木，使人顾望徘徊，不忍去也。”后来，汉代以“长楸”命为宫名。《后汉书·皇后纪》：“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又汉代长安有“长秋门”。故“长秋”泛指游览名胜地。曹植《名都篇》：“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花蔽膝二句——指游玩时花草掩膝，树花落于冠上如戴珠玉。衔：佩戴。

揭调——开腔。

甘州——唐教坊曲名。《唐书·礼乐志》：“天宝间乐曲，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

尧年舜日——指太平盛世。《初学记·帝王部》：“尧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阳。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地，朱草生于郊，凤凰止于庭，厨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翼形，摇鼓则生风，使食物寒而不臭。”又“瞽叟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字都君，家本冀州。其母早死，瞽叟更娶，生象傲，而父顽母嚚，感欲杀舜。舜能和谐，大杖则避，小杖则受，年二十始以孝闻，尧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耕于历山之阳，耕者让畔；渔于雷泽，渔者让渊；陶于河滨，陶者器不窳；尧于是乃命舜为司徒太尉，试以五典，举八凯八元，四恶除而天下咸服。遂纳于大麓，烈风雪雨弗迷，尧乃命舜代己摄政。”

乐圣句——享乐于圣朝而永无忧患。

【析】

这首词写公子游春寻芳。极尽宴赏歌颂之能事。汤显祖评：“丽藻沿于六朝，然一种霸气，已开宋元间九种三调门户。”确实是为巴蜀小王朝歌功颂德之词。0/PGN0210.TXT/PGN>

其二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番奚。凤凰诏下，步步蹀丹梯。

【注】

碛(qí 砌)——原指浅水中的沙石。左思《吴都赋》：“玩其碛砾而不窥玉渊者，未知骊龙之所蟠也。”引申为沙漠，杜甫《送人从军》诗：“今君度沙碛，累月断人烟。”“平碛”则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阵云齐——云层低压。齐：平，与天际相齐，低压之义。

边声——边防线上的声响，即指角、鼓、马嘶、风吼之类的声音。

角——画角，军号之类的乐器。

鞞(pí 皮)——古代军中的小鼓，又称“骑鼓”。《长恨歌》：“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青冢(zhǎng 冢)——汉代王昭君之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二十余里。昭君死，葬黑河南岸。今冢高三十余米，有土阶可登。据传说，塞草皆白，惟此冢独青。或曰，朝暮有愁云怨雾复冢上。近人张相文《寒北纪游》说：“塞外多白沙，空气映之，凡山林村阜，无不黛色横空，若泼浓墨。昭君墓烟霭蒙笼，远见数十里外，故曰青冢。”可见墓有青草愁云之说，实力附会。杜甫《咏怀古迹》诗：“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黑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以北，又名杀虎山。

铁衣——征戍将士所穿铠甲，用来掩护身体，防备兵器所伤，多用金属片或皮革制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

番奚(x 西，旧读 xī 习)——多指西北方少数民族。奚：古代少数民族之一，匈奴别种，南北朝称“库莫奚”，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从事游牧。杜甫《悲青坂》诗：“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弛突。”《旧唐书·北狄列传》：“其国胜兵三万余人，分为五部，好射猎，逐水草，无常居。”

凤凰诏——天子的文告。古代皇帝的诏书要由中书省发，中书省在禁苑中凤凰池处，故称“凤凰诏”，又称“凤诏”。李商隐《梦令狐学士》诗：“右银台路雪三尺，凤诏裁成当直归。”躡丹梯——踏着朝廷前的阶梯而进。指立边功后受诏回朝朝拜君王。躡(niè 聂)：踩踏。丹梯：又称“丹墀”，古代宫殿前石阶以红色涂饰，故称“丹梯”。张衡《西京赋》：“青琐丹墀。”又谢朓《敬亭山》诗：“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

【析】

这首词写边塞荒凉，征人寒苦。

上片从声色两方面写边地景象：秋风飒飒，边声阵阵，战鼓催人；沙漠无边，浓云密布群雁低飞，是一幅萧索紧张的战地图景。

上片“青冢北，黑山西”，自然成对，写边地的辽阔；“沙飞”二句是对上片边地景物描写的补充；“铁衣”三句，形象地概括了战士生活的寒苦和奋勇战斗的精神；最后两句写凯旋而归，得到朝廷赏识。前后对照，似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含义。这样境界开阔而悲壮的词，在《花间集》中还是不多见的，堪称佳作。

纱窗恨

其一

新春燕子还来至，一双飞。垒巢泥湿时时坠，涴人衣。后园里看百花发，香风拂绣户金扉。月照纱窗，恨依依。

【注】

涴（wò 卧）——弄脏，沾污。

金扉——饰有金铺的门扇。

【析】

这首词先写春燕，后写春花春月。境界浅薄，词意支离，了无情趣。

其二

双双蝶翅涂铅粉，哂花心。绮窗绣户飞来稳，画堂阴。
二三月爱随飘絮，伴落花来拂衣襟。更剪轻罗片，傅黄金。

【注】

铅粉——又称“铅华”，擦脸的白粉。曹植《洛神赋》：“芳泽无加，铅华不御。”李善注：“铅华，粉也。”铅：银白色的金属，粉如其色。

哂（z 杂）——吸。这里指蝴蝶采蜜。

绮窗二句——从精美华丽的门窗中飞进，又在画堂阴处停下来。稳：安定，停下。

罗片——形容蝴蝶翅膀如剪下的绸片。

傅黄金——涂上黄金色。

【析】

这首词咏蝴蝶，还写得比较细腻生动。“罗片”，形容蝶翅的轻薄，形象可见。汤显祖评：“‘哂’字尖，‘稳’字妥，他无可喜句。”这的确是一首有景无情的词。

柳含烟

其一

隋堤柳，汴河旁，夹岸绿阴千里。龙舟凤舸木兰香，锦帆张。因梦江南春景好，一路流苏羽葆。笙歌未尽起横流，锁春愁。

【注】

隋堤——隋炀帝时开通济渠，沿渠筑堤，后人称“隋堤”。见韦庄《河传》“其一”中注。

汴河——又称“汴水”、“汴渠”，河道屡变，隋以后，在河南商丘县南，向东南流，入安徽省境，经宿县、灵壁、泗县入淮河。隋炀帝往江都，经此河。今已废。

龙舟二句——龙舟凤舸散发着木兰的芳香，鲜艳的彩帆乘风前进。龙舟：船饰为龙状。《穆天子传》“天子乘龙舟鸟舟，浮于大沼。”凤舸（g 格上声）：饰为凤凰形的大船。木兰：树名，指舟以木兰树制成，故香。

因梦二句——传说隋炀帝梦游江南，于是决定泛舟去江都看琼花。流苏：丝缕下垂的装饰物，用于车马、帐幕等物上。《后汉书·舆服志上》：“大行载车，其饰如金根车……垂五采析羽流苏。”王维《扶南曲歌词》：“翠羽流苏帐。”羽葆：仪仗中的华盖，用鸟羽连缀制成。《资治通鉴·隋纪四》炀帝“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今淮安）至扬子（今仪征）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今扬州），置离宫四十余所。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又“上行幸江都，发显仁宫，王弘遣龙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鳧、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箴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余人，谓之殿脚，皆以锦彩为袍，又有平乘、青龙、鱣、八翟、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以上是隋炀帝游江南的情况，可见其穷奢极欲到何等地步！

笙歌二句——意思是欢乐的音乐声未完，大乱就降临了，落得家破国亡的惨局。笙歌：泛指音乐，这里指欢乐的场面。横流：水不顺道而流，这里暗喻天下大乱。

【析】

这首词借咏柳讽刺了隋炀帝的荒淫。

上片写隋炀帝锦帆龙舟下汴河，极尽铺张。

下片写其荒淫误国，“笙歌”句饶有韵味，将由繁盛转为破亡的历史教训，一笔端出，颇有社会意义。

其二

河桥柳，占芳春，映水含烟拂路。几回攀折赠行人，暗伤神。乐府吹为横笛曲，能使离肠断续。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

【注】

乐府二句——意思是乐府中，将《折杨柳》这类的诗作为乐曲歌唱，人们听了，又能使别情离绪时时泛起。横笛：笛子横吹。梁代古乐府《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金门——汉宫中有“金马门”，此指天子所居之地。天恩：皇恩。郭茂倩《乐府诗集》于白居易《杨柳枝》二首作序曰：白尚书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乃作杨柳枝辞，以托意，曰：“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如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矚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辞，帝问谁辞？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时永丰坊西南角园中，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因东使命取两枝，植于禁中。故白居易又为诗云：“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此词中的“近天恩”，取意于白居易之诗。

【析】

这首词由折柳送别咏开去，似有不遇之感，用笔含蓄，词意晦涩。

其三

章台柳，近垂旒，低拂往来冠盖。朦胧春色满皇州，瑞烟浮。直与路边江畔别，免被离人攀折。最怜京兆画蛾眉，叶纤时。

【注】

章台——汉代长安的街名，歌台舞榭所在地，多柳。唐代诗人韩翃与妓柳氏恋爱，后将柳氏置于都下，三年不见。韩寄诗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近垂旒——好像垂下的飘带一样。旒（li 流）：旗子上的飘带。

冠盖——官员的冠服和车盖。班固《西都赋》：“冠盖如云，七相五公。”

皇州——皇城，帝京。

瑞烟——祥云。这里一派彩色的云烟笼罩于京城。

京兆——指张敞为其妻画眉，见牛峤《菩萨蛮》“其三”中注。

叶纤时——指画眉细长而深，如柳叶状。白居易《长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析】

这首词借咏章台柳，寄寓了对风尘女子的同情。

其四

御沟柳，占春多，半出宫墙婀娜。有时倒影蘸轻罗，尘波。昨日金銮
巡上苑，风亚舞腰纤软。栽培得地近皇宫，瑞烟浓。

【注】

御沟柳——宫苑中皇家所植的柳树。御沟：禁苑中的流水渠。据《古今注》载，长安御沟，引终南山水从宫内过，亦曰“禁沟”。唐代所传“红叶题诗”的故事，即言从御沟中流出红叶，上有题诗。

婀娜（nuó阿挪）——柔细而俏美的样子。

蘸轻罗——如轻罗绸沾渍于水中。蘸（zhàn占）：在水或其他液体里沾一下。这里是写柳枝倒影在水中如轻罗一片。

尘波——荡漾着浅黄色的微波。金銮——唐代大明宫内有金銮殿，为帝王朝会之处。此以金銮代替皇帝车辇。

上苑——供帝王玩赏、打猎的园林。《新唐书·苏良嗣传》：“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将蒔上苑。”

亚——压，这儿是吹的意思。

【析】

这首词咏御沟柳，兼讽得宠者，语意双关。

醉花间

其一

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还相趁。
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

【注】

相趁——相追逐嬉戏。

霏霏——细雨纷纷的样子。

戍楼人——在边防城楼上的将士，泛指征戍之人。

边庭——边疆。

【析】

这首词写思妇对征人的思念。

上片开头三句，用“休”、“怕”对出，“相问”三词把思妇的怀念、失望之情，明白写出。后两句从相趁于春水池塘中的欢乐情景，进一步映衬思妇的凄苦。

下片再深一层，由夜间雨霏，临晓寒重，推想戍楼人的苦境，一片深情，隐含其中，真是“语淡情真”。

其二

深相忆，莫相忆，相忆情难极。银汉是红墙，一带遥相隔。
金盘珠露滴，两岸榆花白。风摇玉佩清，今夕为何夕？

【注】

银汉——天河。

金盘句——传说汉武帝作柏梁台，建铜柱，高二十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金盘承露，和玉屑饮之以求仙。

玉佩——玉做的佩环。《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清——清越的响声。

今夕句——今晚是什么样的良辰？《古诗源》卷一载《越入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这里用“今夕为何夕”，表明在梦中遇到了所爱者。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情人的思念。

上片写法与前一首的上片略似，如汤显祖所评：“创语奇耸，不同凡调。”用“银汉”与“红墙”对举成文，见其近在咫尺，而情悖难通！牛郎织女之事，自然拈出。

下片写梦境。全由上片“银汉”而生。“金盘”二句为梦中相见的环境；“风摇”句为所见情人风采；结末句为无比欢快之情。起笔虽与上章合拍，而“结笔尤胜上章”（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浣沙溪

春水轻波浸绿苔，枇杷洲上紫檀开。晴日眠沙 稳，暖相偎。罗袜生尘游女过，有人逢着弄珠回。兰麝飘香初解佩，忘归来。

【注】

枇杷洲——应为琵琶洲。《一统志》：“琵琶洲在饶州余干县治南水中，拥沙成洲，状如琵琶。”旧址在今江西省余干县南边信江中。

紫檀——树名，常绿植物，高五六丈，花冠为蝶形，黄色，木质带红，坚重，入水则沉。

罗袜句——游女过时罗袜上带着水雾。尘：尘雾。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李善注：“凌波而袜生尘，言神人异也。”意思是凌波仙子脚踩尘雾茫茫，如尘烟滚滚，所以说“生尘”。

弄珠——指佩珠的游女，这里泛指偶遇的多情少女。见韦庄《浣溪沙》“其四”注。

【析】

这首词写男子于郊外水滨初遇情人。

上片虽是写郊外水滨，绿苔、紫檀、晴日 的琵琶洲上的环境，但用“眠沙”、“暖相偎”已一语双关，兴起下文。

下片第一句是泛写琵琶洲上游女如云。后三句以“弄珠”、“兰麝”、“解佩”，含蓄写出与少女一见钟情，留连忘返。全阙意境清丽，增人遐想。

浣溪沙

七夕年年信不违，银河清浅白云微，蟾光鹊影伯劳飞。
每恨蟋蟀怜婺女，几回娇妒下鸳机，今宵嘉会两依依。

【注】

七夕句——用牛郎织女的故事。据《荆楚岁时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孙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纫，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又《风俗记》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

蟾光鹊影——月亮之光，鹊桥之影。

伯劳——鸟名，又名 或 。《诗经· 风· 七月》：“七月鸣 。”毛传：“ 伯劳也。”《玉台新咏》卷九载《东飞伯劳歌》曰：“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牵牛）织女时相见。”

每恨句——意思是常恨蟋蟀啼鸣，仿佛是对婺女倾诉着无尽情意。蟋蟀（huì 惠姑）：蝉的一种，吻长，黄绿色，夏秋能鸣。婺女：又称“女宿”，星名，二十八宿之一。《礼记·月令》：“孟夏之月，旦，婺女中。”《史记·天官书》：“婺女，其北织女。”

几回句——意思是蟋蟀鸣时，婺女星尚在天空，它们常能相会；而织女闻此蟋蟀声，心绪不安，所以几回娇妒，无心织纫，走离鸳机。鸳机：织锦机。

【析】

这首词用牛郎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含蓄地写了一对年轻男女的幽会，时机难得，两情依依。并对“蟋蟀”、“婺女”这类的自然现象加以人格化，表现了女子妒人多欢而已少欢的幽恨。全词流畅深沉，含蓄耐思。《栩庄漫记》评此词“意浅辞庸，味如嚼蜡”，似不允当。

月宫春

水晶宫里桂花开，神仙探几回。红芳金蕊绣重台，低倾玛瑙杯。玉兔银蟾争守护，姮娥姹女戏相偎。遥听钧天九奏，玉皇帝看来。

【注】

水晶宫——指月宫。

桂花开——桂树之花，农历八、九月开，其清香沁人心肺。传说月中有桂，又称“月桂”、“桂魄”。据《酉阳杂俎》载：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砍之，树创随合，其人姓吴名刚，河西人，学仙有过，谪伐桂。

红芳——红花。

玉兔银蟾——传说月宫中有“玉兔”和“蟾蜍”。傅咸《拟天问》：“月中何有？玉兔捣药。”方干《中秋月》诗：“凉宵烟霭外，三五玉蟾秋。”

姮娥——嫦娥。

姹(chà 讫)女——美丽的少女。

钧天——中天。《吕氏春秋·有始》：“中央曰钧天。”钧：平的意思，为四方主，故曰“钧天”。

九奏——指“九成乐”。《周礼·春官》：“九奏乃终，谓之九成。”这里的思意是遥听中天奏起极隆重的乐曲。据《史记·赵世家》载：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钧天广乐，九奏万舞。”

玉皇——天帝之称，又曰“玉帝”，传说是主宰天国之主。《道书》：“玉帝居玉清三元宫第一中位。”这里是说在音乐声中，玉帝亲临月宫巡视。

【析】

这首词是词人幻想中的月宫情景，隐含着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封建时代把“月中折桂”比喻成中举，此词中“月宫”、“桂花”、“金蕊”、“绣台”、“钧天”、“玉皇”等一系列词语，与作者意念中的君国功名，不无关系。

恋情深

其一

滴滴铜壶寒漏咽，醉红楼月。宴馀香殿会鸳鸯，荡春心。
真珠帘下晓光侵，莺语隔琼林。宝帐欲开慵起，恋情深。

【注】

寒漏咽——春夜清寒，滴漏之声悠长沉闷，如位如诉，故曰“寒漏咽”。

醉红楼月——醉于月夜之下，红楼之中。

会鸳鸯——合欢于鸳鸯被中。

侵——透过，迫进。

琼林——花树丛林。

慵起——懒起。

【析】

这首词写男女欢合之事。

上片写宴罢同寝。下片写天晓恋情深。全阙情调庸俗，不是正品。

其二

玉殿春浓花烂熳，簇神仙伴。罗裙窣地缕黄金，奏清音。
酒阑歌罢两沉沉，一笑动君心。永愿作鸳鸯伴，恋情深。

【注】

玉殿——华丽的厅堂。

簇神仙伴——聚集着一群神仙般的美女为伴。

窣地——在地上拖曳。窣（s 苏）：勃窣，缓慢行走的样子。

缕黄金——金黄色的丝缕妆饰着裙带。

奏清音——奏出了清越动听的乐曲。又解：清音指“清商乐”乐府之一种，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加上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称“清商乐”。演奏时，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笙、篪、筑、箏、节鼓、笙、笛、箫、篴、埙等十五种。

酒阑——酒将尽的意思。

两沉沉——饮宴歌舞俱停，气氛沉静下来。

【析】

这首词是写男女宴饮调情。

上片写宴饮，下片写调情。《栩庄漫记》评这两首词说：“缘题敷衍，味若尘羹”。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诉衷情

其一

桃花流水漾纵横，春昼彩霞明。刘郎去，阮郎行，惆怅恨难平。愁坐对云屏，算归程。何时携手洞边迎，诉衷情？

【注】

刘郎阮郎——指刘晨、阮肇。见韦庄《思帝乡》中注。

云屏——以云母装饰的屏风，色彩鲜丽明亮，为富贵人家的陈设品。《初学记·器物部》：“云母：《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上遗云母屏风、回风席、七华扇。’”李商隐《为有》：“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

【析】

这首词用刘阮遇仙的故事，写出了少女对情人的怀恋。最后二句，以问话出现，表现了其恋情之急切。

其二

鸳鸯交颈绣衣轻，碧沼藕花馨。偎藻荇，映兰汀，和雨浴浮萍。思妇对心惊，想边庭。何时解佩掩云屏，诉衷情？

【注】

沼——池塘。《韵会》：“园曰池，曲曰沼。”

馨(xīn 心)——散布得很远的香味。《尚书·酒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偎——依靠得很紧。

藻荇(zǎo xìng 杏)——泛指水草。荇：荇菜。多年生草木植物，叶略呈圆形，浮于水面，根生水底，花黄色。《诗经·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兰汀——生有香草的水滨。兰：泛指芳草。汀(tīng 厅)：水边平地。

边庭——此处指边疆征戍的丈夫。以地借代人。

【析】

这首词写少妇对征夫的思念。

上片用衣上的鸳鸯绣花兴起少妇之思。

下片直写少妇对边庭丈夫的怀想，汤显祖评道：“无定河边，春闺梦里，不止寻常闺怨。”这一说法是公允的。这首词明确提出“边庭”，与唐代的闺怨诗意境是一脉相承的。汤显祖所说的“无定河边”，就是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中的句子，其诗云：“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然，毛文锡的这首词，远不及这首诗的尖锐、鲜明，其意义也不如此诗深刻。但在五代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思想感情，是不可多得的。

应天长

平江波暖鸳鸯语，两两钓船归极浦。芦洲一夜风和雨，飞起浅沙翘雪鹭。
渔灯明远渚，兰棹今宵何处？罗袂从风轻举，愁杀采莲女！

【注】

极浦——目光望不到的水边。

翘雪鹭——白鹭长颈高翘。

兰棹——借代所思念者的船。

罗袂——罗袖。

【析】

这首词写采莲女与情人的欢会以及别后愁思。

上片第一句切合采莲女的地点，并有起兴的作用，接着用“两两”喻采莲女与渔郎的欢爱。

下片写分别。“渔灯”二句，从景中设想对方，为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所本。末二句写采莲女挥袂相送，依依遥望的情态。

河满子

红粉楼前月照，碧纱窗外莺啼。梦断辽阳音信，那堪独守空闺？恨对百花时节，王孙绿草萋萋。

【注】

梦断——梦醒。《花间集》中用“梦断”共六处，均为梦绝、梦醒之意。

王孙——古时对贵族公子的称呼。

草萋萋——春草茂盛的样子。古诗词中，常把芳草萋萋与思念远人联系起来。西汉淮南王刘安《招隐士》诗：“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析】

这首词写思妇对征夫的想念。

开头两句对偶工切，人、景、事、情全出，堪为妙句；接着两句思妇梦到辽阳，醒后仍旧空闺，可知前两句为梦后所见所闻。最后两句，对景伤怀，幽怨至极。

巫山一段云

雨霁巫山上，云轻映碧天。远风吹散又相连，十二晚峰前。
暗湿啼猿树，高笼过客船。朝朝暮暮楚江边，几度降神仙。

【注】

雨霁(jì剂)——雨后天开。霁：本指雨停，后风雪停，云雾散均为“霁”。
《尚书·洪范》：“曰雨曰霁。”

远风句——如作“远峰”，其意思是远处山峰为云雾所掩，风吹云雾，觉山脉时断时连。“远风”，则为远风吹云雾，而云雾时散时聚。据文意，因承上句写“云轻”，下又有“十二峰前”，似从后者解为当。

十二晚峰——指巫山十二峰，见皇甫松《天仙子》“其一”注。

高笼句——两岸夹峙着高耸的山峰，轻舟从其下飞过。

【析】

这首词看似写巫山佳景，但结末也隐含着佳人之怨。南宋叶梦得评此词为“细心微诣，直造蓬莱顶上”，不无道理。其境界缥缈，情意深邃，在毛词中实属上品。

临江仙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黄陵庙侧水茫茫。楚山红树，烟雨隔高唐。岸泊渔灯风飏碎，白蘋远散浓香。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

【注】

潇湘潇水和湘水合称。均在湖南境内。见温庭筠《遐方怨》中注。

黄陵庙旧址在今湖南湘潭附近。《水经注》：“湘水北径黄陵亭西。”韩愈《黄陵庙碑》：“湘水旁有庙曰黄庙，自前古立以祠尧之二女，舜之二妃者。”《通典》：“湘阴具有地名黄陵，即虞舜二妃所葬。”又据《地理志》载：湖北宜昌县西，重岩叠起，山下有黄陵庙，三国时蜀汉所建。

高唐——楚国台观名。宋玉《高唐赋》李善注：“《汉书》注曰：云梦中高唐之台，此赋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

飏（zhān展）——风吹颤动。

灵娥——即湘灵。见张泌《临江仙》注。

韵清商——音调哀怨，是清商怨曲。《词谱》：“古乐府有清商曲辞，其音多哀怨，故取以为名。”

【析】

这首词把湘灵鼓瑟的故事，放到黄陵庙前的斜阳烟水的情景之中，格调别具。结尾二句，情景皆佳。全阙充满着疏朗古朴的韵味，境界也开阔，一洗花间的浓厚脂粉气。

牛希济，生卒不详。陇西（今甘肃省陇西南）人，是前蜀牛峤的侄子。仕蜀曾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随王衍降于后唐。

牛希济的词风清新，写景写情，无雕琢痕，能真切表达深厚的感情。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称赞他的词说：“词笔清俊，胜于乃叔，雅近韦庄，尤善白描。”

临江仙

其一

峭碧参差十二峰，冷烟寒树重重。瑶姬宫殿是仙踪。金炉珠帐，香霭昼偏浓。一自楚王惊梦断，人间无路相逢。至今云雨带愁容。月斜江上，征棹动晨钟。

【注】

峭碧山势陡峭而呈现青黑色。

参差（cēncē 岑阴平声疵）——高低不齐。

瑶姬——美女，这里指巫山神女。

金炉珠帐——仙家的陈设，金制香炉，珠编帷帐。

香霭（ǎi 矮）——香烟。霭：本指云气，此指烟。

征棹——客船，以棹代船。

【析】

这首词咏巫山神女。上片写神女庙前，十二峰的实景。下片咏楚怀王梦神女之事，而用笔悠远。在慨叹神女难逢之中，以云南带愁抒情，以江上斜月、征棹、晨钟作烘托，使实处皆化空灵。全阙流露出凭吊的凄凉之意，也表现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生活破灭后的无限惋惜之情。

其二

谢家仙观寄云岑，崖萝拂地成阴。洞房不闭白云深。当时丹灶，一粒化黄金。石壁霞衣犹半挂，松风长似鸣琴。时闻唳鹤起前林。十洲高会，何处许相寻？

【注】

谢家——谢真人。据说谢女得道于谢女峡，一名谢女澳，在广东省香山县境海域中。冰本注曰：“韩昌黎集注：果州谢真人，自然上升在金泉山，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白昼轻举，郡守李坚以闻，有诏褒谕，其诏今尚有石刻在焉。”仙观（guàn 贯）——仙人所住的祠宇。

云岑（cén 岑）——云巅。岑，小而高的山岭。

崖萝崖上所生藤蔓。

洞房——仙家以洞为居地。

丹灶——炼仙丹的炉灶。

石壁句——石壁斑驳陆离，如仙女之霞衣挂于山侧。

唳（lì 利）——鹤鸣。

十洲高会——指仙人在十洲会聚。《十洲记》：“汉武帝闻西王母说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此十洲乃人迹稀绝处。”后人以十洲为仙人所居的地方。

【析】

这首词咏谢真人之事。在芊绵温丽之中，略带失意、怅惘之情。全词造语工细，“石壁霞衣犹半挂，松风长似琴鸣”，一“犹”一“似”，比喻双出，顿觉虚无缥缈，不落板滞。

其三

渭阙宫城秦树凋，玉楼独上无聊。含情不语自吹箫。调清和恨，天路逐风飘。何事乘龙人忽降？似知深意相招。三清携手路非遥。世间屏障，彩笔画娇娆。

【注】

渭阙——渭水之口。秦咸阳在渭泾二水交合处。《史记·秦始皇本纪》：“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调清和恨——曲调清凄，含着怨意。和：含着。

天路句——随风飘天际。指箫声缭绕云天。

何事二句——因何事而乘龙以降，怀着深情相约而去。据《列仙传》载：周宣王的史官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日教弄玉吹箫，数年而似凤鸣。有凤来止，公为筑凤台，后萧史乘龙，弄玉乘风，俱飞升去。这两句就是用的这一典故。

三清——道家所谓玉清、上清、太清。仙家之境。

【析】

这首词咏萧史和弄玉的爱情故事。

上片单起，写弄玉，“含情”三句，清音有余。

下片双承，合写弄玉、萧史，笔意洒脱。全阙既有人间缠绵之情，又有仙家飘逸之态，仙气人情，水乳交融，韵味深长。

其四

江绕黄陵春庙闲，娇莺独语关关。满庭重叠绿苔斑。阴云无事，四散自归山。箫鼓声稀香烬冷，月娥敛尽弯环。风流皆道胜人间。须知狂客，拼死为红颜。

【注】

黄陵春庙——黄陵庙，在湘水之旁，为湘妃而立的庙宇，见毛文锡《临江仙》注。

关关——莺啼声，象声词。

月娥——月亮，以月拟人，故称“月娥”。

弯环——月弯如环。

【析】

这首词咏湘妃之事。

上片写黄陵庙前的自然景色，娇莺独语，满庭绿苔，阴云无事，飘浮绕

山，紧扣一个“闲”字，境界确是“悠闲清静”。

下片转写到湘妃之事，但用的是曲笔暗写。“箫鼓”二句，是说湘灵已去，空留月娥照江天。“风流”一句，是凭吊湘灵的忠贞爱情。最后二句，借屈原美人香草之意，表现了人们应该要忠贞于爱情的思想。《栩庄漫记》评道：“‘须知狂客，拼死为红颜’，可谓说得出，妙在语拙而情深。”

其五

素洛春光潋滟平，千重媚脸初生。凌波罗袜势轻轻。烟笼日照，珠翠半分明。风引宝衣疑欲舞，鸾回凤翥堪惊。也知心许恐无成。陈王辞赋，千载有声名。

【注】

素洛句——春光笼罩着明净清澈的洛水，水波轻轻荡漾。素：累净，形容水清澈。洛：水名，今河南洛河。潋滟（liànyàn 练艳）：水波荡漾的样子。

千重媚脸——写洛神千娇百媚的美丽面容，参见《洛神赋》的描写。

凌波——径行于水波之上。

鸾回凤翥——鸾鸟回旋，凤凰飞翔。翥（zh 助）：向上飞。写洛神的姿态。参见《洛神赋》的描写。

心许——心愿。

恐无成——恐怕不能成功，指追慕洛神之事。

陈王辞赋——陈王，指陈思王，即曹植。辞赋，指《洛神赋》。曹植《洛神赋·序》：“黄初三年，余朝京师，归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曹植的《洛神赋》是他入朝回封地途中经洛水时有感而作。内容是写与洛神相遇，两相爱慕，但隔于人神之道，未能交接，不禁情怀怅怨。李善注曰：“魏东阿王（植）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丕），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赍植。植还，度 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析】

这首词是专咏洛神的。上片写洛神妩媚的姿态，下片写她与曹植的恋情。最后点出曹植的《洛神赋》。汤显祖评说：“洛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凉鸿游龙数语，已为描尽。”

其六

柳带摇风汉水滨，平芜两岸争匀。鸳鸯对浴浪痕新。弄珠游女，微笑自

含春。轻步暗移蝉鬓动，罗裙风惹轻尘。水晶宫殿岂无因。空劳纤手，解佩赠情人。

【注】

弄珠游女——指佩珠的女子。《韩诗外传》：“郑交甫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佩两珠。交甫目而挑之，二女解佩赠之。”

罗裙句——罗裙飘动，扇起了细尘。

空劳纤手——徒劳纤柔之手。因人与神道不可通，故曰“空劳”。

【析】

这首词咏汉皋神女，妙在人神无隔，情致婉奕，清新流畅，对游女的轻盈多情的形象，着墨不多，但刻画得神采飞动，风流感人。

其七

洞庭波浪飏晴天，君山一点凝烟。此中真境属神仙。玉楼珠殿，相映月轮边。万里平湖秋色冷，星晨垂影参然。橘林霜重更红鲜。罗浮山下，有路暗相连。

【注】

君山——在湖南洞庭湖中，又名湘山。《水经注》：“湖中有君山、编山，……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诗之三：“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真境——神仙境界。据《拾遗记》载：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音，彻于山顶。

参然——星光闪烁，时隐时现的样子。

罗浮山——仙山名。据《元和志》载：罗山之西有浮山，盖蓬莱之一阜，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曰罗浮。据唐河东先生所撰《龙城录》载：隋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憩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师雄与语，芳香袭人。因与扣酒家门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师雄醉寝。久之，东方已白。起视，乃在大梅树下。月落参横，惆怅而已。

有路句——传说洞庭口君山下有石穴，潜通吴之包山，俗称“巴陵地道”。谢灵运《罗浮赋序》：“客夜梦见延陵茅山，在京之东南，明旦得洞，经所载罗浮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罗浮，正与梦中意相会。遂感而作罗浮赋。”

【析】

这首词咏罗浮仙子。

上片“洞庭”两句，写景颇佳。

下片好在景与情生，仙有人情。“万里平湖秋色冷”，着一“冷”字，境界全出，妙。

牛希济《临江仙》共七首，都是咏往昔神仙之事，其共同的特点是语言芊绵温丽，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其凭吊凄凉之意，蕴含其中，深得咏史之体裁。

酒泉子

枕转簟凉，清晓远钟残梦。月光斜，帘影动，旧炉香。
梦中说尽相思事，纤手匀双泪。去年书，今日意，断离肠。

【注】

清晓——拂晓。

旧炉香——香炉尚存宿香。

匀——抹擦。

【析】

这首词写梦醒怀人。

上片“远钟残梦”一句，指明是在梦醒后的情景。“清晓”点出时间；“枕转”句是感受；“月光”三句为梦后所见所闻。

下片首二句追写梦中情事。结尾三句又为追忆梦境后的行动——看情人去年的书信，更觉离肠寸断。

这首小词也写得曲折尽情，辞意俱佳，堪供玩味。

生查子

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注】

烟欲收——烟雾将消失。

记得二句——只要不忘怀那绿色的罗裙，见了碧色的春草也会起怜爱之情。这是艺术的联想。

【析】

这首词写夫妻清晨离别。

上片开头淡淡两笔，写尽春晨景色，全为离人所感，“残月”两句，景情合写，见其话别一夜，伤心至晓。

下片是离别时的一个侧影镜头。“语已多”二句，语淡情深，包含了多少依依惜别的感情。最后两句，是行者的想象：他从妻子最爱穿的绿色罗裙，而联想到碧绿的芳草也是可爱的。爱人及物，更及其色，深一层，曲一层，表达了他对妻子的深挚爱情。堪为千古名句。

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对这首词作了很好的评价：“词旨悱恻温厚，而造句近乎自然，岂飞卿辈所可企及。‘语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将人人共有之情和盘托出，是为善于言情。”唐圭璋先生在《唐宋词简释》中，也称道这首词说：“以处处芳草之绿，而联想人罗裙之绿，设想似痴，而情则极挚。”这种联想，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我国古诗词多采用之，如见桃花而想人面，见丁香而想爱情，见荷花而想美人等。南朝江总妻《赋庭草》诗：“雨过草芊芊，连云镇南陌。门前君试看，是妾罗裙色。”牛希济的这首词，也可能受到了这首诗的启发，但比这诗写得更有情致。

中兴乐

池塘暖碧浸晴晖，蒙蒙柳絮轻飞。红蕊凋来，醉梦还稀。
春云空有雁归，珠帘垂。东风寂寞，恨郎抛掷，泪湿罗衣。

【注】

红蕊凋来——红花谢了。

春云句春天天际中时见群群飞雁。因未得“雁书”，故言“空有”。

【析】

这首词写春闺怀人。上片写春景，为下片怀人作铺垫。下片写情郎一去，雁归无音，春闺寂寞，泪湿罗衣。

谒金门

秋已暮，重叠关山歧路。嘶马摇鞭何处去？晓禽霜满树。
梦断禁城钟鼓，泪滴枕檀无数。一点凝红和薄雾，翠蛾秋不语！

【注】

枕槽——即槽枕，香枕。

翠蛾——黛眉。

【析】

这首词写闺梦念远。

上片逆写梦中之事：深秋日暮；关山路途；霜天晓禽；马嘶郎去，这是一幅秋晓别离图。

下片“梦断”收束上片，展开下文，写尽梦后所闻所感。念远怀人，在“泪滴”与“愁不语”中透出。

欧阳炯（公元 896 年—971 年），益州华阳（今四川省华阳县）人，他在前蜀时初仕王衍为中书舍人，后蜀时拜为宰相，最后随后蜀孟昶归宋，任左散骑常侍。曾为《花间集》作序。

欧阳炯品性坦率，工于文章，善吹长笛。其词大抵婉约轻和，不欲强作愁思，刻画小女儿情态尤异常真挚动人，是《花间集》中继温、韦之后的一位大家。况周颐论其词云：“艳而质，质而愈艳，行间句里，却有清气往来。大概词家如炯，求之晚唐五代，亦不多觐。”（转引自《唐宋名家词选》）

浣溪沙

其一

落絮残莺半日天，玉柔花醉只思眠，惹窗映竹满炉烟。
独掩画屏愁不语，斜倚瑶枕髻鬟偏，此时心在阿谁边？！

【注】

半日天——中午时分。

玉柔花醉——形容美人倦怠的形象。“玉”、“花”指女子之面，“柔”、“醉”，形容状态。

掩画屏——意思是人为画屏所遮掩。

瑶枕——精美的枕头。

阿谁边——谁那边？阿谁：谁，哪个。“阿”，名词的词头。《三国志·庞统传》：“向者之论，阿谁为失？”

【析】

这首词写一妇人春日午睡后的慵倦神态。

上片首句点明春未日午；次句“玉柔花醉”，以物喻人，用字妍丽；“惹窗”句写在室内外一片幽静中入睡了。

下片“独掩”二句，正面写这妇人午睡后的慵倦神态；最后一句写妇人心思茫然，用疑问句表达出来，耐人寻味。

其二

天碧罗衣拂地垂，美人初着更相宜，宛风如舞透香肌。
独坐含颦吹凤竹，园中缓步折花枝，有情无力泥人时。

【注】

天碧罗衣——天蓝色的罗绸衣裙。据说当时蜀地女衣以天蓝色为美。

宛(w n 碗)——转。“宛风”，即软风缭绕之意。

凤竹——泛指笙箫一类的管乐。古代将笙箫一类的乐器饰以凤形。《宋史·乐志》：“列其管为箫，聚其管为笙，凤皇于飞，箫则象之，凤凰戾止，笙则象之。”世称笙为“凤笙”，称排箫为“凤箫”。

泥人——形容人软弱、痴迷的样子。

【析】

这首词写美人的姿态。

上片写她的妆束：碧兰、轻飘、透亮、垂地的罗衣，真如仙女飘行于云彩之间，与白居易“风吹仙袂飘飘举”意境相似。

下片写她的神态：吹箫、折花，含颦缓步，有情无力，完全是封建时代士大夫眼中的仕女形象，虽无深刻词意，然有美的图景。

其三

相见休言有泪珠，酒阑重得叙欢娱，凤屏鸳枕宿金铺。
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

【注】

酒阑——酒意已深。

金铺——门上的装饰物，制成龙蛇兽头之形，用以衔门环，其色金，故曰“金铺”。这里以“金铺”借代“门”，意思是宿于屋里的凤屏之内、鸳枕之上。

无——否，表示疑问。唐人诗中，“无”字用于句末时，多表疑问语气。如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入时无”即合时宜吗？又：王驾《古意》：“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衣到无”即衣到了吗？

【析】

这首词纯写男女欢合之事。上片写别后重逢的欢欣。下片写其欢合。是《花间集》中写狎昵的词作之一，比其余几首露骨，应予摒弃。

三字令

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罗幌卷，翠帘垂。彩笺书，红粉泪，两心知。
人不在，燕空归，负佳期。香烬落，枕函欹。月分明，花淡薄，惹相思。

【注】

日迟迟——《诗经·幽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芣祁祁。”朱熹注：“迟迟，日长而暄也。”“暄”是暖和的意思。

罗幌——罗绸制的帷幕。幌(hu ng 谎)：帷幔。杜甫《月夜》：“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枕函——枕套子。

【析】

这首词写妇人相思。

“春欲尽”三句，点明时令，寓美人迟暮。“罗幌卷”五句由妇人室内写到思念在外的人。“两心知”一句设想对方也在此刻念己。“人不在”五句又是一层，从远人又写到室内，深藏怀念之情。结尾三句照应开头，春光欲尽，故花淡薄。伤春惜时之情，包寓其中。汤显祖评道：“逐句三字，转而不窘，不垒，不崛头，亦是老手。”

花间集卷六

南乡子

其一

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绿，鸳鸯浴，水远山长看不足。

【注】

石榴花——落叶灌木，叶子长圆形，花多为鲜红色，果实内红色粒可食，又称“安石榴”。

海南天——泛指我国南方。

春影绿——指春景映于水中而成碧色。

【析】

这首词描绘了江南生机蓬勃的春日风光。

开头两句，视野开阔，无边碧草，似火榴花，写景明丽，指时含蓄；“海南”点明地域。十一字将时、地、景写出，而又浑然无迹。“日暮”两句，时间、视线都收缩了，如摄影中缩小了光圈，境界深化了，着眼于“海南天”的“日暮江亭”的一个近景。这里的一个“春”字，用得十分巧妙，既是春末夏初之“春”；又是万物生机蓬发之“春”。故作者没有写“春水绿”，而写成“春影绿”，一字之易，点铁成金，五月水深澄碧，倒影如画，满眼繁华，全在这三字之中。然后缀以鸳鸯戏水这一特有的海南风物，更使画面活跃。最后一句是对全章的总结，也是对海南江天的无限赞叹，到此，可谓气足神完。

《栩庄漫记》对欧阳炯的《南乡子》八首作了一个总评曰：“《南乡子》八首，多写炎方风物，不知其以何因缘而注意及此？炯蜀人，岂曾南游耶？然其词写物真切，朴而不俚，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而为写景纪俗之词，与李珣可谓笙磬同音者矣。”的确，在《花间集》中，这样朴质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是别具韵味的。

其二

画舸亭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

【注】

画舸（g 各）——彩饰的大船。

亭桡——指船边曲栏杆。又解：“亭”与“停”不通用。如依晁本作“停”，则“停桡”应作“停船”解，“桡”（ráo 饶），为船桨。《淮南子·主术》：“而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

槿花——木槿花，夏秋之间开花，红白色，人多植之以为篱。

芭蕉——我国南方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高可达丈，叶大成长扇形。

【析】

这首词刻画了一幅南方农村小景。

“画舸”两句是南方农村素描：竹篱、槿花、小桥、流水、船横；“水上”三句是这素描画中的点景人物：“水上游人”就是“画舸”上之人，应是男性，“沙上女”为村姑；“回顾”二字，写出“游人”与“女”的嬉问之状；结尾一句，既维妙维肖地展示了“沙上女”的活泼多情，又用“芭蕉林里”再现南方佳景，与开头呼应。

其三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

【注】

孔雀三句——孔雀喜爱它自己的金光闪耀的翠尾，临水照影，见行人来，仿佛早已相识，毫不惊恐。

【析】

这首词是南方傍晚的水边即景。

“岸远”两句，从远处、高处着笔：归路日斜，晚霞映照远岸平沙，历历如绘。“孔雀”二句为点景动物，不只独具地域特色，而且物有人情，临水照翠尾，是怜己，也是爱晚霞。最后一句作逆笔收束，用语顿挫。

其四

洞口谁家？木兰船系木兰花。红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倚春风相对语。

【注】

木兰句——木兰船还系在开着花的木兰树上。木兰：乔木，又名杜兰、林兰，状如捕树，木质似柏树而较疏，可造船，晚春开花。任《述异记》下：“木兰洲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七里洲中，有鲁般刻木兰为舟，舟至今在洲。诗家云木兰舟，出于此。”后常为船的美称。潘岳《西征赋》：“门磁石而梁木兰兮，构阿房之屈奇。”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相引去——相互邀约而去。引：招引。

【析】

这首词写南方少女的欢情。

以虚拟问句开头，以“木兰船系木兰花”写洞口之家的实景，流露出无比赞美之情。“红袖”三句继续写洞口之家的人事，活现南方少女相引相招，相依相偎，亲昵欢快地游春谈笑的场面。

其五

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耳坠金环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

【注】

二八花钿——戴着花钿的少女。二八：十六岁。古常用“二八佳人”，即美丽的少女之意。花钿：首饰，此以首饰借代为戴首饰之人。

瑟瑟（sèsè 涩涩）——珠玉的一种。《唐书·于阗国传》：“德宗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瑟瑟百斤。”《叠雅》：“瑟瑟，碧珠也。”《唐书·明皇贵妃杨氏传》：“帝幸清华宫，五宅车骑皆从，遗钿坠舄，瑟瑟、玳瑁，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

霞衣窄——彩衣苗条。

【析】

这首词写南方少女的美丽多情。“笑倚江头招远客”一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着笔朴质自然。

其六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注】

南中——泛指我国南方。王勃《蜀中九日登玄武山旅眺》诗：“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桄（guang 光）榔——南方常绿乔木，树干高大。据《述异记》载：西蜀石门山，有树曰桄榔，皮里出屑如面，用作饼，食之，与面相似。因谓之桄榔面。蓼：水草之一种。

红豆——红豆树产于岭南，秋日开花，其实成豆荚状，内有如碗豆大的子，色鲜红，古代以此象征相思之物。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析】

这首词写南方水村的一个劳动场面。

首句点明地区，次句写“南中”桄榔枝叶茂密阴浓、蓼花淡红的自然环境。后面三句，范围愈来愈小：由“南中”到河边两岸人家；从“微雨后”到“收红立”。“树底纤纤抬素手”，最具情致，是劳动场面的集中写照，形象生动，欢快之情自见。

其七

袖敛蛟绡，采香深洞笑相邀。藤杖枝头芦酒滴，铺葵蔗，豆蔻花间趁晚日。

【注】

蛟(jiao交)绡——薄绢名。传说这种绡是为蛟人所织。《述异记》卷上：“南海出蛟绡纱，泉室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服，入水不濡。”蛟人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张华《博物志》：“蛟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而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左思《吴都赋》：“泉室潜织而卷绡。”

藤杖二句——以藤所制手杖，悬着酒壶，酒溢出来了，将葵草所编之席铺地而坐。豆蔻句——夕阳西下，散步于豆蔻花间。(su梭)：走，散步之意。

【析】

这首词写南方老人之乐。

开头二句写他们挽袖采香，相逢于洞里，笑语相约。“藤杖”句从拄杖携酒两方面写出了老人的特征和神情，恬然自乐。最后两句写他们酌酒于葵席之上，漫步于豆蔻之间，乐而忘归。

其八

翡翠鸂鶒，白蘋香里小沙汀。岛上阴阴秋雨色，芦花扑，数只渔船何处宿？

【注】

翡翠鸂鶒——碧蓝色的鸂鶒鸟。鸂鶒(jiaojing交精)：水鸟名，头颈赤褐色，体上面多白，胸部有蓑毛，杂碧绿色，喙长脚高，产于我国南方。

芦花扑——芦苇花白，如柳絮，风吹四散，故曰“扑”。

【析】

这首词是南方秋雨水滨的写照。

“翡翠”两句写水中沙洲，鸂鶒和白蘋是近景。“岛上”二句从高处、远处写来，织成秋雨绵绵、芦花飞扑的迷离之景。最后一句，以问语虚写渔船，加强了朦胧的气氛，特具水乡烟波风情，余韵悠远。

欧阳炯的《南乡子》八首，都是描绘南方风物，真切自然，朴而不俗，全无粉脂气息，独有清新情调，是《花间集》中难得的一组好词。汤显祖曾对这几首词的写法作过总的评价：“短词之难，难于起得不自然，结得不悠远。诸词起句无一重复，而结语皆有余思，允称令作。”

献衷心

见好花颜色，争笑东风，双脸上，晚妆同。闭小楼深阁，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情未已，信曾通，满衣犹自染檀红。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拢。春欲暮，残絮尽，柳条空。

【注】

三五夜——十五之夜，即月圆之夜。

【析】

这首词写女子春怨。

上片写女子的美丽和她在月圆时的幽恨。开头四句，双管齐下，花人并写，分不出哪是鲜花，哪是人面，“争笑东风”四字，将“花”写活，将人写艳。“闭小楼深阁、春景重重”二句，点出女主人公的身份和春景浓郁的环境，为下片张目。“三五夜”三句是写女主人公独守深闺，见月圆而生恨。

下片抒发美人迟暮，空阁怀人的春怨。全由上片“恨”字生发。“情未已”三句写与情人两地相思，情不能达，终日红泪沾衣，此其一恨；“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拢”，是怨人不如燕那样享受自由与幸福的爱情生活，此其二恨；“春欲暮”三句写韶光即逝，红颜难保，白白送走了好天良夜，此其三恨。全词超忽而来，茫然而去，毫端神妙，感人肺腑。

贺明朝

其一

忆昔花间初识面，红袖半遮，妆脸轻转。石榴裙带，故将纤纤玉指偷捻，双凤金线。碧梧桐锁深深院，谁料得两情，何日教缱绻？羨春来双燕，飞到玉楼，朝暮相见。

【注】

石榴裙带——石榴花色的裙带，即鲜红色。

缱绻（qi nqu n 遣犬）——感情融洽，难分难舍。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诗：“临当背面时，裁诗示缱绻。”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情人的怀念。

上片追忆与女子初次见面的情景，由“忆昔”领起，“花间初识面”，含义有二：一是所见之地在花下；二是所见之人，面亦如花。“红袖”二句正面写女子的娇羞之态；“石榴裙带”三句写其细微动作，侧面表现她的柔媚之情。

下片是现实的怀想，分两层写出：“碧梧”三句，念及情人深闺难出，缱绻无期；“羨春来双燕”三句，就眼前景，人与物比，羨双燕朝暮双飞，衬托自己的孤独；同时也含有双燕自由而多情，朝暮能与自己相会，而所爱之人却难相见。

其二

忆昔花间相见后，只凭纤手，暗抛红豆。人前不解，巧传心事，别来依旧，辜负春昼。碧罗衣上蹙金绣，睹对对鸳鸯，空裊泪痕透。想韶颜非久，终是为伊，只恁偷瘦。

【注】

蹙（cù 促）——收缩，这里指折叠后出现了皱纹。

裊（yì 邑）——沾湿，浸染之意。

韶颜——年轻美丽的容颜。

恁（nèn 嫩）——这样。

【析】

这首词是写女子思念男子。

上片“忆昔”直贯到“巧传心事”，追忆花间定情。“别来”二句是对现实即分别后的感叹：两情虽然深厚，可惜不能共处而辜负了春光。

下片也分两层，第一层是睹罗衣上的对对鸳鸯而怀念情人，泪湿衣襟；第二层从反面表达女主人公对男子的忠贞爱情，虽青春不常，但为他憔悴，也不后悔。语言坚决，情感真挚。

欧阳炯的这两首《贺明朝》极为浓艳，上接温庭筠，下开柳屯田。

江城子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注】

金陵——古地名，今南京市。战国时楚威王灭越置金陵邑，秦改为秣陵，两汉仍用此称，三国时孙权建都于此，更名建业，晋更为建康，唐武德八年，又名金陵，位于长江南岸。

六代——这里指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六代。李白《留别金陵诸公》诗：“六代更霸王，遗迹见都城。”

姑苏台——吴王夫差所筑，在今江苏吴县西南姑苏山上，见薛昭蕴《浣溪沙》“其七”注。

如西子二句——宛如昔年西施的妆镜，照映江城。

【析】

这是一首怀古的词章。

全词以写金陵的现实境况为主。开头三句点出金陵之地，写出岸草平远，落霞明灭，水声不断，给人凄清之感。“水无情”一句又带出“六代繁华”二句，诗人有恨，连及流水无情，历代繁华的金陵，是被逝波暗暗带走，亡国之痛，夹入其间。最后两句，由月想及西子镜，望见姑苏台，无限感慨。前面着一“空”字，深含景物依旧，江城虽在，世态已变的沧桑之感。

凤楼春

风警绿云丛，深掩房拢，锦书通。梦中相见觉来慵，匀面泪脸珠融。因想玉郎何处去，对淑景谁同？小楼中，春思无穷。倚栏颺望，暗牵愁绪，柳花飞起东风。斜日照帘，罗幌香冷粉屏空。海棠零落，莺语残红。

【注】

绿云丛——头发蓬松细腻。

觉来慵——醒来后神情倦怠。

匀面句——擦面时脸上泪珠消融。

淑景——美景。

颺望——聚精会神地望着。颺（yóng 佣阳平）：昂头，或不转头。

【析】

这首词写闺中春思。

上片春闺梦醒后的愁思。“梦中相见觉来慵”句，是上片的主干，“梦中相见”并未写明，但已在“锦书通”、“玉郎何处去”中暗暗作了回答；重心放在“觉来慵”三字上。“凤髻”二句是“慵”，“匀面泪脸珠融”也是“慵”，“对淑景谁同”则更“慵”。由“慵”而“思”，由“思”而“愁”，笔墨暗藏其间。

下片写小楼相思。因“思”而“望”，“柳花”以下，皆为望中之景，寄寓了春思之情。结尾二句，情在景中，零落残红，岂非泪痕血点！

和凝（公元898年—955年），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人）。《旧五代史》说他“幼而聪敏，姿状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学，韦一览者，咸达其大义。年十七举明经……十九登进士第”。他官运亨通，历事梁、唐、晋、汉、周五朝。

和凝所作诗文甚富，曾有集百余卷。少好为曲子，布于汴洛，时号为“曲子相公”。他的词也是以描写艳情见长，其中更有一些歌颂升平的可厌句子；但也有清新疏淡之作，“清中含艳，愈艳愈清”，“能状难状之情景”（况周颐语），其词风介于温韦之间。

小重山

其一

春入神京万木芳。禁林莺语滑，蝶飞狂。晓花擎露妒啼妆。红日永，风和百花香。烟锁柳丝长。御沟澄碧水，转池塘。时时微雨洗风光。天衢远，到处引笙簧。

【注】

神京——京都。

禁林——皇城中的丛林。

莺语滑——莺啼声流利清脆。白居易《琵琶行》：“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冰下难。”

擎（qíng 晴）露——托着露珠。

妒啼妆——娇美含泪的姿态。

洗风光——洗涤着大自然。

天衢远——皇城中的道路深远。

【析】

这首词写京都春景。

上片描绘了春日神京的明媚春色。首句点明时地，接着用“木”、“花”、“露”、“红日”构成了一幅春景画，又用“莺语滑”、“蝶飞狂”和“风”，使静景增添动态。“滑”、“狂”二字，可闻声睹形。“晓花擎露”句，把花捧玉露比拟成少女娇妒含泪之态，堪称细腻。

下片着重写皇宫周遭的春光：烟柳如丝，沟池澄碧，微雨洗尘，景象清丽。“御沟”与上片“禁林”相映，“微雨”与上片“红日”间出，时晴时雨，别有情致。最后两句，把自然景色与人间升平景象结合起来了，春光大好，笙歌飞扬。全词妙声艳色，境界明朗，正如杨慎《词品》所评：“藻丽有富贵气。”

其二

正是神京烂熳时。群仙初折得，郗诜枝。乌犀白纻最相宜。精神出，御陌袖鞭垂。柳色展愁眉。管弦分响亮，探花期。光阴占断曲江池，新榜上，名姓彻丹墀。

【注】

神京——京都。

群仙——指新及第的进士。

郗诜枝——登科的意思。郗诜（quèsh n 却身，诜或读 x n 辛）：人名。据《晋书·郗诜传》载：郗诜对武帝曰：“臣举贤良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昆山之一片玉。”帝笑。

乌犀白纻——乌黑色的带钩，洁白的夏布衫。写新进士的穿着。乌犀（x 西）：带钩。白纻（zhù）：用苧麻纤维织成的白色夏布。

精神出——意气风发的样子。

御陌——京城中的道路。

分响亮——分外响亮。分（fèn 奋）：格外。

探花期——及第之后在曲江上宴饮之时。据《陔余丛考》载：唐代殿试及第曲江宴，以榜中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得名花，则二人受罚。宋初犹然，非指及第第三人。

光阴句——宴饮的热闹场面占尽曲江池畔。光阴：光景，指新进士游宴之情景。

彻——通，这里有传布的意思。

丹墀（chí 池）——宫殿台阶上的平地以红漆涂之，呈丹色，故称“丹墀”。

【析】

这首词写新及第的进士的欢快情景。

上片刻画这些才子们中进士之后得意洋洋的情态。他们穿着白纈春衫，于春花烂漫之时，在京都垂鞭策马，精神抖擞。

下片紧接上片而写，由于他们的欢快，柳也为之展眉，管弦也分外响亮，为他们在曲江畔的游宴而助兴。结尾两句，将欢快的原由点出，是因为在朝廷发布的新榜上，有着他们的名姓。全词给人畅快舒坦之感。和凝曾主持过贡举之事，所取皆一时之秀，故有此作。

临江仙

其一

海棠香老春江晚，小楼雾縠空濛。翠鬟初出绣帘中，麝烟鸾佩惹蘋风。
碾玉钗摇战，雪肌云鬓将融。含情遥指碧波东，越王台殿蓼花红。

【注】

香老——香尽花残。

雾縠——如薄纱的雾气。

空濛（kōng méng 空蒙）——迷茫的样子。

翠鬟——女子发髻，借代为闺中少女。

鸾佩——女子佩饰的玉器。

碾玉钗——用碾玉石做成饰有玉的金钗，随风抖动。

越王台——春秋时越王勾践的宫殿，在今浙江绍兴一带。

【析】

这首词写了闺妇的无名思绪。

上片头二句，设置了一个春残花老、雾笼小楼的幽静环境。“翠鬟初出”二句，写女主人公出帘，但她此刻沉默无语，只有香烟袅袅，微风拂拂，境界沉寂。

下片“碾玉钗摇”二句，写她的头饰华丽和肌肤白嫩，笔墨平庸。结尾二句，出人意外的设想，显得情意深远，意境开阔。是追古，还是怀远，给读者以充分想象的余地。

其二

披袍窈窕红宫锦，莺语时啭轻音。碧罗冠子稳犀簪，凤凰双颭步摇金。
肌骨细匀红玉软，脸波微送春心。娇羞不肯入鸳衾，兰膏光里两情深。

【注】

披袍——长衣。

宫锦——宫廷中所用的高级绸料。

碧罗冠子——凤冠名。

犀簪——用犀角制的簪。

凤凰句——凤凰钗、金步摇，随步抖动，二者都是首饰。

红玉软——肤色柔美。《西京杂记》：“赵飞燕与女弟昭仪，皆色如红玉，为当时第一，并宠后宫。”

兰膏光——灯光。

【析】

这首词是写闺中男女合欢之事。

上片用了“红宫锦”、“碧罗冠子”、“凤凰”等词，极力描写女子穿

著华丽，用“莺语时啾”来比拟她娇滴滴的话音。

下片进一步刻画她的妩媚之态，颜如红玉，秋波含情。结尾两句，出言率露，然情意未尽，实为情场老手之语。况周颐曾评此词道：“奇艳绝伦，所谓古蕃锦也。娇羞二句，尤能状难状之情景。”

菩萨蛮

越梅半坼轻寒里，冰清淡薄笼蓝水。暖觉杏梢红，游丝狂惹风。闲阶莎径碧，远梦犹堪惜。离恨又迎春，相思难重陈。

【注】

越梅——岭南梅花。此处非实指。

半坼——花苞初开。坼（chè 彻）：裂开。

蓝水——此处泛指碧蓝的春水。

游丝——蜘蛛等虫类吐的丝缕，随风在空中飘游，游丝多出现在春天晴日。狂惹：轻狂地逗引风吹。

莎（su 梭）——莎草，多生于潮湿地。

【析】

这首词写的是闺妇早春见梅而相思的情景。

上片写梅花在清寒之中，碧水之上，含苞待放的景象。用“冰清淡薄”来表现“寒”，用“杏梢红”来表现“暖”，用“游丝狂惹风”来点缀，全是一派早春气色。

下片因景抒情。见阶前碧草，留连梦境，带着离愁别绪，又逢早春寒梅。着一“又”字，表现离别经年。“相思难重陈”，意思是相思之情已陈述过多次，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重”字，颇见精神，况周颐评：此词“近于清言玉屑矣”！

山花子

其一

莺锦蝉縠馥麝脐，轻裾花早晓烟迷。战金红掌坠，翠云低。星靥笑
偎霞脸畔，蹙金开襜衬银泥。春思半和芳草嫩，碧萋萋。

【注】

莺锦蝉縠——如莺羽般的锦绸，如蝉翼般的薄纱。

馥（f 复）——香气浓郁。

麝脐——麝香。麝香在麝的腹脐内，其阴囊近旁有香腺，其分泌物香气浓烈。传说商汝山中多麝，绝爱其脐，为人逐急，即投岩，举爪剔其香，就絜，犹拱四足保其脐。

轻裾句——意思是轻薄的衣服上鲜花和烟云。裾（j 居）：衣服的前襟，也称大襟。《汉书·邹阳传》：“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

花早——指花初发。

句——钗头上的 闪着金光，红穗须下垂。战金：金光闪烁。红掌：钗的垂须。

翠云——比喻头发。

星靥——酒窝处的妆饰。见温庭筠《归国谣》“其二”注。

蹙金——金线盘绣。

襜（ch n 揅）——短衣。

银泥——涂染着银色。

【析】

这是一首写闺妇春思的词。

上片拼凑了“锦”、“縠”、“麝”、“花”、“ ”、“红掌”、“翠云”等一连串金玉琳琅的字眼，来写女主人公豪华的妆束，全无风味。

下片着重写她的情思。星靥妆饰着她容光如霞的笑脸，表现她面目之俊美；蹙金外衣衬着银光闪闪的内衣，表现她衣着华丽。结尾二句，写她春思之情与芳草同生，虽有情味，然无新意。

其二

银字笙寒调正长，水纹簟冷画屏凉。玉腕重因金扼臂，淡梳妆。几度试
香纤手暖，一回尝酒绛唇光。佯弄红丝蝇拂子，打檀郎。

【注】

银字——管乐器名。《唐书·礼乐志》：“本属清乐，形类雅音，有银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应律之器也。”《古今词话·词品》：“银字制笙，以银作字，饰其音节。‘银字笙调’，蒋捷句也；‘银字吹笙’，毛滂句也。”据此，银字是笙管上音阶的标记之类。

玉腕句——洁白的手腕上带着金圈。金扼（è 厄）臂：手臂上所带的金圈、金镯之类的饰物。

试香——以手试探香炉。

蝇拂子——扑打蝇蚊的器物，用丝或马尾制成。

檀郎——晋潘安小字檀奴，姿仪秀美。后以檀郎为美男子的代称。罗隐《七夕》诗：“应倾谢女珠玑箧，尽写檀郎锦绣篇。”这里是对郎君的爱称。

【析】

这首词写少年夫妇闺房嬉戏的情形。

上片写室内环境和少妇的妆束。笙寒调长，簟冷屏凉，是秋夜的气氛描写。“玉腕重因金扼臂”，表明衣着不多，才能见到玉腕，所以接着就说“淡梳妆”。

下片刻画她的行动。“试香纤手暖”，“尝酒绛唇光”，虽是客观描述，其实则是其夫君的所见所感。结尾二句，她竟拿起红丝蝇拂，佯打檀郎；一个撒娇少妇的情态，毕露眼前。后片写得情趣横生。正如《古今词话》说：“《花间集》状物描情，每多意态，直如身履其地，眼见其人。和凝之‘几度试香纤手暖，一回尝酒绛唇光’……是也。”

何满子

其一

正是破瓜年纪，含情惯得人饶。桃李精神鹦鹉舌，可堪虚度良宵。却爱蓝罗裙子，羞他长束纤腰。

【注】

破瓜年纪——十六岁的少女，旧说“瓜”字可分割成二个八字，二八即为十六。晋孙绰《情人歌》：“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

饶——怜爱。

精神——这里指风韵。

鹦鹉舌——言语灵巧。

【析】

这首词是写男子对少女的爱慕之情。

首句写女子正是青春年少之时，第二句泛写她含情时，常常得到人的爱慕。第三句用“桃李精神”来描绘她的风韵，用“鹦鹉舌”来表现她语言灵巧。第四句笔锋一转，表示了对她的青春虚度的惋惜感情。结尾两句，设想新颖，用语明快。既突出了少女的美姿，又表现了主人公对少女的爱慕。

其二

写得鱼笺无限，其如花锁春晖。目断巫山云雨，空教残梦依依。却爱熏香小鸭，羞他长在屏帷。

【注】

鱼笺——书信。

锁春晖——笼罩于春光之中。

小鸭——形状如鸭的香炉。

羞他句——羡慕小鸭香炉长在屏风帷幕之内，同所思念的女子为伴。

【析】

这首词与前首一样，写男子思念女子之情。

首句说男主人公写了许多书信，表现他对女主人公的追求。第二句是写女子在深闺中有如锁着的一朵鲜花。第三句是写他的春思，用“巫山云雨”来表现他对爱情生活的向往。第四句意思一转，愿望都变成了梦幻。最后两句，与前首构思相同，形如鸭状的香炉为无情之物，然而却能长在屏帷之中，与伊为伴。和凝《河满子》两首的结尾，情味深切，为世所推重。

薄命女

天欲晓，宫漏穿花声遶绕，窗里星光少。冷雾寒侵帐额，残月光沉树杪。
梦断锦帷空悄悄，强起愁眉小。

【注】

宫漏——宫中漏壶，以滴水计时。

帐额——帐门上面的横条形装饰。

眉小——因皱眉而显得短小。

【析】

这首词写思妇在东方欲晓时的孤凄之感。前五句写环境，天将明时，万籁俱静，只听得残漏点点滴滴，穿花绕室。窗口外，星光稀疏，月下树梢，冷雾带着寒意，浸透帐帘，这些，都给人沉寂清凄之感。最后两句，写思妇的情态，她春梦初醒，觉锦帐里唯我一人，好不孤凄，她沉默无语，满腹忧愁，只从眉头上表现出来了。《栩庄漫记》曰：“明艳似飞卿，佳词也。”

望梅花

春草全无消息，腊雪犹馀踪迹。越岭寒枝香自坼，冷艳奇芳堪惜。何事寿阳无处觅，吹入谁家横笛？

【注】

腊雪——腊月所下的雪。

越岭——指梅岭，位于广东、江西交界处，相传汉武帝时，有姓庾的将军筑城岭下，故又名大厦岭。唐代为通粤要道，张九龄督所属部开凿新路，多植梅树。杜甫《哭李常侍峰》诗之二：“短日行梅岭，寒山落桂林。”

自坼——指梅花自开。

何事句——为何寿阳公主无处可寻？有“物是人非”之感。《太平御览》卷九七 引《宋书》说：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于公主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后有“梅花妆”。牛峤《红蔷薇》诗：“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何事：何为，表疑问。杜甫《上水遣怀》：“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

吹入句——谁家横笛吹奏《梅花落》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梅花落》之类，唐大角曲亦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析】

这是一首咏梅怀古的词。

头两句写冬春相交之季，青草未萌，残雪犹存的景象，为梅花开放作铺垫。三、四两句正面咏梅，越岭寒枝，暗香浮动，冷艳奇芳，令人喜爱。结尾两句，因梅而怀古，想到了南朝宋武帝时寿阳公主的故事，而今，寿阳公主安在？而咏梅花的乐曲，却流传了下来。潜藏着“物是人非”的幽意。全词语言明净流畅，韵味清丽。

天仙子

其一

柳色披衫金缕凤，纤手轻拈红豆弄，翠蛾双敛正含情。桃花洞，瑶台梦，一片春愁谁与共？

【注】

柳色——深绿色。

金缕凤——用金丝绣成的凤凰图形。

拈（ni n 年阴平）——用姆指、食指和中指夹。

红豆弄——弄红豆。弄：玩。

翠蛾双敛——双眉微皱。翠蛾：代指眼眉。

桃花洞——指仙女所居处。

瑶台梦——指仙女思凡之梦。瑶台：泛指仙人所居之处。晋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层。……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李商隐《无题》：“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

【析】

这首词是咏天台山神女之事。

第一句写仙女的穿着。第二句写她玩赏红豆以寄相思之情。第三句写其面部表情。四、五句写她身居仙境，而梦人间。结句点题，表明仙女的孤凄，春愁无人共。语言含蓄，情在词中。

其二

洞口春红飞蔌蔌，仙子含愁眉黛绿，阮郎何事不归来？懒烧金，慵篆玉，流水桃花空断续。

【注】

春红——春花。以花色借代花。

蔌蔌（sù sù 素素）——纷纷下落的样子。元稹《连昌宫词》：“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

阮郎——阮肇，此泛指所爱之人。见温庭筠《思帝乡》注。

懒烧金——懒于去燃金炉。

慵篆玉——懒于去烧盘香。篆（zhu n 赚）玉：指用以熏香的料，盘香之类。“篆”在此用为动词，与上句“烧金”互文，意思相同。

【析】

这一首是承前首，继续写仙女春愁。

首句刻画了暮春落花纷纷的景象。第二句写仙女含愁的模样。第三句将春愁的内容具体化，是因为阮郎一去不归。传说汉代刘晨、阮肇，入天台山

采药，溪边有二女子，忻然如旧相识，乃留刘、阮止焉，居数月，而还人间，已隔数世，遂复入天台，迷不知其处矣。这里的“阮郎”，也就是仙女所恋的男子，仙女怨他，何事不归？“懒烧金，慵篆玉。”写仙女因相思而懒于燃炉烧香，以表相思之苦。结尾用“流水落花”的残春景色，收束全篇，进一步抒发仙女良辰空度之情，并照应首句“红飞蔌蔌”的残景。此二首词均为借仙女之身，而抒凡人之情。

春光好

其一

纱窗暖，画屏间，弹云鬟。睡起四肢无力，半春闲。玉指剪裁罗胜，金盘点缀酥山。窥宋深心无限事，小眉弯。

【注】

弹（du 朵）——下垂。

罗胜——花胜，首饰的一种。

金盘句——金盘中，点缀着蜡脂做成的小山。酥山：牛羊乳油之类凝结后制作的观赏物品。

窥宋句——窥探宋玉的一片深情。窥宋：意思是追求爱情。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性又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宋玉曰：“臣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然此女登墙三年窥臣，臣至今未许。”

小眉——细眉。

【析】

这首词写女子春闺心事。

上片头三句写室内女主人正在睡觉，“弹云鬟”是卧时鬟髻下垂的样子。后两句写她春眠初起，四肢无力的倦懒之态。

下片写她因闲得无聊，一会儿去裁剪花胜，一会儿又去制作玩物。然而这些都掩饰不了她内心的痛苦。她想念情人的无限心事，在弯弯的细眉上表露出来。此词无有特色。

其二

蘋叶软，杏花明，画船轻。双浴鸳鸯出绿汀，棹歌声。
春水无风无浪，春天半雨半晴。红粉相随南浦晚，几含情。

【注】

软——柔嫩。

明——鲜艳。

绿汀（tīng 厅）——芳草丛生的水边平地。

棹歌——船歌。

红粉——借代为女子。

几含情——屡次含着深情。李颀《采莲曲》：“时逢岛屿泊，几伴鸳鸯眠。”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几见林抽笋，频惊燕引雏。”

【析】

这首词写春游的情景。

上片写在叶嫩花明的春光里，画船轻荡，鸳鸯戏浴，渔歌声声，给人以轻快明畅之感。

下片“春水无风无浪，春天半雨半晴”二句，连用两个“春”字，两个“无”字，两个“半”字，写尽春光骀荡之状。后两句写人情，与上片“鸳鸯”呼应，突出“红粉相随”。少女们相互嬉戏追随，在南浦游玩，各得其乐。这首词写得明快，有生活气息，摆脱了浓厚的富贵味，堪称佳词。

采桑子

螭蛴领上河梨子，绣带双垂，椒户闲时，竞学樗蒲赌荔枝。
丛头鞋子红编细，裙窄金丝。无事颦眉，春思翻教阿母疑。

【注】

螭蛴(qiúqí 求其)——天牛一类的幼虫，体白而长，《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螭蛴，齿如瓠犀。”毛传：“螭蛴，蝮虫也。”孔颖达疏：“螭蛴在木中，白而长，故以此喻颈。”

河梨子——又名河(h 疇)梨勒、诃子。常绿乔木，产于我国南方，果实像橄榄，古代妇女依其形而绣作衣领上的花饰。

绣带——上衣的绣花束带，非裙带。

椒户——香房。椒为香料，以其未和泥涂室，取其香暖。白居易《长恨歌》：“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竞学句——写少女闲而无事，竞学赌博游戏，并以荔枝作赌注。樗蒲(chú pú 初葡)：古代的一种游戏，如现代的掷骰子(色子)。唐李肇《国史补》载：樗蒲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黑下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二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打马过关，余采则否。

丛头鞋子——鞋子头作花丛状。

红编细——红色的细带，系鞋之用。

窄金丝——金丝拖曳。

翻教反使。

【析】

这首词写了一个天真少女的形象。

上片写她的上装和天真无邪的情态，她闲着无事，竟学起赌博来，还把荔枝作赌注以论输赢，岂不好笑。

下片写她的下装，着重写了鞋和裙。结尾二句，写她本无事皱眉，可是多心的阿母，反疑女儿是不是情窦初开，有了春思。后一句应理解为“反使阿母疑春思”之意。汤显祖评：“末句一语，翻空出奇。”

柳枝

其一

软碧摇烟似送人，映花时把翠蛾颦。青青自是风流主，慢飏金丝待洛神。

【注】

软碧摇烟柔软碧色的枝条，摇荡着绿色烟雾。写柳枝形态。

翠蛾颦——将柳枝拟人化，其翠叶如蛾眉常皱。

洛神——见牛希济《临江仙》“其五”注。

【析】

这首词咏魏王堤上之柳。

前二句将柳拟人化，赋予了人的感情。“软碧摇烟”，写出了柳枝轻盈飘逸的姿态，“翠蛾颦”，写柳也是多情之物。后二句写柳枝风流，摆弄着妖娆的金丝细腰，等待着洛神的到来。这里把曹植遇洛神的故事，与柳枝联系起来，增添了词的情味。

其二

瑟瑟罗裙金缕腰，黛眉偎破未重描。醉来咬损新花子，拽住仙郎尽放娇。

【注】

瑟瑟（sèsè 涩涩）——碧绿闪光的样子。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金缕腰——裙腰用金丝绣花。

偎破——由于紧贴、拥抱而将所画黛眉擦损。

花子——古时妇女面部的一种妆饰物。《古今注》：“秦始皇好神仙，令宫人梳仙髻，贴五色花子，画为云凤。”《西阳杂俎》：“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上官氏所制。”

拽（zhuī）——拉扯。

仙郎——唐代称尚书省各部郎中、员外郎为“仙郎”。李白《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仙郎久为别，客舍问何如。”此处是爱称。

【析】

这首词写妇人撒娇的情态。

头句写她的穿着，重点写其裙腰，以表妖娆。二句写她的黛眉，“偎破”二字，描尽相亲相爱之情。三句写她醉后的娇态，与李煜《一斛珠》“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意境相似。结尾句写她撒娇的动作：“拽住仙郎”，其状生动可睹。汤显祖评：“‘醉来咬损新花子’，但觉其妙。诗词中此类极多，如李白‘两鬓入秋浦’等，若一一索解，几同说梦。”这是说，像这类的句子不必字字实解，而要着重对意境的体会。

其三

雀桥初就咽银河，今夜仙郎自姓和。不是昔年攀桂树，岂能月里索嫦娥？

【注】

雀桥——七夕织女渡河，使鹊为桥，谓之“鹊桥”，或作“雀桥”。

初就——刚刚搭成。

自姓和——和凝自称，意思是吾非牛郎，而是和郎。

攀桂——喻登科及第。见和凝《小重山》“其二”注。

月里——喻中举后游冶之处。

【析】

这首词是作者自述游冶之乐。

第一句用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典故，来描述一个与妓女相会场面，“咽”字，是说牛郎织女相会不易，离别难舍。第二句承前而转，说明今夜相会的不是牛郎，而是我这个姓和的仙郎，自鸣得意之态可掬。后二句谓若不是昔日登科入仕，哪有今日月里寻艳之乐？这首充满欢娱之味的自述性小词，《花间集》中不多见。

渔父

白芷汀寒立鹭鸶，蘋风轻剪浪花时。烟幂幂，日迟迟，香引芙蓉惹钓丝。

【注】

白芷汀——长有白芷的水边。白芷：多年生草本植物，叶有细毛，羽状复叶，夏日簇生小白花。

蘋风——微风。《宋王·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程俱《江仲嘉见寄绝句次韵》“漾漾扁舟拂水飞，飘飘萍末细吹衣。”

轻剪——轻轻吹开。

幂幂（mì mì 密密）——“幂”是复盖器物的巾，这里连用是形容烟雾笼罩、迷迷茫茫的样子。

【析】

这一首是写渔父生活的词。

头句用“汀寒”来写水上清凉的气氛。第二句写水上风轻浪细，用一“剪”字，生动切贴。三、四两句，将境界扩大，远方烟水茫茫，高处春日迟迟。结尾才写到渔父本身，香里垂钓，怡然自乐。《白雨斋词评》说：“较志和作自远不逮，而遣词琢句，清秀绝伦，亦佳构也。”

顾夔，生卒未详，字里无可考。他在前蜀通正时，曾官茂州刺史；后蜀时，他又事孟知祥为太尉。

顾夔能诗善词。其词皆以艳为主。况周颐评其词说：“以艳之神与骨为清，其艳乃入神入骨，其体格如宋画院工笔折枝小，非元人设色所及。”（《餐樱庞词话》）但也有以质朴之句写入骨之情的，如《荷叶杯》诸词。

虞美人

其一

晓莺啼破相思梦，帘卷金泥凤。宿妆犹在酒初醒，翠翘慵整倚云屏，转娉婷。香檀细画侵桃脸，罗袂轻轻敛，佳期堪恨再难寻，绿芜满院柳成阴，负春心。

【注】

金泥凤——指帘上用金粉涂绘的凤凰花饰。

翠翘——头饰，金钗之类。转娉婷（pīng tíng 乒汀）——更变得娇美可爱。娉婷，形容女子姿态娇美。香檀——用来化妆的颜色。用以涂口或眉，称“檀口”、“檀眉”。

佳期——指男女幽会。

负春心——辜负了女子对男子的爱慕之情。

【析】

这首词写闺中春怨。

上片集中描绘女主人初起慵怠之态。“啼破相思梦”，道破了她的情怀。“酒初醒”，表明昨宵是饮酒消忧。“慵整倚云屏”，表现了她内心不安，所爱之人不在，整妆何趣？

下片揭示她春怨的原因。“香檀细画侵桃脸”，写她还是精心地打扮自己，这与温庭筠《菩萨蛮》中先写“懒起画娥眉”，后又写“照花前后镜”一样，表现了她内心的矛盾过程。结尾用“绿芜满院”来表明阳春将逝，佳期难寻。在这时，她怎么不深深地抱怨情人，辜负了自己的一片春心呢？全词虽无新意，然语词明媚，笔触细腻。

其二

触帘风送景阳钟，鸳被绣花重。晓帷初卷冷烟浓，翠匀粉黛好仪容，思娇慵。起来无语理朝妆，宝匣镜凝光。绿荷相倚满池塘。露清枕簟藕花香，恨悠扬。

【注】

景阳钟——《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武帝以宫深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以应五鼓。宫人闻钟声，早起妆饰。”李贺《画江潭苑》诗之四：“今朝画眉早，不待景阳钟。”这里泛指钟声。

绣花重（chóng 虫）——花纹繁丽。

冷烟——晓雾。

娇慵——娇羞无力的样子。

宝匣——梳妆盒。

绿荷相倚——池塘里碧荷一株紧靠一株。

【析】

这也是一首写春怨的词。

上片写女主人公初起时的娇好仪容。“思娇慵”一句承上起下。

下片具体写她的情态：“无语理朝妆”，表明心事重重。当她看到池上绿荷相倚相偎，嗅到藕花的幽香时，心际不禁浮起了一股恨意。词中对“恨”、“思”这类抽象的感情着墨不多，但这种感情却寓于每句之中，可谓句句含恨，字字带怨。“相倚”二字，尤见情致。

其三

翠屏闲掩垂珠箔，丝雨笼池阁。露沾红藕咽清香，谢娘娇极不成狂，罢朝妆。小金 沉烟细，腻枕堆云髻。浅眉微敛注檀轻，旧欢时有梦魂惊，悔多情。

【注】

珠箔——珠帘。

红藕——即红莲。

咽清香——含清香。“咽”，表示深含暗香。

谢娘二句——意思是美丽的姑娘撒娇到了极点，几乎发狂，连早晨的梳妆打扮也废弃了。不成：有几乎、将是的意思。

小金——饰有 图案的小金香炉。

沉烟——沉香木所薰的烟。

腻枕句——光滑的枕上云髻堆叠，写头枕在枕头上的形状。

注檀——点唇、涂口红。

旧欢句——时有梦魂惊旧欢，意思是常在梦中因享受旧日欢乐而惊喜。

【析】

这首词也是写闺怨。

上片写室外环境和女主人公的情态。“谢娘娇极”二句，构思新奇，竟有如此撒娇女子！

下片写她的思绪。“沉烟细”，表明室内清凄。“腻枕堆云髻”，写她愁卧懒起。昔日欢乐常常闯入梦境，然毕竟不是现实，所以她无可奈何，只悔恨自己太多情了，以致自寻烦恼。

其四

碧梧桐映纱窗晚，花谢莺声懒。小屏屈曲掩青山，翠帷香粉玉炉寒，两蛾攒。颠狂年少轻离别，辜负春时节。画罗红袂有啼痕，魂消无语倚闺门，欲黄昏。

【注】

小屏句——小屏风曲折而未展开，屏上的青葱山色被遮掩。

玉炉寒——香炉中已熄火。

两蛾攒（cuán 窜阳平）——双眉皱着。攒，聚集在一起。

颠狂年少——轻浮的少年人。

画罗——锦绣罗衣。
魂消——神情恍惚，心思重重。

【析】

此词写少妇的离愁。

上片写室内外环境。头句点明时间是春暮时光，这与前三首写朝景不同。“花谢莺声懒”，暮春特色。接着写内景：小屏曲掩，玉炉香冷，这已使女主人公感到无限清凄了，她的双蛾带着愁意。

下片用坦率的笔墨，抒写她的内心痛苦，她所钟爱的情人，轻易的离去了，在美好的春日，留下她独守空闺。“画罗红袂有啼痕”，她暗地不知流过多少伤心泪，忍受着相思的煎熬。有时，她又无语独倚闺门，怅惘无极，直到黄昏。全词语言明快，浓淡适中。

其五

深闺春色劳思想，恨共春芜长。黄鹂娇啭 芳妍，杏枝如画倚轻烟，锁窗前。凭栏愁立双蛾细，柳影斜摇砌。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

【注】

劳思想——使思绪忧愁。《诗经·邶风·燕燕》：“瞻望弗及，实劳我心。”劳：忧愁，使动用法。

恨共句春愁同春草一起生长。芜：杂草，长（zhǎng 涨）：生长。

（nì 泥）——停滞不通。《集韵》：“泥，泥去声。言不通也。”这里是缠绕、萦回的意思。

芳妍（yán 研）——美丽的花丛。

玉郎——对年青丈夫的爱称。

教人二句——使人魂魄在梦中。

【析】

这首词写闺妇怀远。

上片写女主人公见春色而起春愁，春愁与春草共生，绵绵无际。窗前黄鹂娇啭，杏枝笼烟，反衬了她处境的凄零。“恨共春芜长”一句，形容入微。李后主“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与此同意。

下片写她的情思：她凭栏帐望，见柳枝摇曳，大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之感。于是她自然要责怪玉郎不归了，然而，责怪也无益，玉郎“还是”不归，只有梦魂相逐了。“还是”二字，颇见功力。全词文笔工细清丽，意境隽美。

其六

少年艳质胜琼英，早晚别三清。莲冠稳簪钿篸横，飘飘罗袖碧云轻，画难成。迟迟少转腰身袅，翠靥眉心小。醮坛风急杏花香，此时恨不驾鸾凰，访刘郎。

【注】

琼英——玉色的花朵。宋《梅花赋》：“若夫琼英缀雪，绛萼着霜；俨如傅粉，是谓何郎。”

早晚——何日，白居易《忆江南》：“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三清——仙境。见牛希济《临江仙》“其三”注。

莲冠——道家所戴的莲花帽。

稳簪——安插。簪（z n 簪）：别在头发上。

钿篦——镀金的篦子，用以梳发。

飘飘句——罗袖轻薄，飘飘如碧云。

画难成——意思是女道的丰姿比画还美，谁想画也画不好。

翠靥——古代妇女的面饰。

醮坛——道家求神拜天之台。

访刘郎——寻访心爱的人。刘郎：刘晨，此泛指所爱之男子，见温庭筠《思帝乡》注。

【析】

这首词咏女道士的情态。

上片写女道士的仙肌玉骨，她不堪道家的约束，希望脱离“仙境”。“飘飘罗袖碧云轻”，描绘她在云雾绕之中，“风吹仙袂飘飘举”的轻盈姿态。“画难成”，是形容她的美丽，用画工之笔也难写真。

下片写她的春情。腰身袅娜，眉目清秀，继续写她的俊美。后三句，写她在风急花香之中，动了春心，恨不得驾鸾乘风，寻访她心中的人儿。此词敷衍辞句，落入俗套，了无新意。

河传

其一

燕飏，晴景，小窗屏暖，鸳鸯交颈。菱花掩却翠鬟欹，慵整，海棠帘外影。绣帷香断金炉冷，无消息，心事空相忆。倚东风，春正浓，愁红，泪痕衣上重。

【注】

飏(yáng 扬)——飘扬。形容燕飞轻盈之态。

菱花——指镜子。

香断——停止薰香。

金炉——饰有图案的金炉。

愁红——见红花而引起愁绪。

【析】

这首词写闺中春恨。

上片描绘了明媚的春景，先外后内。“鸳鸯交颈”，是屏上图案，也是引起春愁的物象。接着写女主人公掩却菱镜，懒整翠鬟，以示“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意。“海棠帘外影”，既实写，又虚拟，言女美如海棠倩影。

下片写她的心情，由于情人无消息，故绣帷香断，空余相思。在东风艳景之中，红色却都成了一派愁色，这是她的主观感受。结尾着一“重”字，可谓“洒不尽相思泪”呵！

其二

曲槛，春晚，碧流纹细，绿杨丝软。露花鲜，杏枝繁，莺啭，野芜平似剪。直是人间到天上，堪游赏，醉眼疑屏障。对池塘，惜韶光，断肠，为花须尽狂。

【注】

曲槛(jiàn 见)——弯曲的栏杆。

碧流——绿水。

露花鲜——带露珠的花朵格外鲜艳。

野芜——野草。

直是——正是，果然是。

韶光——美好的春光，这里也指美好的青春年华，双关。

【析】

这首词抒发了赏春之情。

上片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春图：弯曲的雕栏，碧色的流水，绿柳红花，黄莺歌唱，野草平铺，好一派春色。

下片抒作者赏春之情：他感到此时如临天国，美不胜收。为春光所醉的目光，变得朦胧，周遭展现着宛如万紫千红的屏障。这美好的光景，深深地

感染着他，可惜韶光易逝。“断肠”，在此是可爱至极的意思。“为花须尽狂”一句，出语奇峭，言尽意不尽。这里的“花”，既是眼前的美景，也是作者意念中的美好人儿。

其三

棹举，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处？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鹧鸪相逐飞。天涯离恨江声咽，啼猿切，此意向谁说？倚兰橈，独无聊，魂消，小炉香欲焦。

【注】

兰橈——兰舟。

欲焦——将要烧成灰烬。

【析】

这首词写行人旅思。

上片是一幅辽阔的水上行舟图：片帆孤舟，举掉远去，茫茫水国，渺无涯际。在苍茫之中，唯有鹧鸪相逐而飞，点缀着生意。短短数言，简洁遒劲，意境幽远。

下片写行人的离恨：他心情惆怅，仿佛江水也在呜咽，猿声更加悲切。他依依的乡恋，无处可诉。在百无聊赖时，只好倚栏消遣。此刻，时已晚，香将燃尽。香成灰也是“意成灰”。汤显祖评曰：“凡《河传》题，高华秀美，良不易得。此三调，真绝唱也。”

甘州子

其一

一炉龙麝锦帷旁，屏掩映，烛荧煌。禁楼刁斗喜初长，罗荐绣鸳鸯。山枕上，私语口脂香。

【注】

龙麝——香料名。龙：龙涎香，旧说是龙所吐涎而凝成，非是，而是一种鲸鱼肠内的分泌物。《宋史·礼志》：“绍兴七年，三佛齐国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药。”《稗史汇编》：“诸香中龙涎最贵，出大食国。”麝：麝香，也是极贵重的香料。

荧煌——闪烁、忽明忽暗。

禁楼——皇城的楼阁。

刁斗——古有二说，一曰“以铜作鐃器，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名曰刁斗。”见《史记·李将军列传》“不击刁斗以自卫”下《集解》和《索隐》。又曰：“刁斗，小铃，如宫中传夜铃也。”此处似以“小铃”为当，禁宫中无须行军之“刁斗”。

喜初长——刁斗声长，初夜时分，故喜，夜尚久而可乐也。

荐——垫席。

山枕——两端突起而中凹的枕头。或曰，古人用屏风围枕，谓之枕屏，屏上画山水，故词家称为山枕。

【析】

这首词描写了一对情侣初夜之乐。

室内麝烟袅袅，灯光闪烁，正是初更时分。这时他俩心境欢快，“喜初长”，为欢尚有时也。垫席上绣的鸳鸯图，也正是他们爱情的象征。结尾一句，简洁蕴藉，柔情蜜意自见。

其二

每逢清夜与良晨。多怅望，足伤神，云迷水隔意中人，寂寞绣罗茵。山枕上，几点泪痕新。

【注】

罗茵——华美的垫席、褥子。

【析】

这首词写女子思念情人。

每逢清晨和良宵，她总是怅然而望。那茫茫云雾，迢迢碧水，将她的心上人阻隔。绣罗茵席上，她饱尝了孤眠的滋味。结尾着一“新”字，可见朝朝暮暮，伤情如故，泪痕日新。

其三

曾如刘阮访仙踪，深洞客，此时逢。绮筵散后绣衾同，款曲见韶容。山枕上，长是怯晨钟。

【注】

刘阮——刘晨、阮肇二人。见温庭筠《思帝乡》注。

深洞客——既指刘、阮所遇之仙女，也指所爱的深闺女子。

绮筵——富丽的筵席。

款曲——殷勤、缠绵。秦嘉《留郡赠妇》诗：“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

【析】

这首词写情侣相逢为欢的情形。

开头用了刘晨、阮肇逢天台仙女的故事，表现了他们相会的不易和喜悦的心情。绮筵散后，同床共枕，用“款曲”一词，概括了一番恩爱。结尾一句：“长是怯晨钟”，写出了他们“春宵苦短”的心理状态，这与《诗经·齐风》中《鸡鸣》篇的意境，是何等相似。

其四

露桃花里小楼深，持玉盏，听瑶琴。醉归青琐入鸳衾，月色照衣襟。山枕上，翠钿镇眉心。

【注】

露桃——露井上的桃树。古乐府《鸡鸣》：“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此处泛指庭院中桃树。

瑶琴——用玉装饰的琴，泛指华美的琴。鲍照《拟古》诗之七：“明镜尘匣中，瑶琴生网罗。”

青琐——古时窗、墙雕刻连锁形，用青漆涂饰。这里以“青琐”借代为“室内”。

镇——紧贴着、压着。

【析】

这首词写宴乐后入睡的情形。全是敷衍词句，无有新意。

其五

红炉深夜醉调笙，敲拍处，玉纤轻。小屏古画岸低平，烟月满闲庭。山枕上，灯背脸波横。

【注】

红炉——正燃着的香炉。

调笙——吹奏笙。

玉纤轻——指轻轻拍按节奏。

小屏句——小屏风上的旧山水画，其岸辽远低平。

【析】

这首词也是写宴乐之后入睡的情形。

头三句写深夜醉酒轻歌。“小屏古画”写室内景，“烟月满庭”写室外景，结尾句，“灯背脸波横”，造语俊秀，写女子妩媚之态。

顾夔这五首《甘州子》词，都是写宴昵之私情的，但着墨清淡净洁，情真意切，可谓“乐而不淫”。不过，前三首较后二首佳妙。后二首有如《栩庄漫记》所评：“纯是才俭凑韵之句。”

玉楼春

其一

月照玉楼春漏促，飒飒风摇庭砌竹。梦惊鸳被觉来时，何处管弦声断续？
惆怅少年游冶去，枕上两蛾攒细绿。晓莺帘外语花枝，背帐犹残红蜡烛。

【注】

游冶——迷恋声色。

细绿——描写眉毛之状。

背帐句——意思是掩帐之后，还有残余的红烛燃着。

【析】

这首词写闺妇深夜至晓的惆怅。

上片写她梦醒后的感触：月照玉楼，春漏急促，飒飒夜风，摇撼砌竹。在梦惊初醒的朦胧中，还听到断断续续传来的管弦声。别家的宴乐反衬了她的孤苦。

下片写她再也不能入眠了，春情缠绕着她，少年郎君外游而不返，她越想越愁，躺在床上，双蛾紧皱，辗转反侧，就这样直熬到天明：莺啼花枝，红烛烧残，可说是她彻夜难眠的见证。全词布局井然有序，思想进程分明。

其二

柳映玉楼春日晚，雨细风轻烟草软。画堂鹦鹉语雕笼，金粉小屏犹半掩。
香灭绣帷人寂寂，倚槛无言愁思远。恨郎何处纵疏狂？长使含啼眉不展。

【注】

雕笼——雕有花纹的鸟宠。

金粉小屏——用金粉涂饰的小屏风。

纵疏狂——纵情地游乐。

【析】

这首词写春闺幽怨。

上片头三句写外景：柳映玉楼，雨细风轻，烟笼芳草，全是一幅碧色春图。接着写内景：鹦鹉语笼，小屏半掩。这些客观景象，烘托了一种沉寂的境界，虽有鹦鹉细语，但人会感到更静。

下片写在寂静的空帷中，女主人公默默无语，满怀愁绪倚栏思远。结尾二句，由思念转入怨恨，由怨恨变为悲伤。

其三

月皎露华窗影细，风送菊香沾绣袂。博山炉冷水沉微，惆怅金闺终日闭。
懒展罗衾垂玉箸，羞对菱花簪宝髻。良宵好事枉教休，无计奈他狂耍婿。

【注】

博山炉冷水沉微——香炉内水下沉而微浅。宋吕大防《考古图》：“博山香炉者，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润气蒸香，像海之四环，故名之。”此处指盘内水已下降，剩得不多。又解：“水沉”即“沉水”，为沉香木之心节，置水则沉。此指以沉香木所作香料将燃尽。

玉箸——喻眼泪。李白《闺情》：“玉筋夜垂流，双双落朱颜。”“箸”与“筋”同。

菱花——镜子。

狂耍婿——狂放无羁的丈夫。

【析】

这首词写闺妇秋思。

上片写了秋夜月皎，风送菊香，女主人公惆怅于闺中。

下片写她因愁而无心梳妆打扮，常垂玉泪，她内心痛苦极了，这么皎洁的秋夜，正好是与情人相偎之时，然而却白白地度过去了，她无可奈何地怨自己无法留住那行为放荡的夫婿了。

其四

拂水双飞来去燕，曲槛小屏山六扇。春愁凝思结眉心，绿绮懒调红锦荐。话别情多声欲战，玉箸痕留红粉面。镇长独立到黄昏，却怕良宵频梦见。

【注】

小屏山六扇——画有山水的小屏风有六扇。

绿绮——古琴名。晋傅玄《琴赋序》：“楚庄王有鸣琴曰绕梁，司马相如有琴曰绿绮，蔡邕有琴曰焦尾，皆名器也。”李白《听蜀僧濬弹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

红锦荐——以红色锦绣为席垫。

镇长——常常很久地。镇，常。褚亮《咏花烛》：“莫言春稍晚，自有镇开花。”六朝人和唐人诗中，多用“镇”字，表总是、经常之意。

【析】

这首词写闺妇的春愁。

上片以双燕来来去去起兴，引起闺妇的思绪。下片写她与情人别后的愁苦。结尾一句，别致有情。《栩庄漫记》说：“别愁无那，赖梦见以慰相思，而反云却怕良宵频梦见，是更进一层写法。”

花间集卷七

顾夙 三十七首

浣溪沙

其一

春色迷人恨正赊，可堪荡子不还家，细风轻露着梨花。
帘外有情双燕颺，槛前无力绿杨斜，小屏狂梦极天涯。

【注】

赊（sh 奢）——长、远。何逊《秋夕》诗“寸心怀是夜，寂寂漏方赊。”又韦庄《出关》诗：“马嘶烟岸柳阴斜，东去关山路转赊。”

荡子——久游不归的男子。《古诗十九首》之二：“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颺（yáng 扬）——轻盈地飞翔。

小屏句——小屏掩映下的女主人公，正做着浪漫的春梦，梦魂游到那遥远的天涯。

【析】

这首词写闺妇春思而成梦。

上片写在迷人的春色中，她想起了久游不归的丈夫，心情怅然。“细风轻露着梨花”一句，造语精致，她美丽的容颜也如梨花含露。

下片写她看到帘外婀娜的垂柳，双飞的春燕，深感燕有情而人无情。在无可奈何之时，她只好去睡觉，然而睡梦中，她的思绪并未平静。“小屏狂梦极天涯”一句，峭拔而振起全篇。《人间词话》评：“此与《河传》、《诉衷情》数阕，当为顾夙最佳之作。”

其二

红藕香寒翠渚平，月笼虚阁夜蛩清，塞鸿惊梦两牵情。
宝帐玉炉残麝冷，罗衣金缕暗尘生，小窗孤烛泪纵横。

【注】

红藕——红莲。

翠渚——翠色的小洲。渚（zhu 主）：水中的小块陆地。水边也可称渚。《诗经·召南·江有汜》：“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毛传：“渚，小洲也。”

虚阁——空阁。

蛩（qiong 穷）——蟋蟀，又称“吟蛩”。

两牵情——两厢牵挂怀念之情，这里偏重于闺人怀远人之情。

残麝冷——麝香烧烬。

【析】

这首词写闺妇秋思。

上片写月笼虚阁，秋夜蛋吟，女主人公独守空房，南飞的鸿雁声，惊破她怀人之梦。

下片写空闺孤寂的景象和她的心情：玉炉香冷，罗衣生尘。最后一句，写她对孤灯而垂泪，足见其心中有无尽的苦衷。

其三

荷菱风轻帘幕香，绣衣 咏回塘，小屏闲掩旧潇湘。

恨入空帷鸾影独，泪凝双脸渚莲光，薄情年少悔思量。

【注】

菱(ji 技)——菱科植物，生水中，叶浮水面，夏日开花，白色，果实为菱角。

绣衣——的羽毛如绣花衣裳。

小屏句——小屏风遮掩着空室，屏上绘着潇湘山水，已显得陈旧。潇湘：这里指屏风上的画景。沈括《梦溪笔谈》：“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山寺晚钟，渔村夕照，谓之潇湘八景，好事者传之。”

鸾影——鸾镜中的人影。

渚莲光——形容面如荷花，光彩诱人。

【析】

这首词也是写闺妇秋思。

上片写室内外景物，“闲掩”二字，已见空虚无聊之意。

下片写思妇的心情：空帷含恨，泪凝双脸，悔自己多情而少年薄情。“泪凝双脸渚莲光”一句，造形绝艳。

其四

惆怅经年别谢娘，月窗花院好风光，此时相望最情伤。

青鸟不来传锦字，瑶姬何处锁兰房？忍教魂梦两茫茫！

【注】

青鸟——古代传说中的传信之鸟。见牛峤《女冠子》“其三”注。

锦字——指女子寄给郎君的书信。见牛峤《女冠子》“其四”注。

瑶姬——美丽的姑娘。

兰房——幽静雅致的房间。

忍——怎能，岂可，反诘句用此。忍，也就是不忍的意思。杜甫《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别离终不久，宗族忍相遗？”又《登牛头山亭子》：“犹残数行泪，忍对百花丛？”都是反诘句。

【析】

这首词写男子思念女子。

上片写主人公见到窗外月圆花好，想起了自己与美丽的姑娘相别已经一年了，而今对此景此情，更觉情伤。

下片是他的心理活动：青鸟为什么不传来她的书信呢？如今她又在什么地方？天哪！怎么能使我俩这么长久的在茫茫的梦境中相寻呢？

这首正面写男子怀念女子的词，表现了男对女的一片深情，在《花间集》中还不多见。

其五

庭菊飘黄玉露浓，冷莎偎砌隐鸣蛩，何期良夜得相逢？
背帐风摇红蜡滴，惹香暖梦绣衾重，觉来枕上怯晨钟。

【注】

飘黄——泛起金黄色的光彩。

莎（su0梭）——莎草，多生潮湿地带。

隐鸣蛩——蟋蟀藏在台阶的草丛中鸣叫。

【析】

这首词写秋夜美梦。

上片写秋夜景色，有一片清凉之感。“何期良夜得相逢”一句，引起以下梦境。

下片写梦境：花烛映帐，绣裳香暖，好梦留人醉。“觉来枕上怯晨钟”一句，是留连梦境的表现。《栩庄漫记》评：“写梦境极婉转。”

其六

云淡风高叶乱飞，小庭寒雨绿苔微，深闺人静掩屏帷。
粉黛暗愁金带枕，鸳鸯空绕画罗衣，那堪辜负不思归！

【注】

绿苔微——绿色的苔藓稀微。

粉黛——以妇女的妆饰借代为妇女。白居易《长恨歌》“六宫粉黛无颜色”。

金带枕——精美的枕头。李善《文选·洛神赋》注：“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位。”金带枕表示男女爱情的悲剧。见牛希济《临江仙》“其五”注。

【析】

这首词写闺情。

上片描绘了一幅春深入静的景象。

下片写女子见到了罗衣上的鸳鸯绣图，自然联想到自己的孤单，深感自己所怀念的男子辜负了她的一片深情。

其七

雁响遥天玉漏清，小纱窗外月胧明，翠帷金鸭炷香平。
何处不归音信断？良宵空使梦魂惊，簟凉枕冷不胜情。

【注】

金鸭——如鸭形的香炉。
炷香平——燃香料所出之烟缓缓弥漫。
不胜情——情思不尽。

【析】

这首词写秋夜怀人。

上片用“雁响”、“漏清”、“月明”、“香平”这一系列主谓结构的语句，描写了秋夜的幽静。

下片写秋思：女主人公不知她所思之人今在何处，音信为何断绝。在秋夜良宵，空有梦魂相依。“簟凉枕冷不胜情”，是写梦醒后更感到清凄。

其八

露白蟾明又到秋，佳期幽会两悠悠，梦牵情役几时休？
记得 人微敛黛，无言斜倚小书楼，暗思前事不胜愁！

【注】

蟾——月亮。传说月中有蟾蜍，故以蟾代月。
佳期句——佳期已逝，幽会难逢，二者均茫然无望。悠悠：漫长，这里指欲相见而遥遥无期。
——怜爱、留恋，作动词用。
敛黛——皱眉。

【析】

这首词也是写男子对女子的思念之情。

上片写又是一个秋天到来了，但幽会的事又茫然无期，梦中想，心中念，这样相思的日子何时才完？

下片是回忆女子的可爱形象：分别时她百般挽留，黛眉微皱，无言斜倚小楼。最后一句，写他想到往事的忧愁心绪。

顾夔这八首《浣溪沙》，是写男女相互思念的词作。汤显祖评道：“此公管调，动必数章。虽中间铺叙成文，不如人之字雕句琢，而了无穷措大酸气。即使瑜瑕不掩，自是大家。”

酒泉子

其一

杨柳舞风，轻惹春烟残雨。杏花愁，莺正语，画楼东。
锦屏寂寞思无穷，还是不知消息。镜尘生，珠泪滴，损仪容。

【注】

镜尘生——久未对镜梳妆，故镜生尘。

损仪容——因相思之苦而摧残了美丽的容颜。

【析】

这首词写闺妇春思。

上片写画楼东的春景：柳、风、烟、雨、莺，交织在一起，有声有色。

下片写她因未得丈夫消息，泪珠常滴，容颜渐损，即“为伊消得人憔悴”之意。

其二

罗带缕金，兰麝烟凝魂断。画屏欹，云鬓乱，恨难任。
几回垂泪滴鸳衾，薄情何处去？月临窗，花满树，信沉沉。

【注】

恨难任——怨恨难以忍受。任：经受、承受。

薄情——指薄情之人，以性情惜代为人。

信沉沉——消息杳然。

【析】

这首词也写闺思。

上片直接写出闺妇的“恨难任”。“云鬓乱”写她仪态不修之状。

下片写她春恨的原因，是因她那薄情的男人又不知到哪里去游冶了。最后一句略有情致，花有期而人无信。这一首的写法与上首不同，先写人而后写景。

其三

小槛日斜，风度绿窗人悄悄，翠帷闲掩舞双鸾，旧香寒。
别来情绪转难拼，韶颜看却老。依稀粉上有啼痕，暗消魂。

【注】

风度——风吹过。

旧香——香炉内的陈料，或称“宿香”。

拼（pan 盼）：舍弃不顾，这里是忘却之意。

【析】

这首词写闺中人与她的情郎分别后的情形。

上片写春光暗度。

下片写她别情难熬，时而对镜自怜，见花颜渐衰，不禁粉面上常带啼痕，表现了极端悲痛之情。

其四

黛薄红深，约掠绿鬟云腻。小鸳鸯，金翡翠，称人心。

锦鳞无处传幽意，海燕兰堂春又去，隔年书，千点泪，恨难任。

【注】

黛薄红深——眉黛色淡，胭脂红深，写面部打扮。

约掠——粗略地梳理。

腻——油光。这里指头发细柔而光润。

小鸳鸯三句——鸳鸯形的金钗，翡翠形的花钿，实在是称心如意。意思是这些妆饰品很精美，而且其图形都是雌雄成对，所以很称心。

锦鳞——鱼。以鳞代鱼，以鱼代书信。《琅环记》：“试莺以朝鲜厚茧纸作鲤鱼函，两面俱画鳞甲，腹下令可以藏书，此古人尺素结鱼之遗制也。”

《文选·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是说：书信中的幽意，无处可传。

海燕——即燕子，古人认为燕子产于南方，渡海而至，故称“海燕”。沈佺期《古意》：“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

隔年书——去年的书信。

恨难任——怨恨之情难以承受。

【析】

这首词写闺怨。

上片写女子的美丽装束。

下片写她的心意无法传给她所爱的人。她羡慕燕子双双来而又去，她却孤独一人，还是去年的书信，因无法传寄，每看一遍，都要洒下几滴泪，不知洒了多少，实为情深义长。

其五

掩却菱花，收拾翠钿休上面。金虫玉燕，锁香奁，恨厌厌。

云鬟半坠懒重簪，泪侵山枕湿。银灯背帐梦方酣，雁飞南。

【注】

菱花——镜子。

翠钿——首饰的一种，此处指妆饰物品。

体上面——意思是停止打扮。上面：进行面妆。

金虫——又名绿金蝉，妇女的首饰制成金蝉之形。

玉燕——首饰如燕形。《洞冥记》：“元鼎元年，起昭灵阁，有神女留

玉钗以赠汉武帝。帝以赠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黄琳欲之，明日示之，既发匣，有白燕飞冲天。后宫入学作此钗，因名玉燕钗。”

锁香奁（lián 连）——意思是锁上梳妆盒而不用。奁：古代妇女梳妆时用的镜匣。

厌厌——精神不振的样子。《汉书·李寻传》：“列星皆失色，厌厌如灭。”

重簪——再进行梳理。

背帐——掩帐。

【析】

这一首也写闺怨。

上片写女子懒于梳妆，把精美的首饰都锁起来，见了这些东西，她的心情更加怅恨不已。

下片写她每每独卧时，泪流山枕。有时正做着甜蜜的梦，却又被南飞的雁啼声惊破。

其六

水碧风清，入槛细香红藕腻。谢娘敛翠，恨无涯，小屏斜。
堪憎荡子不还家，谩留罗带结。帐深枕腻炷沉烟，负当年。

【注】

入槛句——莲花飘香，微微透入栏杆里来。

敛翠——皱眉。

堪憎——可恨。

谩留——空留、虚有。意思是罗带虽结同心，但人却浪荡不归。谩：虚假，引申为空。

【析】

这首词写少妇独守空闺的情景。

上片写她面对初秋景色，起了无边的恨意。

下片写她恨丈夫久游不归，她见到当年他们表示爱情的罗带同心结，更感到对方辜负了他们当年的那番深情厚意。

其七

黛怨红羞，掩映画堂春欲暮。残花微雨，隔青楼，思悠悠。
芳菲时节看将度，寂寞无人还独语。画罗襦，香粉污，不胜愁。

【注】

黛怨红羞——眉带怨，面含羞。以其色借代其物。

看将度——眼看将要过去了。度：过去。

襦（ru 如）——短衣。见温庭筠《菩萨蛮》“其一”注。

【析】

这首词写闺人惜春自叹。

上片写残花微雨使人愁。

下片写春时将过，她情不自禁地叹息自己的年华虚度。“寂寞无人还独语”，足见幽思欲痴。

扬柳枝

秋夜香闺思寂寥，漏迢迢。鸳帷罗幌麝烟销，烛光摇。
正忆玉郎游荡去，无寻处。更闻帘外雨潇潇，滴芭蕉。

【注】

漏迢迢——更漏之声悠长。古时以漏壶滴水计时。

玉郎——美好的郎君，爱称。

潇潇——风雨声。《诗经·郑风·风雨》：“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廖。”

【析】

这首词写秋夜闺思。

上片写秋夜闺中的寂寞，只有漏声点点，清晰可闻。

下片写女主人正想着她心上的人。结尾两句，景中含情，气氛凄凉。

遐方怨

帘影细，簟纹平。象纱笼玉指，缕金罗扇轻。嫩红双脸似花明，两条眉黛远山横。凤萧歇，镜尘生。辽塞音书绝，梦魂长暗惊。玉郎经岁负娉婷，教人怎不恨无情？！

【注】

象纱——纱名，薄而略透明。

缕金罗扇——用金丝装饰的罗绸扇子。

远山横——意思是眉着黛色如远山横卧。见韦庄《谒金门》“其一”注。

凤萧——萧如凤鸣，故称“凤萧”。见欧阳炯《浣溪纱》“其二”注。

辽塞——泛指边塞。

娉婷——姣美，这里指代美女。

【析】

这首词也写闺怨。

上片着力刻画女主人公的美丽。

下片写她的情思，她无心奏乐梳妆，因为她心上的人久绝音书，她感到对方辜负了她的一片真心，抱怨对方无情。从怨中可见其爱甚深。

献衷心

绣鸳鸯帐暖，画孔雀屏欹，人悄悄，月明时。想昔年欢笑，恨今日分离。银缸背，铜漏永，阻佳期。小炉烟细，虚阁帘垂，几多心事，暗地思惟。被娇娥牵役，魂梦如痴。金闺里，山枕上，始应知。

【注】

绣鸳鸯二句——鸳鸯绣帐暖，孔雀画屏欹。《雨村词话》认为此二句为“词中折腰句法”，即将“绣枕”之“绣”、“画屏”之“画”二字置于该句之前。欹（qi 欺）：侧放、斜。

银缸背——掩银灯。杠（gang 岗）：油灯。背：背光，熄灭之意。

铜漏永——铜壶滴漏声悠长。永：长、不断。

娇娥——美女。

牵役——牵制、役使。

【析】

这是一首写男女相互思念的词。

上片是女子思念男子，鸳枕上，月光下，她想到往日的欢乐，叹今日分离，佳期难临。

下片是写男子的心被女子所占据，魂梦如痴如醉。结尾是合写二人，各自在静夜独眠时，就会更加思念。

应天长

瑟瑟罗裙金线缕，轻透鹅黄香画袴。垂交带，盘鸂鶒，袅袅翠翘移玉步。
背人匀檀注，慢转横波偷觑。敛黛春情暗许，倚屏情不语。

【注】

瑟瑟——象声词。因罗裙是金线绣成，动则有丝丝的声音。

袴(ku 库)——同裤。

交带——交结的裙带。

盘鸂鶒——带上绣着鸂鶒。盘：盘绣。

袅袅——这里指金钗之类的头饰因走动而颤抖的样子。

匀檀注——点口红。匀：涂。

慢转句——慢慢地转过眼波偷看。觑(qu 去)：窥看。

春情暗许——意思是把爱情偷偷地向他表达。

【析】

这首词写女子的情态。

上片写她华丽的装束和妖娆的步履。

下片写她微带羞涩，背人着点口红，时而又偷偷地用眼波传情，暗送春心；时而又娇慵不语，故作姿态。将女子的心理状态，刻画得细腻入微，历历可睹。

诉衷情

其一

香灭帘垂春漏永，整鸳衾。罗带重，双凤，缕黄金。窗外月光临，沉沉。断肠无处寻，负春心。

【注】

春漏永——春夜长。漏即漏壶，古时计时之器。此处指漏壶滴水之声。

永：长。

鸳衾——绣着鸳鸯的被子。

双凤二句——指罗带上用金丝线绣的双凤图形。

断肠——此处指断肠人，即情人。

负春心——辜负了少女的一片爱慕之心。春心，在古典诗、词、曲、小说中常指男女性爱。

【析】

这首词写月夜春思。

头两句写夜深将眠。“罗带”二句写脱衣所见服装上的花饰。“窗外”二句写月光临窗的寂静环境。最后二句写闺人春怨。全是拼凑之语，了无新意。

其二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怎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注】

永夜句——意思是在这漫漫长夜里，抛弃我那个负心人，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香阁掩——掩住富丽的楼阁的门窗。

【析】

这首词写闺妇对情人的怨意。

开头二句，女主人公直责男方在这漫漫长夜里，将自己抛却而不知又到何处去了，连个音信也不捎来。“香阁”三句，写她孤独地等待着他来，直到月儿下落。“怎忍”二句，是说男方未来，而她虽有独眠的怨意，但还是忍不住要去思念他。可见爱之深切。最后三句，言浅意深，表现了她真挚的爱情。这首词素为人们所称道。《花草拾蒙》评：“顾太尉‘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自是透骨情语。徐山民‘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全袭此，然已为柳七一派滥觞。”《湘绮词选》评：“亦是对面写照，有嘲有怨，放刁放娇，诗所谓‘无庶予子憎’，正是一种意。”刘永济评：“‘换我心’三句，乃人人意中语，却能说出，所以可贵。”

荷叶杯

其一

春尽小庭花落，寂寞。凭槛敛双眉，忍教成病忆佳期。知么知，知么知？

【注】

忍教句——你怎忍心使我因忆佳期而成病呢？忍使：岂忍使，反诘词。
杜甫《丹青引》诗：“忍使骅骝气凋丧？将军画善盖有神。”

知么知——知不知？设问句。以下各首“愁么愁”、“狂么狂”、“归么归”等，与此句型相同。“么”，表疑问语气，助词。

【析】

此首写女子怀人。

首二句写春暮花落，小庭寂寞。“凭槛”二句，写女子心中痛苦，盼望相会的佳期已将成心病。结尾用叠句，加强询问语气，表示迫切希望对方了解自己的心情。

其二

歌发谁家筵上？寥亮。别恨正悠悠，兰釭背帐月当楼。愁么愁，愁么愁？

【注】

寥亮——嘹亮、清晰可闻。向秀《思旧赋序》：“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

兰釭背帐——香灯熄，罗帐掩。兰釭：用兰膏所燃之灯。《楚辞·招魂》：“兰膏明烛，华容备些。”朱熹注：“兰膏，以兰香炼膏也。”

【析】

这首也写女子怀人。

前三句写她听见了别家传来的歌声而引起的悠悠恨意。“兰釭”句写她深夜未眠。尾用叠句表明她忧愁至极。

其三

弱柳好花尽拆，晴陌。陌上少年郎，满身兰麝扑人香。狂么狂，狂么狂？

【注】

尽拆——全都开放了。拆：同“坼”，裂开。

晴陌——阳光照着的道路。

【析】

这首词写女子的春情。

首二句写柳绿花红，正是艳阳好天，女子在赏春。“陌上”二句写她看

见了路上有个少年，很逗人爱，她仿佛嗅到了少年身上的香味。后用叠句，表现她的感情在激荡，春情欲狂。

其四

记得那时相见，胆战。鬓乱四肢柔，泥人无语不抬头。羞么羞，羞么羞？

【注】

泥人——粘贴着人、软缠着人。唐代卢仝《示添丁》诗：“不知四体正困惫，泥人啼哭声呀呀。”

【析】

这首词写女子回忆自己与情人幽会的情景。“胆战”三句写当时相会的具体情形。后用叠句，刻画女子又喜又羞的心情。汤显祖评：“好形容”。《栩庄漫记》评：“柔字入木三分。”

其五

夜久歌声怨咽，残月。菊冷露微微，看看湿透缕金衣。归么归，归么归？

【注】

怨咽——形容歌声含怨而时高时低、断断续续，即如泣如诉之意。

缕金衣——即金缕衣，泛指华丽的衣裳。

【析】

这首继续写幽会的情景。

首二句写夜已深了，远处歌唱已近尾声，月儿也将西沉。“菊冷”二句写幽会已久，露水已湿衣裳。结尾叠句，表现他们留连忘归。

其六

我忆君诗最苦，知否？字字尽关心，红笺写寄表情深。吟么吟，吟么吟？

【注】

红笺——古时一种精美的小幅红纸，多作名片、请柬和题诗词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风流蕤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蕤泽。”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斜行题粉壁，短卷写红笺。”

【析】

这首词写女子怀念男子。

头二句写她以诗来表达对男子的怀念，“知否”二字，表示她迫切希望对方能了解她的情衷。“字字尽关心”二句，是直述诗的内容，字字都是相思之情，关切之意。尾二句表现了这样真情的诗歌，值得吟诵。

其七

金鸭香浓鸳被，枕膩。小髻簇花钿，腰如细柳脸如莲。怜么怜，怜么怜？

【析】

这首词写女子自怜。

头二句写床上陈设。“小髻”二句写她的妆扮和美丽的体态。后二句是女子觉得自己青春芳龄，应逗人爱。

其八

曲砌蝶飞烟暖，春半。花发柳垂条，花如双脸柳如腰。娇么娇，娇么娇？

【注】

曲砌——曲折的台阶。

春半——仲春，二月。

【析】

这首写女子的情态。

头二句写正是春浓蝶飞之时。“花开”一句是写景，为下句写人作铺垫。“花如双脸柳如腰”一句，用比喻表现女子之娇美。尾叠句加强赞美女子之意。

其九

一去又乖期信，春尽。满院长毒苔，手掬裙带独徘徊。来么来，来么来？

【注】

乖——违背。

期信——所约定的相见期。

莓苔——隐花植物的一种，绿色丝状体，多生于潮湿地带，地钱、角苔、鳞苔等属此类。

掬（nu0 挪或读 ruo 若阳平）——揉搓。韩愈《读东方朔杂事诗》：“两手自相。”

【析】

这首词写女子怀人。

头二句写情人一去不归，久违约期，眼前春天已完。“满院”句写出庭院荒凉之貌。“手掬”一句，刻画她情痴无聊的神态。尾用叠句，表现其多么迫切地盼望情人的到来。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中说：“末两句，重叠问之，含思凄悲，想见泪随声落之概。”

顾夔这九首《荷叶杯》，很像是写的一个女子的相思全过程。其一写盼佳期将成病，其二写闻别家欢歌更愁，其三写见少年郎更动春情，其四回忆

当年幽会之情，其五继续回忆幽会忘归的深情，其六写她只有写诗寄给对方表深情，其七写自己还是那样美丽，惹人怜爱，其二写春浓之日，自己更加娇美，其九写春已尽而情人还是未至，与第一首“春尽”相呼应，从第二首到第八首，都是春尽人未归时，失望中的回忆，《栩庄漫记》评曰：“顾夔以艳词擅长，有浓有淡，均极形容之妙。其淋漓真率处，前无古人。如《荷叶杯》九首，已为后代曲中一半儿张本。”

渔歌子

晓风情，幽沼绿，倚栏凝望珍禽浴。画帘垂，翠屏曲，满袖荷香馥郁。
好搵怀，堪寓目，身闲心静平生足。酒杯深，光影促，名利无心较逐。

【注】

幽沼绿——深池碧绿。

好搵怀——便于抒发感情。搵（shu 抒）：表达，抒发。

堪寓目——值得观赏。寓（yu 玉）目：过目。

光影促——光阴短促，这里指人生短促。

【析】

这首词是抒怀之作。

上片头二句，写出幽静的环境。“倚栏”一句写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人也悠闲自在，倚栏欣赏着珍禽戏水。“画帘”三句，写观景后回到室内，满身还留有荷花的清香，更见其闲适。

下片前三句，直述对此景的感触，足以舒展心怀，足以清新耳目，像这样的闲静日子，平生已可满足了。结尾三句，有“对酒当歌”之意，因为他觉得光阴短促，所以人要与世无争，莫图名利。这首词在旷达之中，透露着光阴促迫之感。

临江仙

其一

碧染长空池似镜，倚楼闲望凝情。满衣红藕细香清。象床珍重，山障掩，玉琴横。暗想昔时欢笑事，如今赢得愁生。博山炉暖淡烟轻。蝉吟人静，残日傍，小窗明。

【注】

凝清——感情凝聚。

满衣句——满衣带着红莲花所透出的清香味。

象床珍簟——华贵的床和垫席。《初学记·器物部》：“《战国策》曰，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献象牙床。”

山障掩——用画有山景的屏风遮掩。

赢得——获得。

博山炉——一种情美的香炉。见韦庄《归国谣》“其三”注。

【析】

这首词是忆昔伤今之作。

上片头一句，画出明净的背景。“倚楼”句触景生情。“满衣”句是写带着室外荷花的幽香回到室内。“象床”三句，写室内陈设，透出了清冷幽静的气氛。

下片头二句追忆往日欢乐，今日愁生。“博山”句继续写室内景象。结尾三句写外景：蝉吟人静，西风残照，含有无限怅然之情。

其二

幽闺小槛春光晚，柳浓花淡莺稀。旧欢思想尚依依。翠颦红敛，终日损芳菲。何事狂夫音信断？不如梁燕犹归。画堂深处麝烟微。屏虚枕冷，风细雨靡靡。

【注】

幽闺——深闺。

莺稀——莺啼声稀。

旧欢句——想起旧欢的情景还依依难舍。

翠颦——眉皱。

红敛——脸上红色消失。红：脸色。敛：收敛，这里有消失之意。

芳菲——这里指芳颜。

何事——为什么。

狂夫——这里是对自己丈夫的称呼，带怨意。

霏霏——细雨纷纷的样子。

【析】

这首词写闺妇怀人。

开头二句，绘出晚春景色：柳浓花淡莺声稀。“旧欢”句写人之情：回忆旧欢，情意依依。“翠颦”二句，因情而愁，故终日损折自己的芳颜。

下片头二句，责问语气，称其夫为“狂夫”，可见怨之深。她看见梁燕还按时归来，而人不归，怎不怪怨？“画堂”句，写堂内幽寂之状，结尾二句，写出室内外清凄之色。其愁绪亦如“风细雨霖霖”，无边无际，丝丝点点。《栩庄漫记》评：“设色蒨丽，意亦微婉。”

其三

月色穿帘风入竹，倚屏双黛愁时。砌花含露两三枝。如啼恨脸，魂断损容仪。香烬暗消金鸭冷，可堪辜负前期。绣襦不整鬓鬟欹。几多惆怅，情绪在天涯！

【注】

砌花——阶台上的花朵。

如啼恨脸——如美女带怨而流泪的脸。

损容仪——摧残了美丽的容颜仪态。

【析】

这首词写春闺幽怨。

上片头二句写女主人公在风吹月照下，倚屏发愁。“砌花”三句，既写花，又写人。“如啼恨脸”，形象秀丽，可爱堪怜。

下片“香烬”句，突出闺中凄凉，“可堪”句交待凄凉的原因是情人失约。“绣襦”句表现她无心妆扮。最后二句，将情绪引向遥远处，境界略开。结尾“涯”字，与“时”、“枝”、“仪”、“期”、“欹”相押，都是韵脚。“涯”，唐五代时两读，既在麻韵，又在支韵。《花间集》中，“涯”有与麻韵字相押的，如顾夔的《酒泉子》其六“恨无涯，小屏斜，堪憎荡子不还家。”又《虞美人》其五“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此首则与支韵字相押。

醉公子

其一

漠漠秋云淡，红藕香侵槛。枕歌小山屏，金铺向晚局。
睡起横波慢，独望情何限？衰柳数声蝉，魂消似去年。

【注】

漠漠——云雨迷茫的样子。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漠漠水田飞白鹭，

阴阴树木啭黄鹂。”

金铺——衔住门环的装饰物，这里借代为门。

向晚肩（Ji Ong 炯阴平）——近晚而关门，肩：门闩。《礼记·曲礼入

“将入户，必视下，人户奉肩，视瞻毋回。”此处作动同用，闭门之意。

横波——眼波。即眼神，眼光。

【析】

这首词写闺人秋思。

上片头二句写秋色，突出了云淡藕香的秋日特，久。“枕歌”二句，写女主人公每日傍晚，空扁闺门，透露了寂寞之感。

下片头二句写她的睡起神态：“横波慢”，一副娇慢形象；“独望情何限”，心事重重。结尾二句，语淡意深，在衰柳蝉咽之中，年年如此伤情，景中寓着无限怨意。《白雨斋词评》曰：“字字呜咽。”

其二

岸柳垂金线，雨晴莺百啭。家住绿杨边，往来多少年。
马嘶芳草远，高楼帘半掩。敛袖翠蛾攒，相逢尔许难。

【注】

往来句——意思是来往有许多风流少年。

翠蛾——青黛色的眼眉，攒（cuan 窳阳平）：聚在一起。这里是皱眉的意思。

尔许——如许，这样。”杜荀鹤《醉书僧壁》诗：“九华山色真堪爱，留得高僧尔许年。”

【析】

这首词写女子伤别。

上片头二句，绘出明媚春景。“家住”二句，富有诗情画意：绿杨映屋，来往许多风流少年，怎不逗人春思。

下片头二句，是女主人公回忆送别情人的情形：马嘶声远，但她还依依不舍，登楼而望，人去影空，只见到天边茫茫的烟草，可见别情何等深沉。结尾二句，写其别后情态：“翠蛾攒”，表情带愁；“相逢尔许难”，心中所想，觉相会之难，也就是盼相见之心切。清人郑文焯评曰：“极古拙，极

高淡，非五代不能有此词境。”

更漏子

旧欢娱，新怅望，拥鼻含颦楼上。浓柳翠，晚霞微，江鸥接翼飞。帘半卷，屏斜掩，远岫参差迷眼。歌满耳，酒盈樽，前非不要论。

【注】

拥鼻含颦——掩鼻皱眉，表示心酸难过的愁苦之状。

岫(xiù 秀)——山谷。这里指山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参差——形容山高低不齐。

前非句——以前的是非就不要去谈论了。

【析】

这是一首抒怀之作。

上片头三句，写旧日的欢娱却变成了眼前的怅望，因而时时带着愁苦而徘徊于楼上。“浓柳翠”三句，绘出了一幅绝妙自由开阔的风景画。比翼翱翔的江鸥与怀愁独处的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后面的抒怀作了铺垫。

下片头二句，写室内的陈设。“远岫”句，写帘外所呈现的远山景象，参差不齐，云雾茫茫，使眼迷胡看不清。结尾三句，聊以抒怀自慰。本来是“旧欢”“新愁”，但见了大自然的开阔景象，聊慰心怀，听歌酌酒，大有人生短促，何必自苦之感，故有“前非不要论”之说。《栩庄漫记》评：“五代十国乱靡有定，割据一方之主，尚才振拔有为者。其学士大臣亦复流连光景，极意闺帷，故《花间集》中不少颓废自放之词。于顾氏又何怪焉。”

孙光宪（约公元900—968年），字孟文，自号葆光子，贵平（今四川省仁寿县附近）人。他出生农家，好读书，聚书凡数千卷，或手自抄写，孜孜校讎，老而不废。唐时为陵州判官，后避地荆南，受高从诲的知遇。从诲立，悉委以政事。他历官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后归宋，为黄州刺史。

孙光宪是继温韦之后的一大词家。陈廷焯说他“词气甚道，措辞亦多警练，然不及温韦处亦在此，坐少闲逸之致”（《白雨斋词话》）。但其词内容较为丰富；风格疏朗沉咽，婉约精丽处，神似韦庄。

浣溪沙

其一

寥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
目送征鸿飞奋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忆潇湘。

【注】

蓼——草本植物，又叫水蓼，花淡绿色或淡红色，多生岸边。

楚天长——指江汉一带天空辽阔无际。

烟际——遥远的云烟处。

兰红——植物名，即红兰，秋日开红花而香，江淹《别赋》：“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罹霜。”

潇湘——水名，见温庭筠《遐方怨》“其一”注。这里指充满诗情画意的潇湘一带。

【析】

这首词是触景抒怀之作。

上片写秋江风光：橘松飘香，江水一色，天际孤帆，境界无比开阔。

下片头二句，将情融于景中，目送征鸿，思随流水，在悠然的遐想中，又回忆起红兰碧波的潇湘秋色，对秀丽的江山一往情深。

这首词历来为人称道。《白雨斋词话》曰：“片帆七字，压遍古今词人。”又：“闪孤光三字警绝，无一字不秀炼，绝唱也。”王国维评：“昔王玉林赏孙氏‘一庭花雨湿春愁’为古今佳句，余以为不若‘片帆烟际闪孤光’，尤有境界也。”

其二

桃杏风香帘幕闲，谢家门户约花关，画梁幽语燕初还。
绣阁数行题了壁，晓屏一枕酒醒山，却疑身是梦魂间！

【注】

闲——悠闲。

约花关——将花关闭于门内。约：收束。

幽语——私语。

绣阁二句——意思是：在绣阁的壁上已题下数行词句，清晨，屏风掩遮，在山枕上，醉后已醒来了。题了：题罢了。山：山枕。

【析】

这首词写在妓家醉酒之乐。

上片写在女子家所见：桃杏风香，梁燕呢喃，都是美好生活的陪衬，点染了欢快环境。

下片写在绣阁上所为：即兴题诗，酌酒言欢，酒后沉睡。以至一觉醒来，

天色将晓。但他还朦胧不清，疑身尚在梦境中，文笔疏朗，意境清奇。

花渐凋疏不耐风，画帘垂地晚重工，堕阶萦藓舞愁红。

腻粉半沾金靥子，残香犹暖绣熏笼，蕙心无处与人同。

【注】

下耐风——经不住风吹，汤显祖谓“不耐风”是创新之语句。

堕阶句——落花片片，似含愁飘舞，落于阶前的苔藓之上。愁红：指落花。

腻粉句——涂着脂粉的脸上还沾着黄星靥。金靥子：黄星靥，古时妇女面部妆饰，见温庭筠《归国遥》“其二”注。

蕙心——既指落花之心，又指闺人之心，双关。

【析】

这首词是咏落花之作。

上片写落花的景象，花影稀疏，风吹残片，纷坠阶庭，“舞愁红”，写落花纷飞之状，带有感情色彩。此时，更觉空堂寂寞了。

下片写观花之人，有美人迟暮之感。她面饰不整，半着金靥，留着残妆；薰香尚暖，她的心别有一股滋味，是人们难以理解的。“蕙心无处与人同”一句，非深于情者不能道出。

其四

揽镜无言泪欲流，凝情半日懒梳头，一庭疏雨湿春愁。

杨柳只知伤怨别，杏花应信损娇羞，泪沾魂断轸离忧。

【注】

揽镜——拿镜子。

湿春愁——意思是雨使春愁更浓，将自然景物与人的感情联写，汤显祖评为“创新语”。

轸(zhēn 诊)——悲痛。《楚辞·九章·哀郢》：“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王逸注：“轸，痛也。”离忧：遭遇到忧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忧愁优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洪兴祖补注：“班孟坚曰：离犹遭也。明己遭忧作辞。”

【析】

这首词写女子的春愁。

上片第一句，写她心中无尽的苦衷，揽镜自怜而泪流。第二句进一层，写她悲怨如痴，半日罢妆。“一庭疏雨湿春愁”，把雨与愁联起来了。从事理上讲，雨怎么能湿春愁呢？然其妙正在此句，它将春愁具体化了，如茫茫一片经雨而湿。

下片“杨柳”二句，意思是说这些无情之物，尚能有情，杨柳知道伤别离，杏花可以证实她的娇颜因相思而渐损。结尾一句，由物及己，更想到忧伤难言，泪沾衣襟。

其五

半踏长裾宛约行，晚帘疏处见分明，此时堪恨昧平生！
早是消魂残烛影，更愁闻着品弦声，杳无消息若为情。

【注】

半踏——小步走。

裾(j)——衣服的前襟，也称“大襟”。辛延年《羽林郎》：“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之襦。”

宛约——婉约，柔美的样子。

昧平生——意思是素不相识无法向所爱之人表示情怀。昧：暧昧。

品弦声——演奏弦乐的声音。品：弹奏、品尝。

若为情——如何能动情，或难以为情。若为：何为、怎为。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又：宋陈师道《寄张学士》诗：“从来阙声闻，相见若为颜。”

【析】

这是男子思慕女子之作。

上片头二句写男子见到女子：傍晚，垂帘的稀疏处，他见到了女子姗姗步履的倩影。但他恨自己与女子不相识，并为此而深感惆怅。

下片头二句是他的幻想：要能同女子烛影共照，那时，只怕连音乐声也不愿听了。结尾一句无限感伤，意思是与她不通信息，再深厚的感情也无法让她知道。可见思慕之情，何等缠绵。

其六

兰沐初休曲槛前。暖风迟日洗头天，湿云新敛未梳蝉。
翠袂半将遮粉臆，宝钗长欲坠香肩，此时模样不禁怜。

【注】

兰沐——用兰香融水洗发。

初休——刚洗完。

迟日——缓缓移动的太阳。

湿云——湿发。云：喻头发。

新敛——刚挽起来。

梳蝉——梳发。蝉：指蝉鬓，古时妇女一种发型，挽发如蝉翼。

粉臆——如涂了白粉的雪胸。臆：胸部。

坠香肩——下垂到香肩。

【析】

这首词描写女子洗头后的情态。

上片写她用兰香渗水洗了头之后，云鬓犹湿，散披未梳的妩媚情态。

下片写尚未梳妆时的模样，疏放娇丽，更使人爱。《白雨斋词话》道：“不禁怜三字真乃娇绝，飞燕玉环，无此情态，真欲与丽娟并驱矣！”又：“情态可想，风流窈窕，我见犹怜。”

其七

风递残香出绣帘，团窠金凤舞檐檐，落花微雨恨相兼。
何处去来狂太甚，空推宿酒睡无厌，怎教人不别猜嫌？

【注】

风递——风传送。

团窠（k 颗）金凤——帘上所绣的团花金凤图。团窠：圆形的。

檐檐（chanchan 搀搀）——摇动的样子。

空推——用假言相推脱。

宿酒——前时所饮的酒。

睡无厌——贪睡不止。

【析】

这首词写女子的妒忌之情。

上片头两句，写绣帘的华美，烘托环境美好富丽。“落花”句，写帘外暮春景象：落花微雨。“恨相兼”，是见了景色所引起的感情变化：花易落，人易老，而情不切，为下片责怨男方作了铺垫。

下片写她的妒情。她埋怨男子不知在何处游冶，真是“狂太甚”；回来后，又假说因喝醉酒，贪睡不止；这些表现，怎么不引起她的怀疑呢！怀疑什么，就不必明说了。

其八

轻打银箏坠燕泥，断丝高胃画楼西，花冠闲上午墙啼。
粉箏半开新竹径，红苞尽落旧桃蹊，不堪终日闭深闺。

【注】

打——敲击，弹拨。

银箏——古代乐器，如琴瑟状，弦乐。

坠燕泥——意思是弹箏之声动听，震坠燕泥。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越，歌动梁尘。”

断丝——游丝，蛛丝之类。

胃（ju n 娟）——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者挂胃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花冠——公鸡，以冠借代为鸡。温庭筠《晓别》诗：“翠羽花冠碧树鸡，未明先上短墙啼。”

午墙——中墙、正面的墙。

粉箏（tuò 拓）句——在新竹丛的小道上，箏子一只只皮壳裂开。箏：竹箏外衣。

红苞——花苞。

桃蹊——桃树下的路。《史记·李将军传赞》：“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司马贞索隐：“按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华实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径也。”

【析】

这首词写闺情。

上片写女主人公在画楼弹奏着动听的银筝，时而也传来鸡啼声。虽有声响，但仍有寂寞之感。

下片写竹皮半开，红苞尽落，俱是万物生长之状，对此景，她不禁叹息起来，她已难以忍受终日空闺幽禁的寂寞生活了。

其九

乌帽斜欹倒佩鱼，静街偷步访仙居，隔墙应认打门初。
将见客时微掩敛，得人怜处且生疏，低头羞问壁边书。

【注】

乌帽——隋唐富贵者所戴的帽子，初为官员所戴乌纱帽，后闲居之士亦可戴。杜甫《相从行赠严二别驾时方经崔旰之乱》：“乌帽拂尘青螺粟，紫衣将至绯衣走。”又解：乌帽为隐者所戴。《宋史·杜衍传》：“既退居南都，出入从者十许人，乌帽皂履，绋袍革带。”

佩鱼——唐代五品以上的服饰，按品级不同，分别佩带金、银、铜所制成的鱼。《新唐书·车服志》：“中宗初罢龟袋，后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

访仙居——游访仙人所居之地。这里特指娼妓所居处。

隔墙句——意思是隔着墙刚刚敲门，她也能识别是谁到来了。

掩敛——掩面敛容，微含羞态。

得人二句——她得到了人的怜爱时，还是那副怯声怯气的样子；低着头，含着羞，而问壁上的字。

【析】

这首词写男子娼门冶游。

上片第一句，写男子装束，虽是官员，但到“北里”游冶处，也不讲究了，“乌帽斜”、“倒佩鱼”，极写洒脱不恭之状。“静街”一句，写做这等事，还是隐蔽一些好，故言“偷步”。“隔墙”句，是说里面的女子一听到敲门声就知道是谁来了，可见此男子为常客了。

下片写女子接待他时的情态，三句分三层，先是“微敛”，再是“生疏”，后是“羞问”，写得细腻入微，娇羞之态可掬；但并不猥亵淫荡。表现了对此女的一种真切的怜爱。《白雨斋词话》道：“迤迤写来，描写女儿心性，情态无不逼真。”

河传

其一

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柳如丝，偎倚绿波春水，长淮风不起。如花殿脚三千女，争云雨，何处留人住？锦帆风，烟际红，烧空，魂迷大业中。

【注】

太平天子——指隋炀帝。

疏河千里——据《开河记》载：大业十二年开邗沟成，长二千余里。炀帝乘龙舟，幸江都。舳舻相继，自大限至淮口，联绵不绝，锦帆过处，香闻十里。见韦庄《河传》“其一”注。

长淮——淮河。

殿脚——炀帝乘龙舟游江都，强征吴越民女十五六岁者五百人，为之牵挽，曰“殿脚女”。见韦庄《河传》“其一”注。这里说“三千”，意思是加上六宫罗骑，约三千许。李白《清平乐》词：“女伴莫话孤眠，六宫罗绮三千。”

争云雨——争风流，以得帝王宠爱。

何处句——意思是炀帝骄淫无度，不知何处能将他留住。

锦帆风三句——风吹锦帆，云烟映红，如火燃空。烧空：双关语，既写红光弥漫如火燎天际，又指炀帝繁华一炬而空。

大业——隋炀帝的年号。

【析】

这首词是怀古之作。

上片前三句，写隋炀帝当时为了游戏，竟劳民伤财，开凿运河千里。“柳如丝”是写运河上秀丽的风光：春水绿波，风平浪微。

下片追述炀帝昔日游江都的繁荣气象：三千殿脚女如花似朵，穿红挂绿，风流美丽。“何处留人住”一句，已表示了这样侈淫的生活，无处可容的不满情绪。“锦帆风”三句，写昔炀帝行舟时五彩缤纷，红染天际的景象。“烧空”二字，笔锋急转，表面上是说红光如火燃半空，含意是炀帝的花锦世界，一炬而空。结尾一句，是作者自述，仿佛身临当时的场面。这首词对炀帝荒淫无度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在《花间集》中，是思想性较好的作品。

《栩庄漫记》评：“词写炀帝开河南游事，妙在‘烧空’二字一转，使上文花团锦簇，顿形消灭。此法盖出自太白‘越王勾践破吴归’一诗。”

其二

目回柳拖金缕，着烟浓雾，蒙蒙落絮。凤凰舟上楚女，妙舞，雷喧波上鼓。龙争虎战分中土，人无主，桃叶江南渡。鬣花笺，艳思牵，成篇，宫娥相与传。

【注】

落絮——落下的杨花。

楚女——泛指江汉一带女子。

雷喧句——波上鼓声如雷轰鸣。

龙争虎战——指诸侯王混战。

中土——泛指中原。《淮南子·地形》：“正中冀州曰中土。”

桃叶句——指士大夫们纷纷南渡。此处用晋王献之送其爱妾桃叶渡江的典故，以讽时事。见毛文锡《虞美人》“其一”注。

襞（bì 辟）花笺——折叠彩笺。襞：褶（zh 折）子，衣服上折叠的线条。这里作动词用，折叠之意。

【析】

这首词也是怀古之作。

上片写秦淮河上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下片写中原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并用了王献之送爱妾渡江的典故，隐约地嘲讽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左，不图统一大业的腐败政治。这是作者盼望统一大业的思想反映。

其三

花落，烟薄，谢家池阁，寂寞春深。翠蛾轻敛意沉吟，沾襟，无人知此心。玉炉香断霜灰冷，帘铺影，梁燕归红杏。晚来天，空悄然，孤眠，枕檀云髻偏。

【注】

谢家——泛指美妇人家。

霜灰——香料燃完，灰白如霜。

铺影——布影，洒影。

枕檀——以檀为枕，质贵重，有香气。

【析】

这首词写暮春闺怨。

上片写女主人公凄凉的处境，没有人了解她，同情她。

下片写她空虚无聊，孤眠时的情态。此词无甚新意，味同嚼蜡。

其四

风飏，波敛，团荷闪闪，珠倾露点。木兰舟上，何处吴娃越艳：藕花红照脸。大堤狂杀襄阳客，烟波隔，渺渺湖光白。身已归，心不归，斜晖，远汀飞。

【注】

风飏——风吹的意思。

波敛——波起皱纹。敛：收，引申为起皱折、起波纹。

团荷——圆形荷叶。

珠倾露点——露水如珠，倾滴于荷叶上。

木兰舟——用木兰树所造的船。任昉《述异记》下卷：“木兰洲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为舟，舟至今在洲。诗家云木兰舟，出于此。”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吴娃越艳——指吴越一带的美丽姑娘。李白《忆旧游书怀赠韦太守》诗：“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

大堤——曲名。原指襄阳沿江大堤。宋齐梁时，常以大堤为题作曲，故称《大堤曲》。如《续玉台新咏》中所载王容的《大堤女》：“宝髻耀明珰，香罗鸣玉佩。大堤诸女儿，一一皆春态。入花花不见，穿柳柳阴碎。东风拂面来，由来亦相爱。”就是描写大堤美女的诗。

狂杀——狂极，感情难以节制。

——水鸟之一种。见温庭筠《菩萨蛮》“其四”注。

【析】

这首词写游览所见所感。

上片写游湖时所见：风微微地吹，波轻轻地荡，圆荷上的露点如珍珠闪闪，绘出了初秋明丽的背景，“何处”二句，写出在画面中的人物，“吴娃越艳”，都是漂亮活泼的南国少女，“藕花红照脸”，这一句简洁俊秀，表现了姑娘们的青春的美丽。

下片写游客的心情，借用了乐府中《大堤曲》赞美少女的内容，来表示游客对吴娃越艳的倾慕。“烟波隔”，是说姑娘们渐渐远去。“渺渺湖光白”，他还留连不舍，目送舟行，直至再也看不见人影儿，只剩下湖光渺渺。“身已归，心不归”，出语直率，情真意切。结尾二句，景中有情，有温庭筠“斜晖脉脉水悠悠”之意。全词情意真挚，笔墨清丽明快，非凑数之作可比。

菩萨蛮

其一

月华如水笼香砌，金环碎撼门初闭。寒影堕高檐，钩垂一面帘。碧烟轻袅袅，红战灯花笑。即此是高唐，掩屏秋梦长。

【注】

月华——月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金环——门环。

碎撼——无节奏地摇动。

寒影句——意思是月光下，高高的屋檐垂下暗影。

钩垂句——帘钩空垂，帘幕放下。一面：一幅。

红战——红火闪动。

高唐——梦境，即用楚怀王与巫山神女在梦中相会的典故，表示男女眷恋的美好境界。见韦庄《清平乐》“其三”注。

【析】

这首词写良夜的恋情。

上片绘出月夜明净清幽的景色，“金环碎撼”，使人如闻其声。

下片写室内的情景：“红战灯花笑”一句，境界全出，使人如睹其形。后二句用楚王在高唐与神女相会的故事，来比拟眼前相恋的美好意境。此词写男女相聚之情，含而不露，环境与心情，在作者笔下得到了和谐的配合，仿佛灯花也感到愉悦，《雨村词话》评道“战笑字新”。

其二

花冠频鼓墙头翼，东方淡白连窗色。门外早莺声，背楼残月明。薄寒笼醉态，依旧铅华在。握手送人归，半拖金缕衣。

【注】

花冠——公鸡。

鼓——扇动。

背楼——楼的背面。

铅华——指脂粉之类。

半拖句——金丝绣的衣裙在地上拖曳，写送别时衣着不修之状。

【析】

这首词承上首，写幽会后送别的情景。

上片写金鸡报晓，早莺啼叫，残月西下，东方渐白的清晨景象。

下片写女子送情人时的情态：通过“笼醉态”、“铅华在”、“握手”、“半拖”等一连串的描绘，突现了她情意缠绵和娇媚的形象，她的感情是真挚的。

其三

小庭花落无人扫，疏香满地东风老。春晚信沉沉，天涯何处寻？晓堂屏六扇，眉共湘山远。怎奈别离心，近来尤不禁。

【注】

疏香——残花。

东风老——暮春之时。

湘山——即君山，在洞庭湖中，传说湘君之所游处，上有湘妃庙。这里，指屏风上所绘湘山远景色，黛色弥漫，如眉色之秀丽，故言眉色同山色一样。

不禁——受不住。

【析】

这首词写闺人怀别。

上片写在春暮时节，女主人公得不到所怀男子的信息，感到孤单，海天茫茫，到何处女寻找他呢？

下片写室内的陈设，面对这些屏风，以及屏上所绘的湘山景色，更触动了她的思念之情。这些东西，都是她与她的心上人共同欣赏过的。

其四

青岩碧洞经朝雨，隔花相唤南溪去。一只木兰船，波平远浸天。扣舷惊翡翠，嫩玉抬香臂。红日欲沉西，烟中遥解觿。

【注】

浸天——与天相接，即水天一片。

扣舷——扣，敲打。渔人唱歌时或打鱼时常扣船舷。

翡翠——又名翠雀。羽有蓝、绿、赤、棕等色，可为饰品，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解觿（x 西）——解下佩角以赠。觿：古时用骨头制的解绳结的锥子。《诗经·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觿。”朱熹注：“觿，锥也，以象骨为之，所以解结，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饰也。”《说苑》：“知天道者冠钺，知地道者履屨，能治烦决乱者佩觿。”

【析】

这首词是写风土人情的。

上片写溪上船家姑娘与其所爱者相招唤的情景。“一只木兰船，波平远浸天”，乃是一幅境界开阔的江天图。

下片写船家姑娘的活泼形象：她也能扣舷唱渔歌，摇船时露出嫩玉般的玉臂。当红日西下时，她与他相爱的人一起，解佩相赠，以表深情。

其五

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檣立。极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

【注】

木棉——热带落叶乔木，初春时开花，大而红。结实长椭圆形，中有白棉，可絮茵褥。元稹《送岭南崔侍御》诗：“大布垢尘须火浣，木绵温软当绵衣。”木绵即木棉。

丛祠——丛林中的神祠。“谷口寒流净，丛祠古木疏。”

越禽——泛指南方飞禽。又解：《本草·释名》：“孔雀一名越禽。”李清裕《岭南道中》：“红槿花中越鸟啼。”“越”通“粤”。

铜鼓——赛神用的打击乐器，高而大。

蛮歌——南方人唱的山歌。

祈赛——求神保佑，祭神。见温庭筠《河渚神》“其三”注。

茜袖——红袖，代指女子。

偎檣——紧靠着桅竿。

极浦——远处的水边。

【析】

这也是一首写风土人情的词。

上片写南方居民祈神的热闹场面，使人好像听到了铜鼓铿锵，蛮歌喧哗。

下片写了一条客船急驶而过，船上靠着桅竿的红袖姑娘，正在凝情而望。船已行到遥远的水际，而她还多次回首相望，见到江上烟波茫茫，她不禁情怀惆怅，无限愁意，她也许是看到岸上居民赛神的热闹，而感到自己离乡飘泊之苦。

河渚神

其一

汾水碧依依，黄云落叶初飞。翠华一去不言归，庙门空掩斜晖。四壁阴森排古画，依旧琼轮羽驾。小殿沉沉清夜，银灯飘落香炷。

【注】

汾水——水名，即汾河，今山西境内，流入黄河。

翠华——用翠羽饰于旗竿顶上的旗子，仪仗之一种。这里指执此仪仗的神仙们。有时特指君王，如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马图歌》：“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

琼轮羽驾——用玉做的车轮，用翠羽装饰的车盖，指古画上的神仙所乘车舆。

炷（xiè）——灯烛烧后的余灰。《说文》：“炷，烛烬也。”

【析】

这首词写了一座神庙的景象。

上片头二句写出庙词的环境，境界深邃。“翠华”二句，是写神仙们已去，空留庙宇，含有抚昔伤今之意，与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意境相似。

下片写庙内清凄的景象：古画犹在，旧日仙人们的车驾犹存，而仙人们已去，清夜沉沉，银灯隐约，一派阴森气象。

其二

江上草芊芊，春晚湘妃庙前。一方柳色楚南天，数行征雁联翩。独倚朱栏情不极，魂断终朝相忆。两桨不知消息，远汀时起。

【注】

芊芊（qi nqi n 千千）——形容草木茂盛。

湘妃庙——尧的两女，后为舜之二妃，舜涉方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立庙于洞庭君山之上，曰湘妃庙。见张泌《临江仙》注。

柳色——碧蓝色。

两桨——借代为舟，舟又借代为乘舟之人。

汀——水洲。

【析】

这首词写湘妃庙前怀人。

上片写湘妃庙周围的景象：野草繁茂，南天澄碧，征雁联翩，江畔春晚。

下片写女主人公的情怀，她倚阑怅望，情绪不尽，思念着她心上的人。但极目天涯，不见帆影。只是时而飞起双双，便更引起她的伤感。

虞美人

其一

红窗寂寂无人语，暗淡梨花雨。绣罗纹地粉新描，博山香炷旋抽条，暗魂消。天涯一去无消息，终日长相忆。教人相忆几时休？不堪触别离愁，泪还流。

【注】

绣罗句——花底子的绣罗帐上有彩粉新描的图案。“地”通“底”。

博山句——博山香炉内正燃着香炷，一缕缕的细烟在室内旋转。旋抽条：形容喷烟的状态。

（zh ng 蒸）——触动。《康熙字典》作“堪”，并注曰：“《广雅》，‘触也，撞也。’谢惠连《祭古冢文序》‘以物 拨之，应手灰灭。’注：南人以手触物曰 。《集韵》或作 。”

【析】

这首词写闺中怀远。

上片写室内外景象：室外细雨蒙蒙，梨花疏淡，寂静无声。室内绣罗帷幕，富丽堂皇。“博山香炷旋抽条”，通过细烟袅袅来表室内清静，写得细腻入微。

下片写她终日相忆之情。“教人相忆几时休”一句，表示不能再忍受相离别的痛苦了。最后二句是说，本来不忍去触发离愁别绪，但思念之心怎能禁不住呢？往往还是暗中流泪。

其二

好风微揭帘旌起，金翼鸾相倚。翠檐愁听乳禽声，此时春态暗关情，独难平。画堂流水空相翳，一穗香摇曳。教人无处寄相思，落花芳草过前期，没人知。

【注】

帘旌——帘幕。

金翼鸾——鸾翼以金色绘成，指帘上花纹。

春态——美好的容态。

画堂句——画堂里所绘的流水图景、渐渐变得模糊不清。流水，指室内所绘的山水图。这是女子神情恍惚的想象和幻觉。

过前期——超过了所约定会面的期限。

【析】

这首词写闺人春思。

上片写女子见帘上所绘的鸾鸟相倚偎的图形，闻乳禽喳喳的叫声，相思之情更难平静。

下片写她由于相忆入神，画堂的山水画隐约可见，一缕香烟浮动，宛如

进到了梦境。后三句写她没法向她所思念的人表达心意，落花时节已到，原来约定的日期已超过，怎教她心中不急，但这种心情，又有谁理解呢？

后庭花

其一

景阳钟动宫莺啭，露凉金殿。轻飙吹起琼花旋，玉叶如剪。
晚来高阁上，珠帘卷，见坠香千片，修蛾慢脸陪雕辇，后庭新宴。

【注】

景阳钟句——景阳钟声响了，宫内黄莺也叫了起来。景阳钟：宫内报时之钟。见顾夙《虞美人》“其二”注。

轻飙（bi o 彪）——轻风。

琼花——这里泛指色泽鲜丽如玉的花朵。琼花本为花木之一种，叶柔而莹泽，花色微黄而有香。旧传扬州后土祠有琼花一株，为唐人所植，是稀有珍异的植物。李白《秦女休行》：“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

坠香——落花。

修蛾慢脸——长眉娇脸。修：细长。慢：娇美。

雕辇——皇帝所乘之车。

后庭新宴——在后宫摆设新宴。据《南史·后妃列传下》载：陈后主每引宾客，对张贵妃等游宴，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内容多赞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如“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之类。又：《南史·陈本纪下》：“陈后主愈骄，不虞外难，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

【析】

这首词咏陈后主宫中事，属怀古之作。

上片写宫中晓景：景阳钟声悠长，露凝金殿，轻风吹拂，琼花飞旋，一派明丽的春色。

下片头三句写宫中晚景，“坠香千片”，是盛变衰的表现。后二句写那些漂亮的宫娥，陪着君王在后庭欢宴。这首词作者虽是客观地叙当时之事，然而也透露了他对陈后主沉缅酒色，不恤国事的谴责之意。

其二

石城依旧空江国，故宫春色。七尺青丝芳草碧，绝世难得。
玉英凋落尽，更何人识？野棠如织，只是教人添怨忆，怅望无极。

【注】

石城——石头城，亦称石首城。战国楚威王灭越，置金陵邑。汉建安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改名石头。吴时为土坞，晋义熙中始加砖累石。因山为城，因江为池，地形险固，为攻守金陵必争之地。故址在今南京西石头山后。陈高祖霸先，起兵时，与齐兵争战于此城，破齐军。后受梁禅，国号陈，

占长江珠江两流域各省地，都南京。刘禹锡《石头城》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此词意与此诗相似。

故宫春色——意思是陈后主的宫殿春色依然如故。

七尺二句——七尺长发如春草碧色，这样的美人世上难得。据《南史·后妃列传下》载：张贵妃（丽华）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慧，有神采，进止闲华，容色端丽，每瞻视眇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尝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及隋军克台城，贵妃与后主俱入井，隋军出之，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中桥。

玉英——玉之精华。这里指张贵妃如玉英般的美色。

【析】

这首词咏陈后主亡国之事。

上片写城池依旧，江水空流。“七尺青丝”二句，是描写陈后主所宠爱的张贵妃之美色，以揭示后主贪色亡国的历史事实。

下片写陈亡国后，美人如玉英凋落，再也无人欣赏她了。结尾三句是说野棠花繁盛似锦，还如当年，而人事已非，只是教人怨叹。《栩庄漫记》：“《后庭花》二首吊张丽华，词意蕴藉凄怨，读之使人意消。”

生查子

其一

寂寞掩朱门，正是天将暮。暗淡小庭中，滴滴梧桐雨。
绣工夫，牵心绪，配尽鸳鸯缕。待得没人时，偎倚论私语。

【注】

鸳鸯缕——绣鸳鸯的彩线。
偎倚句——紧紧相依窃窃私语。

【析】

这首词写绣女的闺情。

上片描写了富贵人家天将暮时，小庭中寂寞的景象。“滴滴梧桐雨”一句，虽有声而愈静。

下片写姑娘们绣鸳鸯时，精心配彩线，由此而牵动了她们的春情。结尾二句写得委婉含蓄。

其二

暖日策花骢，鞞鞞垂杨陌。芳草惹烟青，落絮随风白。
谁家绣毂动香尘？隐映神仙客。狂杀玉鞭郎，咫尺音容隔。

【注】

策——驱、骑，作动词用。
骢（cōng 聪）——青白色相杂的马。
鞞（tuō 妥）——下垂，动词。
鞞——马勒。鞞鞞：让马慢慢地走。
绣毂——华丽的车子。毂：车轮轴。
隐映句——隐约显现出美丽如仙女的佳人。
咫尺句——意思是虽相隔极近，但还是不能接交。咫（zhǐ 只）：八寸。

【析】

这首词写春游时的恋情。

上片头二句写少年公子春游。风轻云淡，芳草落絮，他策马于陌上，悠游潇洒，十分惬意。

下片头二句写他发觉绣车动尘，隐约可见车上女子如神仙一般美丽，引动了他的爱慕之心，可惜的是，虽近在咫尺，却不能与之相互倾诉感情。一种对美好人儿的倾慕之情溢于言表。

其三

金井堕高梧，玉殿笼斜月。永巷寂无人，敛态愁堪绝。
玉炉寒，香烬灭，还似君恩歇。翠辇不归来，幽恨将谁说？

【注】

永巷——皇宫中的长巷，幽闭宫女之有过错者。

敛态句——收敛了笑容，心中愁悲欲绝。

翠辇——帝王所乘车舆。

【析】

这首词是写宫怨的。

上片写宫中寂寞的景象。头二句写秋夜月色，梧桐叶坠。“永巷”二句，写宫女被幽禁在深巷的寂寞和愁苦的心情。

下片是写宫娥的幽怨。头三句是写环境的清冷，用“寒”、“灭”来表示没有温暖，比喻君恩难临。“翠辇”二句，是倾吐宫女们的幽怨。这首词表现了宫女们的苦闷。作者对她们枉度青春是同情的。

临江仙

其一

霜拍井梧乾叶堕，翠帷雕槛初寒。薄铅残黛称花冠。含情无语，延伫倚栏干。杳杳征轮何处去？离愁别恨千般。不堪心绪正多端。镜奁长掩，无意对孤鸾。

【注】

薄铅残黛——淡妆。

称（ch n 陈去声）花冠——人面与花冠相称，配得合适。

延伫（zh 住）——长时间地站立。

征轮——借代乘车远征之人。

孤鸾——镜中孤影。鸾：镜子。

【析】

这首词写闺妇怀人。

上片头二句，写秋天凄寒的气氛，霜打梧桐，枯叶坠落，寒意侵入雕栏翠帷。“薄铅”三句，写闺妇的妆扮和情态：她虽淡施粉黛，聊着花冠，但仍然很美丽、很匀称。她默默含情，长久地倚栏而望，其思念之情可以想见。

下片写她对远人的怀念，那载着郎君的车儿，又不知行往何处？离愁充满了她的心头。结尾二句，既写她掩镜无意自照的现象，又写出了她内心的苦衷。全词语句清丽，含情深沉。

其二

暮雨凄凄深院闭，灯前凝坐初更。玉钗低压鬓云横。半垂罗幕，相映烛光明。终是有心投汉佩，低头但理秦筝。燕双鸾耦不胜情。只愁明发，将逐楚云行。

【注】

初更——初夜之时。更（g ng 庚）：古时将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二小时，初更相当于晚八、九点钟。

汉佩——汉皋游女的佩珠，“投汉佩”表示爱情。见牛希济《临江仙》“其六”注。

秦筝——古时传说筝为秦蒙恬所造，属秦声。《风俗通·声音》：“筝，五弦筑身也。”

燕双鸾——燕成双，鸾成对。指室内所见彩饰的图形。

明发——天明。《诗经·小雅·小宛》：“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朱熹注：“明发，谓将旦而光明开发也。”

楚云——楚天行云。此用“楚云”，略露闺人妒嫉之意，唯恐所念之人另有所欢。

【析】

这首词写闺中恋情。

上片头二句，写在暮雨凄凄的深院里，女子对灯凝情而坐。“玉钗”句，写其形态。“半垂”一句，绘出室内明丽的环境。

下片写她的恋情。头二句借“汉皋游女赠佩”的故事，来表示她有心相爱，“低头”是表示娇羞的情态。“燕双鸾耦”是比喻她与男方的情感深厚。结尾二句，是写她的心情：只是愁天明时，她的情人又不知要行往何处。

酒泉子

其一

空碛无边，万里阳关道路。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
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

【注】

碛——沙漠。

阳关——古代关名，在今甘肃省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因在玉门关之南，故称阳关。它与玉门关同为古时对西域交通的门户，出玉门关者为北道，出阳关者为南道。王维《阳关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去去——走了又走，越离越远。曹植《杂诗》：“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

陇西——陇山以西，今甘肃省临洮一带，唐置陇西郡，又名渭州。

香貂句——征人所穿的旧日所制豹貂皮军服已不合身，意思是因天寒必穿多，故外衣嫌窄。貂（diao 凋）——像狐一样的动物。

胡霜句——胡地千里，白霜无边。

绮罗心——妇人怀夫之心。

【析】

这首词写闺妇怀念征夫。

上片头二句，写出了沙漠无垠，道路悠远的辽阔境界。“马萧萧”三句，形象地写了征夫越去越远，连塞上风云亦带愁容的情景。

下片写闺妇思夫。她想旧日制作的征衣，恐怕已嫌其窄小，怎能耐胡地千里霜雪之寒？后三句是说，往日那种欢乐的情景和美好的心意，如今都成了梦境。有时，她只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以消离愁。

其二

曲槛小楼，正是莺花二月。思无聊，愁欲绝，郁离襟。
展屏空对潇湘水，眼前千万里。泪掩红，眉敛翠，恨沉沉。

【注】

郁离襟——离愁郁结在胸中。襟：借代为胸怀。

泪掩红——泪水掩住了脸上的胭脂，言泪水之多。

【析】

这首词写闺怨。

上片头二句绘出莺花二月的小楼风光。“思无聊”三句，写闺妇愁思，郁结难解。

下片写闺妇的孤凄。她独对展开着的画屏，望着屏上的潇湘山水而发痴，她眼前仿佛出现了千山万水，关河阻隔。后三句写她的悲伤，泪水流满红粉面，翠眉含愁，怨意深沉。

其三

敛态窗前，袅袅雀钗抛颈。燕成双，鸾成影，藕新知。
玉纤淡拂眉山小，镜中嗔共照。翠连娟，红缥缈，早妆时。

【注】

敛态——整理面容。态：容态。

袅袅句——雀钗袅袅垂于颈边，这是指宿妆，尚未重新妆饰。

燕成双二句——指头上妆饰品的形状。

藕新知——遇到了新的知己。“藕”通“偶”，遇见，动词。韦应物《幽居》：“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

玉纤句——用玉指淡拂小山眉。

镜中句——意思是对着镜子自照自觉娇羞。

嗔(chēn 郴)：生气、怪怨，这里有撒娇之意。共照：相照，自照。

翠连娟——眉细长而弯。翠：翠眉。

红缥缈——脸泛着红光。缥缈：飘浮的样子，这里指脸着胭脂而红光隐约可见。

【析】

这首词写女子早妆的情态。

上片头二句写女主人公正在窗前梳妆。“燕成双”三句，写她高兴地打扮着，戴着燕双飞的首饰，对镜成影，因她近来正结识了新的伴侣。

下片头二句写她的面妆，她用手指淡拂蛾眉，自己临镜相照，又感到害羞。后三句写她光彩照人的新妆，显得极其秀美。

清平乐

其一

愁肠欲断，正是青春半。连理分枝鸾失伴，又是一场离散！
掩镜无语眉低，思随芳草萋萋。凭仗东风吹梦，与郎终日东西。

【注】

青春半——仲春二月。

连理——连理枝，比喻夫妻相爱。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析】

这首词写伤别离。

上片写正值青春时，却遇别离时。“连理分枝鸾失伴”一句，比喻恩爱夫妻别离。“又是一场离散”，说明这样伤心的分离不只一次。

下片写别后的思念之情。掩镜无语，思随芳草，言思情之盛；东风吹梦，与郎东西，言思情之真挚。《白雨斋词话》曰：“柔情蜜意，思路凄然。”

其二

等闲无语，春恨如何去。终是疏狂留不住，花暗柳浓何处？
尽日目断魂飞，晚窗斜界残晖。长恨朱门薄暮，绣鞍骢马空归。

【注】

疏狂——放荡任性。此指女子的情人。

花暗柳浓——指游冶的地方。这句的意思是：又不知在何处寻花问柳。

目断——一望断，眼睛所能看到的最远处。

斜界——斜射。

残晖——残阳，夕阳。

【析】

这首词写闺怨。

上片写女主人公责怨男子情意不真。头二句写平素相处少言寡欢，冷若冰霜，春愁难消。“终是”二句，写男子行为放荡，留之不住，又不知到何处寻欢去了？真是又怨又悔，其情朴质感人。

下片写由于男子的薄情，使得她终日丧魂落魄。每到傍晚，残晖入窗，更恨朱门之内，欢情淡薄。有时，薄情人沉醉而归，如同泥人，了无乐趣。从词中，可见女子所追求的是真情实意的丈夫，而不是贪欢一时的男子。

更漏子

其一

听寒更，闻远雁，半夜萧娘深院。扁绣户，下珠帘，满庭喷玉蟾。人语静，香闺冷，红幕半垂清影。云雨态，尊兰心，此情江海深。

【注】

萧娘——泛指少女。据《南史·列传·梁宗室上》载：临川靖惠王萧宏，文帝第六子也。四年，武帝诏宏都督诸军侵魏，宏闻魏接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欲议旋师。吕僧珍曰：“知难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为然。”魏人知其不武，遗以中帼。北军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按：萧娘，嘲笑萧宏如怯懦女子；吕姥，嘲吕集中胆小如老妇。韦武，言合肥韦鬻叟也，其为南朝名将。《通志》作韦虎，因避唐讳改。以后“萧娘”在唐诗中常见，如元稹《赠别杨员外巨源》诗：“揄扬陶令缘求酒，结托萧娘只在诗。”杨巨源《崔娘》诗：“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称所爱之男子亦称“萧郎”。《全唐诗话》云：崔郊有婢鬻于连帅，郊有诗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又无名氏《醉公子》：“门外祸儿吠，知是萧郎至。”

扃——关门栓的意思。

喷玉蟾——洒月光。

云雨——代指合欢或求爱。

蕙兰心——形容女子贤淑之心。

【析】

这首词写夜半女盼郎归。

上片头三句，写萧娘深院，夜半沉寂，唯闻寒更远雁之声。“扁绣户”三句，写女主人公已闭户垂帘，男子还未来，只见满庭月光如水，整个院落一片沉静。

下片头三句，写闺阁内也是静寂的，月光映着半垂的帘影。后三句，是指女子情态默默地等待着男方的来到，真是一片芳心，这种柔情蜜意，深同江海。

其二

今夜期，来日别，相对只堪愁绝。偎粉面，捻瑶簪，无言泪满襟。银箭落，霜华薄，墙外晓鸡咿喔。听咐嘱，恶情惊，断肠西复东。

【注】

期——约会。

捻瑶簪——用手指搓弄玉簪。

银箭落——刻漏上的标箭已降下。意思是黑夜将尽。

伊喔——象声词，此指鸡啼声。储光羲《射雉词》：“远闻伊喔声，时见双飞起。”

恶情惊——厌欢情。恶（wù 误）：厌烦，动词，这里有悔恨之意。

惊（cóng 从）——欢乐的心情。李商隐《乐游原》诗：“无惊托诗遣，吟罢更无惊。”

【析】

这首词写男女幽会。

上片头三句，写在快乐的相会时，就想到了痛苦的分别，这是更深一层的写法，既说明感情真切，也说明了相见不易。“僵粉面”三句，写男女相怜爱的情形。“无言泪满襟”，包含着内心的无限苦衷。

下片写分别时的情形。头三句写相会的时间很快地过去了。后三句写别时千叮万嘱，只恨双方情意太深，故难分难舍。最后一句表示魂随郎而去。

女冠子

其一

蕙风芝露，坛际残香轻度。蕊珠宫，苔点分圆碧，桃花践破红。品流巫峡外，名籍紫微中。真侣壙城会，梦魂通。

【注】

蕙风芝露——风露清香，芬芳扑鼻。葱、芝：均香草名。

坛际——拜天祭神之坛边。

蕊珠宫——神仙所居之处。见牛峤《女冠子》“其三”注。

苔点二句——意思是一丛丛青苔分布为碧色的圆影，一片片坠落的桃花被踏成碎块。

品流——等级辈份。唐裴廷裕《东观奏记》上卷：“李宗闵为相，以品流程式为己任。”

名籍——名册。

紫微——星座。《晋书·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又《神异经》：“青丘山有紫微宫，天真仙女，多游于此。”这里也是泛指仙宫。

真侣——得道成仙一类的伙伴们。

壙(y ng 雍)城——神仙所居之地。《水经注·河水》：“承渊山又有壙城，金台玉楼，相似如一，……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灵之所宗。”

【析】

这首词咏女道士。

上片写女道士住所的气象：香风玉露，神坛高垒。“苔点分圆碧，桃花践破红”二句，描写细腻，用语新奇，将暮春时地面上的情形点染如睹。

下片写女道士的名望和法术。她是名列紫微宫里，品流高贵；她常参与神仙们的聚会，可与真仙们来往。这类词作毫无真情实感，不足玩味。

其二

淡花瘦玉，依约神仙妆束，佩琼文。瑞露通宵贮，幽香尽日焚。碧纱笼绦节，黄藕冠浓云。勿以吹萧伴，不同群。

【注】

淡花二句——意思是淡色的花饰，素净的穿戴，仿佛是神仙的打扮。依约：好像、仿佛。

佩琼文——佩带着有文采的玉石。

瑞露二句——通宵贮藏露水，整日焚烧香料，这两项指炼丹的事。

绦节——作法术时所用的一种道具。

黄藕句——黄藕色的帽子戴在头发上。黄藕：道士帽子之色。浓云：喻头发。

吹萧伴——指萧史、弄玉，见牛希济《临江仙》“其三”注。

【析】

这首词也写女道士之事。

上片写女道士的妆束和她所处的幽静环境。“瑞露”、“幽香”，充满了仙气。

下片头二句写其作法时的模样：碧纱绛节，黄冠浓云。尾二句写她可与真仙同群。

风流子

其一

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菰叶长，水荇开，门外春波涨绿。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

【注】

槿篱——以木槿树作的篱笆。槿(j n 谨)：落叶灌木，高达六八尺，花有白、红、紫色，叶缘锯齿形，农家多种以为篱笆。

菰(g 姑)——多生南方水泽中，高五六尺，多年生草本植物，嫩茎即茭白，可作蔬菜；至秋结实，称为菰米，可以煮食。唐储光羲《田家杂兴》诗：“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

水荇(hóng 红)——又名荇草，一年生草本植物，高五六尺，茎有毛，花白色或粉红色。

听织二句——听织布声，其声急促。《词谱》将此二句作一句，《词律》作二句，依《词律》作两个二字句。

轧轧(gágá)——象声词。鸣梭：梭子响，即织布声。

【析】

这首词写田家风光。

头二句写了茅舍槿篱，鸡犬来往，是田家住所的景象。“菰叶长”三句，笔墨展开，写周遭景物。后三句，写屋内传出的织布声。作者的观察点，是在室外，好像摄影一样，拍了一幅田舍图，生动朴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栩庄漫记》评：“《花间集》中忽有此淡朴咏田家耕织之词，诚为异彩。盖词境至此，已扩放多矣！”

其二

接倚长衢欲暮，瞥见神仙伴侣。微傅粉，拢梳头，隐映画帘开处。无语，无绪，慢曳罗裙归去。

【注】

衢(qú 渠)——大道。

傅粉——擦粉。

拢——收束。

隐映句——意思是姑娘隐约出现在画帘揭开的地方。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姑娘的倾慕之情。

头二句写在长街暮色之中，瞥见如仙女般的漂亮姑娘。“微傅粉”三句，写姑娘隐约映现在画帘揭开的地方，素淡的妆束，宛如画中之人。“无语，无绪”四字，刻画妙极，姑娘是那么沉静。结尾句，更妙，姑娘飘然而去，神态自若；而少年倾慕留连，久久难舍。《白雨斋词话》曰：“情态逼真，

令人如见。结三语有无限惋惜。”

其三

金络玉衔嘶马，系向绿杨阴下。朱户掩，绣帘垂，曲院水流花谢。欢罢，归也，犹在九衢深夜。

【注】

金络玉衔——配有金络头玉嚼子的马。

欢罢——欢宴已完。

九衢——四通八达的大路口。沈约《岁暮愍衰草》：凋芳卉之九衢，宝灵茅之三脊。”

【析】

这首词写男子冶游之事。

头二句绘出了一幅绿荫系马的图画。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某富家子弟已来到此处，但作者只写“嘶马”，不写人，曲笔妙语。“朱户掩”二句，暗示男方已入室内，“曲院”一句，写室外景，略去内景的描写。“欢罢，归也”四字，写寻欢已罢而归，用笔简略。结尾一句，说明天尚未明，可见全为男女幽会之事，然含而不露，境界深幽，并无猥亵之感。

定西番

其一

鸡禄山前游骑，边草白，朔天明，马蹄轻。鹊面弓离短，弯来月欲成。
一只鸣骸云外，晓鸿惊。

【注】

鸡禄山——山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西北部。东汉时，窦宪出鸡鹿塞，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即鸡禄山），得胜后，登燕然山刻石记功而凯旋。

游骑——流动的骑兵。

边草白——塞上草枯，经霜后一派白色。

朔天——北方的天。

鹊面弓——弓名，弓背上饰有鹊形。

（chàng 倡）——装弓的袋子。《诗经·秦风·小戎》：“虎 镂膺，交 二弓。”毛传：“交二弓于 中也。”

弯来句——意思是拉开弓来如圆月一般。弯：拉开，作动词用。月欲成：将成满月形。

鸣（xi o 肖）——响箭。

【析】

这首词写边塞生活。

上片写一位边防战士骑着骏马，在一望无际的霜雪草原上行进。“白”字，可见原野的荒凉冷落；“轻”字，见马之轻快。

下片写他射鸿鸣镞的情形：他拉弓如满月，一箭晓鸿惊，英武姿态可睹。文学研究所《唐宋词选》评道：“全词风格雄健，节奏紧凑，色调明朗。”

其二

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华明，正三更。何处戍楼寒笛？梦残闻一声。
遥想汉关万里，泪纵横。

【注】

帝子——原指帝王之子女。《楚辞·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朱熹集注：“帝子，谓湘夫人，尧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此处帝子疑指乌孙公主。汉元封中，乌孙王昆莫遣使求婚，武帝饰江都王建之女细君为公主而嫁之，世称乌孙公主。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郁，自作歌以写忧，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常思汉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幄（wò 卧）——帐幕。

戍楼——戍所的城楼。

【析】

这首词咏乌孙公主之事。

上片写秋夜，三更时分，她还未睡着，在枕上，看月光如水，觉霜露凄清，乡恋之情涌上心头。

下片写她思汉的心情，时而在归梦朦胧中，闻戍楼上传来声声寒笛，更引起了她的家国之思，遥想家山相距万里迢迢，何日能归？不禁泪珠涟涟。这首词，写了身在异国的帝子思汉的情绪，是爱国思想的表现。

河满子

冠剑不随君去，江河还共恩深。歌袖半遮眉黛惨，泪珠旋滴衣襟。惆怅云愁雨怨，断魂何处相寻？

【注】

冠剑句——昔日用过的冠和剑还留在家。有物是人非之意。

江河句——意思是恩情同江河一样深。

眉黛惨——眉目带所悲惨之色。

旋——随即。意思是先心悲而随即流泪。

【析】

这首词写怀人。

头二句写女主人公见所怀之人的冠剑尚在，而人已去，想到他们恩深江河；“歌袖”二句写她思念的悲伤情态，即使是在勉强歌唱时，也掩饰不住她带愁的面容，有时还流下了思念的泪水；结尾二句写她内心痛苦不堪，周围的一切在她的眼里都带着愁意，终日难过，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她心爱的人。全词情绪低沉，色彩暗淡，凄苦之状，不忍思量。

玉蝴蝶

春欲尽，景仍长，满园花正黄。粉翅两悠飏，翩翩过短墙。
鲜飙暖，牵游伴，飞去立残芳。无语对萧娘，舞衫沉麝香。

【注】

景仍长——意思是景色仍然美好。长：善。

鲜飙——春风。

萧娘——指代少女。见孙光宪《更漏子》“其一”注。

沉麝——香料名，沉香与麝香。

【析】

这首词咏蝴蝶。

上片写春将过时，美景尚在，翩翩起舞的双蝶，时而戏花，时而相逐过墙。

下片写蝴蝶双双，自得其乐，在少女面前，引伴翩跹，它虽则无语；但这自然而然地会触动少女的春情，少女们看着蝴蝶轻盈的舞衫，怎不念及自己的罗裙。此首本咏蝶，而插进“无语对萧娘”一句，使意境深入一层了。

八拍蛮

孔雀尾拖金线长，怕人飞起入丁香。越女沙头争拾翠，相呼归去背斜阳。

【注】

金线长——指孔雀尾长如条条金线。

丁香——树名，常绿木本植物，高二丈余，花淡红色，花蕾芳香。这里指孔雀怕人飞入丁香树丛中。

拾翠——原意是拾取翠鸟的羽毛作妆饰品，后多指妇女春日嬉戏的景象。曹植《洛神赋》：“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杜甫《秋兴》诗之八：“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

背斜阳——背着夕阳而向东归去。

【析】

这首词写南方小景之一。

前二句写了南方最珍贵的禽鸟孔雀，“拖金线”，绘出了孔雀的特征。后二句写越女们在沙洲上拾翠羽的活泼场面。全然是一幅风俗画。

竹枝

其一

门前春水竹枝白荻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注】

竹枝、女儿——都是唱歌时的和声，女伴甚多，一人唱“门前春水”，众和“竹枝”，又唱“白蘋花”，众和“女儿”。与皇甫松《采莲子》中的“举棹”、“年少”的作用相同。

商女——歌女。杜牧《泊秦淮》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饲神鸦——喂乌鸦。因乌鸦栖息于神祠之上，故称“神鸦”。杜甫《过洞庭湖》：“护堤盘古木，迎棹舞神鸦。”宋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又据《岳阳风土记》载：巴陵鸦甚多，土人谓之神鸦，无敢弋者。穿堂人庖略不畏，园林果实未熟，耗啄已半。

【析】

这首词也是写南方小景。

前二句绘出岸边景象，“岸上无人小艇斜”，与“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意境相似，清空古雅；后二句绘出船过此处，商女喂鸦的情景，生动朴质。全词将脂粉味洗却干净，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竹枝”、“女儿”，是歌调的和词，“枝”与“儿”相押，与《采莲子》的和声的位置不同，后者都在每句尾（见皇甫松《采莲子》），此首和声句中句尾都有。

其二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注】

乱绳句——这句话比喻情网陷人之深。绊：纠缠。

越罗句——意思是越罗虽长万丈，但制成衣物也只不过八尺。比喻女子无限深情，而表现出来还是有限的，含而难露之意。表：外衣。

在身——自身、本身。

藕花句——荷花凋落尽了，就见到了莲子。比喻女儿的真心，终究会见到的。莲心：莲子，这里双关，也指女子的芳心。

【析】

这首竹枝是一首情歌。

第一句用“乱绳千结”比喻女子陷入情网之中，第二句用“越罗万丈”

比喻情意无限，“表长寻”比喻感情难以外露。“杨柳垂意绪”比拟女子默默含情，“藕花落尽”暗示总有一天，“见莲心”表示真情能为情人所知。全词含蓄深沉，耐人寻味。

思帝乡

如何？遣情情更多！永日水堂帘下，敛羞蛾。六幅罗裙窄地，微行曳碧波。看尽满池疏雨，打团荷。

【注】

遣情——排除怨情。这句的意思是越是想消愁，而愁越是多。与“举杯销愁愁更愁”意相似。

永日——整日。

水堂——临近池塘的厅堂。敛：皱。

六幅罗裙——罗裙的样式。六幅：六褶的意思。

曳（yè 夜）碧波——指女子在池边微步而行，罗裙拂地，宛如池上荡起的碧波。

【析】

这首词写闺情。

头二句开门见山，写女主人公怨情似不可忍，所以无可奈何地呼喊而出：怎么办？想排除怨情，然而越排越多，真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之概。“永日”二句承上而来，因怨情更多，自然整日地愁眉不展了。“六幅”二句，写她美丽的装束和柔媚的举止，“微行曳碧波”，刻画绝美。末二句，描写了她思绪不宁，百无聊奈的心情：只好看着稀疏的雨点，打着圆荷，那点点滴滴的声响，宛如她破碎的心声。清末王闿运《湘绮楼词选》评道：“常语常景，自然丰采。”

上行杯

其一

草草离亭鞍马，从远道此地分襟，燕宋秦吴千万里。
无辞一醉。野棠开，汪草湿。伫立，沾泣，征骑骎骎。

【注】

草草——匆匆之意。

分襟——分别。

燕宋秦吴——春秋时国名，这里表示北东西南各方。燕，主要部分在今河北北部；宋，主要部分在今河南东部；秦，主要在今陕西一带；吴，主要在今江苏南部。江淹《别赋》：“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

沾泣——位泪沾衣。

骎骎(q nq n 侵侵)：马走得很快的样子。《诗经·小雅·四牡》：“驾彼四骆，载骤骎骎。”朱熹注：“骎骎，骤貌。”

【析】

这首词写送别。

上片头二句，写离亭分别，“鞍马”，表明去程为陆路。“燕宋”句说明此别远去，再难相见。

下片头句承上，由于别情悲伤，所以饮酒不辞一醉。“野棠”二句，写送别时景象。“伫立，沾泣”，仅四字，刻画出依依难舍之情。结尾一句，是送行者见马而去。“骎骎”，本是马快走的样子，这里是送行之人觉得马行太快，其实未必如此，而是他难分难舍心理的外射。

其二

离棹逡巡欲动，临极浦故人相送，去住心情知不共。
金船满捧，绮罗愁，丝管咽。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

【注】

离棹——将离别的船。

逡巡(q nqún 困循)——徘徊不前。贾谊《过秦论》上篇：“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又白居易《重赋》诗：“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去住句——意思是走的人和留的人心情是不太相同的。

金船——大酒杯，又称“金斗”。绮罗——指宴别时的侍女和歌女们。以其衣著惜代其人。

回别——回首告别，依依不舍貌。

【析】

这首词也写送别。

上片头二句写江浦送别，“离棹逡巡”，表示行舟难发，依恋之情可见。

“棹”，说明去程是水路。“去住”句，是写行人和留人心情总不会是一样的，这是送行人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心情更难过些。

下片“金船”三句，写离别饮酒，酒满情深，别时，侍女们也感到难过，音乐声低沉，如泣如诉。“回别”句，写行人回首，依依而别。结尾二句，写送者留连忘返，直到帆影消逝，唯见江浪如雪，其深情与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相似。

谒金门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纻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羨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注】

白纻（zhù注）——白细麻布。《乐府诗集·白纻舞歌诗》：“质如轻云色如银，爱之遗谁赠佳人。制以为袍馀作中，袍以光躯中拂尘。”此言白纻春衫之色美。

扬州——隋唐以来江南的重镇。

却羨二句——意思是羡慕彩色鸳鸯鸟都是成双成对的，而自己还是孤单一人。彩鸳三十六：鸳鸯三十六对。《西京杂记》：“霍光园中凿大池，植五色睡莲，养鸳鸯三十六对，望之烂若披锦。”《乐府诗集·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又《玉台新咏·古乐府·相逢狭路间》：“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这里指锦被上所绣的鸳鸯图案，不必实指池中鸳鸯，也不必局限于三十六对。

【析】

这首词写闺人怨别离。

上片写她所爱之人离去时的情景。头二句是说留不住他，即使留得住也没有益，语中带着无限愤怨。“白纻”二句，回忆男方初往扬州去时的潇洒风流之状，可见在怨愤中又怀念着男子的可爱形象。

下片前三句，是言男方“轻别离”，甘心抛弃她，乘舟很快地离开了，与上片首二句相应。在她心中，仍怪怨男子的无情，而去者未必就真的那么无情，全是她主观上由爱而生怨的感觉而已。末尾二句，描写她痛苦的心情，她羡慕那双双对对的鸳鸯，而叹息自己如孤鸾一只。全词笔墨沉郁哀惋，字字含泪。刘永济评：“此写别情而特为强烈。”

对此词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是写飘泊之感与相思之苦。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云：“此首写飘泊之感与相思之苦。起两句，即懊恨百端，沉哀入骨。‘白纻’两句，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下片换头，自写江上流浪，语亦沉痛，末两句，更说明孤栖天涯之悲感。通篇入声韵，故觉词气道警，情景沉郁。”

思越人

其一

古台平，芳草远，馆娃宫外春深。翠黛空留千载恨，教人何处相寻？绮罗无复当时事，露花点滴香泪。惆怅遥天横绿水，鸳鸯对对飞起。

【注】

馆娃宫——吴王夫差为西施而建。见温庭筠《杨柳枝》“其五”注。

翠黛二句——意思是美貌的西施早已不在人间了，教人何处去寻呢？剩下的只有千载不绝的恨意。翠黛：翠眉，借代为美女，此处特指西施。

露花句——露珠点点如西子思乡之泪。

【析】

这首词是怀古之作，咏西施事。

上片头三句，写馆娃宫春色。“翠黛”二句，是说物是人非，当年的绝代佳人西施，如今不知何处寻，只有那绵绵不绝的遗恨垂千载。

下片头二句，写吴王当时繁华艳美之事已不复存。露珠洒花，如西施的香泪点点。末二句，忆昔抚今，怀着惆怅，遥对天际绿水，看着对对飞起的鸳鸯。全词意境幽远，气氛冷静，韵味深沉。

其二

渚莲枯，宫树老，长洲废苑萧条。想象玉人空处所，月明独上溪桥。经春初败秋风起，红兰绿蕙愁死。一片风流伤心地，魂销目断西子。

【注】

渚莲——诸洲上的荷叶。

宫树——馆娃宫院内的树木。

长洲——吴王阖闾游猎之苑，在今江苏吴县西南。

玉人——指西施。

红兰句——花草也为往事而含愁枯死。

【析】

这首词也是怀古之作，咏西施之事。

上片头三句写吴宫废苑的荒凉景象。“想象”二句，追怀西施，怅然有怀，“月明独上溪桥”，充满了诗情画意。

下片头二句，写春去秋来，兰蕙愁死，既是自然界季节的更迭，也是当年吴国灭亡的惨景。结尾二句，是写如今空剩当年风流而又个人伤心之地一片，再也看不到美丽的西子了。《白雨斋词话》评：“笔致疏冷，‘经春’二语，凄艳而笔力甚道。”

杨柳枝

其一

阊门风暖落花乾，飞遍江城雪不寒。独有晚来临水驿，闲人多凭赤栏干。

【注】

阊门——苏州西北的城门。贺铸《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落花乾——落花为风吹尽。

雪不寒——花絮如雪，然而不寒，指杨花柳絮。

【析】

这首词咏柳。

头二句写暮春风暖，江城柳絮纷飞如雪，写景。后二句写临水驿边，人们凭栏赏柳之闲情，写人。全是一幅春柳图，碧柳红栏，分外好看。

其二

有池有榭即蒙蒙，浸润翻成长养功。恰似有人长点检，着行排立向春风。

【注】

有池句——意思是有池有榭的地方，常常就有柳絮纷飞。榭：在台上盖的高屋。宋玉《招魂》：“层台累榭，临高山些。”蒙蒙：这里指柳絮纷飞如细雨飘洒的样子。

浸润句——意思是池水浸润柳树，反而成就了长期养育柳树的功德。

着行——排成行列。

【析】

这首词也是咏柳。

头二句写柳絮蒙蒙，而柳树要靠池水滋养才能生成。后二句写柳树排立成行，如有人修剪，迎风婀娜，情意依依。

其三

根抵虽然傍浊河，无妨终日近笙歌。骊骖金带谁堪比？还共黄莺不较多。

【注】

根抵——树根。

骊骖（c nc n 餐餐）——应作“毵毵”（s ns n），枝条细长的样子。

不较多——差不多。指柳丝与黄莺相共，两者均不逊色。较，差的意思。梁朝柳恽《牡丹》诗：“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不较多。”皮日休《汴河怀古》诗：“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其中“校”与“较”通。

【析】

这首词也是咏柳。

头二句写柳虽生长在浊河之畔，但成长后，也常常接近富豪家的笙歌。后二句写柳枝美如金带，无与伦比，但与黄鹂相配而存，一静一动，还是很和谐的春色。柳从“傍浊河”而后“近笙歌”，似有寓意，作者家世业农，独好学而成材，步入帷幄，与柳颇有相似之处。

其四

万株枯槁怨亡隋，似吊吴台各自垂。好是淮阴明月里，酒楼横笛不胜吹。

【注】

怨亡隋——隋大业元年，发民十万，开邗渠，入江，筑河堤，植杨柳，长一千三百里。见毛文锡《柳含烟》“其一”注。这句话的意思是因隋亡而柳也随之枯槁。

吴台——春秋时吴王所筑台阁。又解：吴公台，今江苏扬州市北，南朝宋沈庆之攻竟陵王诞时所筑弩台。吴台上多柳树。

淮阴——地名，今江苏省淮阴县西南，隋唐时设郡。

酒楼句——意思是酒楼中，横笛吹不尽《杨柳枝》曲调，不胜吹：吹不尽，《杨柳枝》为乐府《近代曲》名，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题下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因曲调是在古乐府《折杨柳》或《折柳枝》的基础上改编的，又称“新翻《杨柳枝》”。白居易《杨柳枝》曰：“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析】

这首词仍是写柳。

头二句写万株柳树枯槁，仿佛是在责怨已经灭亡了的隋朝。柳枝下垂，又仿佛是在凭吊吴王古台。后二句是说人们喜爱杨柳，常在明月夜里，吹奏起以杨柳为题的乐曲，情意不尽。

望梅花

数枝开与短墙平，见雪萼红甜相映，引起谁人边塞情？
帘外欲三更，吹断离愁月正明，空听隔江声。

【注】

数枝——指梅花。

雪萼红跗——写梅花形态，晶莹的花萼，红色的花房。跗（fu 夫），通“柎”。本为花的萼房。《管子·地员》：“朱跗黄实。”尹知章注：“跗，花足也。”沈约《郊居赋》：“衔素蕊于青跗。”萼房即指“花托”，其色多为青色，此言“红跗”，是就梅花整个颜色而言，不必拘泥于“花托”。

吹断二句——意思是明月照耀，离愁萦绕，又闻隔江吹奏梅花曲调，其音凄清，断断续续，更令人销魂，这里的梅花曲调是指以梅花为题的曲子，如汉横吹曲有《梅花落》等。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析】

这首词咏梅花。

上片写梅花数枝，横于短墙，红白相间，不知引起了多少闺妇的思边之情。

下片写在月明之夜，闻隔江传来的梅花小曲，声音断续，离情别绪，深含在这清凄的笙笛之中。

渔歌子

其一

草芊芊，波漾漾。湖边草色连波涨。沿蓼岸，泊枫汀，天际玉轮初上。
扣舷歌，联极望。桨声伊轧知何向？黄鹄叫，白鸥眠，谁似依家疏旷？

【注】

芊芊——芳草茂盛的样子。

漾漾——水波动荡的样子。

连波涨——意思是草色与波浪相映连成一片。

泊枫汀——船停泊于有枫树的水汀边。

玉轮——明月。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诗：“玉轮涵地开，剑匣连星起。”

联极望——向四边远望。

伊轧——象声词，摇桨之声，同“咿呀”。

黄鹄（hù胡）——天鹅，游禽类，体长三尺多，形似鹅，颈长，上嘴有黄色之瘤，多为白色，栖于水滨。

依家——我，自称。

疏旷——自由自在，旷达放纵。

【析】

这首词抒写渔家情怀。

上片头三句写湖上风光，突出了湖上的草色浓郁。“沿蓼岸”三句，写舟泊枫汀，月华初上，境界开阔静美，水天一色。

下片写渔家之乐。扣舷而歌，骋目而望，摇着桨儿在湖上自由自在地荡漾。听着黄鹄的叫声，见到白鸥栖息，渔人更感到自己同鸟儿一样的自由，于是就有“谁似依家疏旷”之感。

其二

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澄澈。
杜若洲，香郁烈。一声宿雁霜时节。经霅水，过松江，尽属依家日月。

【注】

流萤——飞行的萤火虫。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金波——月光遍洒如金波。《汉书·郊祀志》：“月穆穆兮金波。”

杜若——香草名，又称“社蘅”。屈原《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霅（zhà乍）水——即霅溪，水名，在今浙江省吴兴县一带，东北流入太湖。

松江——即吴松江，今江苏吴县一带，是太湖最大的支流。

【析】

这首词写渔人泛舟的情景。

上片写秋夜泛舟东湾，感夜凉水冷，见流萤明灭，迎浩荡江风，听寥寥笛声，在辽阔无际的万顷月光里，渔家是感到那么开朗舒坦。

下片写渔人的情怀，在寂静的江夜里，水洲上送过来杜若的芬芳，时而又听到宿雁的叫声。渔人在清秋霜寒中，乘着轻舟，经霁水，过松江，江上万物，都入其心目，好不恣在自乐，所以有“尽属侬家日月”之感。

魏承斑，生卒未详，字里无考。据《十国春秋》所载，只知他是王建养子齐王王宗弼（原姓魏，名弘夫）之子。承斑仕蜀为驸马都尉，官至太尉。

他的词如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所评：“浓艳处近飞卿，间有清朗之作，特不多耳。”

菩萨蛮

其一

罗裾薄薄秋波染，眉间画时山两点。相见绮筵时，深情暗共知。翠翘云鬓动，敛态弹金凤。宴罢入兰房，邀人解佩珰。

【注】

秋波染——如碧波之色染成，即深蓝色。

山两点——指眉画得如远山两点，眉色美丽。

绮筵——华丽的筵席上。

弹金凤——弹奏饰有金凤图形的琴。

兰房——芳香华丽之房。

佩珰——指代妆束。

【析】

这首词写一女子宴罢纵情。

上片写宴上传情。“罗裾”二句，用她在筵宴上的装束，显示其美丽：薄裙深蓝，如秋水染成，眉色娟秀，如黛山两点。她不仅是个美女，而且是个情女，“相见”二句就是写她与情人在筵宴上眉目传情。

下片写宴后纵情。“翠翘”二句，紧接上片的美女、情女，写其还是个才女。在她“敛态”抚琴的媚姿中，似乎可以体察出她卓越的琴艺，听到她委婉动听的琴声，表达了她心中的厚意深情。最后两句写其邀人纵情。

其二

罗衣隐约金泥画，玳筵一曲当秋夜。声战鬋人娇，云鬟袅翠翘。酒醇红玉软，眉翠秋山远。绣幌麝烟沉，谁人知两心？

【注】

罗衣句——罗衣上隐约可见泥金的绣饰。金泥：涂金色。

耿筵二句——秋夜之时，在富丽堂皇的筵席上，她一曲清歌，声音微颤，含情相视，无限娇烧可爱。

酒醺句——酒气薰薰，使她的面容更加妩媚。红玉：指女子脸色。《西京杂记》：“赵后（飞燕）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

【析】

这首词写酒宴上的美人。

上片写她筵上清歌。首句以服饰之美写出人物之美。后三句写她秋夜当筵清歌，含情动人，以及其歌唱时姿态的妩媚。

下片写她酒后的玉容形象和她难以倾诉的心曲。“谁人知两心”，隐藏着环境不能使她与情人自由相爱的苦衷。

魏承斑 十三首

满宫花

其一

雪霏霏，风凜凜，玉郎何处狂饮？醉时想得纵风流，罗帐香帷鸳寝。春朝秋夜思君甚，愁见绣屏孤枕。少年何事负初心？泪滴缕金双袷。

【注】

霏霏——雨雪密布纷飞的样子。《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毛传：“霏霏，甚也。”

风凜凜（lǐn 凜）——北风凜冽。

缕金双袷（rèn 任）——金线绣的双袖。袷：本为衣襟。这里说“双袷”，可理解为“双袖”。《说文通训定声》：“凡袷，皆言两旁衣际裳际，正当手下垂之处，故转而名袷。”《列女传·鲁季敬姜》：“文伯引袷攘卷而亲馈之。”

【析】

这首词写少妇的哀怨。

上片首二句对举成文，境界凄冷，是女主人公周遭的环境，与后面所表现的她内心的凄寂和谐地统一起来。“玉郎”三句，为女主人公的想象之辞，用“玉郎”在外纵情，反衬自己的孤独。

下片二句是上片感情的直接抒发，“春朝秋夜”，喻时日之长。哀怨之深。“少年”二句，痴情反问，曲尽怨恨，而怨愈重，情弥深。

木兰花

小芙蓉，香旖旎，碧玉堂深清似水。闭宝匣，掩金铺，倚屏拖袖愁如醉。
迟迟好景烟花媚，曲渚鸳鸯眠锦翅。凝然愁望静相思，一双笑靥嚬香蕊。

【注】

旖旎(yǐ nǐ 以尼)——繁茂的样子。宋玉《九辩》：“窃悲夫惠华之曾敷兮，丝旖旎乎都房。”

宝匣——梳妆盒。

金铺——门上装饰，借代为门。

烟花雾霭中的花朵。韦应物《因省风俗与从侄成绪游山水中道先归寄示》诗：“阴壑云松埋，阳崖烟花媚。”

一双句——对饰有香蕊的酒窝含着愁意。香蕊：酒窝上的妆饰。见温庭筠《归国遥》“其二”注。

【析】

这首词写美女相思。

上片首三句明写荷花，实写美人，以“碧玉堂深”点出美人所居之地；以“水”兼写“小芙蓉”及美人所在玉堂的清静环境。后三句连用“闭”、“掩”、“倚”、“拖”四个有独特含意的动词，把女主人公如痴如醉如怨的情状淋漓写出。

下片“迟迟”二句以乐景写愁情，以鸳鸯兴相思。结尾二句，是女主人公对上二句“凝望”后的瞬间表情，如梦如幻，以笑写愁，笑得愈沉醉，愁情也愈酸楚。

玉楼春

其一

寂寂画堂梁上燕，高卷翠帘横数扇。一庭春色恼人来，满地落花红几片。
愁倚锦屏低雪面，泪滴绣罗金缕线。好天凉月尽伤心，为是玉郎长不见。

【注】

高卷句——翠帘高卷，横列屏风数扇。

雪面——面目白皙。

为是——因是。

【析】

这首词抒写闺怨。

上片写卷帘所见，怨情油然而生。首句用梁间燕语，表现“画堂”“寂寂”，以动写静，人物情感也寓于其中；“高卷”句在结构上是过渡；后两句是触景伤情：帘外“一庭春色”，主人公感到并不为己所有，故有“恼人”之感；而“满地落花”则又使她想到青春难再！

下片首二句用“愁倚”、“泪滴”写她触景伤精时的容态；结尾二句，点出原由。对月怀人，深为“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难全而伤心。

其二

轻敛翠蛾呈皓齿，莺啭一枝花影里。声声清迥遏行云，寂寂画梁尘暗起。
玉斝满斟情未已，促坐王孙公子醉，春风筵上贯珠匀，艳色韶颜娇旖旎。

【注】

莺啭三句——意思是花影里传来的歌声，清脆悠远，能遏云绕梁。遏（厄）行云：《列子·汤问》：秦青善歌，送薛谭之时，饒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见《花间集叙》注。尘暗起：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越，歌动梁尘。

玉斝（jǐ 甲）——古代盛酒的器皿，圆口，三足。

促坐——促使在坐者。

贯珠匀——形容歌声如串珠那般圆润连续。

艳色韶颜——指女子美丽的容颜。

【析】

这首词写歌女的美丽及其高超的歌唱艺术。

全词分片而意不断，首句写歌女之美。中间六句写歌声之动听：“莺啭”一句暗喻歌声如月下花影里传来的流莺啼啭，清甜动人；“声声”二句用夸张的手法写歌声美妙；“玉斝”二句从侧面写“王孙公子”如痴如醉的状况，烘托了歌唱者歌艺的高超；“春风”，句又用暗喻进一步描绘了歌唱者的圆润歌喉。最后一句又写歌唱者的仪容，与首句呼应，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

这首词可以说是词中的《琵琶行》和《听颖师弹琴》，汤显祖评道：“无一败笔……足恣其浑洒也。”

诉哀情

其一

高歌宴罢月初盈，诗情引恨情。烟露冷，水流轻，思想梦难成。罗帐袅香平，恨频生。思君无计睡还醒，隔层城。

【注】

月初盈——月初圆。

层城——城楼重重。

【析】

这首词写少妇对郎君的思念。

开篇以明月起兴，饮酒赋诗，一轮圆月，使她触景伤怀，“恨情”顿生。“诗情引恨情”一句，把酒兴正浓，诗怀无限而又恨情缕缕如丝这种感情发展的微妙过程，概括已尽。“烟露”二句，极写凄清之景，以衬凄清之情。最后一句以情作结，直写思念郎君，想在梦中相会，无奈梦境难成，苦愁至极。

下片全由上片“梦难成”生发，写“睡还醒”的思君之情状，真是难忘难望难及，无可奈何！

其二

春深花簇小楼台，风飘锦绣开。新睡觉，步香阶，山枕印红腮。鬓乱坠金钗，语檀偎。临行执手重重嘱，几千回！

【注】

花簇——鲜花丛聚在小楼台周围。

锦绣——指帐子。

新睡觉——刚刚睡醒。觉（jié决）：觉醒。

语檀偎——私语时与郎相依偎。檀：檀郎。《栩庄漫记》说：“语檀偎三字殊拙。”

【析】

这首词写女子与情人欢会后的离别。

上片首二句用“小楼台”点明欢会的地点；用“春深花簇”写欢会的环境，以衬托欢会时的深情；“风飘锦绣开”一句合写景与人，开启下面对女主人公的描绘。“新睡觉”到过片处“语檀偎”写女子欢会后的娇柔依恋。“临行”二句写送别情人，寄语情深。

其三

银汉云晴玉漏长，蛩声悄画堂。筠簟冷，碧窗凉，红蜡泪飘香。皓月泻

寒光，割人肠。那堪独自步池塘，对鸳鸯。

【注】

银汉——天河、银河。

蛩声——蟋蟀叫声。

筠簟——竹席。筠（yún 云）：竹子的青皮。

泻寒光——洒下清冷的光。

【析】

这首词写闺怨。

上片写怨妇生活的环境，从外界写到室内。用“银汉”点明夜间；“玉漏长”一个“长”字，已融进女主人公的怨情；“蛩声”是“画堂”之静，再配之以“簟冷”、“窗凉”、“蜡泪”，用艳辞写凄境，尤为感人。

下片，“皓月”二句是对上片景与情的总揽。“那堪”二句，以女主人公的“独自步池塘，对鸳鸯”对比写来，不言怨而怨已出。

其四

金风轻透碧窗纱，银釭焰影斜。倚枕卧，恨何赊？山掩小屏霞。云雨别吴娃，想容华。梦成几度绕天涯，到君家。

【注】

金风——秋风。古时以阴阳五行来配季节演变，秋属金，故称秋风为金风。唐代诗人戎星《宿湘江》诗：“金风浦上吹黄叶，一夜纷纷满客舟。”

银釭影——银灯的光影。

赊——悠远无尽之意。李中《旅夜闻笛》诗：“长笛起谁家，秋凉夜漏赊。”韩愈《赠译经僧》：“万里休言道路赊。”

山掩句——小屏风上的霞光与山色相掩映。

云雨句——带着云雨深情而与吴娃相别。

吴娃——泛指吴地的美女。《文选·吴都赋》：“‘幸乎馆娃之宫。’刘良注：‘吴俗谓好女为娃。’”李白《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赠韦太守》诗：“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思念。

上片写男子室内之景与情，重心在“倚枕卧，恨何赊”二句上。

下片首二句揭出所恨之由，在一“别”一“想”。结尾二句写思念成梦，把梦说成如丝如线的缠绕，见其恋情之深长可知。

其五

春情满眼脸红绡，嫉妒索人饶。星靥小，玉珰摇，几共醉春朝。别后忆纤腰，梦魂劳。如今风叶又萧萧，恨迢迢。

【注】

红绡——形容面色红润细腻。

娇妒——娇美、妩媚。

索人饶——得到人的怜爱。饶：怜爱。唐宋诗人惯用“饶”字。白居易《喜小楼西新柳抽条》诗：“为报金堤千万树，饶伊未敢苦争春。”宋黄庭坚《次韵高子勉》诗：“萋蒿穿雪动，杨柳索春饶。”《花间集》中，和凝《河满子》“含情惯得人饶”。其中“饶”均为“怜爱”之意。星靥——酒窝上的妆饰。

瑯——耳朵上垂的珠饰。

几共——屡次相共。李颀《采莲曲》：“时逢岛屿泊，几伴鸳鸯眠。”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几见林抽笋，频惊燕引雏。”

【析】

这首词也是写男子对情人的思念。

上片追忆情人妖娆的姿态，即“醉春朝”时的情景。

下片“别后”一句收束上片，“梦魂劳”写思念之苦。结尾二句把“风叶萧萧”的迷茫之声与连绵不尽之情，揉合在一起，声情撼人。

生查子

其一

烟雨晚晴天，零落花无语。难话此时心，梁燕双来去。
琴韵对薰风，有恨和情抚。肠断断弦频，泪滴黄金缕。

【注】

琴韵——琴声。

薰风——香风。

抚——弹奏。

断弦频——由于心情痛苦而使琴弦连连折断。

【析】

这首词写抚琴少女的幽怨。

上片“烟雨”句状景，“零落”句起兴，一语双关，景情合写。“难话此时心”是“无语”的人情再现，又开启“梁燕双来去”一句，用亲昵双燕，反衬女主人公的孤独。

下片写女子抚琴遣恨，而无声的哀怨、无言的愁恨却依然无法排遣。用“断弦频”刻画柔肠寸断，虚意实写，可见可感。最后用女子抚琴时的“泪滴”作结，层层递进，幽怨全出。

其二

寂寞画堂空，深夜垂罗幕。灯暗锦屏欹，月冷珠帘薄。
愁恨梦难成，何处贪欢乐？看看又春来，还是长萧索。

【注】

看看——看着看着，说明已多次虚度春日。

长萧索——久凄凉。王维《奉寄韦太守陟》诗：“荒城自萧索，万里山河空。”这里指心情孤凄。

【析】

这首词写妇人春思。

上片着意写景，景中有情。室内深夜之景，是“寂寞”与“空”，这也是“画堂”中人心里的“寂寞”与“空”的感情外化。“灯暗锦屏欹”是主人公“寂寞”与“空”的具体形象。

下片着意写情，情中带景。“愁恨”句写自己的现实；“何处”句写思念的人，从想象中情人追欢，深一层写她的深情厚望。末二句点明“春来”，“看”字叠用，显出盼望长久与急切；“又”与“还”搭配，表现了她失望与虚度的情怀；“萧索”一词，情景并重，既见女主人公思想上的凄楚孤寂，又见外界环境的荒凉冷落。

黄钟乐

池塘烟暖草萋萋，惆怅闲宵，含恨愁坐，思堪迷。遥想玉人情事远，音容浑似隔桃溪。偏记同欢秋月低，帘外论心，花畔和醉，暗相携。何事春来君不见？梦魂长在锦江西。

【注】

浑似——仿佛。浑：全然、简直。杜甫《春望》诗：“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桃溪——即“桃花源”。桃花源是虚构的与世隔绝的理想境界。这里用此典表示难以相见。

论心——谈心。

和醉——共醉。

锦江——在今四川省成都平原，泯江分支之一，当地习称“府河”，传说古人织锦濯其中，较他水鲜明，故名“锦江”。见牛峤《女冠子》“其二”注。

【析】

这首词写男子春宵怀人。

上片“池塘”四句既写了烟暖草萋的环境，又写了春宵惆怅的迷茫的心情。“遥想”二句写出“愁坐”的事由，表达对玉人的思念。“音容”一句把思念时的恍惚的状态和心理写透。

下片“偏记”直贯到“暗相携”，追忆过去秋月之时，帘外花畔与玉人的同欢，追忆得愈真切，现实也就愈加凄苦，故后两句发出了痴情的问语，“春”与“君”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想念的人却把它们连在一起，主观以为春来，君也会来，而现实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所以只有让梦魂去长久地追伴情人。出语痴而情弥真。

渔歌子

柳如眉，云似发。蛟绡雾縠笼香雪，梦魂惊，钟漏歇，窗外晓莺残月。
几多情，无处说，落花飞絮清明节。少年郎，容易别，一去音书断绝。

【注】

蛟绡雾縠——珍贵的纱绸。蛟绡：指蛟人所织之丝绸，见欧阳炯《南乡子》“其七”注。雾縠：半透明的绉纱。

笼香雪——笼罩着洁白的肌肤。香雪：形容肌肤细腻白净、有香气。

【析】

这首词写少妇闺情。

上片写天晓时少妇的容貌。“柳如眉”三句连用三个比喻极言少妇之美；“梦魂惊”三句点明时刻，写少妇梦被惊醒所见所闻——“窗外晓莺残月”。

下片“几多情”三句追叙“落花飞絮清明节”时与少年郎分别时依恋的情状。“落花飞絮”一句，情景交融，荡气回肠。后三句写少妇之怨。

鹿虔扈，生卒籍贯皆不详，他为后蜀进士，在孟昶时仕后蜀为永泰军节度使，后进检讨太尉，加太保。与欧阳炯、韩琮、阎选、毛文锡五人工小词，为后主赏识，时人忌之，号称“五鬼”，蜀亡不仕。

鹿虔扈的词近于韦庄，较少浮艳之气。有的词沉痛苍凉；有的词则秀美疏朗。

临江仙

其一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注】

绮窗——华美的窗户。王维《扶南曲歌词》：“朝日照绮窗，佳人坐临镜。”又《杂诗》：“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翠华——多指帝王仪仗，即用翠色羽毛装饰的旗子。此处借代为帝王。

歌吹——歌唱声和吹奏管乐的声音。吹（chuì 旧读吹去声）：吹笙箫之类。

香红——借代荷花。

【析】

这是一首怀古伤今的词。

上片四层，将过去的显赫繁华与今日的荒凉凄清，在每句中简洁地对比写出，尤其“声断已随风”五字，收束上片，把昔日的荣华一笔勾消。在低回沉吟中，寄托了诗人的无穷感叹，蕴藉深厚。

下片，从怨烟月不知人事而依旧夜照深宫的侧面，寄托了景物永恒、世态变迁的深沉追怀，读来令人俯首沉吟。最后三句把野塘藕花拟人化，它清晨的露珠也像是暗伤亡国而流的眼泪，表达了词人的家国之恨。

李冰若说：“此阙之妙，妙在以暗伤亡国托之藕花，无知之物，

尚且泣露啼红，与上句‘烟月还照深宫’相衬而愈加悲惋。其全词布置之密，感喟之深，实出后主晚凉天净一词之上。”（《栩庄漫记》）

其二

回回冈无赖晓莺惊梦断，起来残醉初醒。映窗丝柳袅烟青。翠帘慵卷，约砌杏花零。一自玉郎游冶去，莲凋月惨仪形。暮天微雨洒闲庭。手授裙带，无语倚云屏。

【注】

无赖——放刁，无道理。徐陵《乌栖曲》：“唯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

约砌——曲阶。

莲凋月惨——形容女子的仪容憔悴。莲与月：喻女子形貌。

授——捻、撚。

云屏——云母装饰的屏风。

【析】

这首词写女子终日相思。

上片首句由金昌绪《闺怨》一首而来。“起来”以下四句，写柳丝袅于青烟，残红受约晨风的无力、零落的形象，刻画了女主人公梦断早起时的慵倦情态，极婉款妍倩之致。

下片首二句写情郎一去，女主人公因相思而形容憔悴。“暮天”句既是写景，又显示了时间从早至晚的进程。最后两句从女主人公授裙、无语、倚屏的行动中，豁露她终日的相思之情。

女冠子

其一

凤楼琪树，惆怅刘郎一去，正春深。洞里愁空结，人间信莫寻。竹疏斋殿迥，松密醮坛阴。倚云低首望，可知心？

【注】

琪树——仙境中的玉树。白居易《牡丹芳》诗：“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

刘郎——刘晨。见皇甫松《天仙子》“其一”注。

斋殿迥——佛殿幽深。

可知心——能知道我的心意么？

【析】

这首词写女道士的心曲。

上片写仙境用刘晨阮肇故事，暗点出女道士内心的秘密。

下片，首二句描绘道院环境，末二句传出女道士的心曲，陈词滥调，无可赏析。

其二

步虚坛上，绛节霓旌相向，引真仙。玉佩摇蟾影，金炉袅麝烟。露浓霜简湿，风紧羽衣偏。欲留难得往，却归天。

【注】

步虚——道士诵经之声。刘敬叔《异苑》卷五：“陈思王（曹植）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

绛节霓旌——都是道士祭神的符节和旗帜。

蟾影——月光。

霜简——白色竹简，道士所用之手版。

羽衣——道士所穿的法衣。《汉书·郊祀志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颜师古注：“羽衣，以鸟羽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也。”后人常称道士或神仙所穿之衣为羽衣。白居易《梦仙》诗：“坐乘一白鹤，前引双红旗。羽衣忽飘飘，玉鸾俄铮铮。”

【析】

这首词纯粹写女道士的生涯，别无情致。

思越人

翠屏欹，银烛背，漏残清夜迢迢。双带绣窠锦荐，泪侵花暗香消。珊瑚枕腻鸦鬟乱，玉纤慵整云散。苦是适来新梦见，离肠怎不干断？

【注】

双带句——绣着花团的双带，垂在锦席之上。绣窠：绣的花朵图案。盘：垂落、盘置。

鸦鬟——鬟髻的形状。

玉纤——晶润、纤细的手指。

云散——指头发散乱。

苦是二句——意思是：最痛苦的是刚才还梦见过，醒来却不见人，怎不教人离肠千断？

【析】

这首词写女子思怀别感。

上片写深夜愁思。“翠屏”三句是女主人公深夜掩屏、背烛的形象和她感到夜长难熬的心境。“双带”句写她当时的服饰。“泪浸”句是因伤心而憔悴的写照，以“花暗香消”暗喻。

下片首二句写她梦醒后的慵倦姿态。结尾二句用平白语道出了深深的思怀别感。

虞美人

卷荷香淡浮烟渚，绿嫩擎新雨。琐窗疏透晓风清，象床珍重冷光轻，水纹平。九疑黛色屏斜掩，枕上眉心敛。不堪相望病将成，钿昏檀粉泪纵横，不胜情。

【注】

卷荷——未开的荷花。

擎——撑住。

象床珍簟——精美的床和垫席。《初学记·器物部》：“战国策曰：“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献象牙床。”

水纹——簟席上的花纹。

九疑——山名，今湖南宁远县南，传说舜葬于此。《水经注·湘水》：“蟠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或作“九嶷山”。

钿昏句——首饰钗钿久未修饰而光泽暗淡，香粉面上常常啼泪纵横。

【析】

这首词写妇人的相思之苦。

上片连用四组镜头，从外到内描绘女主人公所生活的凄清的环境，从这环境中透露她的凄凉的心情。

下片由景及人及情。“九疑”二句从黛山写到“眉心”，有承转作用。下面则直说离愁相思之苦。

阎选，生平不详，他似未曾做过官，故《花间集》称其为阎处士。

他的词也崇尚浓艳，颇近温庭筠，然平淡无深趣，“与毛文锡伯仲耳”（《栩庄漫记》）。

虞美人

其一

粉融红膩莲房绽，脸动双波慢。小鱼衔玉鬓钗横，石榴裙染象纱轻，转娉婷。偷期锦浪荷深处，一梦云兼雨。臂留檀印齿痕香，深秋不寐漏初长，尽思量。

【注】

莲房——莲蓬，内有莲子，各子分隔，故称“莲房”。杜甫《秋兴》诗：“露冷莲房坠粉红。”这里是以莲花比喻美人面容。

双波慢——两眼凝神的样子。

小鱼衔玉——首饰的形状。

石榴裙——朱红色的裙子。梁元帝《乌栖曲》：“交龙成锦斗凤纹，芙蓉为带石榴裙。”

象纱——纱之一种，做裙子的轻料。

娉婷——娇艳。

偷期——暗地约会。

檀印——口红的印迹。

【析】

这首词写女子秋夜情思。

上片首二句以“莲”写脸面，以“波”写眼光；以“粉”、“红”敷色，以“动”、“慢”传情，描绘了女子娇艳的容颜。“小鱼”三句写女子服饰之美及其轻盈妩媚。

下片“偷期”二句是女主人公回忆“锦浪荷深处”与情郎的欢会。结尾三句直写女子深秋夜长的情思。

其二

楚腰蛴领团香玉，鬓叠深深绿。月蛾星眼笑微嚬，柳妖桃艳不胜春，晚妆匀。水纹簟映青纱帐，雾罩秋波上。一枝娇卧醉芙蓉，良宵不得与君同，恨忡忡。

【注】

楚腰——泛指女子细腰。《韩非子·二柄》：“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杜牧《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蛴领——领项白而欣长。蛴：螭蛴，木中的蝎虫，体白而长，以比喻女人颈项。见和疑《采桑子》注。

团香玉——形容肌肤白嫩而有光泽。

鬓叠——鬓发重叠，言其厚密。

月蛾星眼——如弯月之眉，如明星之眼。

笑微嚬——笑而略带愁意。嚬，通颦，皱眉头。

柳妖桃艳——如柳枝妖娆，如桃花艳丽，形容女子的容态。

忡忡(chōngchōng 冲冲)——忧愁的样子。《诗经·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析】

这首词也是写女子良宵相思。

上片写女子晚妆后的美丽动人的形象。

下片先写室内葦帐之精美，次写美人醉卧如芙蓉一枝，相思不尽。词藻艳丽，然意义平庸。

临江仙

其一

雨停荷芰逗浓香，岸边蝉噪垂杨。物华空有旧池塘。不逢仙子，何处梦襄王？珍簪对歆鸳枕冷，此来尘暗凄凉。欲凭危槛恨偏长。藕花珠缀，犹似汗凝妆。

【注】

荷芰——荷花和菱花。芰(jì技)：菱。《国语·楚语上》：“屈到嗜芰。”韦昭注：“芰，菱也。”

逗——招引、带来。

物华——美好的景物。杜甫《曲江陪郑南史饮》诗：“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尊恋物华。”

不逢二句——意思是：没有遇见神女，楚襄王又在何处做梦呢？

尘暗——气氛昏暗。

危槛——高楼上的栏杆。危：高耸的样子。《庄子·田子方》：“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

藕花二句——荷花上面点缀着露水，好像是美人红面上凝聚的汗珠，缀(zhuì贄)：点缀。犹似：好似。犹与若、似意同，作同义词叠用。孔欣《置酒高楼上》诗：“生犹悬水溜，死若波澜停。”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思念。

上片首二句写雨后荷塘景色。“物华”句承上启下，感荷塘依旧，而怀仙子。“不逢”，“何处”，加重了“空”的含义。

下片先写男子室内凄冷的环境，衬托出他“恨偏长”的心情。“藕花”二句由物及人，形象娟美，可见思念之深。

其二

十二高峰天外寒，竹梢轻拂仙坛。宝衣行雨在云端。画帘深殿，香雾冷风残。欲问楚王何处去？翠屏犹掩金鸾。猿啼明月照空滩。孤舟行客，惊梦亦艰难。

【注】

十二高峰——巫山十二峰。见皇甫松《天仙子》“其二”注。

宝衣句——指巫山神女穿着珍贵的神衣而于云间施雨。

欲问二句——意思是楚王与神女相会后，又往何处去了？他已回到了人间，翠色的山屏仿佛掩映着他的金鸾。金鸾：皇帝的车驾。

惊梦句——意思是猿啼惊断归梦，情感上也很难受。

【析】

这首词描绘了神女庙的景色，抒发了行客的感受。

上片从高到低，由远到近，由外到内写神女庙的凄情景色，为下片抒情作了铺垫。

下片“欲问”二句从上片而来，已寓孤苦之叹。“猿啼”以下，情景交融，文情凄楚，行役之苦自在言外。全阙将神话故事与现实景物交错写出，意境清空而含蓄。

浣溪沙

寂寞流苏冷绣茵，倚屏山枕惹香尘，小庭花露泣浓春。
刘阮信非仙洞客，嫦娥终是月中人，此生无路访东邻。

【注】

流苏——帐上的垂须，此借代为帐子。

绣茵——绣花垫褥。

惹香尘——这里是带着芳香的气味之意。香尘：香雾。

信非——确实不是。信，诚然。

东邻——借代为美女之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又司马相如《美人赋》：“臣之东邻，有一女子，玄发丰艳，蛾眉皓齿。”

【析】

这首词抒发了男子对情人的怀想。

上片描绘了主人公所在的孤寂环境：流苏寂寞、绣茵清冷、屏枕惹香、庭花泣露。这一客观环境，实际上带着主人公思念情人的强烈主观色彩与切身的感受。

下片是主人公直接吐露思念之情：“刘阮”是自比，“信非”与“终是”对偶，不仅感情跌宕起伏，缠绵尽致，而且结构曲折多姿，耐人吟咏。思念的情人如月中嫦娥、东邻美女，可望而不可及，深怀人神相隔、无缘相逢的遗恨。

八拍蛮

其一

云锁嫩黄烟柳细，风吹红蒂雪梅残。光景不胜闺阁恨，行行坐坐黛眉攒。

【注】

嫩黄——指柳色。

光景句——意思是风光明秀，而引起了无限的闺阁怨情。光景：风光景色。李白《越女词》之五：“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又解：“光景”作“光影”，时光的意思。这句话可说是时光渐逝，而闺怨无穷。

行行坐坐——空虚无聊，行坐不安。

攒——皱、收缩。

【析】

这首词写闺阁春怨。

“云锁”二句描绘春日风光：细柳嫩黄，烟雾笼罩，春风吹来，红梅凋残。这是初春的光景。“光景”一词，承上转下，写风光越美，春怨也就越深。最后一句用无所事事之状和黛眉紧锁之容，写出了怨情。

其二

愁锁黛眉烟易惨，泪飘红脸粉难匀。憔悴不知缘底事？遇人推道不宜春。

【注】

烟易惨——面上的胭脂也易于显出惨淡之色。“烟”通“胭”，即“胭脂”，或写作“烟支”。《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刁凿《与燕王书》云：“山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不？北方人采取其花，染绯黄，馁取其上英鲜者，作烟支，妇人采将用为颜色。”

粉难匀——因泪洒脸上，故徐粉难匀。

缘底事——因何事。底：何，疑问代词。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陶冶性灵在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推道——推说，托辞。

【析】

这首词也是写春怨的。

首二句刻画女主人公愁怨的形象愁眉紧锁，粉面飘泪，脸色暗淡，第三句用问语承上启下，结尾句不说因怨使人憔悴，而说不适宜春天的气候环境，却更为凄苦愁怨，含蓄委婉。

河 传

秋雨，秋雨，无昼无夜，滴滴霏霏。暗灯凉簟怨分离，妖姬，不胜悲。
西风稍急喧窗竹，停又续，腻脸悬双玉。几回邀约雁来时，违期，雁归人不归。

【注】

无昼无夜——不分昼夜的意思。

妖姬——美丽的姑娘。姬（j 机）：美女。《吴越春秋》卷三：“于是庄王弃其秦姬越女，罢钟鼓之乐。”

喧窗竹——使窗前竹枝发响。

双玉——两行泪。

【析】

这首词写秋雨闺怨。

上片起首四句，描绘了秋雨连绵不断的典型环境，三句重叠，笔势劲急，透出怨情，这是室外之景；室内之景“暗灯凉簟”，这冷清与外界融合，更增人怨。“妖姬”二字，点出主人公之美和她无限悲怨的心理。

过片则用西风渐急，摇窗喧竹，断断续续的凄厉声，加强了悲凉的音调。“腻脸悬双玉”顺理成章，直写粉脸垂泪的形象。最后，以随雁回来的旧约为念，而怨“雁归人不归”，且已“几回”了，写出怨由，收束全章，结尾语气舒缓而情更急切。汤显祖评：“三句皆重叠字，大奇大奇。宋李易安《声声慢》，用十叠字起，而以点点滴滴四字结之，盖用此法，而青于蓝。”

尹鹗六首

尹鹗（生卒未详），成都（今四川成都附近）人，工诗词，事王衍为校书郎，累官至参卿。

尹鹗的词“以明浅动人，以简净成句”（张炎：《词源》），“在纤约细腻的描写之中，而显露着质朴的情调”（伊璠：《花间词人研究》）。

临江仙

其一

一番荷芰生池沼，槛前风送馨香。昔年于此伴萧娘。相偎伫立，牵惹叙衷肠。时逞笑容无限态，还如菡萏争芳。别来虚遣思悠飏。慵窥往事，金锁小兰房。

【注】

一番——一片。

馨香——芳香，散布得很远的香气。馨(x n 新)：香气。《诗经·大雅·鳧鷖》：“尔酒既清，尔肴既馨。”毛传：“馨，香之远闻也。”

萧娘——泛指美妇人。见孙光宪《更漏子》“其一”注。

伫立——久立。

逞笑容——展露笑容。曹植《求自试表》：“欲逞其才力，输能于明君也。”

菡萏——荷花。《尔雅·释草》：“荷，芙渠……其华菡萏。”见皇甫松《采莲子》“其一”注。

慵窥——懒于回顾。

金锁句——意思是将小兰房锁住不开，以免触物生情。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情人的怀想。

全词分三层。第一层是开头两句，写池塘一片碧荷，芳香随风飘到槛前，眼前景物能动难忘之情。第二层从昔年直贯到过片“还如菡萏争芳”，追忆过去于此景中“伴萧娘”的情事；“相偎”两句写当时缱绻神情，“时逞”二句写萧娘的艳丽如荷花。第三层写别后的思念长久，以至不敢再回想往事，甚至连过去相聚时的小房也被锁起来，因现在是人去房空了，见房也会引起离愁。全词用语婉丽，情意深长。

其二

深秋寒夜银河静，月明深院中庭。西窗幽梦等闲成。逡巡觉后，特地恨难平。红烛半消残焰短，依稀暗背银屏。枕前何事最伤情？梧桐叶上，点点露珠零。

【注】

逡巡觉后——醒来之后，感情彷徨犹豫。

特地——特意、特为。罗隐《汴河》诗：“当时天子是闲游，今日行人特地愁。”

背银屏——掩住银屏，指用银屏遮住灯光。

【析】

这首词写秋夜梦后伤情，是前一首的续章。

上片写因思念而成“西窗幽梦”，梦后只见中庭月明，银河清冷，再回忆梦中之事，思绪特别难平。

下片“红烛”两句，则写梦后室内残烛暗淡的凄寂景况，以衬托“恨”情。“枕前”一句过渡，把恨情由室内又引到室外，“梧桐叶上”露珠滴零，使枕上难眠之人更为伤心凄苦。心灵深处的悸动表达得十分细微。

满宫花

月沉沉，人悄悄，一炷后庭香袅。风流帝子不归来，满地禁花慵扫。离恨多，相见少，何处醉迷三岛？漏清宫树子规啼，愁锁碧窗春晓。

【注】

一炷——一支燃烧的香。

帝子——皇帝的子女。《楚辞·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禁花——皇宫中的花。

三岛——仙境。古代传说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所居之处。

【析】

这首词是写宫怨。

上片写月沉人静之时，女主人公在后庭焚香祈祷“帝子”归来，但总是事与愿违，帝子不归，心情慵倦，落花不扫。

下片头三句直抒怨情，并从对帝子去向的询问中，透出恼恨。最后用景语作结，漏声和着子规的悲鸣，夹带女主人公的愁怨，笼罩了春晓的“碧窗”，凄恻感人。《白雨斋词话》评：“绮丽风华。”

杏园芳

严妆嫩脸花明，教人见了关情。含羞举步越罗轻，称娉婷。
终朝咫尺窥香阁，迢遥似隔层城。何时休遣梦相萦？入云屏。

【注】

严妆——认真地妆扮。

娉婷——形容女子姿态美好。见温庭筠《南歌子》“其六”注。

休遣——不让。

入云屏——意思是进入所爱之人的云屏之内，使梦想变为现实。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相思。

上片极言女子之美，也就是男子眼中的女子形象。

下片写男子的相思之情，有咫尺天涯，不能如愿之恨。末二句是他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

醉公子

暮烟笼藓砌，戟门犹未闭。尽日醉寻春，归来月满身。
离鞍偎绣袂，坠中花乱缀。何处恼佳人？檀痕衣上新。

【注】

戟(j 及)门——显贵人家的门。唐代制度规定：官、阶、勋俱三品得立戟于门。白居易《裴五》诗：“莫怪相逢无笑语，感今思旧戴门前。”戟是古时的一种武器，合戈矛为一体，可以直穿横击。

离鞍二句——意思是，他下马后，醉态恍惚，紧靠搀扶者的绣腕，垂下的头巾上花片散乱地点缀着。

何处二句——意思是他不知在何处，又引逗过美貌的姑娘？看那衣衫之上，还留印着脂粉的痕迹。恼：逗引、撩拨。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诗之一：“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又宋王安石《夜直》诗：“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唐人常用“恼”字，有戏谑的意思。

【析】

这首词写贵公子日暮醉归的情景，是从一个女子迎接醉公子的角度写的。《栩庄漫记》评道：“‘何处恼佳人，檀痕衣上新。’似怨似怜，娇嗔之态可想，而含意亦不轻薄。”

菩萨蛮

陇云暗合秋天白，俯窗独坐窥烟陌。楼际角重吹，黄昏方醉归。荒唐难共语，明日还应去。上马出门时，金鞭莫与伊。

【注】

陇——泛指今甘肃一带，因有陇山而得名。

窥烟陌——望着尘雾弥漫的道路。

角——号角。《北史，齐安德王延宗传》：“周武帝乃驻马，鸣角收兵。”

【析】

这首词以醉公子为线索而写思妇之情。

上片首二句写思妇秋日俯窗盼归，后二句写醉公子直到黄昏方归。

下片“荒唐”二句承上转折，归来当喜，但“难共语”又悲，想到明日他又要去狂饮，自己又会孤独，故虽“荒唐难共语”，总比独守空房要好，这还是一种安慰。层层曲转，微妙尽情。结尾二句，设想明日他将行时，不给马鞭与他，无鞭马则不行，岂不又可多留一阵。况周颐评道：“尤有不尽之情，痴绝昵绝。”

毛熙震 十六首

毛熙震（生卒未详），蜀（今四川）人，官至秘书监。

他的词以写闺情语之作为多，浓艳如飞卿然，偶尔也有感慨悲凉语，较为清淡。

浣溪沙

其一

春暮黄莺下砌前，水晶帘影露珠悬，绮霞低映晚晴天。
弱柳万条垂翠带，残红满地碎香细，意风飘荡散轻烟。

【注】

绮霞——彩霞。

蕙风——香风。

【析】

这首词全是描绘暮春景象。

起笔“春暮”二字，总贯全篇，以下皆写春暮时节最触动人心的景物：阶前黄莺低飞、水晶帘影、露珠正悬、晚霞辉映、柳丝垂翠、落花飘香、微风荡漾、轻烟弥漫。全词设色明净，境界清幽。

其二

花榭香红烟景迷，满庭芳草绿萋萋，金铺闲掩绣帘低。
紫燕一双娇语碎，翠屏十二晚峰齐，梦魂消散醉空闺。

【注】

花榭——花坛。榭：台榭。

烟景——春日佳景。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

金铺——门上的饰物，用以衔门环，此借代为门。

紫燕——又称越燕，燕之一种。宋罗愿《尔雅翼·释鸟》：“越燕小而多声，颌下紫，巢于门楣上，谓之紫燕，亦谓之汉燕。”

碎——形容燕语呢喃之声细密而清脆。

十二晚峰——指画屏上巫山十二峰的晚景。

梦魂句——在空闺中神情如痴如醉，宛如梦境，魂魄飘散。《栩庄漫记》曰：“末句不成语”。即指此句意不可通。

【析】

这首词写春景而抒闺情。

上片是女主人公掩门垂帘所见的春景：鲜花开遍花坛，绿草长满庭院，烟景一派迷离。在“闲”字与“低”字中已包含着她的寂寞情怀。

下片主人公的视线由上片的室外渐渐收回到室内，所见是紫燕双飞、晚屏峰翠，于是引起了她的遐想，从其“醉空闺”的神情中，表现她“梦魂消散”的幽怨。

其三

晚起红房醉欲消，绿鬟云散袅金翘，雪香花语不胜娇。
好是向人柔弱处，玉纤时急绣裙腰，春心牵惹转无聊。

【注】

红房——华丽的房间。

金翘——首饰的一种。

雪香花语——形容女子娇态。“雪香”是指肌肤白而香，“花语”是指言语柔美。

好是二句——意思是：常常向人处表现出娇美顺柔的样子，玉指不时地紧紧她那绣裙腰。好：有常、多的意思。

【析】

这首词写美人晚起后的慵倦神情。

上片首句总起，点明时间是“晚”，地点是“红房”，情状是“起”、“醉欲消”。“绿鬟”二句是对美人的神态描绘：黑发如云飘散，金翘颤动下垂，肌肤透香，语声娇柔，艳美极了。

下片“好是”两句写她自矜娇艳，柔媚可爱的形象，活灵活现；结尾一句则写出了她的无聊心绪。

其四

一只横钗坠髻丛，静眠珍簟起来信，绣罗红嫩抹酥胸。
羞敛细蛾魂暗断，困迷无语思犹浓，小屏香霭碧山重。

【注】

坠髻丛——坠落在散乱的鬓发中。

绣罗句——红色的绣罗紧贴着丰腴的胸脯。抹：掩住、贴住。

小屏句——香雾笼罩着小屏风上的重重碧山。

【析】

这首词是一幅睡美人图。

上片写她静眠珍簟，懒于起身的形象：钗横髻丛，酥胸罗掩。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慵倦和妩媚。

下片写她蛾眉微蔓，默默无语、呆望屏山的神态，把一丝难以言状的轻怨，融合在暗断之魂、浓郁之思、缕缕香霭之中。

其五

云薄罗裙绶带长，满身新 瑞龙香，翠细斜映艳梅妆。
佯不觑人空婉约，笑和娇语太猖狂，忍教牵恨暗形相。

【注】

绶带——彩色丝带。

(yì 邑)——或写作“裛”或“浥”，沾染、浸湿之意。

瑞龙香——即龙涎香，传说是龙吐涎而成，非，而是鲸肠内一种分泌物。
《稗史汇编》：“诸香中龙涎最贵，出大食国。”参见顾夔《甘州子》“其一”注。

梅妆——即“梅花妆”，古代妇女的一种美艳妆型。见牛峤《酒泉子》注。

佯不觑人——假装不看人。觑(qù 驱)：眯着眼睛看。

猖狂——放任而无拘束，这里是撒娇之意。

暗形相——偷偷地瞧。

【析】

这首词写美人的娇态。

上片描绘她的装束打扮：罗裙如云一样轻飘，丝带长垂，满身幽香，头饰翠绿，与时髦的妆扮相映衬。

下片着力描绘她的仪态之娇：眼不视人，十分自在委婉含蓄；一语一笑又是那样的娇美和洒脱。最后一句是从男子的角度直接表白对她美丽的容颜和举止的欣赏。男子带着难言的怨恨，偷偷地观看这个女子的美丽仪容，恨自己不能与之相近。

全词笔触生动而有情意。

其六

碧玉冠轻袅燕钗，捧心无语步香阶，缓移弓底绣罗鞋。
暗想欢娱何计好？岂堪期约有时乖，日高深院正忘怀。

【注】

燕钗——如燕形的金钗。

捧心无语——写女子敛袖沉静的容态。捧心：两手敛袖抱胸，表示病态或娇态。《庄子·天运》：“故西施心病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

缓移——慢慢移动。

弓底鞋——古时妇女所穿的弓形鞋子。又解：古代缠足的妇女所穿的鞋。郭钰《美人折花歌》：“花刺钩衣花落手，草根露湿弓鞋绣。冰本注：“《十国词笺》：南唐后主官人官(yao 咬)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令窈娘以帛缠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花中，由是人皆效之，为缠足之始。”《天禄志馀》：“史记，临淄女子弹弦踣蹻。又云，揄修袖，蹻利履，利者以其首之尖锐而言也。疑古时舞人已有缠足者。……似此事已不始于五代。”关于缠足陋习的记载，参见宋张邦基《墨

庄漫录》卷八，明陶宗仪《辍耕录·缠足》。

【析】

这首词写美人幽思。

上片写她头饰之美，以见其人之美；且用“捧心无语”与“缓移”两个动作表现了她的柔媚。

下片从“暗想欢娱”与“期约有时乖”的矛盾中，表现了她的幽思轻怨，写得神态俱足，堪供咀嚼。

其七

半醉凝情卧绣茵，睡容无力卸罗裙，玉笼鹦鹉厌听闻。
慵整落钗金翡翠，象梳欹鬓月生云，锦屏绡幌麝烟熏。

【注】

绣茵——绣垫褥。

象梳——用象牙或兽骨制成的如弯月般的梳形首饰。

绡(xiao 消)幌——用薄绸做的幔帘。幌(huang 荒)：布幔。杜甫《月夜》诗：“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析】

这首词也是写美人情态的。

上片写她睡容无力，闲卧绣茵，如醉如痴的状态和厌听鹦鹉的慵倦心情。

下片“慵整”二句写她起床之后，懒于整容，翡翠钗斜，梳挂发上的情状。结尾一句交待了她生活的室内环境。

毛熙震这七首《浣溪沙》，可说是一套色泽各具的春日美人图，其一是春景明媚，其二是空闺双燕，其三是弄姿红房，其四是珍簪初起，其五是娇语逗人，其六是香阶绣步，其七凝情醉卧，笔墨浓淡相宜，流畅委婉，然流于浅浮，缺乏深意。

临江仙

其一

南齐天子宠婵娟，六宫罗绮三千。潘妃娇艳独芳妍。椒房兰洞，云雨降神仙。纵态迷欢心不足，风流可惜当年。纤腰婉约步金莲。妖君倾国，犹自至今传。

【注】

南齐天子——南朝齐东昏侯。

宠婵娟——宠爱美女。婵娟：此处特指潘妃。《南史·齐东昏侯纪》：“东昏侯之潘妃，名玉儿，侯宠之甚，尝凿地为金莲花，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后梁武帝入建康，见潘妃色美，欲纳之，王茂谏曰，‘此尤物也，不可留。’将以赠田安启，玉儿不从，自缢死。”

罗绮——借代为宫女。

椒房兰洞——幽香的洞房。椒、兰，都是香料。

妖君倾国——媚惑君主倾覆国家。

【析】

这首词咏南朝齐东昏侯宠潘妃事，具有一定的讽刺性。但文笔平庸，敷衍史实，韵味淡薄。

其二

幽闺欲曙闻莺啭，红窗月影微明。好风频谢落花声。隔帷残烛，犹照绮屏箜。绣被锦茵眠玉暖，炷香斜袅烟轻。淡蛾羞敛不胜情。暗思闲梦，何处逐云行？

【注】

眠玉——睡眠中的女子，言其肌肤如玉。

【析】

这首词描写了幽闺轻怨。

上片写幽闺清晓时室外的静寂和室内的孤凄。

下片写在室内境况中女主人公的轻怨。

《白雨斋词话》评道：“闺情之作，虽属词中下乘，然亦不易工。盖摹色绘声，碍难着笔，第言姚冶，易近纤佻；兼写幽贞，又病迂腐。然则如何而可？曰：根底于风骚，涵泳于温韦，以之作正声也可，以之作艳体亦无不可。古人词若毛熙震之‘暗思闲梦，何处逐云行’，似此则婉转缠绵，情深一往，丽而有则，耐人寻味。其次则牛松卿‘强攀桃李枝，敛愁眉’，又‘弹到昭君怨处，翠娥愁，不抬头’，牛希济之‘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均不失为风流酸楚。今人不知作词之难，至于艳词更以无足轻重，率尔操觚，扬扬得意，不自知其可耻，此《关雎》之不作也！此郑声之所以盈天下也！此则余之惧也！”其中将这首词作为优秀艳词的例句举出，是有一定道理的。

更漏子

其一

秋色清，河影淡，深户烛寒光暗。绡幌碧，锦衾红，博山香炷融。更漏咽，蛩鸣切，满院霜华如雪。新月上，薄云收，映帘悬玉钩。

【注】

河影——银河影。

香炷融——香料已销融，即已燃尽。

蛩鸣——蟋蟀叫。

【析】

这首词是一幅幽闺秋夜的图画。

整首词看起来全是写秋夜景色：上片从远到近，写室外的“清”、“淡”和室内的“寒”、“暗”；下片由声及色，写“漏咽”、“蛩切”、“霜华如雪”、“月照玉钩”。主人公没有出场，但“绡幌碧”三句，已暗示了主人公的身份是妇人，“清”、“淡”、“寒”、“暗”、“咽”、“切”、“雪”等也完全是这妇人的感受，在秋夜凄清的景色中，已把女主人公的缕缕幽怨融化在其中了。

其二

烟月寒，秋夜静，漏转金壶初永。罗幕下，绣屏空，灯花结碎红。人悄悄，愁无了，思梦不成难晓。长忆得，与郎期，窃香私语时。

【注】

漏转——盛水之金壶里的水转流入接水之壶。古代以壶滴漏计时。见温庭筠《更漏子》“其三”注。

碎红——形容灯花散开之状。

期——约会，作动词用。

窃香私语——指男女幽会偷情之事。据《晋书·贾充传》载：韩寿美姿貌，贾充女见而悦之，潜通音好，时西域贡奇香，一着人则经月不歇，帝惟赐充，充女密窃而私贻寿。以后便以“窃香”来指代男女偷情之事。

【析】

这首词写秋夜思妇怀人。

上片写景，从秋夜的寒静、漏壶滴滴、绣屏空寂，灯花碎红的境况中，已透露出妇人不眠之状与幽思之情。

下片首三句是对上片的补充描写，直接点出愁思不尽、思梦不成、长夜难度的苦味；后三句是对过去欢会的追忆，点出怀人的主旨。

女冠子

其一

碧桃红杏，迟日媚笼光影，彩霞深。香暖熏莺语，风情引鹤音。翠鬟冠玉叶，霓袖捧瑶琴。应共吹箫侣，暗相寻。

【注】

引鹤音——传仙鹤之声。

冠（guan 贯）——戴，作动词用。

玉叶——头上戴的首饰。

霓袖——彩袖。

吹箫侣——指萧史和弄玉。见牛希济《临江仙》“其三”注。

【析】

这首词虽也是写女道士，但结尾二句表现她们对爱情、幸福的向往与追求。侧面反映了妇女被幽禁的苦闷。

其二

修蛾慢脸，不语檀心一点，小山妆。蝉鬓低含绿，罗衣淡拂黄。闷来深院里，闲步落花傍。纤手轻轻整，玉炉香。

【注】

修蛾——细长的眉毛。

慢脸——较瘦长的脸。慢：长，这里有清秀之意。

檀心一点——唇上涂檀红一点。

小山妆——妇女发型之一，发髻高耸如小山形。

蝉鬓二句——碧绿色的蝉鬓低垂，穿着淡黄色的罗衣。

【析】

这首咏女道士的词中，也从“闷”、“闲”等词句中流露出她们心灵深处的一丝悸动。这两首《女冠子》是就题发挥之作，没有真情实感，读之味同嚼蜡。

清平乐

春光欲暮，寂寞闲庭户。粉蝶双双穿槛舞，帘卷晚天疏雨。
含愁独倚闺帷，玉炉烟断香微。正是消魂时节，东风满树花飞。

【析】

这首词写春闺幽怨。

上片写暮春晚天疏雨的背景，由“寂寞闲庭户”，粉蝶双飞舞的近景中，突出下片的主人公的情思。

下片“含愁独倚闺帷”是整个画面的中心所在，也就是画中主人公的情态表现。“消魂”由前面的“寂寞”、“粉蝶双双”而来。最后以东风一阵、满树花飞结尾，既与起笔暮春景色相合，又有暗喻美人迟暮的深意，幽怨之情已在不言之中了。

南歌子

其一

远山愁黛碧，横波慢脸明。腻香红玉茜罗轻。深院晚堂人静，理银筝。
鬓动行云影，裙遮点屐声。娇羞爱问曲中名。杨柳杏花时节，几多情。

【注】

远山愁黛——喻愁眉。见温庭筠《菩萨蛮》“其十三”注。

横波——喻眼波。

腻香红玉——喻肌肤。

理——弹奏。

点屐声——屐着地的声音。点：作动词用。屐(jī)：木屐，底有二齿，以行泥地。这里屐是泛指鞋子。

曲中名——曲调名。

【析】

这首词写少女以筝寄情。

上片“远山”三句写少女的美丽；“深院”二句写少女深院弹筝。

下片“鬓动”二句写弹筝时的娇姿；“娇羞”一句是虚写，承上启下，把“理筝”和“多情”联系起来，表达出筝声中饱含着她的青春激情。《白雨斋词话》评：“风流蕴藉，妖而不妖。”

其二

惹恨还添恨，牵肠即断肠。凝情不语一枝芳。独映画帘闲立，绣衣香。
暗想为云女，应怜傅粉郎。晚来轻步出闺房。髻慢钗横无力，纵猖狂。

【注】

一枝芳——指女子沉静不语如一枝鲜花。

为云女——指巫山神女，旦为行云，暮为行雨。这里泛指多情美女。

傅粉郎——如施粉于面的美少年。《初学记·人部下·美丈夫》：“何平叔美姿仪而绝白，魏文帝疑其着粉，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何平叔即三国时魏国的何晏，字平叔。又《何晏别传》曰：“晏方年七八岁，慧心天悟，形貌绝美，出游行，观者盈路，咸谓神仙之类。”

【析】

这首词写女子愁怨。

上片“惹恨”二句，总括全章，“恨”与“肠”叠用，对举成文，把愁怨以及愁怨时的柔弱娇姿，在“惹”、“添”、“牵”、“断”连续几个动词的搭配中，细腻地表现出来。“激情”三句是女主人公当时的形象描绘。

下片直接抒怀，也是上片的愁怨的本事，她回忆与情人幽会的甜蜜情景，发出了“暗想为云女，应怜傅粉郎”呼声，是符合情理的。这首词情感真挚

强烈，对封建时代禁锢妇女的自由相爱是一种有声的但又无力的反抗。

河满子

其一

寂寞芳菲暗度，岁华如箭堪惊。缅想旧欢多少事，转添春思难平。曲槛丝垂金柳，小窗弦断银筝。深院空闻燕语，满园闲落花轻。一片相思休不得，忍教长日愁生，谁见夕阳孤梦？觉来无限伤情。

【注】

芳菲——本指繁茂的花草，这里用以喻美好的青春。刘禹锡《春日书怀》诗：“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罗天。”

暗度——暗暗过去。

缅想——追想、缅怀。

夕阳孤梦——傍晚夕阳西下，孤独凄迷如梦境。写春思之切。

觉来——清醒过来。

【析】

这首词写女子春思。

词分两片而意分三层。第一层是感慨直抒：第一句用“芳菲”喻美好的青春，前面修饰以“寂寞”，后补之以“暗度”，虚耗青春的感叹凝聚笔端；第二句意义与第一句平列，但角度不同，是惊叹年华如箭，离去极速，去而不返。三、四两句是前两句的伸展，时日空过，旧欢难寻，缅想无穷，春思愈增。第二层即上片结尾二句与下片开头二句，是写景：曲槛垂柳，小窗弦断，深院燕语，满园落花，也是关合起句，以景传情。写景中着“弦断”、着“空闻”、着“闲落”，春思慵倦之情全出。第三层又转入抒情，第一层的感慨是从泛写来，这一层则是从具体的“长日愁生”、“夕阳孤梦”抒写其“无限伤情”。

其二

无语残妆淡薄，含羞鞞袂轻盈。几度香闺眠过晓，绮窗疏日微明。云母帐中偷惜，水晶枕上初惊。笑靥嫩疑花坼，愁眉翠敛山横。相望只教添怅恨，整鬟时见纤琼。独倚朱扉闲立，谁知别有深情？

【注】

鞞（tuō 妥）袂——垂袖。

眠过晓——睡过了早晨。

疏日——稀疏的阳光。意思是阳光为浮云或树荫遮住，时隐时见。

云母帐句——云母屏帐内常常暗自怜惜。

笑靥句——意思是笑时娇嫩得如初绽之花。

坼（chè）：裂开。

纤琼——纤细如玉的手指。

【析】

这首词写美人的幽怨。

上片写她轻轻的愁怨。首二句从外表展现内心之怨，“无语残妆淡薄”最为形象；“几度”二句从时间的推移见其无事有怨；“云母”二句，怨情尤其显豁。

下片“笑靥”四句，勾勒了美人的形象，结尾两句形情并写，美怨相生。

以上二首，词庸意浅，无多情味；只是在其各自的结尾处，稍有意境，然终不深沉。

小重山

梁燕双飞画阁前。寂寥多少恨，懒孤眠。晓来闲处想君怜。红罗帐，金鸭冷沉烟。谁信损婵娟，倚屏啼玉箸，湿香钿。四肢无力上秋千。群花谢，愁对艳阳天。

【注】

金鸭句——金鸭香炉内沉香烟已熄灭。

玉箸——晶莹的泪行。

【析】

这首词也是写美人春思。

上片由“梁燕双飞”兴起，而抒“寂寥”、“孤眠”、“想君怜”之情。

下片承上写女主人公愁损容颜、泪湿香钿的春思情态，并以“花谢”、“艳阳天”的迟暮之感，加强了春思的感受。结尾一语，形情并茂，蕴藉有致。

定西番

苍翠浓阴满院，莺对语，蝶交飞，戏蔷薇。斜日倚栏风好，馥香出绣衣。
未得玉郎消息，几时归？

【注】

蔷薇——花名。落叶灌木，茎细长，花白色或淡红色，有芳香。
玉郎——对丈夫的爱称。

【析】

这首词写妻子对丈夫的怀念。

上片写时写景，“莺对语、蝶交飞、戏蔷薇”三句兴起下片怀人。

下片头二句写女主人公的娇好，最后二句结出对丈夫的怀念。

木兰花

掩朱扉，钩翠箔，满院莺声春寂寞。匀粉泪，恨檀郎，一去不归花又落。
对斜晖，临小阁，前事岂堪重想着。金带冷，画屏幽，宝帐慵熏兰麝薄。

【注】

翠箔——翠色帘幕。

檀郎——对郎君的美称。潘岳小名为檀奴，姿仪美好，后来就以“檀郎”或“檀奴”作为对美男子或所爱慕的男子之称。李商隐《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诗：“谢傅门庭旧未行，今朝歌管属檀郎。”

金带——枕头上的装饰物，这里指枕头。

画屏——床头上的枕屏。

【析】

这首词也是写妻子对丈夫的忆念。

上片开头三句写“朱扉”内外境况，一片寂寞。后三句写女主人公对落花而恨丈夫不归、泪痕满面的形象。

下片“对斜晖”三句写女主人公日暮登楼怀想，所谓“岂堪想着”，只是想后的无可奈何之辞。结尾三句写她夜晚室内的幽冷，表现忆念之情更切。

后庭花

其一

莺啼燕语芳菲节，瑞庭花发。昔时欢宴歌声揭，管弦清越。
自从陵谷追游歇，画梁尘黹。伤心一片如圭月，闲锁宫阙。

【注】

芳菲节——春光明媚的时节。

瑞庭——庭院。瑞：吉祥之意。

揭——举，扬。

陵谷——暗喻变迁，改变。《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黹(yue月)——黄黑色。

圭月——玉色的月亮。圭：玉器的一种。

【析】

这首词深寓家国之恨。

上片写“芳菲节”。在“莺啼燕语”、“瑞庭花发”、“管弦清越”的绮丽繁华景象之中，插入“昔时欢宴歌声揭”一句，点明上片是写过去的盛景。

下片“自从”二字，承上启下，“陵谷追游歇”十个字慨叹无限，“伤心”二句，写尽家国之恨，吊古之情，隽永清越，意境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王国维曾评曰：“周密《齐东野语》云：‘毛词新警而不为儂薄，余尤爱其《后庭花》，不独意胜，即以调论，亦有隽上清越之致，视文锡蔑如也。’”

其二

轻盈舞妓含芳艳，竞妆新脸。步摇珠翠修蛾敛，腻鬟云染。
歌声慢发开檀点，绣衫斜掩。时将纤手匀红脸，笑拈金靥。

【注】

步摇——古时妇女的一种首饰。《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多为贵族妇女所戴。晋傅玄《艳歌行》：“头安金步摇，耳系明月珰。”

腻——油光。

檀点——涂有檀红的口，又称“檀口”。

笑拈金靥——含笑而以手指弄靥饰。金靥：女子酒窝处的黄色妆饰品。见温庭筠《菩萨蛮》“其四”注。

【析】

这首词写歌舞妓的形象。上片写舞姿。下片写歌态。如李冰若所评：“堆缀丽字，羌无情致。”（《栩庄漫记》）

其三

越罗小袖新香菼，薄笼金钏。倚栏无语摇轻扇，半遮匀面。
春残日暖莺娇懒，满庭花片。怎不教人长相见？画堂深院。

【注】

菼(qiàn 茜)——大红色，同“茜”。《尔雅·释草》：“茹蘧”，郭璞注：“今之菼也，可以染绛。”杜牧《村行》诗：“篱窥菼裙女。”

薄笼金钏——薄纱笼着带金钏的手腕。

匀面——面上涂脂粉。

【析】

这首词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上片写男子所见的女子的娇姿媚态。

下片写男子于春残之时，面对女子所居的“画堂深院”所抒发的爱慕之情，他怨天尤人，发出为什么不让他们经常相见的慨叹，这也是对美好爱情生活向往的一种表现。

酒泉子

其一

闲卧绣帷，慵想万般情宠。锦檀偏，翘股重。翠云欹，暮天屏上春山碧。
映香烟雾隔。蕙兰心，魂梦役，敛蛾眉。

【注】

慵想句——懒得去想往日万般受宠爱的深情。

锦檀——锦绣的檀枕。

翘股——金钗之类的首饰。

翠云欹——鬟髻偏斜。

蕙兰心——指女子的芳心。

魂梦役——被梦魂中的情感所牵役。

【析】

这首词写在帐中枕上，女子对往日爱情的眷恋。拼凑丽字，了无情味。

其二

钿匣舞鸾，隐映艳红修碧。月梳斜，云鬓腻。粉香寒，晓花微敛轻呵展，
袅钗金燕软。日初升，帘半卷，对妆残。

【注】

钿匣——梳妆盒。

舞鸾——鸾镜中的人影。

艳红修碧——红润的脸，黛色的长眉。以其色借代其物。

月梳——如月形的梳子，可别于发上。

晓花句——意思是早晨的花微闭，轻轻呵口气就展开了。

金燕——钗的形状。

对妆残——意思是对镜理宿妆。

【析】

这首词写女子早晨临镜梳妆的情景，文笔细腻。“晓花微敛轻呵展”，如见其人精心打扮的过程。

菩萨蛮

其一

梨花满院飘香雪，高楼夜静风筝咽。斜月照帘帷，忆君和梦稀。小窗灯影背，燕语惊愁态。屏掩断香飞，行云山外归。

【注】

香雪——喻梨花。

风筝——悬挂在屋檐下的金属片，风起作声，又称“铁马”。李商隐《燕台》诗：“西楼一夜风筝急。”

和梦稀——连梦也稀少了。

燕语句——意思是燕子叫而惊醒了愁思。

行云句——指夜间的幻梦与君相会，如同巫山行云，醒时，又如云归去。

【析】

这首词写深闺忆夫。

上片写思妇居于高楼深闺，只见斜月照帘，梨花满院，但听风筝如咽，结末一句直写怨情，想念丈夫，怎么连做梦也梦不到，这是进一层写法。

下片写室内景况：小窗灯闭，燕语惊愁、屏掩香断，巫山行云，如幻如梦。紧接上片“梦稀”二字，凄清怨抑，情景俱佳。

其二

绣帘高轴临塘看，雨翻荷芰真珠散。残暑晚初凉，轻风渡水香。无聊悲往事，怎奈牵情思？光景暗相催，等闲秋又来。

【注】

高轴——高卷。轴：帘轴，此作动词用。

光景——时光。

【析】

这首词写夏末初秋的情思。

上片写卷帘所见、所感、所闻，以雨翻荷芰显示残暑凉意。

下片逆写秋来悲思，由光景暗催引起，无限惆怅。

其三

天含残碧融春色，五陵薄幸无消息。尽日掩朱门，离愁暗断魂。莺啼芳树暖，燕拂回塘满。寂寞对屏山，相思醉梦间。

【注】

五陵——汉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都在渭水北岸今咸阳附近，因地近都城长安，附近迁来很多富豪，风俗奢纵，

多纨绔子弟。

屏山——屏风上的山景。

【析】

这首词写女子的哀怨。

上片写春色虽好，薄情子弟却无消息，只有整天闭门伤神。

下片写触景感怀，把相思之情，寄于醉梦之中。情绪平淡，无有新意。

李珣（约 855—约 930 年），字德润，黄休复的《茅亭客话》说他的祖籍是在波斯，后家于梓州（今四川省三台附近），他是前蜀的秀才，国亡不仕。

李珣的词“不尽为闺情之类，颇多抒写潇洒的处士心怀”（伊璠《花间词人研究》），尤其能用清婉的笔调，真切地描绘南方风物，在《花间集》中，他确实算是别具一格的。

浣溪沙

其一

入夏偏宜淡薄妆，越罗衣褪郁金香，翠钿檀注助容光。
相见无言还有恨，几回拼却又思量，月窗香径梦悠飏。

【注】

郁金香——草名，可制黄色染料，多年生草本，高二三尺，与百合科郁金香不同。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香合香。”

翠钿句——意思是翠色钗钿，红色胭脂，更加增添了她美艳的容光。檀注：涂口红。李后主《一斛珠》词：“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

拼却——抛弃。意思是赌气要与之断绝。

梦悠飏——梦境迷离，有飘飘然之感。

【析】

这首词写女子对恋人怀念的心情。

上片写初夏时分女子的淡薄妆束和美丽容光。

下片刻画了女主人公的矛盾心理状态：回想与情人相见了，原来准备许多要说的话又无从说起，而内心里还有一些离别的怨恨；几次想与情人断绝关系，但情丝总把他们缠在一起。最后情景合写，表现了她月夜窗下思念情人的迷离之状。

其二

晚出闲庭看海棠，风流学得内家妆，小钗横戴一枝芳。
镂玉梳斜云鬓腻，缕金衣透雪肌香，暗思何事立残阳？

【注】

风流——风韵。

内家妆——皇宫内的妆束，即宫女们的妆扮模样。封建时代，皇宫为“大内”，也称“内家”。王建《宫词》之五十：“尽送春求出内家，记巡传把一枝花。”

一枝芳——一支鲜花。

镂玉梳——雕花的玉梳子。

【析】

这首词写一艳丽女子妆扮入时。妙在首尾二句，遥相呼应，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白雨斋词话》评：“如画！”

其三

访旧伤离欲断魂，无因重见玉楼人，六街微雨楼香尘。
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遇花倾酒莫辞频。

【注】

无因——没有机缘。

玉楼人——华丽楼阁中的美人。

六街——泛指繁华的闹市。唐代长安城中左右有六条大街。司空图《省试》：“闲系长安千匹马，今朝似灭六街尘。”

缕香尘——意思是雨洒在落花铺遍的地上。香尘：据《拾遗记》载：石季伦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

早为二句——意思是：本来就因没有逢到巫山神女那样的艳事而遗憾，更兼目前又虚度了锦江美好的春色。巫山梦：见韦庄《归国遥》“其三”注。锦江：在今四川省成都平原，传说古人织锦濯其中，较他水鲜明。因此江经成都，三国蜀汉时管理织锦之官驻此，故成都又名“锦官城”，简称“锦城”。锦城、锦江，春景格外娇媚。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析】

这首词抒发了男子对女子的一往深情。

上片“访旧伤离”笼罩全篇，然不写旧日钟情与离恨，只重笔描写“无因重见玉楼人”的遗憾、伤感，且将这种情感融于“六街微雨缕香尘”的茫然景象之中，极为缠绵凄恻。

下片“早为”、“那堪”，自然呼应，进一步表达对玉楼美人的怀想。结尾一句，在颓丧语中寄托着无可如何的一片真情。

其四

步) 回回回红藕花香到槛频，可堪闲忆似花人，旧欢如梦绝音尘。
翠叠画屏山隐隐，冷铺纹簟水潏潏，断魂何处一蝉新？

【注】

绝音尘——断绝了音信。

翠叠句——画屏上翠山重叠，隐约可见。

冷铺句——铺上冰凉的簟席，簟纹如水波潏潏。

【析】

这首词也是写男子对女子的想念。

上片由莲花想到似花的情人，想到旧欢如梦，音信断绝。顺理成章，出语自然。

下片用室内清冷处境，衬托对情人的思念，结尾一句写不忍听一声新秋蝉鸣，情韵无极。

李珣这四首《浣溪沙》，笔触清丽，情深意切，正如《栩庄漫记》所说：“其词温厚而不儇薄。”

渔歌子

其一

楚山青，湘水绿，春风淡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信浮沉，无管束，钓回乘月归湾曲。酒盈樽，云满屋，不见人间荣辱。

【注】

淡荡——水动荡的样子，此指风吹不动。

芊芊——草茂盛的样子。

棹歌——渔歌。

信浮沉——听任渔舟自在地起落。喻己于世，听其自然。

钓回句——钓得鱼回，已是月色满江，舟歇于河弯曲处。

云满屋——月光和江雾笼罩，如云满屋。

【析】

这首词写处士的生涯与心怀。

上片是楚湘山水画，江山秀美，风物可爱，语言流利，表达了词人对大自然美的迷恋。是下片“渔夫”生活的典型环境。

下片描绘了“渔夫”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情趣，从外到内，“不见人间荣辱”。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受压抑、打击、挫折之后的一种理想的追求，绝意仕进，与世无争，虽是一种无力的消极反抗，但也体现了他们对那个社会的强烈不满。

其二

荻花秋，潇湘夜，橘洲佳景如屏画。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纶初罢。水为乡，篷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

【注】

荻(dí 狄)——植物名，多年生草本，秋季抽生草黄色扇形圆锥花序，生长在路边和水旁。

潇湘——两水名，今湖南境内，见温庭筠《遐方怨》“其一”注。

橘洲——在长沙市境内湘江中，又名下洲，旧时多橘，故又称“橘子洲”，或名“水鹭洲”、“水陆洲”、“长岛”。《水经注·湘水》：“湘水又北经南津城西，西对橘洲。”杜甫《酬郭十五判官》诗：“乔口橘洲风浪促，系帆何惜片时程？”

垂纶(lún 轮)——垂钓。纶：较粗的丝线，常指钓鱼线。

【析】

这一首词也是处士的写照。

写法与前一首完全一样，不同的是，前首的背景是春光；这一首的背景是秋色。在秀淡可爱的词句中，表达了词人的隐逸情绪。

其三

柳垂丝，花满树，莺啼楚岸春山暮。棹轻舟，出深浦，缓唱渔歌归去。
罢垂纶，还酌醕。孤村遥指云遮处。下长汀，临浅渡，惊起一行沙鹭。

【注】

楚岸——生有丛树的河岸。楚：丛莽。谢朓《宣城郡内登望》诗：“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或解：楚江之岸。长江西陵峡到濡须口一段，古称楚江。

浦——通大河的水渠。《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或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又解：浦为水滨，因水滨多蒲苇之类，故曰“深浦”。

罢垂纶——收起垂钓的鱼竿。

酌醕(xu 许)——饮美酒。庾信《灯赋》：“中山醕清。”

长汀——水中长形的洲地。

【析】

这首词看起来只写了渔夫生活的乐趣，实际上这渔夫，也还是处士的化身。

写法与前二首相同，只是时间是春末夏初。“渔夫”生活愈美，则词人对世态的感慨与激愤也就愈深，只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罢了。正如李冰若所说：“词虽缘饰题意，而风趣洒然，此首不作说明语尤佳也。”（《栩庄漫记》）

其四

九疑山，三湘水，芦花时节秋风起。水云间，山月里，棹月连云游戏。
鼓清琴，倾绿蚁，扁舟自得逍遥志。任东西，无定止，不议人间醒醉。

【注】

九疑山——山名，传说舜葬于此山，峰秀岭奇。见鹿虔扈《虞美人》注。

三湘水——湘水发源与漓水合流后称漓湘，中游与潇水合流后称潇湘，下游与蒸水合流称为蒸湘，总名三湘。这里指湘江水域。

棹月连云——月和云倒映水中，舟行其上，棹点水中月，舟穿水中云。

绿蚁——酒。浊酒有滓，初热时如蚁浮于酒面，呈淡绿色。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

【析】

这首词的背景是秋天。

关键也在最后一句：“不议人间醒醉”。表达了词人对功名的厌弃，他虽沉湎于醉饮，不问是非，实际上包含了主人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的无限哀痛以及对社会的无比愤懑。

这首词中的“九疑山，三湘水”，“水云间，山月里”，“鼓清琴，倾绿蚁”，“任东西，无定止”，与前面几首中的“楚山青，湘水绿”，“草

芊芊，花簇簇”、“酒盈杯，书满架”、“下长汀，临深渡”等等，都是在急促的音节中，运用了对偶排比，工整流畅，如珠走盘，音韵四旋，增强了词的美学效果。

巫山一段云

其一

有客经巫峡，停桡向水湄。楚王曾此梦瑶姬，一梦杳无期。
尘暗珠帘卷，香消翠幄垂。西风回首不胜悲，暮雨洒空祠。

【注】

桡（ráo 饶）——船桨。《淮南子·主术训》：“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此以“桡”借代为船。

水湄（méi 眉）——岸边，水与草相结合处。《诗经·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毛传：“湄，水岸也。”

楚王句——意思是楚王曾梦游此地与神女相会。见温庭筠《归国遥》“其三”注。瑶姬：美丽的仙女。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魄为草实，为灵芝。”

一梦句——意思是梦后再也没有相会之期。

尘暗二句——意思是天色暗淡，珠帘空卷；香气已消，翠幕低垂。

西风二句——西风萧瑟，回首楚王梦神女之旧事，心中惆怅不尽；只见暮雨晚风，吹打着空祠。空祠：楚王曾为神女立庙于巫山，号曰“朝云”。

【析】

这首词是就题咏巫山神女之事。

上片开头两句铺叙客经巫峡，停舟水边；次二句因地怀古，咏楚王梦神女后遗恨无穷。

下片“尘暗”二句写神女庙内的寂寞环境；结尾二句是祠外暮雨空蒙的景色，在“回首”句中寄寓了词人沉挚的吊古之情。

其二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悠。
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注】

古庙——指楚王为巫山神女所立的庙。

青嶂（zhāng 丈）——葱翠的山峰，如屏障高耸横空。据陆游《入蜀记》卷六载：过巫山凝真观，谒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谓巫山神女也。祠正对巫山，峰峦上入霄汉，山脚直插江中，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见，所见八九峰，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庙后，山半有石坛，平旷，坛上观十二峰，宛如屏障。

行宫——帝王出游临时住的宫室，这里是指楚王云梦泽畔高唐观的旧址。《入蜀记》又载：早抵巫山县，游楚故高官，俗谓之细腰宫。有一池，亦当时宫中燕游之地，今湮没略尽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丽。枕：行宫靠水而筑，如枕水上，碧流：指池水。

妆楼——昔日行宫里嫔妃富女们梳妆的楼阁。

云雨句——云雨朝朝暮暮如故。《高唐赋》：神女对楚王说：“妾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烟花句——美丽的景色过了一年又一年。

行客句——意思是不闻猿啼，飘泊的旅客本来就已经有许多愁了，更何况又闻猿啼呢！《水经注·江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析】

这首词是缘题写景。

上片首二句互文见义，写神女庙、细腰宫的依山傍水的美丽景色，这是就眼前实景写起的。次二句由实而虚，在山色水声中心驰神往，追怀古事，用“水声山色锁妆楼”七字，写尽楚王的荒淫，“声”、“色”二字，皆为双关，一个“锁”字，透露了当年宫女的幽禁之苦与作者的深深同情。

下片“云雨”二句虚实合写，古今同咏，在空灵飘渺中，把时移景迁，世态变幻的慨叹悠然吐出。结尾二句，转折使用猿啼泪落，往复低徊，沉吟咏叹，感人至深。

第一首词以“客”起，第二首以“客”结，看似无心之笔，实为有意在先。二首词皆可看成行“客”的吊古伤今之作。

临江仙

其一

帘卷池心小阁虚，暂凉闲步徐徐。芰荷经雨半凋疏。拂堤垂柳，蝉噪夕阳馀。不语低鬟幽思远，玉钗斜坠双鱼。几回偷看寄来书。离情别恨，相隔欲何如？

【注】

低鬟——低头。

双鱼——钗上的花饰。

【析】

这首词写少妇思夫。

上片重在写景，“池心小阁”是地点，“夕阳”是时间。雨后夕阳，拂堤垂柳，芰荷凋疏，蝉声阵阵，景色是凄清的。这景中的人在上片只是“闲步徐徐”，加上“帘卷”“阁虚”，这已暗示了她的心思。

下片写情。“几回偷看寄来书”中的一“偷”字，可知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不语”二句以娇羞之态，传思人之情。结尾二句，作问语，直抒相隔难耐，离情别恨深切。

其二

莺报帘前暖日红，玉炉残麝犹浓。起来闺思尚疏慵。别愁春梦，谁解此情悰？强整娇姿临宝镜，小池一朵芙蓉。旧欢无处再寻踪。更堪回顾，屏画九疑峰。

【注】

莺报——莺啼报晓。

疏慵——疏慢懒散，精神不振。

情悰（cóng 丛）——欢乐之情。

悰：欢乐。谢朓《游东田》诗：“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

九疑峰——九疑山色，指画屏上所绘。

【析】

这首词写妇人早起的情态。

上片“莺报”两句写晴日早上室内室外景象；“起来”三句写妇人早起的疏慵之态，以及无人理解的春梦、闺思、别愁。

下片“强整”二句，用“小池一朵芙蓉”作比，写出妇人临镜的美艳。“旧欢”三句，又用屏上九疑之峰难辨，喻“旧欢无处再寻踪”，使疏慵情态可见可感。

南乡子

其一

烟漠漠，雨凄凄，岸花零落鹧鸪啼。远客扁舟临野渡，思乡处，潮退水平春色暮。

【注】

漠漠——烟雾迷蒙的样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俄倾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临野渡——靠近荒野渡口处。

【析】

这首词写在江南暮春烟雨中的思乡之情。

首三句写出江南水乡烟雨茫茫的风光；后三句于潮退水平、扁舟野渡、暮色迷离之中渗透着淡淡的乡愁。

其二

兰棹举，水纹开，竟携藤笼采莲来。回塘深处遥相见，邀同宴，绿酒一卮红上面。

【注】

藤笼——采莲时所用的藤筐。

绿酒——酒上有绿色的浮泡，又称“绿蚊”。

卮(zhī)——酒杯。

【析】

这首词写采莲女的生活片断。

开头三句写采莲女携笼、举棹、采莲的轻盈动作；后三句描绘她们相邀于回塘深处痛饮的场面。“绿酒”一句，娇态如见。

其三

归路近，扣舷歌，采真珠处水风多。曲岸小桥山月过，烟深锁，豆蔻花垂千万朵。

【注】

扣舷歌以楫击船边而歌唱。舷(xián)：船的两边。

真珠——珍珠。蚌壳内所生的圆形颗粒，可作贵重的妆饰品和药品。古时珠崖郡和合浦郡均以产珍珠著名。

山月过——月亮从山间穿过。这是行船时所见。

豆蔻花——多年生草本植物，初夏开淡黄花，密集成穗状，秋结实，多生于我国南方。

【析】

这首词描绘了采珍珠女郎傍晚归来的情景。

头三句写水风轻荡，放歌归来的愉快；后三句写“扣舷歌”时美丽晚景：山月在天，烟景迷离，曲岸小桥，花垂万朵。情景历历如绘。

其四

夕、回回回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游女带香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注】

彩舫（fáng 仿）——有彩绘的小船。

棹（zào 赵）歌——少女们唱的船歌。

偎伴——伴侣们相互依偎着。

争窈窕（yǎo tiǎo 咬朓）——意思是各自都有美好的姿态。

【析】

这首词写了一群游女的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

开头三句叙述游女驶舟莲塘，棹歌惊起鸳鸯；后三句描绘了“惊起睡鸳鸯”之后，少女们的瞬间情态：笑语盈盈、偎伴争美、折荷遮面。尤其最后一句，是以一个极其自然合理的动作，表达了她们对生活的乐趣而又带有羞涩的心情。

其五

倾绿蚁，泛红螺，闲邀女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轻浪里，闲游戏，夹岸荔枝红蘸水。

【注】

绿蚁——酒，米酒未过滤时上泛酒糟，如蚁，呈淡绿色。

红螺——酒杯。泛：溢出。

信船——纵任小舟飘荡。

【析】

这首词描绘了南方女伴江上泛舟游乐的情景。

前三句写南方女子悠闲相邀，泛舟饮酒、奏乐歌唱的欢快场面。后三句重在突出信舟乘凉戏游时，所见两岸荔枝红透的景色，设色明情。

其六

云带雨，浪迎风，钓翁回棹碧湾中。春酒香熟鲈鱼美，谁同醉？缆却扁舟篷底睡。

【注】

回棹——回船。

碧湾中——长满水草的水湾处。

春酒香熟——春酒已酿成，香气扑鼻。华本注：“春酒句，与前词‘带香游女偎伴笑’，同属拗句，《词律》以为‘伴’字是平声之讹；‘春酒香熟’，是酒香春熟之误。不知李秀才本调词十首，此句拗者二，平起句格者三，仄起句格者五，恶得有其三，以漫其五哉？故此句句格，平仄不拘。”

鲈（lú 卢）鱼——鱼名。体长侧扁，银灰色，背部和背鳍上有小黑斑，味美。

缆却——以绳系住船。

篷底——船篷下。

【析】

这首词写南方渔翁的自在生涯。

开头三句写尽渔翁或出没于风雨之中，或回棹在碧湾之处的劳动情景；后三句写他自足自乐的旷达生活。也可以说词人身临其境，也陶醉融化在这个环境里了。

其七

沙月静，水烟轻，芰荷香里夜船行。绿鬟红脸谁家女？遥相顾，缓唱棹歌极浦去。

【注】

极浦——远浦，遥远的水边。

【析】

这首词纪水乡夜行。

前三句境界清幽：月白、沙净、水明、烟轻，是静的；“芰荷香里夜船行”是动中之静。后三句用绿鬟红脸的少女，缓歌归去作点缀，使画面生气盎然。

其八

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

【注】

越南——今闽粤一带。越通粤。

望中微——望去微茫一片。

待潮——待潮涨而便于船起锚。

送春浦——送客于春江岸边。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此词后释道：“送字疑误，此处应用平声字。”

猩猩——又称褐猿，前肢特长，体高一米多，树栖，能直立行走。李白

《远别离》诗：“猩猩烟兮鬼啸雨。”

瘴雨——瘴气所凝聚而成的雨。瘴：南方山林间的湿热蒸气，可使人致病。杜甫《梦李白》诗：“江雨瘴病地，逐客无消息。”

【析】

这首词写行客于渔市日暮的感受。

前三句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南方日暮，市散人稀，烟树迷茫的景象，这是行客所见。后三句是行客春浦待船，猩啼瘴雨给他的感受。

其九

拢云髻，背犀梳，焦红衫映绿罗裾。越王台下春风暖，花盈岸，游赏每邀邻女伴。

【注】

犀梳——以犀角制作的梳子。

焦红——即“蕉红”，用红蕉花染成的深红色。

越王台——遗址在今广东省广州市北越秀山上，汉时南越王赵佗所筑。

【析】

这首词写邻女相邀郊游。

前三句是女伴们的形象。后三句点明地点（“越王台下”）、时间（“春”）、环境（“花盈岸”），最后一句为倒笔。

其十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注】

刺桐——又名“海桐”，落叶乔木，枝上有黑色棘刺，花有橙红、紫红等色。

回眸（móu 谋）——回转目光。

深属意——表示深切的情意。属（zh 主）意：留意、寄托着情意。刘琨《答卢谡诗序》：“不复属意于文，二十馀年矣。”

遗双翠——故意丢失头上的双翠羽（首饰）。

【析】

这首词写了南方少女的情意。

开头三句直叙在晚晴天里、刺桐花下，越王台前，偶然相遇。后三句连续写了少女的几个“深属意”的动作：“暗里回眸”、“遗双翠”、“骑象”、“过水”，可以说是殷勤企望，暗托深情。

李宸《南乡子》十首，皆志风土，“均以浅语写景，而极生动可爱，不下刘禹锡巴渝竹枝，亦《花间集》中之新境也”（李冰若《栩庄漫记》）。

这些词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南方社会比较安宁、富裕的面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女冠子

其一

星高月午，丹桂青松深处。蘸坛开，金磬敲清露，珠幢立翠苔。步虚声缥缈，想象思徘徊。晓天归去路，指蓬莱。

【注】

月午——月挂中天，即午夜。

丹桂——桂树的一种，叶如桂，皮赤色。左思《吴都赋》：“洪桃屈盘，丹桂灌丛。”

金磬二句——意思是金磬在清凉的晨露中响起，珠旗在翠阶上树立。磬（qìng 庆）：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形如钵，铜制成。幢（chuāng 床）：仪仗中的一种旗帜。《汉书·韩延寿传》：“总建幢葆。”翠苔：碧色苔藓，多生于台阶潮湿处。

步虚声——道士诵经之声。见鹿虔扈《女冠子》“其二”注。

蓬莱——这里指的是海上仙岛。

【析】

这首词只咏女道士所处的环境和单调的生活。庸词陈调，意无可取。

其二

春山夜静，愁闻洞天疏磬。玉堂虚，细雾垂珠佩，轻烟曳翠裾。对花情脉脉，望月步徐徐。刘阮今何处？绝来书！

【注】

洞天——仙人所住处，多于山洞，道家称之为洞天。

玉堂——仙人所居之堂。晋庚阐《游仙诗》：“神岳竦丹青，玉堂临雪岭。”

细雾二句——意思是云雾轻烟中，见到仙女珠佩闪烁，翠裾飘曳。

刘阮——刘晨、阮肇二人。泛指所思念的情郎。见皇甫松《天仙子》“其二”注。

绝来书——意思是刘阮一去，连信也未见寄来。

【析】

这首词虽也写的是女道士，但她也是美丽（“细雾垂珠佩，轻烟曳翠裾”）、多情（“对花情脉脉，望月步徐徐”），还对生活充满了热望，对爱情也是渴求的（“刘阮今何处？绝来书！”）。这些都从侧面披露了封建社会的一些病态现象。

酒泉子

其一

寂寞青楼，风触绣帘珠碎撼。月朦胧，花暗淡，锁春愁。
寻思往事依稀梦，泪脸露桃红色重。鬓欹蝉，钗坠凤，思悠悠。

【注】

珠碎撼——指帘上的珠翠零乱地摇动。

鬓欹蝉——蝉鬓倾斜。

钗坠凤——凤钗坠落。

思悠悠——愁思缠绵不尽。

【析】

这首词写青楼春愁。

上片用“青楼”点明女主人公的身份；“寂寞”与“锁春愁”写她的心境；“风触”三句用凄丽的境界加深了女主人公的思想感受。

下片首句极微约地写“愁”之由；“泪脸”三句写她的“愁”容；“思悠悠”紧锁全篇，照应过片与上片的结尾与开头。

其二

雨渍花零，红散香凋池两岸。别情遥，春歌断，掩银屏。
孤帆早晚离三楚，闲理铉箏愁几许。曲中情，弦上语，不堪听！

【注】

渍（zì字）——浸泡、淋湿。

零——飘零、零落。

三楚——古地域名，所指范围说法有异。秦汉时分战国楚地为三楚。《史记·货殖列传》以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词海》按：“南郡与淮北诸郡隔绝，不应同为西楚；项羽都彭城称西楚霸王，则彭城当属西楚，《货殖列传》所载疑有误。”《太平寰宇记》以郢（江陵）为西楚，彭城为东楚，广陵为南楚。与秦汉时所指有所不同。此用“三楚”，泛指江陵一带。

细箏——以金箔所饰的箏。

愁几许——多少愁之意。

【析】

这首词写别后愁思。

上片头两句用“花零”、“红散香凋”，既烘染离去的景况；又隐喻女主人公的凄楚；“别情遥”三句写别后歌断、屏掩的愁苦。

下片“孤帆”句是女主人公对离去人的想象，殷勤厚挚，隽永感人。“闲理”四句，本想理箏遣愁，无奈声增愁怨，思绪更乱。

其三

秋雨联绵。声散败荷丛里。那堪深夜枕前听，酒初醒。
牵愁惹思更无停，烛暗香凝天欲曙。细和烟，冷和雨，透帘旌。

【注】

牵愁惹思——牵引愁绪，惹起情思。

香凝——香已灭。

细和烟三句——意思是窗外的细烟冷雨，透过帘幕。和：含着、夹着。

【析】

这首词抒写了秋夜愁怀。

上片写酒醒夜深所闻，秋雨不断，声散败荷，用倒装写出。

下片写醉醒后的愁思之状，妙在将不可捉摸的无形愁思，与联绵秋雨交织在一起，如牵如惹，觉其“细和烟，冷和雨”，自夜至晓，“透帘旌”，成为可感可触的具体形象，玲珑剔透。

其四

秋月婵娟，皎洁碧纱窗外。照花穿竹冷沉沉，印池心。
凝露滴，砌蛩吟，惊觉谢娘残梦。夜深斜倚枕前来，影徘徊。

【注】

秋月婵娟——意思是秋月娇媚秀丽。婵娟：形容形态美好，这里是形容词。《文选·西京赋》：“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

砌蛩吟——砌阶上蟋蟀鸣叫。

谢娘——泛指美丽的妇女。

影徘徊——指月影动荡。徘徊：依恋不舍的样子。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析】

这首词写女子秋夜梦醒后所见所闻所感。

全词的枢纽在“惊觉谢娘残梦”一句。上片为梦醒时所见碧纱窗外，秋月皎洁，照花穿竹，倒影池心；所感是“冷沉沉”的。

下片“凝露滴”二句为梦后所闻；“夜深”二句用月影傍枕徘徊，写女主人公不能入睡。清冷的自然环境，反映出她冷寂的心情。

望远行

其一

春日迟迟思寂寥，行客关山路遥。琼窗时听语莺娇，柳丝牵恨一条条。
休晕绣，罢吹箫，貌逐残花暗调。同心犹结旧裙腰，忍辜风月度良宵。

【注】

迟迟——舒缓、从容不迫之意。《诗经·幽风·七月》：“春日迟迟，采繁祁祁。”

琼窗——精美华贵的窗户。

牵恨——引起闺怨。

休晕绣——停止彩绣。晕(yùn 运)：晕气，日光所发出的彩色光气，这里是指用彩线绣花，使其色柔美如晕。

同心句——表示爱情的“同心结”，还在昔日的裙腰之上。同心结：用锦带制成的菱形连环回文结，表示恩爱之意。梁武帝《有所思》诗：“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又称“同心方胜”。

【析】

这首词描写闺妇念远的情态。

上片写春日迟迟，琼窗莺语，而女主人公思绪寂寥，恨如柳丝牵动，一条又一条，这都由想到“行客关山路遥”所致。

下片具体描绘她对行客思念的情状：“休晕”二句是其行动为行客而慵倦；“貌逐”一句是其容颜为行客而憔悴；“同心”二句是心理为行客而幽怨。色泽浓淡相宜，深浅相间，细意熨贴，晕化无迹。

其二

露滴幽庭落叶时，愁聚萧娘柳眉。玉郎一去负佳期，水云迢递雁书迟。
屏半掩，枕斜欹，蜡泪无言对垂。吟蛩断续漏频移，入窗明月鉴空帷。

【注】

幽庭——幽深的庭院。

迢递——遥远。左思《吴都赋》：“旷瞻迢递，迴眺冥蒙。”

蜡泪句——双蜡默默，相对垂泪，把蜡烛拟人化。

漏频移——时光一刻刻在消逝。移：刻漏上银箭在移动。

鉴——照。

空帷——帷帐内无所爱之人，故觉空虚。

【析】

这首词写少妇夜深怀人。

上片首句写景托情；第二句写少妇的愁容；三、四句写愁聚之由：玉郎一去，千里路遥，书信难过，空闺独守！

下片围绕“愁聚”展开：“屏半卷”三句，从情态写怀人之愁；“吟蛩”二句，从听觉与视觉的角度写怀人之愁。

菩萨蛮

其一

回塘风起波纹细，刺桐花里门斜闭。残日照平芜，双双飞鹧鸪。征帆何处客？相见还相隔。不语欲魂消，望中烟水遥。

【注】

平芜——平展的荒郊。

隔——情意不通。

望中——视野之内。

【析】

这首词写一女子的无名相思。

上片写女子所在的环境，用“双双飞鹧鸪”一句兴起下片。

下片写女子对“征帆何处客”的爱恋，语浅情深，清音有余。

其二

等闲将度三春景，帘垂碧砌参差影，曲槛日初斜，杜鹃啼落花。恨君容易处，又话潇湘去。凝思倚屏山，泪流红脸斑。

【注】

三春——孟、仲、季三春，即整个春季。或指春季最后一月为“三春”。

容易——古时，它不是一个双音词，约在唐宋时，渐连读而成词，有轻易，不在乎之意，宋邵雍《秋日饮后晚归》诗：“水竹园林秋更好，忍把芳樽容易倒。”

屏山——画有山景的屏封。

【析】

这首词写春残恨别。

上片“等闲”以下，都是将要分别时的感叹之辞，意在说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过得太快，而又觉太短了，美好的“三春景”就要在“杜鹃啼落花”中消逝了，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实在令人留念。

下片首二句是恨，是怨，更是爱，是对要去的情郎的倾诉！结尾二句是临别时的依恋与痛苦，情景逼真。

其三

隔帘微雨双飞燕，砌花零落红深浅。捻得宝箏调，心随征棹遥。楚天云外路，动便经年去。香断画屏深，旧欢何处寻？

【注】

砌花——落洒在阶台上的花片。

捻得二句——弹筝的曲调，心也仿佛随着征帆飘往那遥远的地方。捻(ni n 碾)：弹奏弦乐的一种指法。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宝箏：精美的箏。征棹：借代为远出之人所乘之舟。

楚天云外——古楚国地域以外，表示路程遥远。

动便句——动不动就一去经年。动：常常、每每，副词。又崔涂《春夕旅怀》诗：“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两鬓生。”便：即、就。经年：经过一年以上。

【析】

这首词写思妇怀远。

上片开头二句写景、起兴、寓怀；三、四句直抒对远人的思念。

下片“楚天”二句紧承“心随”而来，念情人远在天外，一去经年；结尾两句，思路回到现实，与词的开头相呼应，“旧欢何处寻”与“双飞燕”对照，见其孤苦，青春虚度。

李珣《菩萨蛮》三章兼得温韦之妙。浓丽如温庭筠，疏朗似韦庄。

西溪子

金缕翠钿浮动，妆罢小窗圆梦。日高时，春已老，人来到。满地落花慵扫。无语倚屏风，泣残红。

【注】

金缕翠钿——首饰富丽之状。

浮动——颤动。

圆梦——推断梦中事，以定凶吉。

残红——残花，落花。

【析】

这首词也是写女子怀人。

开头二句写她早起妆成的姿态，以及对昨夜梦事的推想；“日高时，春已老”写现实；“人来到”是对梦的圆好，就是远，做了那样的好梦，在现在日高春老之时，那人应该要来了！事实上，人还是没有来，故又有了后面三句，用她的行动显示其怀人的痛苦心情。

虞美人

金笼莺报天将曙，惊起分飞处。夜来潜与玉郎期，多情不觉酒醒迟，失归期。映花避月遥相送，腻髻偏垂凤。却回娇步入香闺，倚屏无语捻云篦，翠眉低。

【注】

分飞处——分别处。意思是莺声惊醒了将要分离的情侣。

潜——暗地里。

失归期——将回去的时间耽误了。

映花句——意思是穿过花丛，避开月光，依依不舍地相送。

却回——返回。

捻云篦——玩弄着云篦，表现空虚无聊之意。捻：用手指搓动。云篦：云母所饰的篦梳。白居易《琵琶行》：“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酒翻污。”

【析】

这首词写男女幽会。

上片开头两句用莺啼报曙、惊起分飞，兴起了幽会一夜的情侣；“夜来”三句明白写出两人由幽会，到贪恋，直至天将曙的过程。

下片写这对情侣担心依恋的心理，以及别后女子的情状。

河 传

其一

去去！何处？迢迢巴楚，山水相连。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前，猿声到客船。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

【注】

迢迢巴楚——意思是巴山楚水，相隔遥远。迢迢：遥远。巴：四川一带。楚：江汉一带。

丁香结——丁香的花蕾，含苞不放。

故国——故乡，这里指蜀地。

想佳人三句——意思是遥想美人在花下，迎春风，对明月，她的离愁别绪，是同我一样的。冰本断为：“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

【析】

这首词写男子的离愁别恨。

上片写离人去处虽然渺茫、遥远，但巴山楚水，朝云暮雨，十二峰前，总是相连，以喻离愁也似山水接连不断，愈远愈深愈长，更用随船的猿声，衬托离人的愁思。

下片开头三句直写因离别音书隔绝而愁肠百结。结尾三句，变换笔法，远扬开去，为妻子着想，她在花下明月春风之中，离恨该与自己一样。柳永的《八声甘州》中的“想佳人妆楼颙望”一句似从此出。《白雨斋词话》评：“一气舒卷，若断若连，有水流花放之乐，结得温厚。”

其二

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愁敛双蛾。落花深处，啼鸟似逐离歌，粉檀珠泪和。临流更把同心结，情哽咽，后会何时节？不堪回首，相望已隔汀洲，橹声幽。

【注】

南浦——泛指送别之地。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愁敛双蛾——含愁而皱双眉。

粉檀句——珠泪与粉脂混合而下。檀：檀红色，指胭脂之类。

橹声幽——摇橹之声已渐幽微，说明舟已远去。

【析】

这首词写佳人送别。

上片“春暮”三句交待离别的时间、环境、地点；后四句写佳人送别时的愁容泪态以及离恨之情。“落花深处”、“啼鸟”、“离歌”，可谓情、声、景相映成趣，感人肺腑。

下片写临别一瞬。前三句中的“同心结”喻两情忠贞；“情哽咽”表离情凄恻；“后会何时节”是对归期的预想，三句三层，曲尽离别时的复杂心理。“不堪回首”四字，总揽一笔，包容了过去的欢乐、现在的痛苦、日后的难堪。结尾两句，既有“相望已隔汀洲”的依恋画面，更有“橹声幽”的画外音，拟人化了的“橹声”，像也是为不忍离别而幽咽抽泣。这一结尾，由画及声，由声及船，由船及人，声随船远，心随声去，写出了佳人送行的呆立遥望的情状。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含思落句，混茫无穷，令人百读不厌。《栩庄漫记》评道：“声情绵渺。以此结束《花间》，可谓珠璧相映。”意思是说，这首词与《花间集》的第一首词——温庭筠的《菩萨蛮》是首尾照应，相互媲美的。

